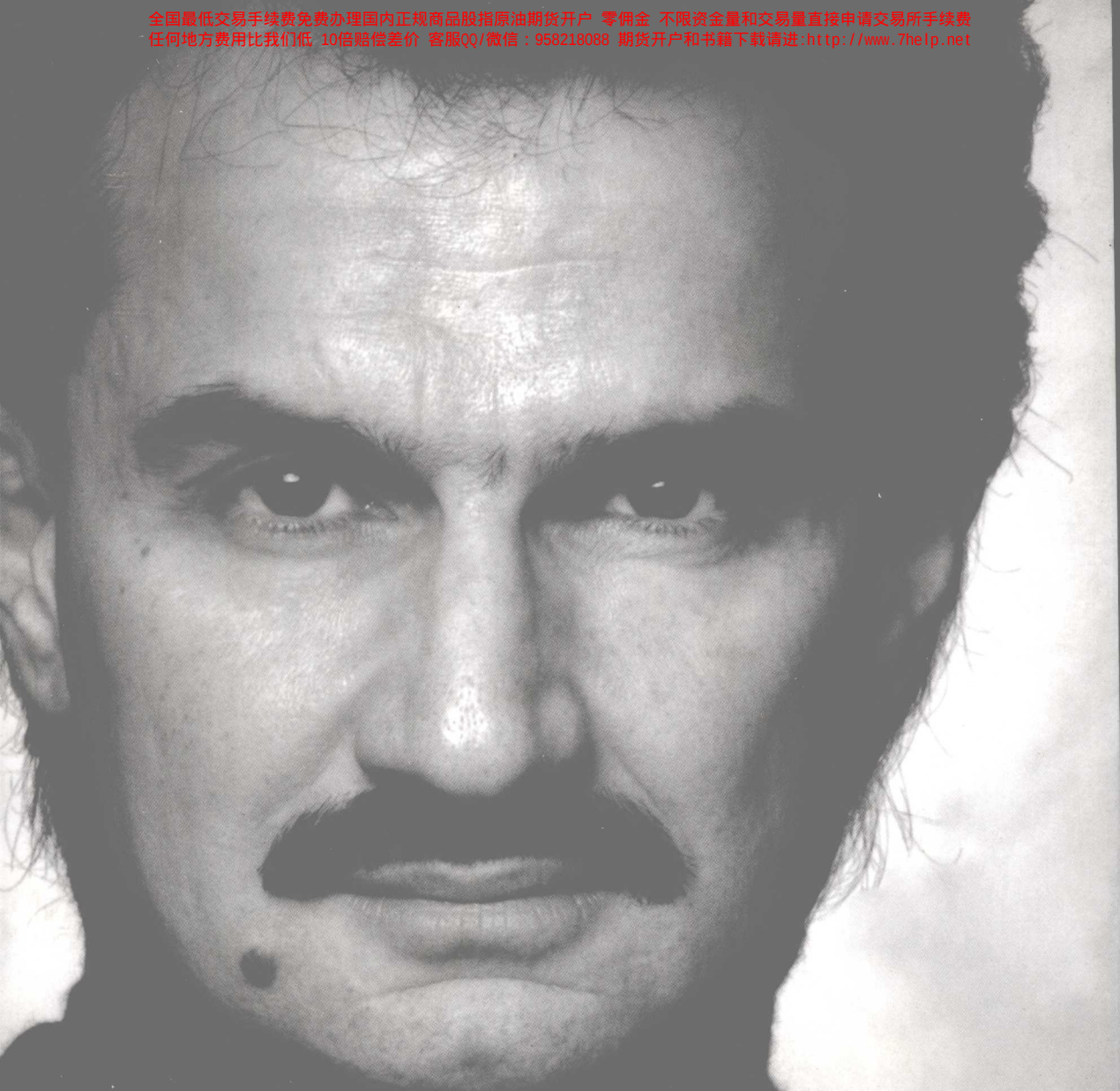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投资狂人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沙特王子 阿尔瓦利德的财富传奇

他以投资起家，并将投资进行到底，他是众多世界名牌的大股东，它们包括：花旗银行集团、美国新闻集团、时代华纳集团、苹果公司、迪士尼乐园、加拿大四季酒店集团、加拿大费尔蒙特酒店集团、可口可乐、摩托罗拉、福特汽车……

他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国外个人投资商
他被称为“阿拉伯世界的沃伦·巴菲特”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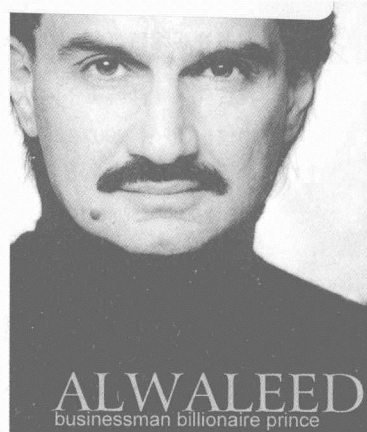
[美] 康锐思 / 著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CHINA CITIC PRESS

K837. 125. 38

K266. 1



投资狂人

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的财富传奇

[美] 康锐思 / 著

蒋永军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投资狂人：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的财富传奇 / （美）康锐思著；蒋永军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7.12

书名原文：Alwaleed

ISBN 978-7-5086-1012-2

I. 投… II. ①康… ②蒋… III. 阿尔瓦利德—传记 IV. 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345号

ALWALEED by Riz Khan

Copyright © 2005 by Riz Kh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lliam Morrow,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投资狂人——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的财富传奇

TOUZI KUANGREN

著 者：[美] 康锐思

译 者：蒋永军

策 划 者：中信出版社策划中心

出 版 者：中信出版社（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75 字 数：293千字

版 次：2007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6-2671

书 号：ISBN 978-7-5086-1012-2/F·1229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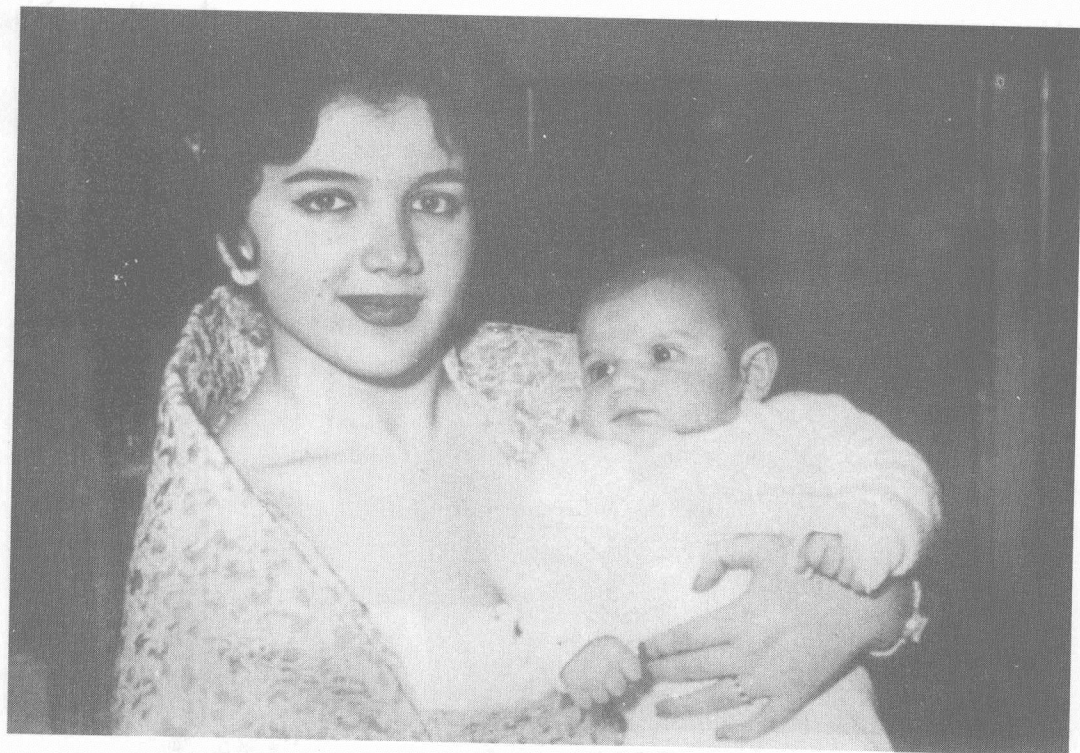
服务热线：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阿尔瓦利德王子出生于1955年3月7日，这是他出生5个月后，和妈妈在一起。



1959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和他的父亲塔拉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王子以及母亲莫娜公主在一起。



1959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和他的母亲在贝鲁特，在父母离婚后，他和母亲就住在这里。



1960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贝鲁特。



两位给阿尔瓦利德王子灵感和鼓舞的重要人物——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阿卜杜勒·本·阿卜杜勒拉赫曼·沙特国王（左图），他是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之父；里亚德·索勒赫（中右图），他是黎巴嫩独立后的第一位总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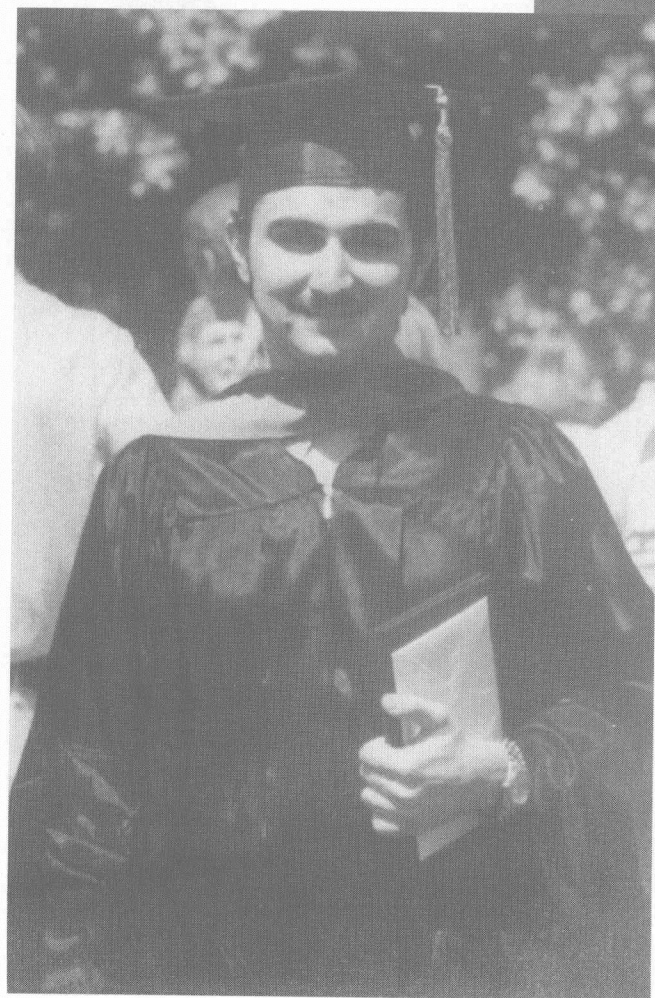
阿尔瓦利德王子与妹妹丽玛公主和他的父母亲在贝鲁特庆祝他的生日。王子身上穿的牛仔服是他妈妈送给他的礼物。

穿着阿拉伯传统服装，阿尔瓦利德王子与母亲及姨妈利拉·索勒赫在一起，他姨妈抱着的是王子的妹妹丽玛公主。现在王子的姨妈在贝鲁特经营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人道主义基金。



在黎巴嫩，3个兄弟姐妹经常在一起。这是1962年，7岁的阿尔瓦利德王子与妹妹丽玛公主，母亲莫娜公主及弟弟卡莱德王子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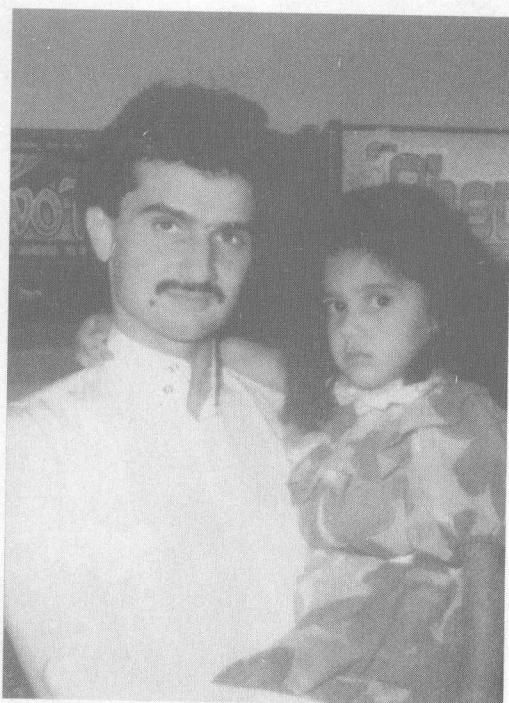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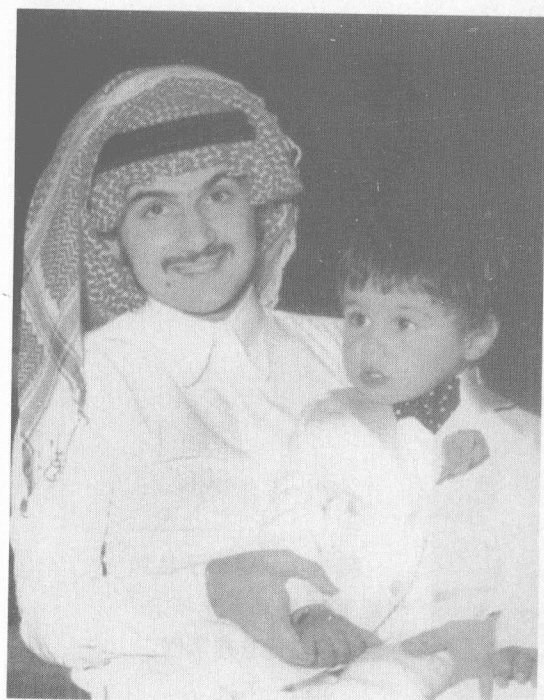
在1968~1973年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军事学院读书，王子这样描述他的这一段经历：“这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那以后我就变得相当独立了。”



阿尔瓦利德王子从加利福尼亚曼隆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工商管理学位。



三代人在一起：1982年4月21日，塔拉尔王子和他的儿子阿尔瓦利德王子、孙子卡莱德王子在一起，他们在为卡莱德王子庆祝生日。



没有人比阿尔瓦利德的孩子们与他的关系更亲密，这是卡莱德王子（左边）和丽姆公主在童年时与父亲的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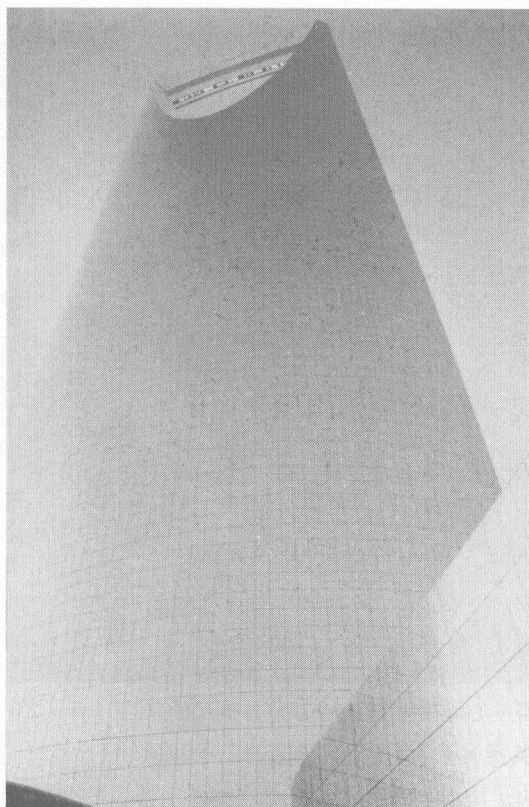
2000年暑假，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他的儿子卡莱德王子与女儿丽姆公主将要步入成年人行列时与他们合影留念。



这是王子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中心地带面积达46万平方英尺的宫殿。阿尔瓦利德王子与他的孩子们总共拥有317间房间，卡莱德王子和丽姆公主就住在他住所两边的侧厅里。



王国控股公司的全球投资帝国就位于这间办公室里，这间办公室位于利雅得市中心的两层楼里。这张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办公照片摄于2004年2月。



耀眼的王国大厦矗立于利雅得市中心，这座大厦高达303米。2003年10月23日，在正式被使用后，这座大厦成为了沙特阿拉伯最高的大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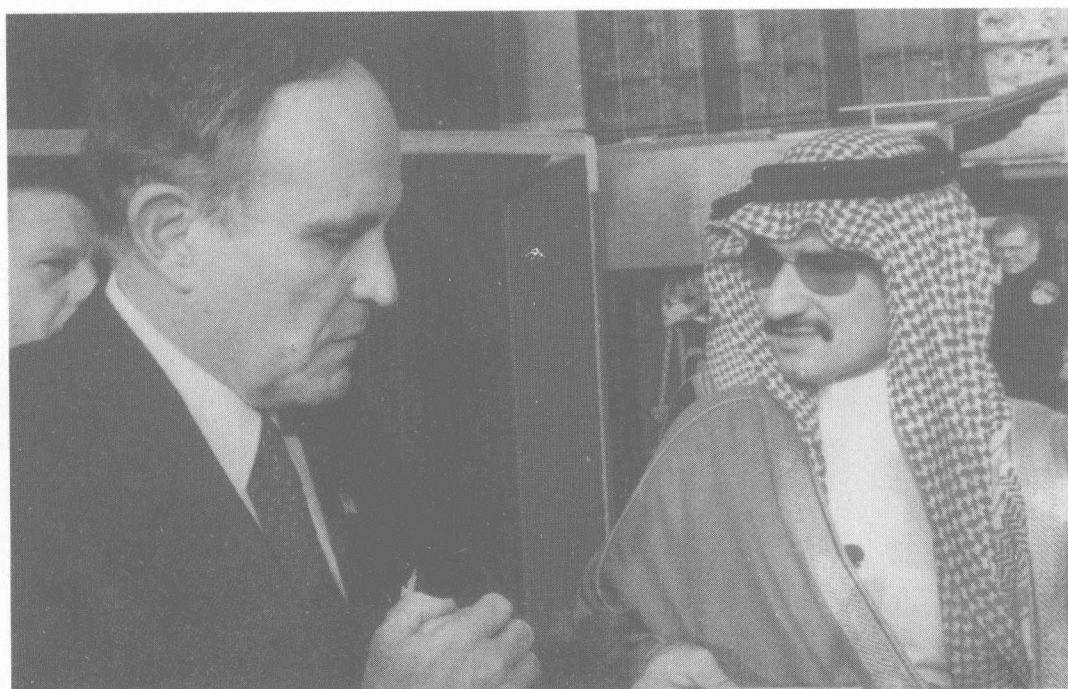
阿尔瓦利德王子与花旗集团总裁桑迪·韦尔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良好的
友谊关系，这是他们在花旗银行的总部纽约市进行会面。



2000年，在对法国乔治五世酒店进行改造期间，阿尔瓦利德王子和他
的儿子卡莱德王子在一起。阿尔瓦利德对很多项目的改造细节都很感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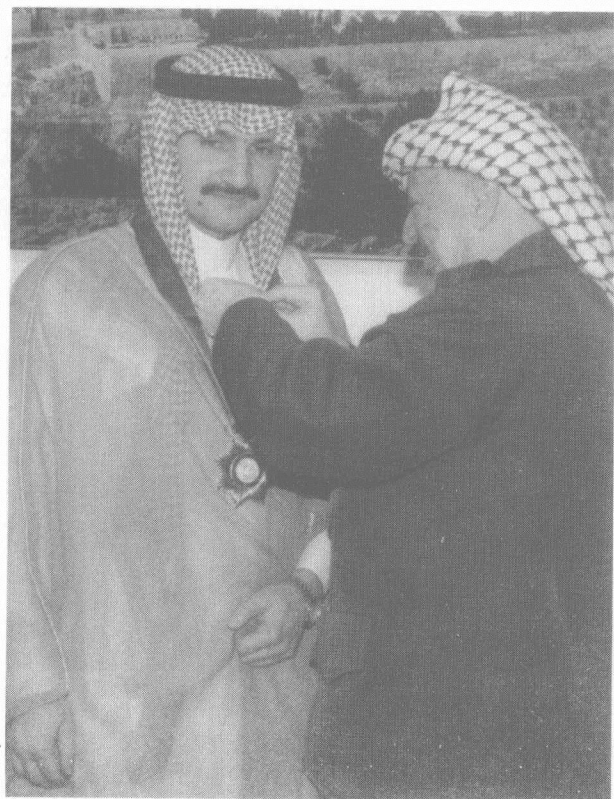


2003年，在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带领下，一些国家领导人参观了位于埃及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的四季酒店。从左到右分别为：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巴林国王哈马德、阿尔瓦利德王子、约旦国王阿布杜拉、美国总统布什。



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一个月，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接受阿尔瓦利德王子开出的1 000万美元支票。随后，朱利安尼市长又拒绝接受这张支票，为此还引发了一场国际性争端。(摄影 麦克·詹森)

阿尔瓦利德王子与大多数的中东国家领导人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其中就包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这是2004年两个人的一次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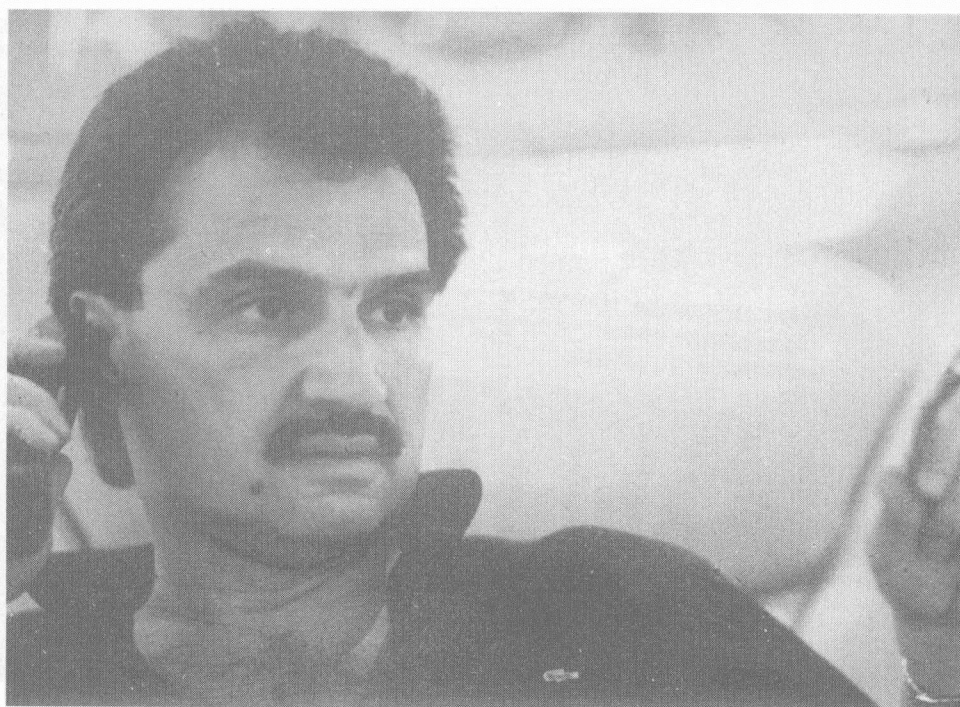
2000年，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已故领导人亚瑟·阿拉法特授予阿尔瓦利德王子伯利恒奖章，这是巴勒斯坦政府所授予的最高奖赏。除沙特政府之外，阿尔瓦利德王子对巴勒斯坦的援助最多。



在马球比赛结束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向英国王子查尔斯祝贺胜利，这场比赛是2003年在英国温莎举行的，由王国控股公司赞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白也到场观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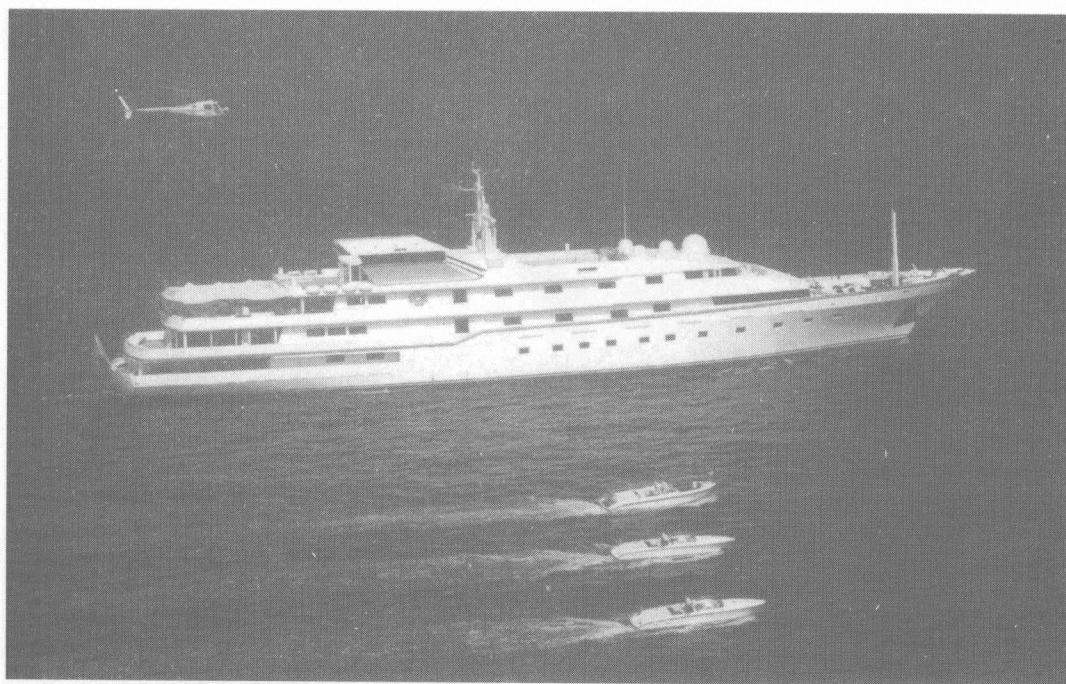
这是2003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法国南部度假期间正在登上他的波音767私人飞机。与此同时，王子正准备购买一架体积更庞大的波音747飞机来代替这架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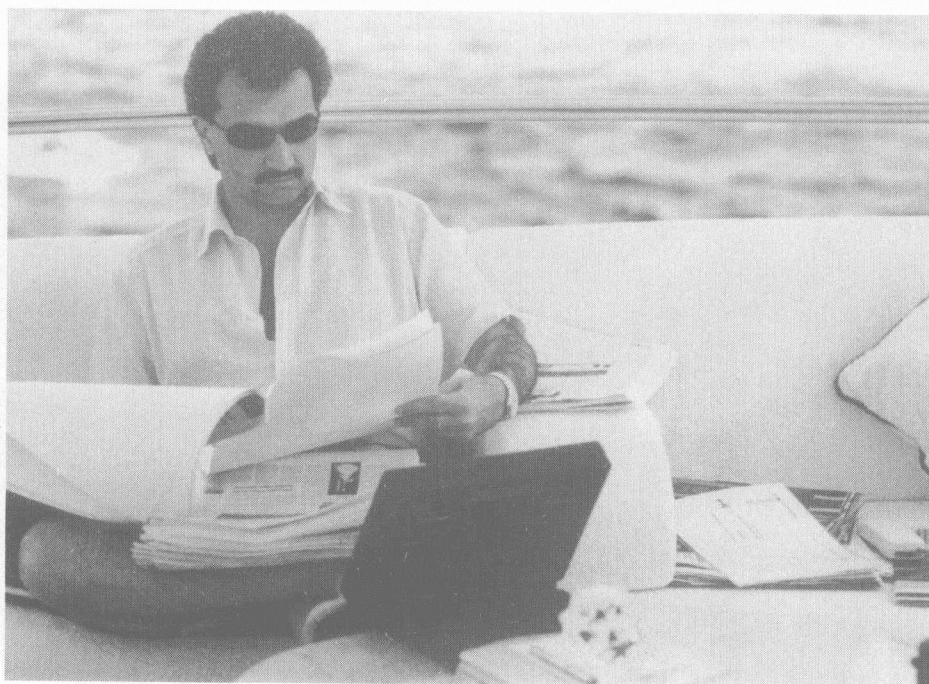
2003年8月，阿尔瓦利德王子在飞往巴黎途中接听商务电话。



2004年，王子购买的波音747私人飞机进行试飞，而到2005年6月，这架飞机正式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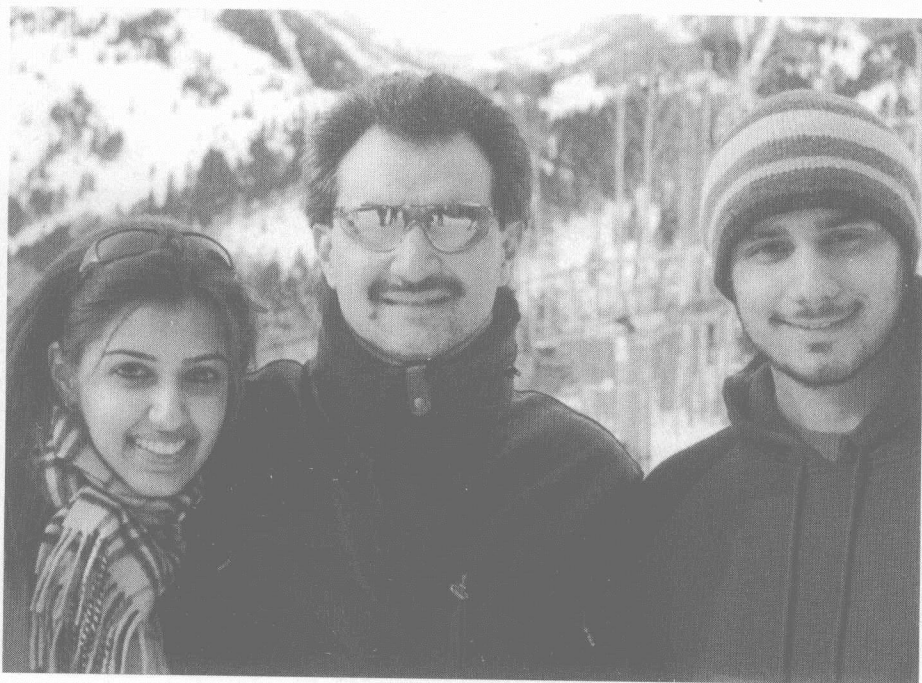
阿尔瓦利德王子暑假期间乘坐的长达83米的豪华游艇5-KR。1991年，阿尔瓦利德以1 800万美元的价格从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手中买下了这艘游艇。阿尔瓦利德给自己的游艇命名为5-KR，5是他的幸运数字，K和R分别是他的儿子卡莱德和女儿丽姆名字的首字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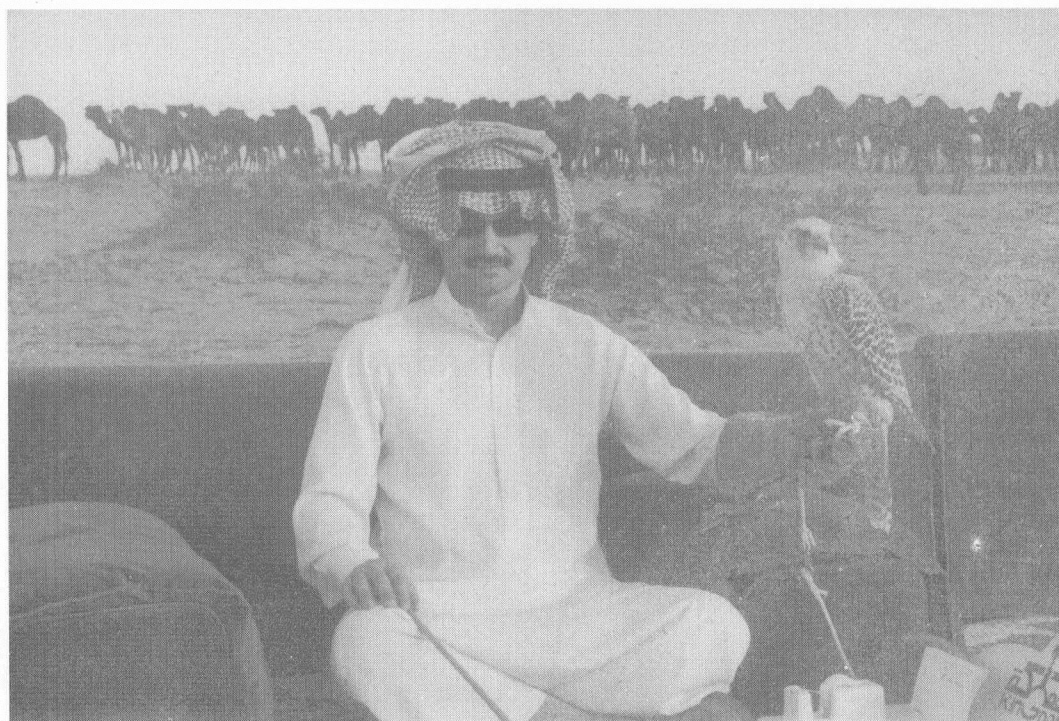
2003年8月，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度假期间仍然密切关注金融市场的变化。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他40岁时开始练习滑雪运动，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中练习，到2004年1月他们去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洞镇度假的时候，他的滑雪技术已经相当熟练了。这是阿尔瓦利德王子与他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在一起滑雪。



·2004年1月，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杰克逊洞镇的一个斜坡上与儿子卡莱德和女儿丽姆在一起。



阿尔瓦利德曾宣称，他对沙漠文化和文化遗产有着强烈的感情，他每个周末都要去利雅得郊区的沙漠营地。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随从人员经常会在沙漠里陪同王子徒步行走很长的距离，这是2004年2月一次大雨过后，他们行走在碧绿葱翠的沙漠原野上。

在我创作的这部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沙特阿拉伯和贝鲁特的很多人们，他们总是热情地欢迎我到他们的家里，坦率地给我讲述很多事情……但首先我要把这部作品献给我的母亲扎布拉，她知道我所创作的每个字的含义……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吉班，她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真正而忠贞的爱情。

| Alwaleed | 序 |

阿尔瓦利德王子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慈善家，还是一位公民权利的坚定支持者。他在消除贫困、提高妇女权利、教育和健康事业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在协助卡特中心^① 加强美国与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罗莎林和我都非常感激他对我们在全世界维护和平、对抗疾病、重建希望的事业中给予我们的支持。

吉米·卡特

^① The Carter Center,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夫人罗莎林于1982创办的非营利性组织，并一直分别担任董事会主席和副主席，主要致力于改善约65个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卡特中心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款，该中心现有约150名专业员工，监管它在全球的项目。——译者注

| Alwaleed | 引言 |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能够一夜之间拥有巨额财富。

一个拥有几百万美元的人会很容易制订出他的财富管理计划，他可能不用认真考虑就会花掉数万美元。

但如果你拥有215亿美元，你会做些什么呢？

难道生活会因此而变得复杂吗？

这也是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在一年之后，当我第一次面对面与尊贵的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王子阁下交谈的时候，根据专门追踪富人与知名人士的《福布斯》杂志提供的数据，他的投资价值又上升了38亿美元。这一投资数额相当于每天大约投资1 040万美元，每小时差不多投资43.4万美元——或者说相当于每秒钟就投资120多美元。（根据《福布斯》2005年的数据，他的财富已经达到了237亿美元。）

在2004年，《福布斯》杂志把他列为世界上排名第四的最富有的人。那一年的杂志还列出了587位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大富翁，其中有一半的富翁都在美国——人数为277人。而在前30位，只有一位阿拉伯人。

在几年以前，《福布斯》杂志曾把阿尔瓦利德王子描述为“除比尔·盖茨之外第二个对世界商业领域最有影响的商业人士”。

在此之前出版的一些书大都是描写诸如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保罗·艾伦等几位世界上前5位的超级富翁的。这些书通常讲述他们公司的一些故事，或者给普通人提供一些他们取得如此多财富的商业经验和模式。另外一些上架书则描写的是相当低调或与世无争的人物，描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资料

也大多是臆想出来的，并没有基于一定的事实和数据。

阿尔瓦利德王子则属于“后起之秀”式的人物，因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才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当时他成为花旗银行——现在的花旗集团最大的股东，但直到现在，阿尔瓦利德全部的创业故事还没有为世人所知。因此，我不得不采访一些主要人物，把所有事件的详细情节串联起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谈到这部权威性的传记时，他表示将授权花旗集团的几位领导人物——在这些人中就包括他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就王子的银行事务、投资和其他活动接受采访和提问。

当我在2002年首次与王子见面时，我发现不知道该如何来描述他，这实际上也是绝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他那快节奏、组织性极强的生活方式，再加上他那由中东和西方世界共同塑造的双重性格特征，使他显得卓尔不群。在阿拉伯世界里，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形象要高于他的人生体验。从全世界来看，高于他人生体验的是他的投资交易。你在世界上接触到的或看到的任何东西，他的投资几乎都涉及到。金融、酒店、媒体、科技、零售业、农业、食品——这个名单还可列出很多、很多。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人变得如此富有呢？

更为重要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驱动他获得成功的呢？

阿尔瓦利德王子与富豪榜上绝大多数人不同的一点是，他的财富不是来源于一种原创性并享誉世界的产品，也就是说他获取财富的方式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拉里·埃利森的甲骨文公司或者沃尔特家族的沃尔玛连锁超市不一样。

与其他富豪更大的不同是，阿尔瓦利德还是一位阿拉伯人——而且没有任何石油财富的阿拉伯人，他获取财富的途径与受人尊敬的美国投资大鳄沃伦·巴菲特有异曲同工之妙——阿尔瓦利德以西方世界的投资方式在华尔街扎下了根。

阿尔瓦利德王子以富有战略性的眼光构筑了他的“投资大厦”，他以长期性投资作为自己的投资选择，因此而成为在美国之外的最为成功的投资家。

我亲眼见证的是：他毫无争议地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努力的亿万富翁。

真正让阿尔瓦利德王子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的是他拥有的多重身份。

他是一位穆斯林、一位阿拉伯人、一位王室成员。

这些身份中的任何一个都能足够使他成为人们讨论、羡慕、忌妒或充满好奇的焦点。

不论你的喜好如何，阿尔瓦利德王子始终都是全世界响当当的人物。他获得的商业成功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大部分拥有一定财富的商业人士都会梦想将投资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但很少人能取得这样的成功。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各个领域的巨大投资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了世界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美国，他做出了一项意义非同一般的举动——在1991年拯救了岌岌可危的花旗银行，这让华尔街对他刮目相看。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他乘飞机飞往纽约，向鲁迪·朱利安尼市长发起的双子座基金捐赠了1 000万美元，然而，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阿尔瓦利德对恐怖袭击发表了一些评论之后，朱利安尼市长却拒绝了他的捐款，这一事件又一次让阿尔瓦利德王子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

在阿尔瓦利德经历的所有人生图景中，对“9·11”事件的处理算不上很大的事情，但它引起的媒体关注度却被放大了很多。正是由于这一次事件才使阿尔瓦利德的名字被如此多的人记住，这也是我以当时发生的故事情节作为这部书开头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要让读者对这部书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然而，我认为，这部书的其他部分更能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对很多英国人来说，阿尔瓦利德王子是人们所熟知的“金丝雀码头”的投资人，因为王子投下了巨资拯救了伦敦港口区“心脏”地带规模最大的房地产业。

在意大利，阿尔瓦利德王子与意大利领导人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联手签署了数额巨大的媒体交易协议。作为中东地区的投资商，他还把资金投到了陷入困境之中的韩国。

很多法国人都知道他是“欧洲迪士尼”的投资商——他投资支持了在法国巴黎建造的迪士尼主题公园，然而至今这笔投资交易还没有为他赢得任何财富。阿尔瓦利德还在法国购买了位于首都巴黎“心脏”地带的乔治五世酒店，并让它恢复了青春与活力，成了世界上一流的酒店，阿尔瓦利德也因此获得了法国人民的广泛赞誉。

在黎巴嫩，人们都把他看做是一位“高深莫测”的拥有很多黎巴嫩元素的沙特王室成员（他的外祖父是黎巴嫩独立后的首任总理），在黎巴嫩的众多媒体

上，他还引起了很多政治性的评论。当然，他也是这个国家“分量”相当大的投资商。

在沙特阿拉伯，他是这个国家顶级的商人和最为耀眼且拥有非官方背景的王室成员。

我最初的兴趣是想对阿尔瓦利德王子做文字性的报道和电视采访，但很快就对撰写他的个人授权传记和制作他的个人纪录片产生了兴趣。我以前听过很多有关他的流言飞语，基本上都是他曾经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参与了洗黑钱活动，仅在与花旗银行的投资交易中取得一次巨大的成功就登上了全球亿万富豪排行榜等等。

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阿尔瓦利德前所未有地同意让我接触他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他周围的各色人物。这也是详细看清他第一手投资材料的一个良机，只有接触这些才能看清他作为一位投资商是如何运作的，才能够倾听他在高层管理会议上的管理策略，才能打开他“投资王国”的大门进入他的投资世界，才能“登上”他那体积庞大的豪华游艇，也才能与那些熟悉他并见证他创建奇迹般“商业帝国”的人士探讨。所有这些是像我这样的记者所无法拒绝的。

从王子的姓氏“瓦利德”演变而来的名字“阿尔瓦利德”已经成了他的“品牌形象”。当有人在阿拉伯世界提及“阿尔瓦利德”这一名字时，绝大多数阿拉伯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指的是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

当然，我也很快把自己注意的焦点集中到他是一位商业人士、他的创业就是他生命的本色上。事实上，他是依靠商业交易起家的亿万富翁，他的王室成员身份只是他商业身份的一个“附属品”。

实际上，阿尔瓦利德经常与“飞机为伴”——他经常一天要飞好几个国家，因此，要想用一年多的时间跟踪王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也使我对工作、娱乐中的王子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也亲眼目睹了他紧张而烦琐的工作生活，我可以轻松而自豪地说，他的故事是独一无二的，也绝对是原创性的。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在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身上有很多让我吃惊的东西：他那极其精明的头脑源于一种其他人无法承受的挫折感；他那乐于在外

打拼、善于与人交往的个性特征与那些依靠机遇积聚个人财富的投机取巧之人的个性特征有着天壤之别。他在商业管理上形成了一种近乎苛刻的、事事都要亲自过问的个性特征，但在生活中，他又待人和善、平易近人，也与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这两种差别极大的个性特征却又融合在他一个人身上——这既是一种互补，也是一种相互的消融。

沙特阿拉伯王国有很多需要提高和改善的方面。沙特阿拉伯的国民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信奉改革的力量，阿尔瓦利德王子对国家改革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在2003年年底之前，他一直否认自己对政治感兴趣，但在此之后，他坦率承认，如果可能，他要充分发挥自己作为一位社会和经济改革者的作用，还有可能成为架起中东世界与西方世界的“一座桥梁”。

作为美国经济最大的国外个人投资商，阿尔瓦利德王子不仅能对这两个重要的相互分离的世界施加影响，他还对拉近这两个世界的关系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已目睹了他在这方面的努力。他的商业发展势头比以前更猛了——在本书中有这方面原因的叙述，而且他现在正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参与者与慈善家。

人们为什么要了解阿尔瓦利德王子呢？

当然，对于那些从来不关注阿尔瓦利德如何通过投资获取财富的人来说，他的财富的来源真是有点儿神秘。很多人只把阿尔瓦利德看成是整天坐着飞机到处旅行的人，很少人能看清构筑和驱动他“财富大厦”的真正力量，这种力量绝对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简单。

除了阿尔瓦利德王子拥有的财富之外，正如我所提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个性非常独特的人。王子受过传统阿拉伯文化的熏陶：在这个世界里遍布着沙漠、帐篷、骆驼，还有在炎炎烈日炙烤下肩背旧式步枪的贝都因人^①；他还受过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熏陶：这就是那个快节奏的华尔街世界，人人都在追逐财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时常开着豪华轿车，手拿金笔签署一份份数额巨大的交易协议。

他如何应付和处理这一切的呢？

在这部书里，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内容。

^① Bedouins，阿拉伯人的一支，又称贝督因人，分布在西亚和北非广阔的沙漠和荒原地带。——译者注

| Alwaleed | 目录 |

VII	序 / 吉米·卡特
IX	引言
I	第一章 世界的焦点
13	第二章 生为王族
33	第三章 “黑色淘金”热
43	第四章 成功的动力
51	第五章 初涉金融界
67	第六章 从花旗银行开始
91	第七章 打造“商业帝国”
137	第八章 家庭生活

165	第九章	商务旅行
195	第十章	无处不在的生意
229	第十一章	架起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239	第十二章	接济天下
255	第十三章	讨价还价的亿万富翁
279	第十四章	政治与商业
291	第十五章	沙漠王子
299	附录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一章

世界的焦点

我要强调的是：首先，我是一位沙特的平民，然后是一位商人，最后才是沙特的王室成员。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

如果你问任何一位年龄超过50岁的美国人，他们是否还记得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时的场景，他们都会非常详细地告诉你当时他们在哪里，正在做着什么。

如果你要问世界上的人们，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他们在哪里，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连珠炮似的讲出一大串他们听到的有关喷气式客机撞毁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大厦的场景，或者描述他们看到的相关电视画面。

大约在那一天下午4点钟的时候，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迅速地拨通了他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家中的电话，同他的公共关系主管阿姆杰德·谢克通了话。阿尔瓦利德王子是沙特阿拉伯已故国王法赫德的侄子，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新闻迷，他周围的人很少能看见他有不在一台电视屏幕前的时候。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客机撞进世贸中心大楼的时候，阿尔瓦利德就开始祈祷，希望这不是一次恐怖活动，而是一次意外事件。虽然多年以来，他对中东地区发生的恐怖事件已经司空见惯了，但他当时真难以想象处在惊恐中的纽约市民是如何度过那一时刻的。阿尔瓦利德的眼睛一直停留在电视屏幕上，让他感到震惊的是，这样的事件竟然发生在他如此熟悉的纽约市，而且他有那么多朋友在那座城市里。

他马上意识到他应该有所行动，他一方面不停地思索美国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另一方面又在计划他的下一步行动——尤其重要的是他应该做出何种反应。

首先，他要取消即将出席的在利雅得市中心举行的高端购物中心落成典礼，因为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出席这样的庆典仪式是相当不合适的。当时，他作为美国最大的国外个人投资商，需要意识到并且还要评估出这次恐怖袭击对他与华尔街的关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谢克清楚地记得他在家里接到了阿尔瓦利德王子打来的紧急电话，他也迅速地打开了电视。阿尔瓦利德的沙特国内投资行政主管塔拉尔·阿尔·梅曼也被叫到了电话机旁，他们三个人都抓着电话，也都见证了第二架客机撞进世贸

中心大楼的惨状。

谢克回忆说，当时阿尔瓦利德王子惊叫起来：“你们看清发生了什么了吗？太让人震惊了！简直太可怕了！”

即使到现在，当回忆起那天下午的情景时，阿尔瓦利德的眼睛仍是睁得大大的，话语源源不断地从他嘴里冒出来。“在那时，每个人都在关注着这场可怕的袭击，我的第一反应是‘谁干的？谁发动了恐怖袭击？’我首先想到的最有可能的人就是本·拉登。”阿尔瓦利德说道。然后他解释说，身为一个沙特人，我清楚地知道本·拉登作为“基地组织”的头号领导人给世界带来的威胁有多大。

“9·11”事件的尘埃刚一落定，阿尔瓦利德王子就清楚地意识到，不论在短期之内还是从长远来看，这场灾难都会给他的国家、他个人以及他的商业关系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件事情真是太不幸了。当时我就开始思考，随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在纽约市的中心竟然发生了如此规模的恐怖袭击……我立即开始考虑这对美国 and 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谢克后来说，这次恐怖袭击事件足以震撼每个人：“我们都惊呆了，既感到无法相信，又感到可怕、震惊。在袭击事件刚发生的时候，你的大脑肯定会凝固片刻，因为这太让人不可思议了。你也肯定不能很快就做出恰当的分析，你一定会凝神思索，我的上帝啊，这样的事竟然发生了。这可都是真的啊！”

在打电话给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时候，谢克也能察觉到王子的反应：“他完全被震惊了，但他能迅速意识到这次恐怖事件将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他知道自己作为美国商业界最耀眼的沙特人，有必要发表一下声明。”

果然如谢克所料，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头脑中已经开始琢磨发表声明了。

整个周末，阿尔瓦利德都在沙漠中的帐篷里深深地思索。在星期三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沙特的周末是星期四和星期五），阿尔瓦利德都要去一个经过他精心布置的地方。这个地方离沙特市中心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在那里他可以远离喧闹的城市，呼吸自然界的气息，思索商业交往和个人事务。

谢克回忆起恐怖袭击的那天下午，他描述道：“当时，我们与王子坐在他沙漠的帐篷里，他说‘我不能再待在这里了，我必须到美国去，向他们表示我的个人慰问’。虽然当时的事实已经表明，是阿拉伯人劫持了飞机，并对美国发动了恐怖袭击，但王子还是决定要去美国。事实上，他在那里并没有考虑恐怖袭

击是谁干的，因为他只想表示他的团结与同情，并向美国人表示慰问。他确实认为这是需要做的。”

几天之后，当纽约市的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打算为袭击中遇难的人和家庭筹集双子座基金的时候，阿尔瓦利德马上意识到他表现态度的时机到了。

阿尔瓦利德通过他的好朋友——花旗集团的董事长桑迪·韦尔与市长取得了直接联系，他回忆道：“在纽约，我有很多朋友。我投资的大部分公司的总部都位于纽约，我也在纽约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学习过，我与纽约社会的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因此我可以进入到朱利安尼先生的办公室，并告诉他我们希望为基金的筹备贡献一点力量。”

阿尔瓦利德王子随后被朱利安尼市长邀请参加于2001年10月11日上午9点在“归零地”（Ground Zero）举行的袭击事件一个月纪念仪式。

“我想要向美国人民表明，他们在中东，尤其是沙特阿拉伯，还有一位他们的朋友。”阿尔瓦利德解释道，“袭击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谴责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在明确谁在幕后策划了这次恐怖袭击之前，人们都认为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干的。事实上，在俄克拉荷马州发生炸弹爆炸事件^①的时候，很多人也认为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干的，后来人们才知道爆炸的幕后人物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美籍白人。我想要向美国人民表明，在阿拉伯世界还有人同情、理解他们。极端分子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但这部分人却玷污了整个地区和穆斯林世界的形象。”

归零地

阿尔瓦利德王子迅速召集了他的出访团队，计划安排他们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到纽约做短暂访问。根据计划安排，他们要在10月11日早上，鲁迪·朱利安尼市长出席在归零地举行的纪念仪式的前一天去见他，然后阿尔瓦利德直接飞回沙特阿拉伯。这次出行访问虽然有26个小时，但待在地面的时间仅有半天。

^① 1995年4月19日上午9时04分，美国俄克拉荷马城中心一座联邦办公大楼发生爆炸，联邦调查局根据炸飞了的车轴和弹坑断定，恐怖分子将一辆装有1 000磅以上炸药的汽车停在大楼北面楼下，然后引爆，死难者总计165人，2人失踪。——编者注

可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次出访从一开始就厄运不断。

罗伯特·艾尔·哈吉是王子出访的总负责人，他发现在他们到达美国后，他要想尽一切办法让王室出访团队通过美国海关的查验，以确保这次行程顺利。在正常情况下，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团队在美国任何机场都可以直接享受贵宾级待遇，一切手续都能妥善办理。飞机着陆之后，就有豪华轿车在停机坪那里等着他们，罗伯特只需把护照交过去，海关就对他们放行了，整个团队就可以轻松地愉快地到达目的地。阿尔瓦利德经常以他出行团队的高效率而自豪，但这一切在“9·11”事件后却发生了变化。

罗伯特回忆道：“在最后一分钟，还有人在那里纠缠不清，我竭尽全力地想说服美国的海关人员让王室出访团队以贵宾和王室家庭成员的身份登陆美国。虽然我已尽力了，但效果还是不理想，王室出访团队一直为此愤愤不平。”

经过长时间的耽搁后，王室出访团队终于踏上了美国国土。很显然，这次耽搁源于恐怖袭击事件刚发生后美国上下高度的安全紧张和戒备状态。事实上，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还短暂地停止了所有的飞行航班。尽管出访团队提前做了精心安排，在登陆美国国土时他们也向有关当局据理力争，但各种手续的办理还是相当不顺利。

“我们只是想要达到我们的一个目标。想通过纽约市民的代表朱利安尼先生向纽约全体市民表达我们的慰问之情，表明我们是与他们站在一起的。”阿尔瓦利德强调说，他还重点强调说，他已经把这个目标告诉了沙特的一些重要人物。

“这次王室团队出访也得到了沙特政府的完全赞同，而且政府在知道我要向美国人民援助时也鼎力支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表明沙特政府也在为美国祈祷、祝福。”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是阿尔瓦利德王子所不知道的，那就是朱利安尼市长在他所著的《领导艺术》(Leadership)一书中所说的——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请求得到了美国的最高授权。

在机场办完手续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和他的团队直奔著名的可以俯瞰曼哈顿中央公园的广场大酒店(Plaza Hotel)。阿尔瓦利德待在酒店大楼里一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他就在陪同人员的带领下去了归零地。

在10月11日上午8点，朱利安尼市长的一位助手引领王室团队来到了还到处都是瓦砾与尘烟的曼哈顿市区，在这个地方，阿尔瓦利德王子要与朱利安尼市

长进行会面，并请他转赠1 000万美元的援助款。这位著名的纽约市长以领导艺术高超而著称于世，在他的领导下，大苹果^①的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犯罪率也下降了2/3，他强硬的市政治理策略和暴力犯罪的“零容忍”使他赢得了很多人的尊重。

阿尔瓦利德和他的团队对袭击造成的破坏规模非常震惊，周围到处是烟尘、碎片与残骸。“我内心感到非常悲痛，头脑里一直出现可怕的袭击场景。在这场袭击中，有3 000多名无辜的人——他们中有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丧失了生命，长眠于此。因此，我非常希望至少能通过这笔小小的捐赠，抹平一些沙特阿拉伯与美国之间业已形成的、不可避免的仇恨‘沟壑’，甚至可以为东西方文明之间尽一点消除隔阂的微薄之力。”

阿尔瓦利德回忆起朱利安尼市长在归零地表情严肃的讲话时说：“他欢迎我的到来，非常诚恳，也非常谦卑。他向我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现在将要如何处理。他还向我解释筹集基金的用途，我告诉他我始终站在他那一边。他非常感激，并对我表示了谢意。我们在一起待了大约有20分钟，然后就离开了。”

鲁迪·朱利安尼对那天与阿尔瓦利德王子会见的情形的表述却和阿尔瓦利德有些出入，朱利安尼在《领导艺术》一书中回忆道：

当阿尔瓦利德王子来到的时候，我看见他穿着华丽的镶金边的长袍，戴着头巾，身后跟着七八个身穿黑色长袍的随从。他交给我一张为双子座基金捐赠的1 000万美元的现金支票。从面积不大的演讲平台上可以看见王子在那里讲着“应该如何如何”的话……

他说，他感到非常难过，他非常希望能够帮助受害者……

但事实却并不像他说的。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自鸣得意的神态，而且这种神态还传递给了他的随从人员。他是唯一一位对所见所闻没有感到动容的拜访者。

在写书的时候，朱利安尼市长根据回忆，把这一观点也写了进去，但人们普遍认为，他对阿尔瓦利德的这种评论是有失公允的。阿尔瓦利德对朱利安尼

① 纽约市的昵称。——译者注

所写的内容感到非常吃惊，他声称，为了表示尊重，他和他团队的主要成员都是穿着沙特正式的国服出席仪式的，根本没有选择“华丽”的服装。另外，从那次仪式所拍摄的胶片中也可以看到两个人当时的反应。很显然，阿尔瓦利德脸上并没有显现出“自鸣得意”的神态，而是严肃、认真地思索着所看到的一切。

阿尔瓦利德的公共关系主管阿姆杰德·谢克一直在王室团队中间。“我对王子与朱利安尼市长的会见做了简单的记录，可以说，这些记录都是新闻媒体想要挖掘到的。”

在这之后，阿尔瓦利德王子认为，应该比较明智地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回答媒体记者提出的一些关于这次会见的问题。但对于向媒体公布的内容，阿尔瓦利德的团队思考得就不够充分了。随后，当他们在发布会之后乘飞机飞回利雅得的时候，情况就不妙了。

站在朱利安尼市长一边的人认为，新闻发布会上关于美国中东政策的一句话，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来自市长办公室的一份声明也声称，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捐赠是不能接受的。新闻发布会把“9·11”事件说成是“极端的犯罪行为”，但随后附加的一句评论让朱利安尼市长感到不安了：

我认为美国政府应该重新审视它的中东政策，应该对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采取一种更加平衡的立场。

朱利安尼市长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要将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捐赠款退回去，他写道：

把袭击世贸大厦的行为看成是正义的或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观点是我无法接受的。

对此言论，阿尔瓦利德王子反驳说，这次袭击事件绝没有一点是正义的，他也对新闻发布会做了澄清。他说，他感到应该开诚布公地对待美国人，要提醒他们这次恐怖主义行动的发生，是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了支持以色列的政策，而漠视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从而招致了中东地区人们的仇恨。中东的很多民众都认为，是美国允许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军事袭击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怒火和挫折感无法自由发泄出来，因此很多年轻人在看不到任何美好前

景的情况下，就把发泄渠道转移到恐怖行动上。

在强烈谴责“9·11”恐怖事件的同时，阿尔瓦利德王子说，他感到指出恐怖主义发生的根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必要对美国人民这样讲：“作为美国人民的一位朋友，我想我应该告诉他们，‘请醒一醒吧’！”

阿尔瓦利德对朱利安尼市长的行为并不在乎，他知道朱利安尼身处在纽约的政治圈子里，他需要考虑选民方面的因素，因此他的这一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很显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出于政治生涯方面的考虑，对发布会所呼吁的对巴勒斯坦持一种更加同情的立场或者整体上要對中东采取一种更加平衡的政策是不高兴的。

总部设在纽约的新闻集团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也支持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观点，他认为能够解释拒绝捐赠的原因只有一条：“我只说一个词……政治。”

跨越分歧

正是这种政治原因，使一些中东的人士感到非常恼火，他们认为朱利安尼市长是屈服于某些利益团体的压力才做出一定妥协的。沙特报纸《利雅得日报》的一位专栏作者写道：

朱利安尼为了私人团体的利益牺牲了公众利益，他明显想讨好纽约的犹太选民……

尽管朱利安尼在他的书中推测阿尔瓦利德王子对归零地的态度有些“自鸣得意”，或者说他穿的传统服装过于“华丽”，他的意思是在这种场合穿这样的服装是一种不尊重的态度，但总体来说，这些都无助于扭转他的形象。

当然，朱利安尼一直在尝试找出理由支持他的行为。几天之后，著名的作家兼评论家汤姆·弗里德曼开始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他写道：

我们要为鲁迪·朱利安尼市长退还那1 000万美元捐赠款而大声喝彩……

在捐赠风波发生后第二天，《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就写道，市长办公室人员已经把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话传递给了美国国务院，但国务院并没有对朱利安

尼市长如何处理这1 000万美元捐赠款发表任何意见，就好像这件事情和美国政府毫不相关一样。

阿尔瓦利德说，朱利安尼市长要求他取消新闻发布会，如果这样的话，朱利安尼就同意接受他的捐赠。但阿尔瓦利德却表现得态度相当强硬，他说：“我们不会同意的。这些捐赠款是捐给纽约市民的，而新闻发布会是为了缓和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甚至从全球意义上来说，是为调和东西方矛盾而举行的。”

即使是在中东，对2001年10月11日发生的捐赠事件也有一些众说纷纭的反响。一些人认为，阿尔瓦利德王子绝不应该手里拿着支票去恐怖袭击事件的第一现场——虽然这些人中也有不少人承认，阿尔瓦利德已经通过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升了中东事务的重要性，并使其成为美国政府关注的重点。

还有人认为，向双子座基金捐款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阿拉伯世界对美国人的同情以及一致态度。在“9·11”恐怖袭击中，19名劫机者有15位来自沙特阿拉伯，而阿尔瓦利德作为一位著名的阿拉伯人，尤其还是一位王室成员，在沙特面临沉重压力的情况下，能够与美国政府保持团结一致，是一个非常值得赞赏的举动。

从众多人对他行动的反馈中，阿尔瓦利德王子也感到自己清白了。“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几乎被成千上万的传真、电报、信件、电子邮件甚至电话淹没了，与我联系的有美国平民，还有公司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另外还有一些犹太人。他们都告诉我，他们对发生的一切都感到非常难过，‘你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都站在你这一边。’但也有一些人的观点是和朱利安尼先生一致的。”

然而，由于受阿尔瓦利德王子行动的影响，美国商业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其中一个迹象来自于加拿大费尔蒙特酒店集团的董事长比尔·法特，他与阿尔瓦利德的工作关系比较紧密，阿尔瓦利德是这家酒店集团的主要股东。在这件事上，法特就认为，阿尔瓦利德王子如果不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不久这么敏感的日子去那里举行新闻发布会，那么他在会上所讲的话就不会引来那么多的争论了。

“有些人的确把发布会看成是训诫美国人如何更好地采取中东政策的一个壮举，但我认为，新闻发布会的时间选择可能是不明智的。从我们公司自身来说，

费尔蒙特集团与阿尔瓦利德王子是为一体的商业伙伴，我们在美国都拥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但新闻发布会的举行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与顾客的摩擦，尤其是一些短期顾客。我认为，这次风波不但对王子在北美洲的声誉有一定的损害，而且对他投资的一些公司也会带来一些麻烦，因为他的讲话是在如此敏感的时期发出的。”法特说道。

但法特也从正面肯定了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做法，他指出，王子对巴勒斯坦状况所做的评论与“9·11”事件发生几个月后一些西方国家领导人所做的评论大体相似。

对阿尔瓦利德支持的评论有一些来自于美国国内，辛西亚·麦金尼是美国国会女议员，她来自于佐治亚州，属于民主党派，她给阿尔瓦利德王子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朱利安尼市长行为的失望之情。麦金尼写道：

不论他是否接受你的捐赠款，我认为他都应该承认，在你如此熟悉的地区，你有权力对相关问题发言并进行一定评论。

阿尔瓦利德也补充说，不幸的是，朱利安尼——这位我一直尊敬的强硬领导人，却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拒收了这笔捐赠款。但在另一方面，有些对王子的批评也提到了政治问题，因为王子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是在第一现场。

阿尔瓦利德否认自己有政治方面的考虑，他再次强调，有些西方国家领导人随后所讲的话和他所讲的意思都差不多。“在我回到利雅得后仅几个星期，英国首相布莱尔就说了同样的事情，然后是布什总统。即使在袭击事件发生两年后，关于‘9·11’事件与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政策的关联性还时常被提及。从这一点说，我感觉我做得对。我也不用再辩解了。”

阿尔瓦利德的朋友，与纽约社会有紧密联系的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韦尔诚恳地认为阿尔瓦利德选择的时机是不合时宜的。“我认为事件开端良好，但结局却很糟糕，因为这不是一个他说什么的问题，或者不是对与否的问题，而是他向市长传递信息借助的是一个错误的平台。在这样的城市，在这样的时间，不出问题才怪呢。”

虽然这次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名声有些受损，但他从这件事中也吸取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他发现自己说出去的东西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力，即使那些人对他的不满意，或者也不明白他说了些什么。对于他日渐扩大的国际影响力，

他说，他要感谢鲁迪·朱利安尼市长。“突然之间，每个人都知道谁是阿尔瓦利德了……很多人都在打听，‘那位阿拉伯商人到底什么来路？听说他还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拿着如此一笔捐赠款交给市长却被拒绝了？’在这一点上，朱利安尼市长的确帮了我一个大忙。”

实际上，即使人们记不起他的名字，也会想起这位“富有的阿拉伯王子”为受害人捐赠数百万美元，却被纽约市的市长拒绝了。

其实，阿尔瓦利德无论是公开露面还是发表政治言论，其目的都是为了架起一座沟通东西方的桥梁。

可能他们双方都有点不够明智，因为这件事以良好的意图开始，却以纠缠不清的政治纷争告终。

而阿尔瓦利德和朱利安尼的老朋友桑迪·韦尔又有什么反应呢？他帮助他们沟通关系了吗？

桑迪·韦尔只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道：“我很高兴我没有夹在他们中间。”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二章

生为王族

当你学会忍受时，才是真正的男人。

——莫娜·索勒赫公主 阿尔瓦利德的母亲

“看，看！他年龄这么小，就可以那样做了。”

一位仪态优雅的妇人扬起一只指甲修饰得相当好的手，指着前面电视机上的画面说。过了一会儿，她停了下来，手指也停在了半空中。她的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容，因为她的思绪绕回了半个世纪以前。

她关上电视，走到了一张咖啡桌旁，咖啡桌上已经摆满了物品，有大开本的图画书、高级的Patchi巧克力，还有一些玻璃装饰品。在图画书上面放着一本黑白家庭相册，还有两封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字迹模糊的信件，其中一封上面写满了点句，就像是目录列表，另一封的文字是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成的，也和目录列表差不多。

这是一座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房子，这座房子的客厅里摆放着装饰考究的休闲长沙发，还有舒适的睡椅，睡椅上面放有刺绣的枕头，只见她拿起其中一本旧相册，脸上的笑容渐渐舒展开来，接着顺势倚在了睡椅的枕头上。她仔细端详着相册里的老照片，回忆起以前发生的事情。一张照片上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幼小的男婴。妈妈和儿子的目光向着同一个方向，儿子和妈妈长得也非常相似。虽然已经很多年过去了，但岁月好像对她特别眷恋，不舍得侵蚀她那慈爱的面庞。也或许她经历的事情都让她拥有美好的体验，使她依然能够保持住华贵的尊容。

在客厅的背景处，一台旧式的黑白录像机里一直在无声地放着录像带。她转过身看着播放的录像带说：“即使在他孩童时期，他也有很大的决心与毅力。当他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去争取，争取不到就绝不放弃，即使在他还没有学会走路时也是这样！”

录像上，一个刚蹒跚学步的孩子，头戴兜帽，身穿连身服，摇摇晃晃地伸手去抓他身后的小山羊。而每次在他走近小山羊，想伸手去抓它的时候，小山羊就往前走几步，不让他抓住，小男孩却紧追不放。由于他脚下还不太稳，所

以只能慢慢前移，虽然跌倒了几次，但他依然泰然自若地爬起来，因为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小山羊。几分钟之后，他的小手终于可以抓住小山羊的后腿了，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这位妇人又躺在了睡椅上，她回忆了一会儿，说道：“这个画面我记忆犹新，因为我的儿子在那时就异常坚定。直到最后抓住了小山羊，他才停下来。”

莫娜·索勒赫公主一直生活在王公贵族式的家庭里。作为黎巴嫩总理里亚德·索勒赫的五个女儿之一，她在黎巴嫩第一家庭之中是最受宠爱的。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政治人物，备受国民的崇敬。1943年，黎巴嫩人民在他的领导下赶走了国外侵略势力，随后黎巴嫩获得了独立，他也顺利当选为黎巴嫩第一任总理。他和黎巴嫩坚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样强烈反抗土耳其的压迫，后来又反抗法国的委任统治。他的远见卓识使他能够把黎巴嫩分裂的各派统一起来，最终创建成立了独立的国家政权。里亚德·索勒赫在管理国家事务上鞠躬尽瘁，然而不幸的是，他在1951年访问约旦时被枪手刺杀。

随着时间的推移，里亚德·索勒赫的五个女儿都长大成人了。由于出身于贵族之家，她们显得更加高贵美丽，而又卓尔不凡。莫娜就是在这时候吸引住了一位英俊的沙特王子的眼球，这位王子当时正在黎巴嫩做短暂停留，但王子当时并不知道她是一位公主。

塔拉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王子大胆地试图接近莫娜，但莫娜开始并没有接受他，反而飞快地跑开了。但王子没有放弃，又努力了几次，还是无法赢得莫娜公主的芳心。王子想了很多办法探听莫娜的情况，因为他想同莫娜公主约会，当然，作为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儿子，要想探听一些情况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经过多番努力，塔拉尔王子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莫娜公主的芳心，而且在外人的眼里，他们也是天生的一对。回想起他们的结合，莫娜公主说道：“我嫁给了一个非常有才华而又英俊的男人，他碰巧也非常富有。很多人认为我嫁给他是因为他有钱，但我看重更多的是他的才华和英俊。”

塔拉尔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第21位王子，他是一个有着现代思维头脑，并且善于坦率直言的人。他喜欢旅行，曾经做过沙特阿拉伯驻法国大使，还一度担任沙特王国的财政大臣。从某些方面来讲，他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保守的沙特阿拉伯，思想是相当开放的。他明显地继承了他的父亲——阿卜杜

勒·阿齐兹国王某些方面的特征。阿卜杜勒国王就是一个革新派，他推动了妇女学校的创建，在这个新的国家创建起了大学。当时，沙特阿拉伯王国才刚刚成立不到30年。

《阿拉伯新闻报》的主编卡莱德·阿尔梅娜认为，革新运动在沙特阿拉伯是一直进行着的，但所不同的是，塔拉尔王子处于王室之中，对革新运动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他希望这种革新能够加快进行。

“我认为很多方面的革新都是非常缓慢的，我个人也希望革新能够出现飞速的发展。可能其他人，甚至是王室成员，也想要更迅速的革新。”阿尔梅娜说。

作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国家安全是统治者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往往实行集权而又高压的国家统治体制。因此在那个时候，塔拉尔王子对自由与革新的大声呼吁根本引不起沙特王国的注意。于是，年轻的塔拉尔王子召集了部分有自由思想的王子成立了组织，以共同推动革新运动的进行。他们把自己称为“年轻的内志”，内志是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地区，沙特家族就是从那里兴旺发达起来的，后来，他们把这个组织又命名为“自由王子”。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塔拉尔王子和他的自由组织要求革新的呼声更大了，他们的活动日趋活跃，同时也得到了更多民众的支持。他们还起草了自己版本的宪法，提出要赋予内阁更大的权力，削弱国王的统治权力，而且还要求成立公正的，由选举产生的顾问机构——“舒拉议会”。塔拉尔王子的行动恶化了他与沙特国王的关系，双方矛盾加剧。同时塔拉尔与沙特阿拉伯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宗教领袖宣称他们侵犯了伊斯兰教义。塔拉尔的行动也被看做是与沙特王室家族之间公开的决裂。回想起这些往事，塔拉尔王子仍旧可以不失老练地做出一些恰当的评价。谈到他当时对沙特革新的影响时，他说：“我们提倡革新运动并没有受单一因素的驱使，有人想要我澄清这方面的原因，但我却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我们想的只是向着革新迈进。”

到1961年的时候，塔拉尔王子就被沙特政府里的一些官员看做是麻烦制造者了，他们为了让塔拉尔保持沉默，还没收了他的出国护照。最终，塔拉尔王子不得不去埃及寻求避难，就这样，他在埃及被流放了两年。但即使在埃及，塔拉尔还是呼吁要加快革新，他也因此获得了“红色王子”的称号。

重返利雅得

两年之后，塔拉尔才与王室家族和解，他也被允许重新回到沙特阿拉伯，但前提条件是远离政治。塔拉尔王子回到沙特后，费了好大的努力才恢复了与王室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也不再过问政治，而是把目光集中在了沙特阿拉伯迅速崛起的房地产建筑市场，很快他就发家了。与此同时，他与莫娜的婚姻关系也在1962年完全破裂了，他们分居了5年，最终于1968年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也被迫分离到两个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1955年3月7日出生于利雅得。这个男孩在他父母亲离婚时仅5岁，他与母亲一起居住在贝鲁特，而他的弟弟和妹妹大部分时间里与他们的父亲居住在利雅得。这个最大的男孩就是阿尔瓦利德王子。

阿尔瓦利德王子小时候的生活并不很幸福的。在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眼睛里就流露出激情与坚强的意志，他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强壮的一个。他那时候就能贴身保护他的妹妹丽玛和弟弟卡莱德。在那些岁月里，阿尔瓦利德和弟妹妹感情非常好，也很团结，据他母亲讲，几个孩子就像黏在一起似的，因此莫娜公主把他们称做是“拆不散的小团伙”。因为和母亲在一起，阿尔瓦利德显得更亲近母亲，但他也很敬重他的父亲。

但自从塔拉尔王子与莫娜公主离婚后，他就开始追求他的第二次婚姻，这更加打乱了阿尔瓦利德的生活。塔拉尔对此却自有一套观点：“任何人的离婚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孩子，尤其是当孩子的母亲无法与孩子居住在同一个国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不仅仅沙特阿拉伯有这种情况，在阿拉伯世界里这种情况是比较普遍的。”他继续说道：“在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注意到对孩子（尤其是阿尔瓦利德）的这种影响，但我们要及时弥补这种过失，要把他在黎巴嫩与他母亲形成的那种关系调整过来。”

然而，据知情人所讲，阿尔瓦利德王子对他父亲的第二个妻子是满不在乎的，而她对阿尔瓦利德也没有疼爱之举。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还发展到了“彼此找麻烦”的地步，阿尔瓦利德有时会嘲弄一下她，而她也想办法给他找点麻烦以教训一下他。在外交场合，当有人提到这件事时，阿尔瓦利德王子从来不说他与继母之间紧张关系的详细情况，只是默认有这样的事情。

“我与她之间的关系是不太好的。”他说，然后他又补充说，“不论什么时候，

一位父亲要是娶了另外一位妻子，他的儿子或女儿就会不可避免地与生母更加亲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然后又娶了第二个、第三个妻子，但明显我儿子和女儿与我第二个和第三个妻子之间的关系比不上与我第一个妻子之间的关系亲密。”

阿尔瓦利德也不得不想办法适应两个不同的国家：黎巴嫩，这是他小时候与母亲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沙特阿拉伯，又是他度假要去的地方。受这种破碎家庭的影响，他有时会感到自己居无定所。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必须要调节自己适应两种不同的文化。

阿尔瓦利德的母亲在描述7岁的儿子时说道：“他那时真是太淘气了。”

“他那时胖乎乎的，比较能吃东西，因此他时常会把冰箱打开，然后在所有的食品上撒上盐，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我想把这些东西都吃掉，我不想让别人碰这些东西。’”妈妈在知道了他这个奇怪的“鬼点子”后，再碰到这样的事情时也不愿责骂他了。

阿尔瓦利德最开始就读的学校是黎巴嫩的松林学校。他不愿意去那里上学，但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不愿去。巧合的是，有一个叫达拉尔的漂亮女孩也在这所学校读书，她是阿尔瓦利德的表姐，后来成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她为阿尔瓦利德生育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还有一个在松林学校读书的人叫盖布兰·图韦尼，他是阿尔瓦利德家的好朋友，是黎巴嫩《潮流报》的总编辑^①。图韦尼记得阿尔瓦利德当时是个很害羞的小男孩，但性格与众不同。“他并不是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他和普通的男孩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常去他家玩，他也常来我家。”

但图韦尼也确实注意到：“他是一位王子，而且既是黎巴嫩人又是沙特人。因此，他身上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考方式以及不同的心态。但我想即使对他来说，同时既成为黎巴嫩人又成为沙特人是很困难的，也就是说，既让黎巴嫩人感到他是黎巴嫩人，又得让沙特人感到他是沙特人，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阿尔瓦利德王子上学时一直有逃学的记录，这也是他那反叛个性的一个表现。他有时候无缘无故就从学校失踪了，有时过一天多才回到学校。在他逃学时，他可能会在大街上睡觉，或者查看一下停放的车辆是否有没锁车门的，如

^① 在2005年12月，盖布兰·图韦尼在贝鲁特街头被汽车炸弹暗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认为，这是中东地区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事业的重大损失。——译者注

果他找到了没锁车门的车辆，就钻进汽车后座，然后蜷成一团睡在那里。

在1967年，军服对黎巴嫩年轻人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当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正处于战争状态。巴勒斯坦与黎巴嫩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有很多的巴勒斯坦难民居住在里亚德和阿尔瓦利德家的附近。此起彼伏的军事行动给黎巴嫩的年轻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目睹居住在附近的巴勒斯坦难民的悲惨境遇也使阿尔瓦利德感触颇深，这也为他日后给巴勒斯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播下了种子。他后来一直是巴勒斯坦慈善基金最大的私人捐助者。

里亚德的母亲——也就是阿尔瓦利德的姨妈巴海宜佳·索勒赫，和阿尔瓦利德王子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她回想起王子小时候倔强的个性时说道：“他总是闲不住，是个十足的叛逆者，做什么事总是喜欢与众不同。还有，他还经常当孩子们的小头目，因为他喜欢这么做。他喜欢买军服，然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领导人的模样。阿尔瓦利德经常把他妈妈给的一些零花钱给他邻居中的一些贫困孩子。”

阿尔瓦利德的母亲也证实，在他年轻的时候，常常听到门铃声就会去开门，如果他看到按门铃的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就会央求他母亲给这些孩子钱。

在阿尔瓦利德年幼的时候，没有像他沙特阿拉伯的兄弟姐妹一样过着传统的王室生活。传统的王室生活对于他的兄弟姐妹来说都很平常，但阿尔瓦利德却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他的表弟里亚德回忆道：“阿尔瓦利德并没有经历过多么舒适的生活，绝对没有。你现在看到的他的生活环境在那时根本就没有，我认为正是这种远非安逸的生活环境锻造了他的个性和人格。他和普通的王子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并不像是沙特的王子——在阿尔瓦利德周围也有不少王子般的人物。他们有的是他的朋友，也有的是他的兄弟姐妹以及我的朋友。他们都在黎巴嫩的学校里上过学。黎巴嫩就是他们的基地，是大多数阿拉伯精英接受启蒙教育的地方。瓦利德却绝对不是这样的，他由于父母的离婚而成了一个叛逆者。他小时候是在母亲身边度过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被遗弃的。他享受不到沙特阿拉伯其他王子那样的权利。但在另一方面，在阿尔瓦利德成功获得一定的地位，创建了属于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他的妈妈和舅舅都对他相当关心，他的父亲也经常送他一些特别的礼物。比如，我记得他买第一辆车的时候是在他16岁的时候，那是一辆沙漠汽车。我认为他和像我这样的常人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 he 有钱，他在我的眼里也绝不像是一位王子或沙特人。正

是那种普通人的感觉，才给了他一种力量，一种勇往直前、成就辉煌的动力。工作中，他比绝大多数人都勤奋，他是一个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普通人。”

学校岁月

从1968年开始，13岁的阿尔瓦利德就在黎巴嫩松林学校断断续续地接受教育。他有时候会跑出去玩而不在课堂上上课，所以老师经常要强制他去上课，最后他父亲不得不参与进来干涉这件事。就这样，年幼的王子被他父亲强行带到了沙特阿拉伯，让他进入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军事学院学习，王子的父亲此举的目的是想给他灌输一点纪律意识。阿尔瓦利德的父亲回想起此事时说：“叫他回来并对他要求严格是其中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到这所学校读书。”

实际上，在阿尔瓦利德到沙特阿拉伯后，他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以前经历的是一种相当松散的生活方式，吸收的是一种类似于欧洲风格的黎巴嫩文化，只有在放假的时候他才去沙特阿拉伯。而自从他到沙特求学以后，整个身心都处在严格的沙特管理体制之中，接受的是严格的军事管理，只有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去贝鲁特看望他的母亲。

尽管他的父亲说阿尔瓦利德对军事院校有一种特别的喜爱，但据阿尔瓦利德回忆，事情不完全是这样的。他在军事院校里接受的是遵纪守法的教育，这种教育与他的叛逆个性是水火不相容的，曾经有一次阿尔瓦利德从学校逃了出来，但最终还是安定了下来。他说，他开始意识到接受一种有效的管理体制还是非常有好处的，这种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开始的时候我是非常厌恶这种类型的学校的，可过了几个月后，我就慢慢地喜欢上了这种环境。这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就变得非常自立了，自己的事情能够自己亲自做了，比如洗刷厕所、浴室，在早晨6点钟准时吃早饭。晚饭喝的是扁豆汤，吃的是意大利细面条和卡夫奶酪，然后就按时睡觉。军事院校的学习与生活完全是固定的，我好像也变成固定的了，这一切确实改变了我的生活，军校经历是改变我生活的关键时期。”

在沙特阿拉伯的军事院校里求学的经历确实让阿尔瓦利德开始反思纪律和有序生活的概念。颇为有趣的是，直到今天，阿尔瓦利德王子对纪律和有序的生活还情有独钟，他每天都遵守一定的规则与程序，从日常计划安排到出国旅

行，再到召开会议，他都能接受严格的时间约束。现如今，在阿尔瓦利德的管理体制中，军事训练般的准确性还时常存在，其实这都是受他军校经历的影响。虽然军校生活刚开始的时候，阿尔瓦利德还是个麻烦制造者，经常做出一些无法预料的反叛举动，但他经过很大的努力，终于适应了新的生活。

他有时候做什么事从来不考虑后果，她母亲说，记得有一次，在阿尔瓦利德16岁的那年，他看完一部动作大片后，把一根绳索系在了两根柱子上，这根绳索离地面足有10米高，然后他就模仿电影中的情景，打算像一名突击队员那样踩着这根绳索走过去。不幸的是他却从绳索上摔了下来，把腿摔断了，可他却对这种愚蠢而冒险的行为满不在乎。

看到阿尔瓦利德这么缺乏纪律观念，他的父亲就认为，利雅得可能更适合于儿子的成长。塔拉尔王子说：“我认为他在黎巴嫩的生活并没有对他产生多么大的正面影响。我们送他到黎巴嫩接受教育，他那时候确实养成了一些叛逆的个性，但我认为，这对他的影响并不深刻，我个人认为，他在沙特阿拉伯的生活比在黎巴嫩更加自由、自在。”

但到1973年——那时阿尔瓦利德王子已经18岁了，他在军事院校里又开始变得不安静起来。他母亲回忆说，他那时就给费萨尔国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指出，在沙特阿拉伯王国有5 000名王子，如果国王漠视他的存在，那就证明在国王的眼中另外那4 999名王子也是不存在的。他在信中要求让他重新去黎巴嫩求学，根据莫娜公主的说法，当时这封信冒犯了国王。于是，国王就告诉塔拉尔王子，如果他的儿子不愿在沙特阿拉伯继续求学，可以把他送回贝鲁特。

据阿尔瓦利德的妹妹丽玛公主回忆说，当时她对哥哥非常敬畏。她说，他看上去好像无所不能，他竟然有胆量给国王写信，这种勇气真让她吃惊。直到今天，丽玛与她的哥哥接触得如此紧密，但有时阿尔瓦利德做出的惊人之举，还是让她感到不可思议。

重返贝鲁特

在1974年，年轻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回到了黎巴嫩，进入了著名的索菲亚特学校求学，这座学校坐落于贝鲁特郊区一个绿色的小山坡上，站在这里可以远眺贝鲁特的城市景观。在阿尔瓦利德入学后，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有点落后，

但如果他能跟上其他同学，就可以接着学习。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自信心也增强了不少，他的成年人习惯开始逐渐形成。在他回到黎巴嫩之前，他的一些反常的个性就表明他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了。王子的母亲回想起了他在利雅得如何给他写信的一些情节。王子当时写的信与一般人写的那种流利的信件不一样，他的信上总有很多点句，而且大多数的信件也和普通信件的格式不一样，往往缺少问候和情感的表达。比如，有一封信他是这样的写的，“信的开头是叫我给他寄一件夹克上衣，然后又相继提出了一些其他要求。接着就写出一些点句，写到中间他突然停下来写道，‘顺便问一下，您身体还好吗？’”

他偶尔也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一些点句，因为这样可以突出重要内容，用这种方法就可以强调他的哪个需求更迫切。

随着年龄的增长，阿尔瓦利德开始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自豪了。他对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非常钦佩。事实上，在他6岁的时候，每当电视上提到他的祖父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时，他都会崇敬地站起来。他甚至还在贝鲁特他家里的房子上树起了一根旗杆，旗杆上挂了一面沙特的国旗，这件事着实让他们家的邻居吃了一惊。目睹这些事情的发生，莫娜公主也意识到他的儿子从小就跟其他孩子不一样。她还讲述了这么一件事，有一次，阿尔瓦利德在伦敦机场，那时他身上没有护照，没有钱，也没有行李。他只告诉机场人员，他是里亚德·索勒赫总理的孙子，并请求直接登机去黎巴嫩。最终机场人员同意了，但等他到达目的地后，还是他的母亲补了机票。

现在，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是非常敬重他家庭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果你要问我，谁是你生活中遵照的榜样，我认为一位是我的祖父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另一位是我的外祖父里亚德·索勒赫。他们虽然不是商人——他们是政治家，但他们个性率真、历史清白、为人谦逊、大公无私，对贫苦人民呵护有加，因此受到人民的敬重，是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从这一点来看，我就非常钦佩他们，虽然我并没有见过他们两个人。”

对年轻的王子来说，在索菲亚特求学的日子是非常紧张而繁忙的。他当时仍旧喜欢独来独往，真正的好朋友并不多，他经常会参加一些激烈的体育运动，比如他有时会不知疲倦地踢足球，往往能从下午4点踢到晚上10点。他对足球的喜爱非常疯狂，但他有时也会去打排球，直到今天他仍喜欢排球运动。王子的

母亲非常害怕她的孩子到水里去玩，她怕他们溺水，因此从小就不鼓励他们下水游泳，并告诉他们如果下水游泳，妖怪就会在水里等着他们。然而，在1974年，王子却被他的父亲强行赶下了水，就这样王子学会了游泳——现如今，王子依旧很喜欢游泳，并且还游得很好。

除了体育活动之外，年轻的王子还有其另一个疯狂面，他有时喜欢和他比较信任的伙伴一起疯狂玩耍，比如和他表弟里亚德一起。“我和阿尔瓦利德王子最惊心动魄的一刻是一次在一辆汽车里。那时他只有18岁，当时他有一辆法拉利汽车，我们以时速260公里的速度行驶。现在我想起来还是浑身起鸡皮疙瘩。”里亚德回忆道。

虽然阿尔瓦利德王子不可能像其他富有的沙特王子那样有那么多的特权，但他还是很受他那些叔叔们的喜爱。因此，虽然王子的父亲对王子要求很严格，不允许他的儿子拥有什么奢华的东西，但阿尔瓦利德的叔叔们却对他宠爱有加，他们经常送给他一些礼物，比如汽车、手表，甚至是钱。“他们确实喜欢阿尔瓦利德王子。”里亚德说。

“王子的叔叔会送给他沙漠汽车、法拉利汽车，这时候王子就会去沙特。我想那时他就已经开始意识到他自己与其他人不同了。汽车开回来后，我们就会疯狂地玩我们的汽车拉力赛。贝鲁特是一个各种好玩的东西一应俱全的地方，对于年轻人来说，只要有钱，就可以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那里有很多风景美丽的地方，很多大公司，各种聚会随时都有，迪斯科舞厅也到处都是，只要你有钱就尽情地玩吧。”里亚德狡黠地笑着说。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回想起那时候的生活时也笑了：“我们当时的确疯狂得很，尤其是我。现在我很高兴的是，那样的生活已经过去了，我记忆中所有的恶作剧都逝去了。现在的我非常守纪，非常有组织性，对宗教非常虔诚，做事也非常正直。我很高兴那样快乐的日子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度过的。”

毫无疑问，阿尔瓦利德王子年轻的时候是与众不同的，但有时也会不断地引起麻烦。然而，里亚德却为王子辩解说：“他内心是疯狂的，但他没有长时间沉浸在这种疯狂的生活里。我认为这是他极度活跃的一个时期，但他很早就意识到，他与其他人不同，他不能像其他王子那样生活，他要把自己与其他王子区别开来，我想他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通过创业初期的艰苦努力与精明投资，又听取了其他人的忠告，阿尔瓦利德王子终于在沙特王子中脱颖而出。”

王子的精神世界与“大富翁”

从1974年后，阿尔瓦利德开始对宗教抱有很大的兴趣。在1974年之前，尽管阿尔瓦利德出身于沙特王室，但在很大程度上他都忽视了伊斯兰教的一些礼仪，有时他三个月都不去祈祷。而到了1974年的时候，他才对自己忽视伊斯兰教教义的熏陶，漠视宗教生活的态度有所反省，逐渐地开始重视伊斯兰教的教义、伦理与价值观，也开始积极热情地参与宗教活动了。经过多年的潜心信仰，现在很多人提到阿尔瓦利德的宗教信仰，都说他相当虔诚，尤其是当他中断会议也要祈祷时。

伴随着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年轻的阿尔瓦利德开始商业领域里表现出坚韧不拔、富有竞争意识的个性以及一定要赢的信念。里亚德是这样描述他的：“我首先发现了他的这一变化，因为我们每天放学后都会在一起参加宗教仪式。然后我们就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玩一种叫做“大富翁”的游戏，几乎每次都是他打败我。我每次都想抵挡住他的进攻，但在游戏中他总是能够赢我，这是因为他对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追求。他有建造豪华酒店的狂热梦想，现在他实现了，他也有赚取很多钱财的梦想，因此一旦失败了，他就会坚持再玩一次。可以说，从那时开始，阿尔瓦利德的头脑中就充满了金钱的概念，但我认为，对于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权力。后来，他有了金钱，也有了巨大的商业利益，但在那时候，他仍热衷于此类游戏，我认为，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成为胜利者。”

一直到现在，阿尔瓦利德王子从来都不隐讳他逃学的事情，也没有对此感到难堪，他还提到了几次因为他逃学引起很大麻烦的情形。“记得有一次，我又逃学了。我爸爸派了六七个人在利雅得的大街小巷里找我，实际上，我找了一个藏身的好地方，我认为在这个地方他们怎么也不会发现我——我在我爸爸家里的卧室待着。我在那里一直待了有三四天，他们到处找我，就是没有找到卧室，最后，他们碰巧才在卧室里发现了我。”阿尔瓦利德说。

还有一次，他去位于贝鲁特的他母亲的家里，对他母亲说他要开她的车出去一次。当他问到车库里还有什么车可开出去时，他母亲就说还有一辆大众和一辆雪佛兰。阿尔瓦利德当时很失望，于是就生气走了。几天之后，他的母亲吃惊地看到家里停着一辆凯迪拉克，一辆劳斯莱斯，还有一辆蓝宝坚尼。这是

阿尔瓦利德打电话给法赫德国王和他的叔叔们，要求他们给他母亲送来的豪华汽车。

在阿尔瓦利德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家庭的动荡始终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他们幸福的日子并不多，但他们很坚强。回想起来，当我爸爸训斥我或者我妈妈责怪我的时候，我都感觉到他们有理由和原因这样做。”

但真正麻烦的开始是在阿尔瓦利德把一位老师打得出血之后。

其实，当年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并不是一个怀有雄心壮志的学生。他虽然很聪明，但他的家庭让他分心不少，再加上他又经常逃课，使他没有足够的精力关注自己的学业。

表弟里亚德对此解释说：“他的个人生活，包括他的家庭生活都是相当不稳定的，而学校在这方面却要求稳定。我认为王子在黎巴嫩的求学岁月，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在沙特阿拉伯的不平静生活对他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让他有一种混乱而无所适从的感觉。实际上，王子在他父母离婚后，不得不面对他和妈妈在黎巴嫩，而他爸爸在沙特阿拉伯的现实，这种情况必然会对他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在学校的表现也不是很好，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学习最好的学生。他算不上优等生，因为他在数学课和物理课上都没有得出过类拔萃的成绩，但他总能想办法顺利通过考试。”

在1975年1月，年轻的王子的求学生涯出现了一个低潮。尽管阿尔瓦利德不愿意回想起这件事，但他的母亲还是说出了那件事——在一次考试中，他因为用眼睛斜视旁边同学的试卷而被监考老师抓住了。监考老师说要把他的试卷判零分，而且还让他马上出去。具有叛逆个性的阿尔瓦利德辩解道，他只是看了一眼，并没有抄袭，并且说老师可以给他的试卷判零分，但没有权力让他马上离开考场。阿尔瓦利德还说，他是沙特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黎巴嫩第一任总理里亚德·索勒赫的孙子，因此监考老师没有权力对他那么无礼。监考老师没有意识到这位年轻人对他的祖父如此崇拜，说了一句类似“让你的祖父们见鬼去吧”这样的话。

听到这句话，阿尔瓦利德站起来对老师说道：“在我离开之前，我的祖父让我给你捎个口信。”同时朝老师的腹部猛地击了过去，老师当场受伤倒地。这件事情在索菲亚特学校影响甚大，其他老师都全力支持受到攻击的老师。那些老师在忍受了这位年轻的沙特王子很长时间之后，终于一起向校长表示：“要么你

赶走他，要么我们全体辞职。”校长虽然和阿尔瓦利德家关系很好，但他也没有其他选择，只好把王子开除了。

王子被开除后陷入了一个很大的困境，因为他是在临毕业之前被开除的，这对他的将来有很大的影响。通过联系，王子的母亲想办法在贝鲁特的麦那学校给他找了个位置，这样他就可以坐下来考试，也能够毕业了。到这时候，王子的大部分家人和朋友都已经不指望王子能够通过考试了。但让人意外的是，王子的思想在这时却发生了变化，这可能是他在军事院校接受的纪律教育影响了他。他的母亲说：“我认为他要花10年的时间才能赶上其他同学，但没想到他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同时，王子的母亲也注意到麦那学校的老师也对王子感到吃惊：“任何学过的东西他都不会忘记。即使过了10年以后他也还记得。”

非常有趣的是，阿尔瓦利德王子直到今天仍具备这样超乎寻常的能力。他从来不会错过一件事情，当然也不会忘记一件事情。

王子在他的家庭教师的指导下努力学习，有时从晚上一直学习到凌晨。经过一段时间的拼搏，王子终于可以通过考试正式毕业了。后来，他又进入了贝鲁特国际学校读书，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在这所学校里努力读书。但正当他参加完考试，准备接受更高一级教育的时候，黎巴嫩国内战争爆发了。战争摧毁了贝鲁特的大部分街区，整座城市在1975年4月陷入了分裂对抗状态。莫娜公主认为，贝鲁特的安全形势已经严重恶化，她要儿子别再回贝鲁特，即便他是多么想在国际学校读书。

加利福尼亚的梦想

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地方，他一直渴望能有机会去美国读书，因此他就申请了曼隆大学^①的商业管理课程，该大学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靠近旧金山市的阿瑟顿。

阿尔瓦利德是在焦虑不安的状况下离开贝鲁特的，面对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他很担心贝鲁特会被炮弹炸成一片瓦砾，他更担心居住在贝鲁特的母亲，

① Menlo College，成立于1927年，是美国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译者注

同时他也很牵挂仍在贝鲁特的表弟、表妹们，他们还等着他壮胆呢。

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母亲，他在信中对母亲说：“不要担心，我会照顾好我的弟弟和妹妹的。”

1975年年末，在曼隆大学附近的一座木质构造的、酷似农场的房子里，丽玛公主和哥哥一起度过了两个月。这是一所非常不显眼的房子，离曼隆大学并不远，靠近阿瑟顿的爱尔卡米诺瑞尔公路。这所房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标志显示房子里住着的是沙伯国王的侄子。和妹妹居住在一起，阿尔瓦利德感到非常安心，但同时他也被一种新的力量吸引着——这种新的力量就是他未来的妻子达拉尔。

达拉尔比阿尔瓦利德大两岁，她以前也在贝鲁特的松林学校上过学，而现在她要成为阿尔瓦利德的妻子了。达拉尔也是沙特王室家族的一分子，她是一位既年轻、漂亮又聪慧的姑娘，正处在青春期的阿尔瓦利德被她深深吸引住了。在1976年，21岁的王子突然发觉自己也有结婚的责任了。

阿尔瓦利德发现他面临的的是一个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他不能像是在沙特阿拉伯或是黎巴嫩一样指望他的王室地位了，这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对他来说好像是完全陌生的。阿尔瓦利德把这段时期看成是非常孤独的时期，他完全避开了与其他同学的各种社会交往，同时他的体重也增加了不少。在学校里，除去必要时照顾一下他的妻子，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学习上，他和那些把自己的青春岁月荒废在无所事事和逃学上的年轻男孩们已经大不一样了。

在那时候，阿尔瓦利德王子已经与阿拉伯世界绝缘了。王子还交了一位新朋友，直到30年后的今天这位朋友还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查尔斯·古兰（昵称为查克·古兰）当时正在一家店铺上班，突然看见一位年龄比他小大约15岁的体型成圆桶状的年轻人向他走过来，这位年轻人要求他帮助选择一套立体音响系统。当时，查克正在这家音响店旁边的一家店里做事，但这位陌生人却满怀信心与希望地向他走过来，就好像没有其他任何人可以帮助他似的。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缘故，查克说。

在为阿尔瓦利德王子挑选了一番后，王子就离开了这家店铺，离开时还对查克表达了谢意，并向他索要了一张名片。在那天过后，这位美国人又遇到了一件让他惊讶的事情，因为他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给他打来的电话，当然这位陌

生人不说我们也知道是谁了。当阿尔瓦利德王子向查克解释说，他就是那天叫查克帮忙挑选立体音响系统的人时，查克才恍然大悟。但接下来他又迷惑了，因为打电话的这位年轻人要他把那天他们一起看着不错的立体音响系统买下来，并给他送到住处。这位身材高大魁梧、留着整齐的后发，像极了戴着墨镜的西部牛仔的加利福尼亚人认为，这个家伙的确与众不同，于是，他就带着立体音响直奔王子的住处。

“在我带着设备到他家后，我被他领进了靠近游泳池的一间房子。这间房子里已经有好多人了，这位年轻人穿着大袍（一种沙特男子经常穿的，很像衬衫的棉布长袍）坐在那里，我们把所有的音响系统都搬进他的屋里。他给了我一张签了字的支票，当我正要走出去时他说，‘现在谁可以把这些东西安装好呢？’我说，‘我不知道，我只负责拿回支票，我想，安装就是你们的问题了。’如果我当时要是知道情况，我怎么也不会那么说的。他只是看了看我，我就意识到我说错话了，于是我又说，‘不要担心了，我做完事情，就会回来帮你们安装好的。’过了几个小时，在我下班后，我就去为他们安装音响，一直工作到凌晨5点，我们手里拿着这些装置一会放在膝盖上，一会放在台阶上——在那时，音响设备最多的配件就是电线，依靠这些线，音响设备就能启动起来。”

那天深夜，查克与王子一起聊天，他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王子身份，也开始理解他了，这是查克与阿尔瓦利德王子真正接触的起点。对阿尔瓦利德来说，这是他第一次与一位美国当地人建立起友谊。随后，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查克也成了王子非常倚重的朋友，王子有什么事情都喜欢征求查克的意见，尤其在他妻子回中东的那段时间。

“他自己待在美国是非常孤独的。有时候，没有其他任何人，只有我和他，他有时还和沙特阿拉伯那边通个电话，要不就是待在学校里。他所做的事情基本就这些，他的生活的确很孤独。”查克若有所思地说道。

保持身材

在最为孤寂的时候，王子对前些年增长的体重也很烦恼。他的体重已经达到了90公斤，在身高只有176厘米的情况下，他显得就像一个大圆桶。查克见证了王子在孤寂中的这种烦恼：“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吃了一些现在怎么也不会想

吃的东西，比如草莓奶昔、油炸圈饼和冰激凌。现在他再也不会吃这些东西了，这样已经坚持了24年了。他确实把节食减肥看得很重要，这种习惯一直延续了下来。”

王子决定减肥的转折点是有一次他试图从他在加利福尼亚购买的跑车里出来，但由于他肥胖的身体，再加上因为他的身份他又不愿意狼狈不堪地钻出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确需要减肥了。查克看到了阿尔瓦利德王子这种非常明显的变化：“好像突然之间，王子感觉天空一片晴朗了。有一次，我们和他一起从一位朋友家步行4英里到他家，但除了王子之外，其他人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全程步行的。我们其他人都累得差不多要躺在路边了。当时，我们的鞋子也不合适，因此我们的脚也无法走路了，只好停下来，而王子还是继续前行。也就是从那时开始，这位王子殿下就开始步行走路，也开始其他运动项目了。”

就这样，阿尔瓦利德王子的体重迅速降了下去，以后基本稳定在了62公斤左右。另外比较幸运的是，王子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尽管他的生活方式比在沙特阿拉伯时更加自由一些，但对于香烟和酒精他一直没有多大的爱好。

“即使在很早以前，他也不很喜欢吸烟。在他吸烟的时候，通常使用一个长长的过滤烟斗，而且从来也不会吸很多。”查克一边模仿王子吸烟的样子，一边说道，“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不吸烟的人！在喝酒方面，我从不记得他在家里喝过酒。我真的不记得。我的意思是说，他绝对不像那些被称做是花花公子的人物。”

查克的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儿失望似的。当然，如果他真的希望结交一个充满野性、喜欢寻欢作乐的沙特王子，那看起来他真的找错人了。

阿尔瓦利德孤独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能集中精力学习了。作为和王子接触时间比较多而且接触比较紧密的好朋友，查克注意到这位年轻的王子已经有了获取成功的强大动力。他说，王子一个星期有5天是埋头在书本里度过的，而到周末他就开始休息了，通常会去位于旧金山或旧金山湾区某些地方的餐馆。他喜欢不同的食物，比如说墨西哥或印度的食物，但他也非常注意吃什么食物，因为他还想减肥。步行走很远的路，偶尔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成了他保持身材、减去身上多余脂肪的一个好途径。他还经常给他母亲打电话，询问他的房子应该装饰成什么样的颜色，颜色深浅是否能够恰当搭配。他的母亲则说，当她到阿瑟顿来看他的时候，她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儿子在室内装饰上竟然处理

得如此好，而且她还注意到儿子对浅色尤其偏爱。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加利福尼亚另外一个有意义的转折点就是他成了一位父亲。当卡莱德在1978年4月21日出生的时候，王子高兴坏了，他对儿子特别喜欢，就像孩子的奶妈一样，或者像孩子的母亲所说的：“他既当爸爸，又当妈妈。”

阿尔瓦利德王子对他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激动不已，他还对卡莱德出生的医院表示了感谢。在家中，他把达拉尔公主住的套房重新装修了一遍，还配置了新的家具和装饰品。待在美国的日子让王子对美国更加有了亲和力，他对美国的态度比待在阿拉伯世界的时候好多了。

在1975年离开中东地区的时候，年轻的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是一个毫无纪律观念的野小子，可当他在1979年重新回到沙特王国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变了样。他结婚了，有了第一个孩子，而且以非常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大学考试。

回忆

时光过去25年之后，莫娜公主微笑着静静地展开那些用彩色钢笔写成的以点句组成的旧信件。她还把那些旧的黑白照片收集起来，然后把信件和照片装进塑料包装套里保护起来。当她回想起那个经常给她惹麻烦的儿子出现的变化，以及还有什么性格依旧如此时，她的笑容舒展开了。这些包装起来的旧信件就是今天阿尔瓦利德个性特征一个很好的见证，比如说他做任何事情都喜欢精练，都喜欢采用像军事训练般精确的方案。

记录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老电影也同样反映了年轻的王子在长大成人后的巨大进步动力。

当她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莫娜公主——这位有着王室尊容的年过六旬之人，好像要竖起她的耳朵去倾听那逝去岁月的回声。漫长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当年那个经常逃学的大男孩，那个曾经在别人的汽车后座里睡觉的小伙子，那个曾经信誓旦旦有一天要取得辉煌成就的年轻人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果。

随着岁月的消逝，阿尔瓦利德王子与他父亲的关系也逐渐和缓了下来。阿尔瓦利德在年轻的时候就赞赏他父亲塔拉尔王子那种坚强而又坦率的性格特征，但他父母的离异对他的伤害也确实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当他与达拉尔公主在1994年年末离婚的时候，他小心谨慎地处理了离婚后的事情。在离婚后，他

还是与达拉尔公主维持着一种友好的、高尚的关系。他还鼓励他的两个孩子和母亲保持亲密关系，因此，他们离婚后，阿尔瓦利德并没有让他的两个孩子承受像他童年时经历的那种困境与伤害。

塔拉尔王子把他之后的政治生涯锁定在发展人道主义事业上，他已经摆脱了“红色王子”的称号，而且由于他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方面做出的巨大成就，使得他获得了“孩子们的王子”的称号。塔拉尔对他儿子所取得的成就也非常赞赏，他很高兴这么多年来，他和儿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成熟了。“我和他虽然是父子关系，但我却感觉我们成了好朋友，因为他已经到了我们成为朋友的年龄。我们有一句阿拉伯谚语说得非常好，‘当你的儿子完全长大以后，你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他’——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塔拉尔王子说道。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三章

“黑色淘金”热

这就像是加利福尼亚规模巨大的淘金热。每个人都想去那里，每个人都想“淘”到大量金子。那里存在着大量的机会。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新闻报》的主编
卡莱德·阿尔梅娜描述当时的沙特阿拉伯

在20世纪30年代，当美国地质学家在沙特阿拉伯发现黑色的金子——石油以后，沙特人的命运就被改变了。到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唯一的商品——石油，构成了这个沙漠王国的经济支柱。不仅如此，沙特阿拉伯还成了世界上可探明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也因此，沙特很快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

石油赋予了沙特阿拉伯全球性的影响力。

在20世纪20年代，积极进取、富有开拓精神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在平息了有着久远封建历史的各个部落的争斗之后，在辽阔的阿拉伯半岛平原地区建立起了国家政权。半个世纪以后，阿卜杜勒国王开拓的这份遗产支撑起了一个最为富有，据说还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王室家族，因为这个王室家族手里握有这份遗产的石油开采和加工生产权，这可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啊。阿卜杜勒国王的孙子，这位非常有魄力的年轻人，他是一定要抓住这个成功的机会的，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非常渴望能回到他父亲的家乡，在这种繁荣的商业环境里开创自己的事业。

阿尔瓦利德王子加快了他在曼隆大学的学习进程，提前半年完成了学业。还有一件事情是相当有趣的，王子的父亲亲眼目睹了王子在贝鲁特和利雅得求学的时候，那种漫不经心又相当不负责任的学习态度，他对儿子在美国的学业也很不放心。于是，阿尔瓦利德王子在美国求学的第一年，父亲专门派了一名“使者”去看他儿子究竟在那里干什么。这位“使者”的“使命”就是要探查一下王子是否把主要精力都用于学习上，而且还要查看一下他的学业成绩如何。而这位“使者”到了美国之后，看到的是这位快到20岁生日的年轻王子埋头在书本里深思苦读的情景。

查克·古兰总是这样说阿尔瓦利德：“他的确是个十足的书虫，每当我去找他的时候，佣人都会说，‘不要打扰他，他正在那里学习呢，’他经常是这样的。

他和我在书上读到的、看到的或听到的沙特王子不一样，而且有很大不同。”

阿尔瓦利德王子想向他的王室家族证明自己的能力。虽然他也是一个富家子弟，但他无法享有他的很多兄弟姐妹所享有的特权和舒适安逸的生活，因此，他非常渴望向别人证明自己与他们是平等的。凭借努力苦读的学习成果，他想重返沙特阿拉伯，准备在商业领域里拼搏一番。王子认为，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在美国获得学习的资历和证书，而优秀的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

卡洛斯·洛佩兹是王子的一位导师，他在回忆起这位从王室家族出来的学生时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用功的学生。洛佩兹也接待了塔拉尔王子从利雅得派来的“使者”，当这位拜访者询问洛佩兹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学业上是否感到困难时，洛佩兹吃惊地说道：“我的上帝啊！难道你没看到他考试的分数吗？”

王子的学科成绩全部都是“A”。

对此，查克还是没有感到多么吃惊，他说：“嗯，他有完成学业的强大驱动力，这种驱动力就是书，除了书还是书。他的鼻子总是粘在书上。”

这位具有叛逆精神的学生离开了中东海岸，去征服美国知识的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针对他的批评之声的一种回应。通过在美国的学习，他已经拥有了资历和证书，现在他要凭借这些能耐开创自己的事业了。

利雅得的奖赏

当回到利雅得的时候，阿尔瓦利德王子发现这里开创事业的机遇太多了。即使没有任何启动资金，有些人凭着商业灵感也能在这块商业沃土上开拓出一片天地。

《阿拉伯新闻报》主编卡莱德·阿尔梅娜对这一切记忆犹新：“这就像是加利福尼亚规模巨大的淘金热。每个人都想去那里，每个人都想‘淘’到大量金子。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机会，石油价格飙升，土地价格飞速上升了大约8 000%，因此我认为这一时期是在沙特发财致富，进行投资交易或商业投机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沙特阿拉伯需要购买大量物资的时期，因为当时房地产业异军突起，建造楼房需要购买大量塑料、钢材，甚至是混凝土。因此，只要你足够聪明，知道这种状况，恰当‘下注’，然后把你的‘牌’投出去，你就成功了——我想阿尔瓦利德王子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沙特阿拉伯创业还具备一个优势，那就是他是一位王子，是王室家族的成员，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但阿尔瓦利德的创业方案却与那些与他拥有相同渠道的当权人物的创业方案明显不同。当时在很多阿拉伯国家——甚至在其他非阿拉伯国家，当地商业人士的机会与收入是以官方代理的方式体现出来的，而且这种机会与收入还受到法律的保护。于是，在沙特阿拉伯，一些人就依靠这种方式获得财富，当然，确实有很多人通过这种方式从繁荣的商业中获得了大量财富。这种官方代理可以简单地这样描述，外国公司在沙特王国从事商业生产，必须要在当地寻找合作伙伴或商业代表。如果合作成功，合作伙伴或商业代表就以代理的形式向外国公司收取一定的代理费用。代理费的比例一般来说可以达到项目交易金额的5%，但在一些大型项目或竞争性很强的投标中，代理费就可以很高，比如，在这样的项目中，一些有影响力的代理人收取总金额30%的代理费也没有什么奇怪的。

可以说，沙特当地人利用这个黄金机会发财致富的方式各种各样。对很多人来说，这里都有很容易就抓住的机遇。在石油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在沙特阿拉伯投资项目规模与资金的扩大，代理人获得的利益也越来越膨胀。当时，很多参与项目投资的商业人士并没有宏大的志向，他们只是想通过代理坐享其成，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涌入”。他们挣了很多钱，同时也花费了不少。西方国家的首都或大都市，比如伦敦、巴黎、日内瓦和罗马，都有成群结队的沙特游客，尤其是夏天，当沙特阿拉伯的沙漠地区酷热难当时，有钱的沙特人更是蜂拥而出。随着钱袋日渐饱满，阿拉伯人在娱乐和奢侈品上的消费逐渐增大，他们每到一个旅游地点都能刺激从高级时装店到最好的旅馆和酒店的繁盛。欧洲一些国家比较现代的大都市里的购物商店也因为有阿拉伯人的光顾而生意兴隆，一些高级公寓和价格不菲的城镇住房也被中东地区的游客买了下来。

从某些方面来说，石油产业的兴旺给沙特带来了繁荣，但也给沙特人的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些西方精英人士经常看不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暴富，但缺少文化与教养的，而且有点陌生的游客。这种形象危机的根源就是财富的迅速增长。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对这种放弃开拓思维，只想赚取一定代理费的做法感兴趣。阿尔瓦利德王子就没有打算“坐在大型商业公司的旁边”，“舀”一点它们的“油水”喝。从他在1979年年底踏上沙特的土地开始，阿尔瓦利德王子

就想完全主动地参与进去。

“我用两年半的时间就拿到了我的学士学位，这是我创下的一个纪录，因此我有信心在沙特经济繁荣的时候回到那里（指利雅得）创业，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上帝，我来到时恰逢一个黄金时期，我也因此在每年能够获得一些租约的签订，这样我投入到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就可以收回来，我只管尽可能多地建造楼房就可以了。我尽力把资金投入到利润比较高的公司，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当时，你不论投资100万里亚尔^①，还是200万或300万里亚尔，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这些资金就可以增加到原先的两倍或三倍；但有时你要是投入了不恰当的资金，你也会受损失。在投资方面是不容易调适的，但我却做到了这一点。”阿尔瓦利德说。

用“调适”这个词，王子指的是他可以熟练地运用在美国学习掌握的商业管理技能，能把这些管理技能运用到沙特阿拉伯这种不成熟的、飞速发展的商业环境中。

在当时的沙特王国，商业运行程序还是相当不完善的。透明而直接性的交易往往受到“垃圾条款”的制约，或者烦琐的条文和议程的影响。如果按照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曼隆大学接受的教育理念，实行一种相当透明的管理策略，以比较正统的西方价值观和标准签订协议，那将是极富挑战性的，也是很难达到的。王子思考问题的方式与沙特本地人对他的期望格格不入，但王子依然坚持己见，他打算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尽可能地运用他学过的东西。阿尔瓦利德王子对他与王室家族关系的价值心知肚明，当需要这些关系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借助，但他也想让那些与他有业务往来的外国公司明白，他也有像他们那样的经商经验。

阿尔瓦利德王子说，他从他父亲那里获得的启动资金仅有3万美元，但在1980年，也就是他刚回到沙特阿拉伯的几个月之后，这些钱足够他创建属于自己的公司，也就是王国公司（Kingdom Establishment）了。

在经过几年的艰苦摸索后，阿尔瓦利德在商业领域获得的第一个成功突破是在1982年，这一成功的交易是在他与一家韩国公司之间达成的。两家公司签订的合同金额高达800万美元，合同项目是在靠近沙特首都附近的军事营地建造

① 沙特阿拉伯的货币单位。——译者注

一座军官俱乐部。在两家公司开始合作时，王子并没有急着要促成合同的签订，而是深入了解了当地的规章制度和管理规定，然后购买了该项目的股份，也就是说他把正在赚取的大部分资金又投了进去。很显然，王子的“生意经”不是简单地赚了钱，然后再花掉，而是小心翼翼地，有策略性地进行再投资，通过这种方式，这位头脑灵活、富有进取精神的年轻商人获得了巨大的股份收益。

“我从来不喜欢做代理方面的事情，而且总是讨厌有的人这样做。虽然看起来做交易代理是一种快速赚钱的好方法，而且我也参与了几家公司的代理业务并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但我不认为这种业务是代理，因为我是凭能力赚取的。有些中间代理人只是签完合同就回家了。他们赚了钱就会花掉，但我却是一个积极的项目参与者，因为我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为他们协商债务问题，为他们努力工作。我凭借这些项目合同——明确签订的合同，获取了我的劳动所得。”阿尔瓦利德王子说。

在项目合作中，王子还与签约公司进行了其他方面的合作，从这一点上王子就感觉他做的不仅仅是简单的代理业务。他主动寻求签订业务合同，同时也非常愿意参与到项目当中，但他所要求的获益比例也是相当高的——可以高达总额的30%，因为在阿尔瓦利德看来，他充分“照顾到了”签约公司的实际需要。他还补充说，更多地参与到实际合作的商业项目中，他就能够很快地认真考虑收益状况，“你可以通过多方面的操作赚取更多的钱，比如，筹集债款、增加股权、召集股东开会、办理签证、与政府部门联络等。因此，你从事的业务范围越广，就意味着你获得的收入和代理费就会越高。”

但阿尔瓦利德王子坚持认为他的代理费收入不会超过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赚取的15%，其他大部分收入——大约有65%，都来自于房地产交易中的多方面操作。阿尔瓦利德财富的迅速增长还得益于沙特阿拉伯没有交纳个人所得税的政策。但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对阿尔瓦利德王子不了解的人们还是奇怪，王子在这么小的年龄是如何获得如此多的财富的？

很多人简单地把王子的财富归结为“石油财富”，因为他是沙特人，而且还是一位王室成员。他可能是间接地获取了石油财富，因为他是在沙特王国石油产业兴盛起来的时候获得巨大财富的。石油促进了商业交易的达成，也是石油吸引了国外商业投资。但阿尔瓦利德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拥有石油获得财富，他实际上没有掌握任何石油资源。

阿尔瓦利德王子认为他的创业起点是非常简单的，在1980年的时候，他几乎还没有钱。塔拉尔王子除了给他3万美元启动资金外，还帮助他找了一个工作场所，“他给了我一个简单的工作场所，这个场所只有4间房子组成。其中一间是我的办公室，另一间是我秘书的，还有一间是经理的，最后一间就是厨房了。当时创业是相当艰难的，过了大约两三个月，我们的资金就用完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不得不去沙特的美国银行筹集资金——在那时这家银行的部分股份由花旗银行掌控。我向这家银行请求借贷，他们给了我100万里亚尔，大约相当于30万美元，但我要把我的房子抵押上——房子是我爸爸给我的。顺便说一下，这笔贷款的票据我依然保存着。这件事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10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在花旗银行面临危局的情况下，我力挽狂澜，投资了近6亿美元扭转了花旗的危机。当时，凭借这家银行贷给我们的100万里亚尔，我们渡过了一年的难关。在开始创业的两年里，我的经营规模并不大，当时的情况是很困难的，但后来事情就变得顺利多了。”

阿尔瓦利德王子说，他现在仍旧和那些管理花旗银行的朋友们开玩笑，谈论他创业的时候是如何向他们贷款的，然后在10年之后，当他们处在危难之际，又是如何把他们拯救出来的。在他利雅得办公室的抽屉里一直保存着一份当时的贷款协议的副本，现在每当有人对他当初的创业资金提出疑问时，王子就会怀着兴奋而激动的心情把这份贷款协议副本展示给他们看。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起点不足50万美元，那他的终点在哪里呢？20年之后，他有了200多亿美元。

这一切不可能吗？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如果对王子的财富增长情况进行仔细的考察后，你会发现王子在财富的经营管理上是非常具有策略性的。他善于冒险，但非常幸运的是，他所积极投身其中的商业环境是相当健康的，也是运行良好的。

冒险家

毋庸置疑，在沙特阿拉伯以及阿拉伯世界里，有很多批评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声音。他那个时代的很多商业人士都把阿尔瓦利德描述成一个相当激进的年轻人，他在想要达成一笔交易时总是非常直接，他还把他王室家族的关系用到

了极致。有一些人甚至把阿尔瓦利德描述成一位专横的生意人，只要他看中的项目，他就会坚持参与其中。当然，一些公司也需要有人在政府那里牵线搭桥以确保合同的签订，而且在通常情况下，由于合同金额巨大，他们也有一定的压力，因此，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公司如果与王子签订合同就会受到王子的制约。一些批评人士认为，王子能够说服一些决策者做出有利于他的决定是因为有他叔叔们的帮助，王子的叔叔是他商业“战壕”里的关键人物。也有一些人猜想，阿尔瓦利德王子非常受他那些富有的王室叔叔们的赏识，他在获取他们帮助的时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地位。

卡莱德·阿尔梅娜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记者，他说，从某些方面看，每个人都可以从20世纪70年代沙特阿拉伯迅速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中得到很大的收益。他指出，很多人凭借很小的一笔资金进行创业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财富，因此，阿尔瓦利德王子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也是非常能理解的。

“我还知道一个家伙，他仅用两万美元的创业启动资金，最终却赚取了800万美元，的确，这些都是事实。”他说。

银行家、财政顾问迈克·詹森与阿尔瓦利德王子有着非常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他性格温和、见闻广博，作为王子在花旗银行的专门联络人，已经和王子一起工作了10年。詹森在花旗银行也已任职多年，他第一次被花旗银行介绍给这位王室家族的客户是在1993年，而从1994年开始他就更加直接地与阿尔瓦利德王子进行业务往来了。詹森说，他的前任，也就是已故的赛德里克·格兰特，早在1980年，也就是从王子办理第一笔款项业务以来，就与王子一起合作了。在格兰特之后紧接着就是詹森接替了这个职位，在以后的20多年里，詹森亲眼见证了每一美元从王子的账户上进出的情况，也看到了这其中经历的巨大发展。

詹森对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财富获取情况非常了解，他说，他毫无疑问要为王子说一些公道话：“一个绝对毫无疑问的事实是，那些钱都是他的，都是他赚的。他的财富在有房地产和建筑市场上赚取的；有在与沙特阿拉伯的不同产业和金融公司的交易中赚取的；还有在对西方国家的投资过程中赚取的，比如对花旗银行的投资或对其他公司的投资，我们可以把这些投资叫做证券投资、资金投入；再加上由他亲自经营与管理的酒店产业所赚取的财富。那些钱确实都是他自己‘打拼’出来的。”

1999年2月，英国资深媒体《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对阿尔瓦利

德王子的财富做了一次深入而翔实的调查，其目的就是想探查王子财政状况中的一些“污点”。开始的时候王子对这种做法有点恼火，但后来他又意识到这可能还是一件好事。在经过非同寻常的细心调查之后，他们没有发现王子商业交易中存在多么严重的问题。最后的结果是，他们保留对王子财富的评价，并声称：

然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商业帝国的“心脏”是神秘的。《经济学人》杂志采访了王子和他的属僚，仔细查对了他在投资入股的十几家公司的账户，还查对了他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商业档案。经过我们调查，发现阿尔瓦利德王子有两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他作为一个股票市场投资者，取得成功的真实过程是怎样的；第二个疑问是，土地交易是不是他大量财富的主要来源。

阿尔瓦利德王子曾经说过，他对于自己一直从事商业，并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感到吃惊，几乎所有关于他的文章都是正面赞扬他的，因为他一直向媒体公开他的商业交易情况。阿尔瓦利德对《经济学人》杂志对他的调查相当吃惊，并说只有一家出版媒体看起来对他比较困惑，想要找一些反面的材料，而其他媒体在调查后，都对调查的结果相当满意。

根据王子属僚的说法，《经济学人》杂志的调查没有“挖掘”出王子有任何“不道德”行为的证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也证实了王子的“清白”，让那些关于王子巨额财富的来源的疑问也告一段落了。对于这件事情，那些和王子联系比较密切的人士就感觉是《经济学人》杂志最后的确刊登了一篇关于质疑王子的文章，但王子巧妙地给这家杂志的主编写了一封信就息事宁人了。阿尔瓦利德王子相信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因为他认为整个世界现在都明白了他的钱是通过正常渠道赚取的。阿尔瓦利德同时还认为，他应该支持并感谢美国政府和美国联邦储备局，因为他们在对他进行了几年的调查后，并没有发现他的不妥之处，这件事也就这样过去了。

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阿尔瓦利德王子走向世界舞台后，他的财富才有了飞速的增长，当然他在沙特阿拉伯经过10年多的努力拼搏所获得的收益也是相当可观的。阿尔瓦利德王子说，他在1989年年初，也就是从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10年之后，就赚取了他的第一个10亿美元，实际的净值是14亿美元。而一旦阿尔瓦利德王子把目光投向世界，他的财富就会迅速地积累，因为

他采取的是与合作公司共担风险的合资策略，而不只是简单收取一些代理费。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是相当大的，但所获得的收益也更加丰厚。

应该注意到的重要一点是，当阿尔瓦利德说他以不足50万美元的资金开始创业时，实际上这笔资金是用在启动公司和支付公司启动时的各项费用上的，而不是用在提高王子生活的舒适度上的。虽然当时王子和其他王室成员相比其各种特权是相当少的，但和他们一样，阿尔瓦利德王子当时也有资格获取每个月1.5万美元的薪金收入，因为王子也是王室家族的成员之一。当然，按照大多数王室的标准，这点薪金收入并不多，但这些钱足可以保证他个人的生活安全与舒适。从另一方面说，如果王子的商业交易出现了问题，这点钱绝对不足以让他摆脱困境。

可以这么说，阿尔瓦利德王子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基本都是在他自己经营管理的基礎上展开的，他的亲属对他的关注很少，当时，他的父亲在某种程度上也正在创造着自己的美好生活，无暇顾及他的需要。精明的王子通过把资金重新投入到他自己也参与其中的盈利项目中，从而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他仅用父亲给的三万美元资金以及四间简单的小房子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四章

成功的动力

他是一位非常有思维头脑的工作狂——换句话说，
他具有超前的思维，而且还有着十足的闯劲儿，只要
是他想做的事情，他会竭尽全力地做好。

——迈克·詹森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私人银行家

在一些人的眼里，沙特王室成员都拥有数不尽的财富，过着一种浮华、奢侈的生活。

但在现实世界里，沙特王室家族数千名成员中仅有很少的人拥有大量的财富。即使在10年之前，一些书上记载的或媒体上报道过的沙特王子就有5 000名之多。因此，有些批判阿尔瓦利德王子的人认为，他现在积累的那么多财富是因为他是一位王室成员，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王室家族确实赋予了他一些上层关系和某种地位，这种优越条件意味着有些企业要想在沙特阿拉伯投资，找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他的商业消息更加灵通——国王和那些有着“生杀大权”的内阁大臣都是他的叔叔。但是，阿尔瓦利德王子能受到商业人士的青睐，还因为他熟知西方世界的商业管理运作模式，很多西方国家的投资者乐于找他帮忙，就是因为他们能和王子“搭上话”。这些投资商了解王子的底细，他们对于和这个曾经在美国学习过商业管理课程的人进行投资合作是非常放心的，同时也是愉悦的，因为王子在和他们交往时会使用他们的语言。但是阿尔瓦利德王子作为一名王室成员并不意味着他的钱财就会滚滚而来，他还要经过艰苦的奋斗才能创造出辉煌的成就。

虽然《阿拉伯新闻报》主编卡莱德·阿尔梅娜为沙特王国的现代化发展与改革大声疾呼，但他也认为，在沙特阿拉伯边界线以外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误解了沙特王室家族。“实事求是地讲，沙特王室家族还是非常有善意的，这一点我是毫不夸张地说的。虽然他们不是完美的，但从总体来说，沙特并不是一个压制自由的社会。在这个国家里，有很多需要改革的东西，我们需要更加透明的政策，但我们提出的问题要恰中肯綮。这个社会还是比较公平的，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你努力工作，不论你是否是王室成员，都有可能变得富有。”

那么难道说阿尔瓦利德王子没有从王室家族那里得到利益吗？阿尔梅娜认为王室身份就是一把双刃剑，“我认为，王室身份把你置于一种更加紧张的状态

之下，你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受到媒体的关注。不论你是在一家酒店里或是在会议室里，你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自由自在地行动，因为你总是被众多人包围着。就拿阿尔瓦利德王子个人来说，也有人对他产生怀疑，‘哦，他取得了这些财富，完全因为他是一位王子。’但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了解王子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经过努力工作才获得了这些成功。”

王子对于个人成为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的益处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我不能说它不是一个优点，但它肯定不是一个行动的障碍，这一点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对你讲。我对此有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因为成为上层人物虽然并没有带来多大好处，但也确实没有伤害过我。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一位地位显赫的王室家族成员想要与一位商人签订合同时，这位商人就可能会主动去找他谈。当一位王室成员想要会见一位大臣、大臣代表或者某个领域的项目部门主管时，我就可以‘牵线搭桥’。如果从获得商业机会的角度看，王室身份确实帮助了我，但如果从签订合同的角度看，却未必如此。”

和阿尔瓦利德王子关系比较紧密的表弟里亚德·阿萨德从王子开始创业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王子如何“用每一块砖头垒起他的财富帝国”。“他是一个为了自己的财富奋斗了很长时间的人。他相信自己能够达成这一切，因此，甚至从小时候开始，他就全力以赴地这样做了。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一点，这些事情都是我经历的。比如拿钱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喜欢花钱的人，更不是一个花钱如流水的人，他认为，普通的东西也有使用的价值，这一点与当前的沙特文化有些不相容（现在，那种喜欢奢侈的沙特阿拉伯文化还广泛存在着）。”里亚德说。

就这样，塔拉尔王子给阿尔瓦利德的四间小屋就成了王国贸易与承包公司（Kingdom Establishment for Trading and Contracting，后来在1995年公司重组之后，改名为王国控股公司，即Kingdom Holding Company）的“创始地”。创业之初，王子的公司并没有沾上一点“王族的灵气”，直到签订了韩国建筑合同之后，公司的财政压力才得以缓解。而且阿尔瓦利德的公司和其他公司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也是从早上8：30开始一天的工作。不像今天有那么多管理王子财产和个人事物的人员，那时他们的公司是紧张而高效的。阿尔瓦利德回忆道：“那时我们公司确实很小，我雇用的员工仅有7名左右。通常情况下，我的司机在早上要把我送到办公室，然后他还要开车把我儿子送到学校上学，到了下午

和晚上，他还要出去购物。”

阿尔瓦利德当时小心翼翼地使用从花旗银行贷到的100万里亚尔，尤其当王子看到从他父亲那里借到的3万美元没用几个月就所剩无几时，他更不敢乱花钱了。“我当时必须制订出一个合理使用这100万里亚尔的方案，因为我知道这些钱仅够用在我的房子和办公室的管理上，而且还只够用两年半。”

但即使随着事业的扩展，阿尔瓦利德王子的银行账户上的钱越来越多时，他也没有沾沾自喜。他一直在寻求能够长期获益的投资方案，因为根据他的学识，短期投资是不合适的，“我把从事建筑行业所赚取的财富进行再投资，把这些钱投入到房地产行业 and 股票市场。因此，可以说，我把赚取的都迅速进行了再投资，除此之外，用于办公场所和设施上的资金很少，仅仅够用而已。你们可能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一般三四年都不出去旅行，因为我知道，这是要花钱的。因此，我会说，‘哪里也不去，我要拿这些钱再投资。’我花钱相当谨慎——说极其谨慎也不过分，然后我会把钱投入到各种产业之中。我喜欢让每一里亚尔、每一美元都有成倍增值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现在都实现了。”

这位年轻的生意人从美国带回来的另外一个收获就是他正规的职业标准特点，尤其在召开会议以及与人相处时。另外，他还有着良好的时间观念，也信服慎加管理与经营的经商哲学。他的表弟里亚德在描述中东地区其他商业人士时说，从传统上来看，他们大部分人的时间观念都比较淡薄，因为这是沙特的一种文化传统。在办公室里的情况也是一样，一般上班时间里，你要想找到主管和经理都是相当困难的。但阿尔瓦利德却不是这样的，里亚德解释道，他以前相当守时，现在还是这样。事实上，王子也承认，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准时在他心目中会占据那么重要的位置，他经常反复思考怎么样才能把各项时间安排好。里亚德回忆道，王子一般都会早早地来到办公室，并且迅速做好商业交往的准备。如果有人想要在上午8：30和他会谈，他也一定会如愿以偿，因为王子会按时赴约。从这一点来看，阿尔瓦利德王子就同他周围的商业人士不同。另外，他那种精明地进行商业管理的才能也给了他很大的回报。

“在创业之初，王子在投资领域就操作得相当谨慎、精明。他同时也知道，赚取钱财的最佳策略就是向银行靠拢，而在此之前，他认为，赚取钱财最快的方法就是订立合同，最保险的方法就是紧靠政治权力的中心。因此，他在沙特

阿拉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开始创业，接着就开始与其他公司订立合同，后来他就经常以订约人的身份出现。在这之后，他就开始收购银行，规模从一家银行扩展到另一家银行，也并购了几家银行，就这样他逐渐地扩展到美国花旗银行，而这些只不过是他的创业经历的一部分。”里亚德说。

里亚德又强调说，虽然阿尔瓦利德王子银行账户的财富迅速增长，但他并没有满足，也没有就此止步。即使有一次，他从与一家公司签订的合同中赚取了大约两亿美元的利润，但他也没有想拿出一些资金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其他商人也会赚钱，但他们很多人在赚取了几百万后就满足了。阿尔瓦利德却一直在利用他赚取的钱进行有效投资。

阿尔瓦利德王子关注的第一个热点就是建筑行业和房地产市场。他一直在寻找介入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他不担心会冒风险。王子回忆起有一次他想购买利雅得市中心的一块面积很大的地皮，但当时卖主的要求价太高了。王子察觉到这不是购买这块地皮的最佳时机，但他还是时刻关注着情况的变化。果然不出所料，当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军队在1990年8月2日侵入科威特后，阿拉伯世界的很多人都担心萨达姆的军队不会就此停下来，而王子要购买的地皮的主人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王子在讲到随后发生的事情时开怀大笑起来：“这真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在海湾战争期间买下了这块地皮。当时，地皮的主人显然着急卖出，结果他就以原先1/3的价格把这块地皮卖给了我。不错，当时确实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但如果有人对我讲，在这次战争中伊拉克会把美国打败，我认为这样的话简直愚蠢至极。正像我所预料的那样，战争进行到中间，有些人就开始紧张了，但我却说，这样下去，战争只能持续一个星期或者可能再长一点。结果果然如我所料，战争进行了只有一两个月就结束了。就这样，我以原先1/3的价格买下了地皮，然后我把它分成几大地块，用1/3的地皮面积建造了王国中心大厦，这座大厦在欧洲、中东和非洲都是最高的。过了三四年后，我又把其他地块卖了出去，这时我们获得的回报率是400%。”

可以说，阿尔瓦利德王子没有经过多长时间的运作与精明投资，就成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最大的私人土地拥有者。据报道，他当时拥有2 500万平方英尺的黄金地产，同时还拥有14平方英里的其他地产。

银行产业成功的根基

在阿尔瓦利德王子取得巨大成功以后，众人才开始注意到他，而据王子说，从不引人注意到很多人开始正视他，并且不再把他看做是一个凭借王室力量迅速获得财富的侥幸之徒，这中间经历了四五年的时间。王子的商业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而且他在商业领域勇往直前的做法也使得他渐渐与沙特家族的其他成员拉开了距离，但王子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卡莱德·阿尔梅娜这样描述阿尔瓦利德王子：“我认为，他不仅是王室家族的一分子，而且还是商业领域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站在一个商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且我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看他的。现在的王室家族里，仍存在着严格的等级观念，他也要尊重他的各位叔叔。王子对别人相当友善，而且一直非常尊重别人，也善于和其他人合作，我认为他这种优良传统会继续保留下去的。”

当王子带着满腹的商业管理知识从美国回到沙特阿拉伯时，他发现，沙特王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而他的到来恰逢时机。当时，石油价格连连攀升，沙特阿拉伯的统治阶层把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楼房、电力、海水淡化工厂、通讯和军事设施。有些人凭借这一机遇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王子说，在几年之内，他每年获得的利润就达到数亿美元。在赚取了这么多财富后，他又把钱重新投入到利雅得的房地产市场，他的财富也“水涨船高”。当然，随着财富的增长，王子的思维方式也在变化。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母亲把他小时候写的满是句点的信件看做是他有组织能力、注意力集中的标志。王子现在仍旧喜欢写一些都是句点的文字，他讨厌无事实根据的肤浅推测。莫娜公主说，她的儿子非常迷恋加里·卡斯帕罗夫，这位久负盛名的俄罗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以拥有超凡的思维头脑而著称。卡斯帕罗夫的这种思维正是阿尔瓦利德王子想要着重训练的。王子认为，他要具备战略性的、全球的以及有长远期望的思维。他那一定要成功的动力以及拼搏就可以获得成功的体验使他更加渴望获得丰厚的回报。

里亚德说，自从他的表哥从加利福尼亚完成学业回来之后就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更加有条理、有理智了，但情感的表达却迟钝了许多。当然，由于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和他之间还是有深厚的情感基础的。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之间就好像事先有约定似的，只要我有什么事情，不论是商业上的事情还是其他事情，打电话总能够找到他，这和我与其他人联系没有什么不一样。但另一方面，在沙特阿拉伯，他要管理、操作那么大的一笔财富，因此，有时也难免会缺少一点人情味，情感的表达也不会溢于言表，而更多地成了一个理智的、有条理的人。”里亚德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里亚德却在他母亲的家乡黎巴嫩被动地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性观点，他也承认一切东西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改变的。“我们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你回过头来看那个与你从小玩到大的童年伙伴时，你会发现以前的事情早就过去了，你有时也就会想这个站在你面前的人还是二三十年前与你朝夕相处的伙伴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有很多东西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比如，他那种让人不可思议的幽默感（如果你能够领会到的话）、极端的精明、待人又热情诚恳的品性都没有变；他提出的问题还是让人惊诧不已；他的雄心壮志还是积聚于心；更为重要的是，他那不承认失败，即使在失败后也仍然奋力进取的优良品质也没有变。他是如此迷恋胜利的成果，对胜利的追求也在他的内心永存。”

里亚德还指出，即使在很早的时候，王子就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在两个人参加越来越多的运动项目的时候，里亚德总要向阿尔瓦利德证明，自己在速度和力量方面要胜他一筹，在体型上要比他更完美、更健壮，但在随后他们玩“地产大亨”游戏的时候，王子就会对他持续发起“复仇”式的攻击。

阿尔瓦利德王子能够利用自己的优势掌握更多的商业经营之道，因此在商业领域里，他能够更恰当地做出决断，尤其在与一些国际公司进行商业交往时。另外，他也很快意识到，一个人的商业资格在西方世界里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美国商业人士，他们往往比较看重，也比较尊重那些拥有硕士学位的商人。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建造自己的“商业帝国”的时候，又一次把自己的目光瞄准了美国——这一次是美国纽约州北部的雪城大学。他申请了一个社会科学的硕士学位，就这样他又一次把自己融入到了美国的社会生活中。

到这时候，阿尔瓦利德的儿子卡莱德已经有4岁了，小家伙为他们的家庭增添了不少乐趣。紧接着，在1982年6月20日，达拉尔公主又为王子生了个女儿，他们给她取名叫丽姆。就这样，王子在尽量抽出时间照顾自己家庭的同时，也

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了他的商业事务上，尤其是远在美国海岸的事务让他分心不少。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纽约州的11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他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学业上，因此他获得硕士学位所用的时间之少也是创纪录的——这一点在后来雪城大学的校长给王子写的信中得到了证明。

时间到了1985年，阿尔瓦利德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又回到了利雅得，这时候的他早已想好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在他的眼睛里，又闪现出一个耀眼的“亮点”，就是这个“亮点”改变了他公司的经营模式。

这个“亮点”就是银行产业。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五章

初涉金融界

王室家族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身份、地位就足以生活得很好。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却与他们不同，他是靠自己的双手赢得自己的生活的。

——萨利赫·阿尔·古尔
王国控股公司财务与行政主管

阿尔瓦利德王子坐在他的办公室里，撅着嘴唇，头上裹着阿拉伯传统的红格子头巾。他总是情不自禁地用眼睛扫视一下他左边的一组由9台电视机组成的电视组合。这些电视机闪烁着颜色各异的亮光，把王子那有点暗淡的办公室装点得五彩斑斓。他宽敞的房间里的大部分办公家具都漆成了黑色，这样有利于突出电视屏幕。当然，他的这些电视机也是有超级静音功能的，免得开机时互相干扰。王子把其中几台电视机调到世界各地的新闻频道，比如CNN、CNBC以及BBC；其他电视机则调到当地的一些新闻、资讯频道，比如沙特卫视台。最近时期，王子观看电视的兴趣也发生了某些变化，他对那些表情严肃，只管用嘴巴朗读新闻稿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已不大感兴趣，而对那种色彩生动艳丽、电视画面变幻频率快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了，比如，他比较喜欢罗塔那电视台的阿拉伯音乐频道。只见电视画面上位浓妆艳抹的黎巴嫩女歌手正在演唱着一首让人感伤的失恋歌曲，一位肤色黝黑的阿拉伯年轻人孤独地注视着远方的天空，他要向她倾诉，向她表白；女歌手则显得楚楚可怜，她的表情也让观众为之动容。尽管王子喜欢观看电视上女歌手的精彩表演，但他更多的还是被CNBC频道不断翻新的股票行情吸引着。他要时刻注意不断变换着的股票价格，也要时刻关注世界经济发生的跌宕起伏。

“清醒的金融头脑尤其重要！清醒的金融头脑关乎所有的一切。”他最后用手指着电视屏幕大声说道。当然，他这时候关注的电视频道是CNBC，而不是阿拉伯音乐电视台。

清醒的金融头脑是阿尔瓦利德成为亿万富翁的重要原因。

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沙特阿拉伯的房地产市场和建筑行业的投资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他知道，如果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商业高手，成为一个能够对商业市场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强势人物，就必须拓展另外一个更高层面的市场。

从商业投资的基本思路看，银行业属于经济发展的“指明灯”，阿尔瓦利德就从这方面开始调查研究沙特王国的银行产业。“在我的事业开始真正发展的时候，向银行产业拓展是我在沙特阿拉伯商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当然，在房地产市场和建筑行业，我的公司还是要继续拓展，但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进入到商业领域的核心区域——银行产业。因此，我对沙特阿拉伯所有的银行实体都做了评估。”王子说道。

经过细心测评，在头脑中，阿尔瓦利德王子对沙特阿拉伯金融部门的经营状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且他对自己的这种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沙特阿拉伯当地的银行基本上都是机构臃肿、管理混乱、负债累累的状况，就好像一个迈着两条疲惫不堪的腿，正蹒跚而行的路人。“你只要仔细评估一下沙特阿拉伯的所有银行，就会发现这些银行基本有两类情况。一类是有国外投资的银行，就像沙特美国银行——即花旗银行分行、沙特荷兰银行、沙特法兰西银行、沙特大不列颠银行、汇丰银行等。但这些银行都被我排除掉了，因为你不能够控制这些银行，它们都是受外国合作银行控制的，再说我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控制这些银行。沙特阿拉伯的其他银行则归为另一类银行，就像沙特国家商业银行，但它规模庞大，我也没有足够的资金融入其中。因此，我们可以进行投资的只剩下剩下的两三家银行了。我选择了一家经营状况最差的银行，这家银行几乎已经到了破产边缘了。但在选择之前我对这家银行进行了分析测评，所以还是有信心的。我们通过分析认为，如果妥善经营，我们是不会失利的，因此，我们就果断地购买了下来，然后清理了所有的呆坏贷款。我们并没有再向这家银行投入任何资金。”阿尔瓦利德说。

阿尔瓦利德王子特别选择的这家银行就是沙特联合商业银行（USCB）。他是考察了多家银行后才做出接管决定的，当时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处在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好几年没有盈利了，实际上已经接近崩溃了。对阿尔瓦利德来说，选择这家银行是最合适的，因为他只要花很少的钱购买一些银行股份就能控制这家银行。在1986年，王子以波澜不惊却又相当迅捷的手段牢牢地获得了对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控制权，他以7%的银行股份就轻松成为这家银行的最大股东，并获得了这家银行的经营权，消息传出后，他的这一行动也让沙特阿拉伯商业界大吃一惊。这确实是一次让人完全想象不到，又相当残酷的银行接管。

人们之所以吃惊，是因为在沙特阿拉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时，

沙特王国的商业环境还处于萌芽阶段，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见证过如此大胆而富有策略性的接管举动，尤其是银行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领域。阿尔瓦利德回忆起当时人们的反应时说：“当时，人们都震惊了，因为，首先我是一位王室家族成员。其次，好像突然之间，我站在了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的风口浪尖上。要知道，我以前重点经营的建筑行业是相当低调的领域。但现在的情况是，我突然要掌控全国性的大银行——这家银行在全沙特阿拉伯都设有分行。我感觉，突然之间，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且我还被贴了一张‘接管银行的沙特王子’的标签。”

阿尔瓦利德王子实施的管理策略就是控制并清理这家银行的各项业务，而后来的实际操作过程也表明，这项工作的进行并不是相当繁杂的。后来负责管理王子公司旗下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银行家马赫·阿尔·奥简是见证阿尔瓦利德王子接管并掌控这一金融部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说，当时在王子极其意外地‘浮出水面’并接管了这家银行的时候，人们都无法预料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第一，王子是一位王室成员，阿尔·奥简认为，仅这一点就能立刻引起人们的怀疑，因为这给人们的印象是，沙特王国的统治家族涉足银行领域了，并采取了极为不光彩的威逼手段接管了这家银行。第二，阿尔瓦利德王子非常年轻，他没有任何管理银行的经验。因此，人们都对这件事非常困惑：王子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管理策略才能解决他所面临的问题呢？他所制定的长期规划又将如何变成现实呢？第三，很多当地的商业人士都对王子接管这家金融机构感到害怕，因为他们担心这样王子就能轻易获取他们公司的秘密资料和个人信息，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威胁。

王子对此回应道：“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确是一种美国式的残酷接管。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当时已经处在沙特商业领域的中间地带，投资银行产业你就可以看到一切产业领域。你就会涉入建筑、农业、生产、商业贸易等所有领域。因此，我们就能变成‘商业风暴的指明灯’，能看清所有领域的‘风云变幻’。不仅如此，我们还开始与一些商业领域建立起了联系，与那些私人银行、联合银行以及投资银行建立了联系，能做到这一步真是太重要了。”

阿尔瓦利德王子并不认为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给他增加了多少商业竞争优势，他关心的是如何使他经营的产业更快发展，而不是担心其他人会怎么想、怎么做。在沙特联合商业银行被接管之前，由于管理松懈，银行对员工赏罚不

明，一些员工也漠视规章制度甚至难以对他们进行控制。在正式接管之后，王子就决心对银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马赫·阿尔·奥简则认为，王子对担任一家国有银行的董事长所能获得的商业竞争优势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同时强调，阿尔瓦利德并没有依靠任何所谓的“内部信息”为他的公司谋取利益。虽然在开始的时候，由于王子的身份和地位，也确实给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带来了某些麻烦，因为在银行与一些大公司进行业务往来时，这些公司由于害怕王室家族可能会利用他们提供的公司信息做出一些不利于他们的举动，因此他们向银行提供公司信息时都显得非常犹豫。在这一过程中，银行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耐心而细致地劝服，才能让这些公司相信阿尔瓦利德，才能赢得他们参与合作的信心。在银行里，这位年轻的新任董事长费了很大努力才建立起了别人对他的信任。其中，他的经营策略以及扭转银行败局的具体管理方案，尤其是他强调透明的管理政策并依靠优良的团队合作精神进行共同治理的做法，对别人看法的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阿尔·奥简认为，王子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策略也给沙特阿拉伯的商业人士“上了一堂很好的课”。“我认为，像王子这样的商业人士主动出来接管银行业务是一种赐福。像王子这样的年轻人努力工作、智慧超群，他也能腾出时间和精力与银行管理人员讨论改革方案与管理措施。开始的几个月里，他与每个人都进行了单独谈话——我这里指的是银行各个层面的负责人。王子对他们畅所欲言，同时也听取他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他特别注意听取银行各个管理层关于银行经营状况的汇报。他从来不会匆忙做出任何决定，他要认真考虑，直到感觉一切良好时，才开始采取行动。王子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削减银行开支。以前，由于银行管理松懈，对于开支数目没有任何控制，因此，王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削减开支，他在这方面的工作成效是非常显著的。事实上，他处理这个问题也是相当困难的。在人员雇用上，王子也细加把关，他辞退了很多人不称职的管理人员，而在重新聘用管理人员时，他都亲自单独面试每一位求职者。他确信，只有聘用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才能管理好银行，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在这里谋职。因此，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削减开支和重新聘用管理人员，然后开始起草我们的5年商业规划。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构思好了一份比较现实可行的商业规划书，这份规划书对我们银行做了总体规划，比如我们要如何重建银行的名声，如何重新赢得我们的可信度。”

从外界看来，也许阿尔瓦利德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是相当无情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他一个人的决断。而王子的理由则非常简单：“如果一家公司毫无生机与活力，做不出什么成就，如果你们把公司管理得相当糟糕，还要为这种糟糕的管理浪费钱财，那么这样的公司就应该有人接管了，而我们正是这样做的。我们要给一些公司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你们把公司经营得萎靡不振，那么就该有人接管你们了’，而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把你们的公司修整好，而且公司的股票也会直线上升。”

崭露头角

20世纪8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正处在经济繁荣与迅速扩张期，因此裁减公司员工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同样，在沙特联合商业银行里，突然之间就有大约600多名员工被辞退。阿尔瓦利德王子考察了一下能胜任的员工，只有250多名留了下来。阿尔·奥简认为，王子裁减员工的做法是恰当而需要的，因为王子接管以前，在银行里工作的很多员工的素质都不符合银行的基本要求。用他的话说，“我们只好裁减他们了”。

对于阿尔瓦利德王子来到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后的紧张气氛，阿尔·奥简是这样描述的：“当时人们的心里感觉是非常阴沉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可能会被解雇，可能会被指派到其他部门，还有所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当时整个银行里到处都是流言飞语。但王子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权做出的，而且如果当时不采取这种严厉的管理措施拯救银行，银行的经营就不会出现转机。在王子裁减员工的同时，我们又聘用了新的员工——这等于是提高了我们银行的整体素质。”

尽管银行员工中间蔓延着担心与阴沉的情绪，但阿尔瓦利德王子却感到如释重负，操作起来也轻松自如，因为这一切他都预料到了，早就有了心理准备。“他们确实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但我告诉他们，商业是商业，慈善是慈善，这是不能混淆的。我们的银行是要赚钱的，是要盈利的。如果我们是慈善事业，你们可以随便拿走任何东西，但我们这里是商业运营。如果你不能产出，那你就必须要离开这里。可以说，我们第一年所有的盈利收入并不是我们银行增加的利润，也不是降低了贷款数额，而是削减了成本和开支。银行盈利只能采取

两种方案，要么增加利润，要么削减支出。”阿尔瓦利德说。

阿尔瓦利德王子认为，要想整治好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就应该采取多管齐下的管理策略，要立刻整改银行各个层面的问题。他说：“我们要在多个层面展开工作。第一个层面是，我们必须削减经营成本。我们的经常性费用太多，如果看一下我们银行的收支比率，你会大吃一惊的。面对这一沙特阿拉伯最高的收支比率，我们在第一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努力削减开支——削减了70%~80%，这一削减使得我们的利润迅速提升——我们通过削减开支而不是增加利润就达到了这一结果。在另一个层面，我们要处理呆坏账目问题。在第三个层面，我们要努力开展新的业务。很明显，前两个层面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们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削减成本是我做出的决定，在我做出这个决定后，即使员工买一支铅笔也要经过我的批准——我个人的批准。因此，这个层面是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下的。降低呆坏账比率也在我的控制之下，因为那些不打算归还贷款的客户是绝不会再与我们进行业务往来的。以前，对这些客户的管理都是相当松懈的，而我则‘快刀斩乱麻’——直接起诉这些客户。我们通过法律程序从他们那里要回了贷款。因此，清理完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就有不少资金汇入我们的银行，我们也因此获得了良好的声誉，而且通过联合银行和投资银行，一些客户也能与我进行直接的业务往来了。

在阿尔瓦利德王子职业生涯的这一时期，他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管理风格，这种管理风格即使到现在仍是他管理风格的一部分。他创立了一种特有的激励和奖金机制。现在，王子仍然认为，工作业绩突出的员工就应该给予奖励，而同样地，对那些工作做得不好的员工就应该降低他们的奖金，这样就能让这些员工知道他对他们不满意。对于那些在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工作的员工来说，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管理策略绝对是别具一格的。好像突然之间，员工们就感到他们每天所做的业务，以及他们所完成的账目都与他们所获得的奖金挂钩了。

在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之后，卡莱德·阿尔·萨凯尔成了在阿尔瓦利德王子身边工作的银行董事会秘书。他也负责为董事长管理某些特殊的账目，尤其那些合作意义重大而需要特殊照顾的客户账目。他认为，王子为银行的员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他总是严格遵守上班时间，并且他会在办公室里亲自处理一些事务。“他对工作非常热心，也非常有热情，他每天总是工作很长时间。员工们大都也和他一样‘疯狂’，当然，如果他们所做的业绩突出，王子

也会慷慨地奖励他们。王子的这种策略实施没多久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阿尔·萨凯尔说。

那些在裁员过程中留下来的员工也很明白，银行的成功与否和他们的利益休戚相关，如果他们努力工作就会得到回报的。在这些员工看来，不努力工作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阿尔瓦利德王子也经常和银行员工一起开会，有时在会议上也探讨一些与业绩相关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除了现金奖励外，还会奖励出色的员工新型轿车。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管理人员都把这种激励机制看成是非常大胆而冒进的一种机制——极具西方资本主义特色。这就好像银行的“掌门人”在明白无误地对他们说——“你付出越多，收获就越多”。

阿尔·萨凯尔还说，阿尔瓦利德王子绝非是那种传统的沙特商人，马赫·阿尔·奥简则这样描述王子的情感世界：“他制定了新的标准；他改变了沙特阿拉伯传统的经商方式；他是第一个提出并购其他公司的商人，在他之前，没有人在沙特阿拉伯提出过这样的策略。他的经商方式，他的奉献精神，他所花费的时间，他的努力，他对别人的支持，所有的这些以前都没听说过。我的意思是说，除了阿尔瓦利德王子以外，你绝对没有听说过哪一位王室成员能在办公室里一天工作14个小时——你肯定也没见过。可以说，在沙特联合商业银行里，王子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

首先，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员工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位王室成员，在已经非常富有的情况下，还要在办公室里“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还要对公司的每一个细节问题吹毛求疵，而且还要每天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当然，他们也没有意识到，这是阿尔瓦利德王子亲手处理的第一个“大项目”，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将对他的经历和声誉产生直接的影响。从王子的信念与观点来看，他更不可能马虎大意，因为他要向那些不信任他能力的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穆斯塔法·阿尔·赫杰兰作为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顾问与王子关系比较密切，他回忆起自己被王子招募过去，帮助他扭转银行困局时的情景。阿尔·赫杰兰说，银行困局的扭转除了阿尔瓦利德努力工作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绝不会放过节省支出的任何一丝可能性。他甚至要求阿尔·赫杰兰在银行办公区域使用功率小一些的照明灯具，其目的就是为了节省电力成本——王子也经常要求阿尔·赫杰兰把银行天花板上的一些灯泡取下来。阿尔

瓦利德是决心要让沙特联合商业银行运转起来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办法。

果然，在两年之后，也就是到1988年，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就开始重新盈利了。它让人吃惊的不仅是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开始盈利，而且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到了第二年，这家银行竟成为沙特阿拉伯盈利最多的商业银行。到那时，阿尔瓦利德在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股份已经达到了30%。

阿尔·奥简亲眼目睹了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也没有料到银行困局这么快就扭转了：“这真像一场革命。在这家银行所发生的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绝对没有听说过！当时，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在沙特阿拉伯经营商业的黄金时期来到了。经过几年后，当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一变革时，我们就已经能够轻松自如地向其他市场领域渗透了，而且我们还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名声。”

新的目标

在赢得了银行界和商业界人士的刮目相看后，不知疲倦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又开始他的下一个“冒险”了。如果他能在一家银行创造这么大的奇迹，为什么不去创造另一个奇迹呢？他仔细分析研究了已经暴露出某些虚弱情况的银行，现在他的财力更加雄厚了，而且还有了良好的信誉，他要更好地利用这些“资源”了。几年之后，阿尔瓦利德又把他的目光放在了扭转另一家金融机构的困局上——它就是沙特开罗银行（Saudi Cairo Bank）。

阿尔瓦利德王子首创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特有的银行接管概念后，又在打算向另一个商业目标迈进，然而直到那时，这种形式的并购还是相当罕见的。“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最主要的问题是呆坏账和管理松懈问题。我们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同时我们也掌握了丰富的接管经验。沙特开罗银行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比如管理松懈、呆坏账目数额巨大。因此，我们就公布了一份文件，宣扬‘并购的紧迫性’，然后我们就去沙特开罗银行，直接告诉他们，‘你们看，我们有很好的管理经验，去年我们就创造了一个奇迹——你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沙特联合商业银行以前是什么样而现在又是什么样，我们没有对它进行一美元或一里亚尔的投资。’就这样，他们很快接受了我们的想法，于是，我们就把这家银行全部并购了，然后我们就开始重复并购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步骤，只不

过这次的规模更大了。”

当然，并购沙特开罗银行的行动要比并购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行动复杂一些。首先因为王子在沙特开罗银行拥有大量的金融股，而他依旧保持相当低调的姿态。

王子的有利条件是——任何投资者也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在沙特阿拉伯没有任何股权限制，不像在其他国家，任何人只要拥有了超过一定比例的公司股权就必须公开宣布这一比例。比如在美国，投资者公布拥有公司股权数额的门槛为5%。王子在沙特开罗银行拥有了大量股权后，他就亲自主持参与讨论银行管理方面的问题，他要让那些来自阿拉伯世界各地的股东们相信这一并购是利可图的。王子在这方面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那些股东，而在同时他又必须与沙特政府打交道，因为如果没有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的批准，任何事情都做不了，要知道沙特货币管理局的工作就是调控沙特全国银行部门的经营活动。另外，由于银行属于合资公司，所以它们也处在沙特商务部的管理之下，如果有人提出银行并购也需要经过它的同意。作为并购评估过程的重要一部分，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公司雇用了两位独立顾问，其中一位负责评估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经营情况，另外一位负责评估沙特开罗银行的状况。有专业的评估报告，也通过了阿拉伯货币管理局和商务部的批准，股东们最终同意了并购。在1997年，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和沙特开罗银行合并为一体，共同创建了新的联合沙特银行（United Saudi Bank），很快这家新银行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王子来说，他投入的3.35亿美元真是一笔精明的投资！

在创业的这个阶段，阿尔瓦利德精明的金融头脑终于充分发挥了作用，他已开始在其他产业部门寻找创业机会了。其中吸引王子眼球的一个产业是食品与畜牧业。他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扩展到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连锁超市——阿齐兹派德（Al-Azizia Panda）集团，并购买了该集团的大半股权，后来他又把该集团与另一家名叫萨福拉的大型集团合并了。王子还接管了一家大型合资公司——国家产业公司（National Industrialisation Company），这家公司在以前是由卡莱德·阿尔·萨凯尔主管的，后来王子才把阿尔·萨凯尔调用到沙特联合商业银行。随着银行利润的增长以及王子在沙特阿拉伯各个行业部门投资的巨大成功，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影响力迅速扩大，新闻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增多了——他成了一位亿万富翁。

在沙特阿拉伯，由于缺少法律及规章制度方面的限制，垄断与市场控制并不能限制王子经营他的产业。“我创造了被外人称做‘中东雀巢’的萨福拉集团，它迅速地成长为沙特阿拉伯食品产业的‘龙头老大’。我们一家子公司生产的食品就占到了沙特阿拉伯所有食品市场的45%。比如，我们生产了沙特阿拉伯市场上80%的食用油和90%的蔗糖。在其他方面，我们占到了沙特阿拉伯所有超市产业的40%。这个集团就是由我和我的合作伙伴们创建的。”阿尔瓦利德王子说。

“合作伙伴”在这里是一个关键性短语。王子对他的管理技能和全方位的投资能力更加有信心了，他开始探求更加多样、更加高效的商业运营方案，因此他要与一些商业界的关键性人物结成合作关系。

王国控股公司的财务与行政主管萨利赫·阿尔·古尔从1989年把他的目光集中在沙特王国银行开始，就与王子在一起“战斗”了。阿尔·古尔是一位非常沉稳、文雅的银行专家，有着缜密而又精明的金融头脑，他当时正在塞浦路斯的一家银行里担任经理，后来才有人把他引荐给阿尔瓦利德王子。作为新成立的联合沙特银行的董事长，阿尔瓦利德一直在试图筹建一支新团队，以加强银行的管理力量，因为在两家银行合并后，管理力量显得更薄弱了。在那一年的9月，萨利赫打起“背包”来到了利雅得，就这样成了阿尔瓦利德王子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总是能按照自己的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在那时，他几乎每个星期三都要去沙漠地区度假，而且总是和私人银行或者联合银行的两三位高级管理人员一起去，他会找出时间来亲自与他们建立联系。从这一点来说，王子是独一无二的，在银行产业领域，其他董事长都无法做到这一点。他会经常打电话给一些关键客户，而且还会到他们的办公室亲自拜访。当时银行仍然有大量呆坏账存留了下来，王子并没有感到气馁，而是一直坚持不懈地收回这些贷款——在那时人们都把他的这种措施称为补救管理。”萨利赫说。

王子与一些银行高级管理人员建立的联系逐渐发挥了作用。阿尔·古尔对这种效果看得非常清楚：“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但我认为，王室家族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依靠自己的身份、地位就足以生活得很好。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却与他们不同，他是靠自己的双手赢得了自己的生活。人们是不会主动把他们的资金投给你的，更不会与你建立某种银行关系，因为你是一位王室成员，你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他们证明你自己——所有的这些王子都做到了。他

向他们表明他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领会商业管理技能，他能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入交流与谈判。我们大部分人都认为，最好的银行应该是对客户回应时间最少的银行，在这一点上，王子处理得也非常到位。在别的银行里可能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才能做出一个决定，但在联合沙特银行里，你只要等几个小时就可以了。因此，人们对这种快捷的银行服务都非常满意，这也证明了王子是一位真正的商人，而不仅仅是一位王室成员。”

通过与人沟通、交流，再加上银行实行的正规、专业、高效的管理策略，王子赢得了很多商业人士的赞誉，其中一些人也投入到了他的“阵营”。对王子来说，交易合同的进行更方便了，而且人们对他的信任也在增加。王子不仅在自己管理的领域里的自信心不断增长，在其他领域他也逐渐获得了很多相关经验。阿尔瓦利德王子对创建优良的银行管理团队也非常重视，因为随着他的“商业帝国”的迅速膨胀，他已经无法做到管理到细节了。他需要起用一些他比较信任的管理人员，在这一点上，他总是细加选用、培养那些他觉得能够贯彻实行他的管理策略的天才般的人士。当然，由于王子的“择贤”条件苛刻，所以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找到他心目中的优秀人才。阿尔瓦利德不仅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和管理上的“多面手”，而且他在每一笔交易合同签订时都能非常注意一些细节性的内容。他现在对精明的金融头脑的作用已经深有体会了，也察觉到了平时浏览一些新闻和事件报道所带来的益处——尤其是那些可能在某一方面影响到他的“商业帝国”的新闻与事件报道。他开始培养广泛阅读各类出版物的习惯，同时继续对他投资的所有领域做了系统的了解。在阿尔瓦利德的“商业帝国”里，没有多少管理人员能够跟上王子的管理步伐，能够承受住他施加的压力，不管他们多么聪明、能干。因此，王子必须掌握与这些管理人员恰当沟通的技巧，要同他们促膝谈心，以培养他们的工作热情。在有些时候，他为了满足一些员工的特殊需要，即使在难以被说服的情况下，也给予他的员工最大限度的满足。

“王子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人，可以说极其智慧。”阿尔·奥简说，“他从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中获取了很多经验。他学会了如何与不同阶层的人打交道，也学会了如何倾听他们的声音。他从来都不会匆忙做出决定，我与王子一起工作了10多年，他从来不把决定强加给我。我们会坐在一起谈话、讨论，然后或者我说服他，或者他说服我，因此，我认为他有着优良的管理素质。他绝对不

会这样说，‘这家银行是我的，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出现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即使对我们的客户——哪怕是那些还与我们纠缠不清的客户，他也会抽出时间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不论花费多少时间他都会这样做。”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商业帝国”的不断壮大只会增加他想取得更大成功的欲望。由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和沙特开罗银行合并而成的联合沙特银行已经成长为沙特阿拉伯第五大银行。这时，阿尔瓦利德王子正打算把自己的“商业势力”扩展到所有的领域，但经过仔细分析当时的各方面情况后，他认为至少他还能够再并购一家银行。这一次他的目标更雄心勃勃：沙特美国银行（Saudi American Bank），他仍然把他的管理策略看做是并购成功的“法宝”。

那时，花旗银行在100多个国家设有分行，沙特阿拉伯的花旗银行与阿尔瓦利德经营的银行是一种直接竞争关系。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即使阿尔瓦利德经营的是联合沙特银行，但他同时也是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他说，他把联合沙特银行与沙特美国银行之间的这种交易往来看成是将两家相互竞争的银行变成两家相互合作的银行的一种机会。“我希望我们的业务开展得越来越大。现在很显然，在经过第一次沙特开罗银行与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合并后，我的股权份额也减少了。我的股权份额从原先的40%下降到大约25%，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因为我现在有了更大的银行，这样不是很好吗？然后在第二次联合沙特银行与沙特美国银行合并后，我的股权份额又进一步降低了，合并的代价是我必须牺牲自己对银行的拥有权。为了创建更大的银行实体，我放弃了对股权份额的考虑。我们创建了不仅在沙特阿拉伯，甚至在整个中东地区也是最大的银行——沙特美国银行。”阿尔瓦利德王子说。

由于沙特美国银行是他重组的第三家银行，因此根据过去积累的经验，阿尔瓦利德王子能够迅速地做出相关决策。卡莱德·阿尔·萨凯尔亲历了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重组，然后又见证了与沙特开罗银行的合并，而在1999年，他又参与了联合沙特银行与沙特美国银行的合并。“王子很善于做这样的事情，当他做出决定后，在开始时他总能小心翼翼地处理一些细节问题，他尤其重视有效的管理措施。他合并银行并不仅仅是看重这些银行的价值，他还相当看重经营、管理银行业务的团队。他对银行的管理人员太重视了。”阿尔·萨凯尔说。

萨凯尔又补充说，这就是为什么联合沙特银行与沙特美国银行能够合并的原因，同时也是王子实施的其他合并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例如，当他把阿齐兹派德集团与萨福拉集团合并在一起后，他创建了沙特阿拉伯规模最大的食品连锁集团。

正如萨凯尔所说的那样，“他把管理人员也并购了”。

当回过头来看这一段经历时，阿尔瓦利德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他最大的成功可能是他经营的房地产公司，正是因为那些房地产公司才使他积累了并购银行的资本，但他最为自豪的是，他整合了沙特阿拉伯的金融行业。整合后的沙特美国银行实际上已成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最成功的银行，让世人感叹的是，阿尔瓦利德王子做到这一点只用了很短的时间。

随着阿尔瓦利德把自己的“商业帝国”扩展到其他商业领域，比如超市行业、零售业、畜牧业、农业、工业项目和房地产行业，阿尔瓦利德的投资迅速遍布各行各业，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个人金融状况也处于一种良好状态之中，他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资金投放到那些能带来高收益的行业。他那为了获得成功而点燃的激情与动力正处于满负荷运转之中，以至于那些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人都开始担心，他是不是“燃烧”过度了？

阿尔瓦利德的表弟里亚德·阿萨德亲眼目睹了王子疯狂的成长岁月，他对阿尔瓦利德的“过度燃烧”很担心。他承认，他无法搞清楚阿尔瓦利德到底在想什么，他也无法判断阿尔瓦利德的个人和商业情况，但他确实感到阿尔瓦利德的成功是以一定的代价为基础的。他察觉到阿尔瓦利德的性格变得更有理性和富有逻辑，但他的情感表达却日渐减少，他描述道：“从某些方面看，阿尔瓦利德已经和我们相当疏远了。我害怕多年以后，他会为此而后悔的。成为一个有理性、有条理的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成了这样的人，情感的表达就要淡漠，就不允许有后悔的事情，不允许有无精打采的时刻。这样的人是随时保持高度运转的人，是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的人，是先做好一切，然后才会问为什么这样的人。和过去相比，阿尔瓦利德的确发生了变化，他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里亚德对阿尔瓦利德为什么与外人疏远的解释是，他所处的那个层面的商业领域对他形成了巨大压力，也对他产生了很大的破坏力。在这种情况下，走错一步往往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结果，阿尔瓦利德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必须

极其谨慎，尤其在与那些打算和他进行商业交易的人的交往过程中更是如此。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尔瓦利德对与他交往的那些人的看法变得更加僵硬了，相应的，灵活性和通融性也越来越少，而对别人的警惕性也增加了。”里亚德说。

里亚德可能看到更多的是阿尔瓦利德对人比较警惕的那一面性格，但在商业交往中，阿尔瓦利德的思维却是相当开阔的，对人是非常大度的。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六章

从花旗银行开始

不论哪一位投资者都必须是一位善于冒险的投资者，但他也应该是一位谨慎的冒险投资者。如果你太专注于冒险投资，那么你就是个赌徒。我不是一个赌徒，我是一位冒险投资者——当然是一位精于计算的冒险投资者。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

那些不清楚沙漠王子创业经历的人可能会简单地认为，阿尔瓦利德这个拥有大量财富的幸运的家伙在投资花旗银行的操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只投资了几百万美元就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

但这其中的运作过程却非常复杂。阿尔瓦利德创业的开始依靠的并不是石油，也不是几次幸运的投资。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来说，1986~1990年是非常重要的几年，它让王子明白了投资银行的价值并且获得了丰厚的收益。

当有批评人士质疑王子的投资技巧时，他们其实并没有看到更为广阔的场景。花旗银行的投资对王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但这一投资是经过王子仔细评估、分析后做出的决断，而不是随便下的赌注。更为重要的是，质疑王子的声音忽视了他的一些OECD^①国家投资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王子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方向包括英国的金丝雀码头、加拿大的四季酒店以及美国的新闻集团等。正是基于这些成功的投资，王子在沙特的投资才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即使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与花旗银行的交易中只获得了一次教训，他也不会后悔自己做出的投资决定。

有趣的是，阿尔瓦利德王子除了对自己的投资领域的盈利感兴趣外，他现在还比较关注他作为一个投资人所产生的影响。

从很早的时候开始，阿尔瓦利德王子就对钱有着一一种特殊的感情，这一点和他那些生活条件富足的兄弟姐妹不一样。虽然王子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通

①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于1961年，其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目前共有30个成员国，还包括6个半自治的代理机构。该组织几乎包括了所有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2/3。OECD的职能主要是研究分析和预测世界经济的发展走向，协调成员国关系，促进成员国合作，经常为成员国制定国内政策和确定在区域性、国际性组织中的立场提供帮助。——译者注

过经营房地产和建筑业，成了沙特阿拉伯最有钱的商人，虽然他出身于沙特王国的王室家族，而在他母亲那一边，他也是黎巴嫩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的外孙，但他经历的并不是非常奢华的贵族生活，而是很普通的家庭生活。长辈们常常直接或者以礼物的方式给他一些零花钱——有时这些钱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可是这些钱毕竟不多，也改变不了他早期的生活状况。但王子得到这些零花钱时还是挺高兴的，他的母亲莫娜·索勒赫公主就深情地回忆说，在有人给他钱时，阿尔瓦利德总是高兴得手舞足蹈。

孩童时期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对钱总是喜爱不已，在得到零花钱后，他总要淘气地亲吻它们，钱对他来说好像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东西。莫娜回忆起他儿子对钱的狂热时笑了起来，她说，阿尔瓦利德的小手总是紧紧地攥着钱，脸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然后亲吻一下，紧接着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就好像对待他的宝贝一样。

长大成人后的阿尔瓦利德王子意识到，钱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为你达成很多目标，不论是错的还是对的，而且钱还是衡量一个人是否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他的表弟里亚德就注意到，年轻的王子是决心要获得成功的。

阿尔瓦利德下一步的行动使他离这一目标更近了。

早在1987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就开始指派他的金融专家研究国际市场，但当时他的精力还主要放在接管沙特联合商业银行上面。在1989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对全球市场有了一个相当全面的评估，于是他就开始购买国外银行的一些股份——其中包括大通曼哈顿银行^①、花旗银行集团、汉华实业银行^②、汉华银行^③。总加起来，阿尔瓦利德给这四家银行总共投资了大约2.5亿美元，但他认为，要想获得更大的投资回报，就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更大规模的投资。

虽然现在阿尔瓦利德与花旗银行的关系比较紧密，但那时他采取的行动却完全是市场行为，他回忆道：“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们仍旧把主要精力放在沙特阿拉伯，而且投资方向也是多样化的。后来我们才真正想到筹集一些资金

^① Chase Manhattan，美国著名的私营银行持股公司，洛克菲勒财团的金融支柱，对美国政治具有巨大影响力。——译者注

^② Manufacturers Hanover，是美国第四大商业银行。——译者注

^③ Chemical Bank，在20世纪90年代，汉华实业银行与汉华银行合并成立汉华银行。——译者注

和股权进行更大范围的投资，也就是说我们开始把目光瞄准了国际投资领域。我们考察了四家经营不善的大银行。在那时，我们在并购沙特联合商业银行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因此我非常有信心做好这一次的投资。我开始评估这几家银行，评估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它们的股票价格太低了，我的上帝啊，我暗想，这些股票低得简直有点儿滑稽，因此，我对这四家银行都进行了投资。但在七个月之后，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还是要等一等，因为我想把投资集中到一家银行。因此，我在重新评估了四家银行之后，决定把其他三家银行的股票全部卖掉，然后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花旗银行。”

当时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狂跌，阿尔瓦利德王子以每股12.46美元的价格投资购买了2.07亿美元的花旗银行股票，这样他就操控了花旗银行4.9%的股权——这部分股权的数额没有超过美国联邦投资管理规定规定的5%的公开底限。如果按照花旗银行2004年的股票价格来换算，阿尔瓦利德购买的这些股票的价格仅相当于每股2.49美元。

在当时，花旗银行的有价证券也是四家银行中经营得最差的，但阿尔瓦利德王子却认为花旗银行是最有潜力重新崛起的。阿尔瓦利德还比较看重的一点是，花旗银行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一些，而其他几家银行则主要在美国国内开展业务。他敏锐地察觉到，花旗银行是真正的全球品牌，它将来的发展潜力是最大的。

花旗银行集团的迈克·詹森早就密切地注意到阿尔瓦利德的投资策略。詹森说，回想一下，阿尔瓦利德对花旗银行的投资是非常有策略性的，他也一直在做投资方面的准备。“在决定投资时，阿尔瓦利德已经准备得相当充足了，他对金融行业已经做了三年的调查与研究，在这段时间内他并没有急于大量购买银行股票，而是一直在等待最让他满意的‘购买切入点’。即使在现在，这种投资策略也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其基本做法是，首先根据自己的情况仔细研究打算投资的公司，以决定这是否是一家‘好公司’——好公司就意味着这是一家管理良好的，拥有国际品牌并具有其他竞争优势的公司。然后我们再决定‘购买切入点’，也就是说，如果打算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那么这时候的投资应该是潜力巨大的。还要注意的一点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并不一定是适合投资的，因为它们的股票价格往往都是居高不下的。”詹森说。

詹森继续讲述阿尔瓦利德是怎么追踪公司并对其进行投资的：“一般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公司的股票价格比我们理想中的‘购买切入点’高，我们就应该

追踪这家公司，看看它的股票价格有没有可能降到我们理想的‘购买切入点’。比如，一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可能是每股80美元，我们可以把‘购买切入点’设定在50美元。如果股票价格下降到50美元，那么我们就应看准机会及时投入资金。但在现实过程中，阿尔瓦利德都要提前几个月或者几年做这些‘准备工作’，如果股票价格降到了他理想的‘购买切入点’，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把资金投进去。投资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这既是他的观点也是我的观点，如何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升值潜力巨大的资本。”

詹森把阿尔瓦利德选择投资的关键点归结为对“恰当”投资和“非常恰当”投资的评估。“在对‘恰当’投资与‘非常恰当’投资判断时，股票价格是重要且唯一的判断标准。‘恰当’投资时机一般是股票经纪人提供的，如果这时候购买，钱就都装进了股票经纪人的‘腰包’，对于这一类的投资，阿尔瓦利德王子是不大感兴趣的。我们要的不是‘恰当’投资，而是‘非常恰当’的投资时机。在购买条件欠佳时，阿尔瓦利德就会等一年、两年甚至十年以后才肯投入资金。现在，阿尔瓦利德也一直采用这种投资策略。从这一点上我们吸取的经验就是，对于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当它们的股票价格高于我们的投资切入点时，我们必须坐下来等。”詹森说。

处于危难之中的花旗银行

阿尔瓦利德对花旗银行投资的过程真是极具戏剧性。当时，很多人没有想到，作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花旗银行集团竟然也会出现脆弱、易垮的局面。当然，花旗银行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也正好说明了阿尔瓦利德对其调查、研究，耐心等待，然后同其进行谈判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阿尔瓦利德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明察秋毫”时，詹森的前任——也就是已故的赛德里克·格兰特，就开始准备与阿尔瓦利德进行合作了。“在1989年3月，阿尔瓦利德就向赛德里克索取了10家不同银行的年度营业报告副本，于是赛德里克就把1988年度的报告交给他分析研究。而到了1989年中期，阿尔瓦利德就缩小了他的分析研究范围。”詹森说道。

在对他选取的四家银行进行分析研究后，阿尔瓦利德准备大量购买经营状况最差的那家银行的股票。正像詹森所说的，阿尔瓦利德把“怀疑”的目标锁

定在了花旗银行上，他说：“因此，阿尔瓦利德购买花旗银行的股票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提前做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购买的。他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对美国某家银行进行投资，然后他就等着——到今天他仍采取这种‘等’的策略，一边等待一边分析研究，以便最终能以合适的价格购买‘非常恰当’的股票。”

实际上花旗银行当时的状况可能比我们外人所想象的更加糟糕，它当时已经到了危难的边缘，几乎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

在1990年9月底，阿尔瓦利德先前投资过的海外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采取了一个能影响到众多金融机构的措施。那时，花旗银行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回忆说，大通曼哈顿银行拿出自己的储备资金以应对“问题贷款”——这些贷款大部分源于房地产行业。花旗银行也暴露出和大通曼哈顿银行一样的问题，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在市场上有所反映了。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期房地产行业中的大量呆坏贷款，再加上对发展中国家的贷款——尤其是拉丁美洲的贷款，也暴露出严重问题，花旗银行已经处于一种危险的状况之中了。同时，美国联邦金融调控机构也宣称花旗银行“出了问题”，他们评估后认为，支持花旗银行运营需要的资金要高于他们掌控的资金。

里德说：“我们银行掌控的资金明显不足，而且由于受大通曼哈顿银行举措的影响，我们银行的股票价格大幅下跌。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客户们已经意识到了我们暴露的问题，他们感觉——这种感觉也是对的，我们的资金会出现问题，我们没有足够的金融实力，仅仅依靠银行储备金很难解决这一问题。”

在情况发生变化时，里德正打算去日本东京开会，正当他在美国卡罗来那州的一个机场准备登机时，接到电话被告知，大通曼哈顿银行已经决定启用银行储备金，他要立即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好让金融市场确信花旗银行有能力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里德马上告诉花旗银行的管理人员，要求发布一份声明：花旗银行正在计划筹集资金，并将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步骤切实解决潜在的问题。

对里德来说，在东京参加会议的几天时间是非常紧张的，但他并不像花旗银行美国基地的管理人员们那样“心急火燎”，因为他把筹集资金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副董事长保罗·克林斯身上。克林斯当时身在英国，是里德的好朋友，同时也是他比较信任的咨询顾问。克林斯清醒地意识到，花旗银行已经面临投

资严重不足的困境，他和里德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次。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仅仅依靠筹集一些资金就能解决的。筹集的这部分资金必须在金融市场的角度看来是银行长期战略规划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临时渠道。里德与克林斯进行了密切磋商：“我对保罗说，我会从日本直接飞往英国与他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麻烦事，而且还要和他讨论投资银行的问题，因为投资银行对于你想做的事情有自己特有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反映金融市场的变化趋向，因此采纳投资银行的观点是可行的。”

要想赢得金融市场的信任，花旗银行的老板至少要开始与一些有希望投资的投资者进行谈判。按照计划，里德和克林斯在伦敦如期会面，他们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讨论，要尽力找到兑现他们所声称的要解决花旗银行迫在眉睫的问题承诺的方法。

克林斯对这一问题已经相当重视了，因为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发现美国投资者对他寻求支持的呼吁反应冷淡。美国国内的投资者由于太谨慎而不愿介入花旗银行的投资，所以他们以很多理由拒绝投资。在克林斯看来，很多投资者是想等待花旗银行的状况继续恶化，然后以更加便宜的价格购买其股票。

在里德飞往伦敦去和克林斯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花旗银行已经变得岌岌可危了。

“我们拜访了几家投资银行。”这位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回忆道，“我们开始怀疑是不是只有向投资者提供认股权才是筹集资金的最佳方案呢。我们开始与伦敦的几家投资银行进行接触，听取他们的分析与评估，以便摸清哪家银行会与我们开展合作。这个过程大约花费了我们几个星期的时间，与此同时，我们一直想弄明白我们银行究竟需要吸纳哪一类投资，还要费尽心思地考虑我们需要筹集多少资金，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有多么严重。经过这几个星期的考察与评估，我们终于决定要吸纳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投资。我们做出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理查森勋爵——前英国银行总裁，是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总裁，我们对他非常敬重。理查森勋爵是一位强硬的却又相当公平的金融调控者，我们都非常珍视他的观点，而且我们当时确实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选择了，当时已经不可能有机会再重新考察金融市场了，而且我们也不想反反复复地修改已经制定的计划，因为这样人们会对我们失去信心的。当时我们考虑到理查森勋爵在

银行界的经历与威望，而且摩根斯坦利公司在对银行投资方面又是非常有实力的，因此，我们当时认为理查森勋爵是一位值得信任的银行投资顾问，选择这一方案是可行的，于是迅速与他们开展了合作。为了更顺利地吸纳资金，我们还打算给摩根斯坦利公司提供144条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是为职业投资者提供的，而不是对所有股票持有者实施的。”

在这一阶段，他们都不知道具体还需要筹集多少资金。他们只是简单地思考了具体的投资数额，但至少他们已经决定尽快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方案了——要更多依靠私人投资，而不是公共投资。

即使是今天，里德也认为采取这种方案对花旗银行是有利的，因为首先，私人投资者人数众多，其次，他们对于打算投资的公司账目会不厌其烦地去分析、研究。而对于公共投资来说，投资者首先要制定出投资计划，而这项任务必须由花旗银行自己完成。这样就会给花旗银行增加一种压力，因为要想确保投资计划的合理、正确是相当困难的——不论投资计划声明还是具体的内容都要求准确无误。另一方面，由于公共投资机构属于职业投资者，所以他们对投资目标的审查也是相当严格的。他们的投资专家会仔细审核投资目标的账目，并得出他们自己的审核结论，而他们的这些结论往往与接受投资企业的结论大相径庭。这些投资分析专家会想办法找出他们投资目标的所有问题，这样他们就会压低股票的购买价格，从而有利于他们公司获取最大的利益。简单地说，公共投资机构的利益就是尽可能以最少的资金购买数量最多的股票。正像里德所说的，这也就意味着指望这些投资机构的可能性是“渺茫”的，因为“各色各样”的“智慧人物”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各抒己见。里德还说，当很多职业投资家都为自己既定的利益而关注投资项目时，他们就几乎不可能漏掉任何细节问题。

约翰·里德认为，从这次事件中他吸取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后来他还建议在别的企业遇到同样困难时也采取这种方案。他说，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他鼓励企业向私人 and 投资机构寻求资金支持，而不是自己分析研究问题的严重性——很多职业投资者都会这样做的。

里德回忆说：“我们在11月份（1990年）就一直寻找能够为我们投资的个人。很快，在中东的一位代理人告诉我们，沙特王室的一位王子愿意出资购买我们的股票。我们从银行业的发展史中了解了这个家族的情况，但当时我根本不了

解这个王子的情况，于是，我首先问我们沙特的代理人，他真的要购买我们的股票吗？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我问，他将投入的都是私人资金吗？代理人给了我肯定的答复。”

沙特大“救星”

由于需要投入花旗银行的资金数额巨大——第一批投入资金大约为25亿美元，然后要逐步增加到45亿美元。花旗银行集团认为，只有一些资金雄厚的集团才能解决他们的危机。世界著名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缩写为AIG）已决定和通用电子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一起不予支持。花旗银行的副董事长保罗·克林斯对美国投资者不予支持非常失望，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资金的来源上。“我们去世界各地寻求帮助，努力说服投资者给我们投资，在说服投资者投资的过程中，我们把一些开展国际业务的大投资者——尤其是中东地区的一些大投资者，放在一起通盘考虑，阿尔瓦利德王子就是其中一位大投资者。”克林斯说。

由于花旗银行是美国的一家支柱性银行，所以对于哪些投资者要介入，哪些投资者有更加雄厚的实力等这些问题都要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正如所预计的那样，花旗银行对阿尔瓦利德做了仔细的分析、调查，就像阿尔瓦利德对他们做的分析、调查一样。“由于以前我们在银行业务方面就和阿尔瓦利德王子有过交往，所以我们对他和他的家族都相当熟悉。对于他是否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撑投资，我们也比较关切，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大可不必为他是否拥有雄厚的资金而担心——他实际是我们银行最大的私人投资者，他所起的作用是美国一些投资调控机构都无法做到的。”克林斯说。

花旗银行的财政主管专程飞往沙特阿拉伯与阿尔瓦利德商谈投资事宜——这种机制是由花旗银行的银行家赛德里克·格兰特主管中东代理机构时形成下来的。在这之后，克林斯对沙特王室的印象更加深刻了，他说：“与王子的交谈非常简单明了，但却切中要点。交谈之后，事情就完全明朗了——王子愿意成为一位积极的投资参与者。交谈时，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一点是，他相当年轻——当然现在也是，但思维却是如此缜密，分析、调查问题也非常认真。他非常了解我们，他了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弱势是什么，取得发展成功的机会

有多大等等。因此，我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向他解释我们来自哪里，为什么来找他。他对这一切都非常清楚。”

这一次，又是精明的金融头脑决定了一切，阿尔瓦利德是他们之中最为超群的。

对这次的投资，阿尔瓦利德感到非常自信，因为他已经在投资银行的环境中浸润了大约4年了。当他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经营不善的花旗银行时，他就开始把花旗银行的状况与沙特联合商业银行的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它们都属于银行，所以他们的商业核心都是一样的。因此，我认为，花旗银行也会有一个成功的未来。虽然它现在正面临严重的问题，股票价格也低迷不振，但我想经过一番调整之后，良好的迹象会出现的。我告诉他们，让我们共同做好这笔交易吧。他们那时真是非常需要资金投入。”阿尔瓦利德王子说。

里德当然很高兴他们多了一位如此“忠诚”的投资者，他说：“王子非常主动，当然他能够购买我们的股票也有他的原因——但我们绝对不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和他联系，并且问他是否愿意进行投资，他爽快地答应了。我们也担心他有可能不答应，他可能会说，‘我要购买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小额股票，不想一次投入那么多的资金，’当然，他还是表现出了对我们的兴趣，并愿意对我们的银行进行投资。”

在中东地区，我们还有一个关键性的投资者，那就是科威特政府，在当时，花旗银行还希望它能成为“投资集团的领袖”。但里德对与科威特政府进行投资谈判的过程并不满意，他说：“与我们谈判的科威特人显得非常繁忙，因此他们也没认真考虑这件事。我们在他们身上浪费了很多时间，但当时我们是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科威特在伦敦有一家投资机构，我与他们进行了漫长的谈判，想了解他们到底想要什么，但他们不像阿尔瓦利德王子一样——他对投资花旗银行既感兴趣又有意向，也不像摩根斯坦利公司与保罗·克林斯之间的投资谈判，在他们那里真是费劲很大。王子对我们投资的事项非常认真，他指派了一些投资顾问，和我们的投资顾问一起共同制订恰当的投资方案。与此同时，我们也同其他相关人士进行了交谈，因为我们知道仅仅依靠王子是不能完全处理好问题的。”

里德的副手克林斯也参加了与科威特政府的谈判，他对当时的谈判评价相当客观：“当时最为不幸的事情是海湾战争开始了，科威特政府的注意力已经完

全转移到处理战争问题上了，对投资花旗银行的事项根本无暇顾及了。当然，我们也随之失去了最主要的投资合作伙伴，因此也只好把注意力放在第二个谈判对象阿尔瓦利德王子那里。也就是说，正当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王子说，‘由我来决定所有的一切吧。’”

王子的话语让花旗银行的管理阶层充满了信心，因为他们一直竭力想打破当时的僵局。在当时，对花旗银行的投资就好像是“第22条军规”^①，如果没有投资者首先投资，其他投资机构也不会投资的，但如何才能找到第一个“慷慨奉献出”第一份投资的人呢？花旗银行的管理者们心里实在没有底。幸好，王子打破了这一僵局，他让之后的投资者对花旗银行的投资水到渠成。虽然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王子就像一位身穿铠甲的威武骑士，骑着战马来拯救正在危难之中拼命挣扎的银行，但实际上，阿尔瓦利德所做出的所有决定都是他认真思索的结果。

王子果断的投资行动让克林斯既兴奋又吃惊，克林斯说：“像往常一样，很多投资者在考察了一段时间后，都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消失’了。我们只好求助于王子，并对他说，‘现在的情况不妙了，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而他对我们说，‘我会继续执行我的投资计划，一切都没问题。’我们当时还怀疑他是否有这样做的实力，在我们做了仔细的分析后，才知道他确实有这样的实力，于是我们就制定了与他谈判的计划，最终他做出了这次非常重要的投资决断。按照正常规律，一旦有人首先投资，投资僵局就会被打破。几个月后，我们就可以轻松自如地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处理其他问题了。”

沙漠决断

对于那天晚上决定把如此多的资金投入一家风险极大的公司，阿尔瓦利德还是记忆犹新的。当时，他照例去了他沙漠中的宿营地，这一天是周末，就像以前的周末一样，阿尔瓦利德还依然参加正常的活动，并与远道而来的贝都因人会面。阿尔瓦利德在缀满繁星的天空下聚集了很多，他们围在用木柴架起的篝火旁，品尝各式各样的精美食物。王子和这二十几个人都围着毛毯紧紧

^① Catch-22，源自美国作家约瑟夫·赫勒的小说《第22条军规》，指不可逾越的障碍。

地聚拢在篝火周围，以抵挡空旷的原野中那阵阵袭来的寒气。那天晚上阿尔瓦利德出去了几次，他尤其喜欢在沙漠里徒步行走，很多人因此将他比喻成“沙漠王子”。他有时走路的速度很快，一是为了锻炼身体，另外这样他还可以集中精力思考自己要处理的事情。通常，在他步行时总会有十几个随从紧跟着他，他习惯于徒步行走在他们营地周围的沙地上和长满稀疏灌木的沙漠中——他们的营地离沙特首都利雅得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王子的随从总会步调一致地紧跟在他身后，以随时满足王子的不时之需。但在这一天，王子故意和这些随从保持了一段距离，这样他就可以迈着轻快的步伐随意前行了。

夜幕降临时，王子坐到了篝火旁，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篝火，在那里凝神思索。他的随从都知道，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打扰他。后来王子说，当时虽然有那么多人在他周围，但他还是感到非常孤独。任何人都没有对他提出的这个投资方案给予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他们都认为王子介入花旗银行的投资所冒的风险太大了。

阿尔瓦利德对花旗银行出现的严峻局面是非常了解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次对花旗银行的投资还是令他非常满意的：这是一次客户支配型的投资——在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达到了它恢复前的最低值时，王子抓住了这个世界最知名的顶级品牌的股票。但这又是一次数额相当大的交易，他也有可能失去很多的东西。可以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沙漠里度过的那个周末看起来相当平静，但他的内心却是相当烦乱的。

他应该如何选择呢？

王子的感觉是这是他一生中所碰到的难得的机遇，当这种机遇来临时，他应该毫不犹豫地抓住这个“大块头”的海外银行。但这又会冒多大的风险呢？这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吗？

对花旗银行的这一次投资，王子把他最大一部分的资金都投进去了——大约占去了他财富的一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这一次投资失败了，王子的事业就会遭受巨大的挫折，但正像一些评论人士所说的，王子是不会被击垮的。“我不会被击垮的，虽然可能会遭受重大挫折，但我不会被击垮的。我已经准备好做出这一次重大举措了，当时我相信自己是正确的，但没有人站在我这一边——一个也没有。我的公司团队反对我，我的咨询顾问反对我，甚至我的父亲也反对我。每个人都在说‘不要这样做’，但我在沙漠里待了两三天后还是决

定这样做了，我真的完全孤立了。但我认为我是对的，因为我是经过对四家银行非常仔细的调查、分析后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我当时说，‘我不同意你们的意见，花旗银行会重新崛起的’，然后我就我行我素了。”阿尔瓦利德说。

即使在过去的多年里，阿尔瓦利德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沙特阿拉伯一位精明的投资者和商人，但这次投资的数额太大了，人们肯定会担心的。正像阿尔瓦利德所说的，对于他这次的冒险性投资，他周围的大多数人都反对，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王子非常敬重的商人。“很多人都在说，花旗银行已经处在了破产的边缘。我的父亲尤其害怕和担心。他说，‘不要往那里投资了。’但我说，‘不行，我会投资的，因为我相信自己。’就这样，我向花旗银行投入了5.9亿美元的资金。”阿尔瓦利德说。

萨利赫·阿尔·古尔当时与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一起工作，他后来成为王子的财政与行政主管，他亲眼目睹了他们银行的一位高级客户对王子投资的反应，王子曾经邀请这位客户到沙漠营地度周末——对于一些重要客户，王子都会这样接待的。当时，王子正与花旗银行方面谈判，而且他已经打算敲定这笔投资了。“但我们的这位客户告诉王子，‘你正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些人要把你的钱全部拿走。这家银行马上就要破产了，你竟然还要给他们投资！’王子马上向他解释，花旗银行不会垮的，这是一笔非常值得的投资。王子告诉这位客户，他相信花旗银行在两年、三年或者五年之内是会有转机的。王子的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在这之后这个家伙竟购买了花旗银行500万股股票——而他原先还打算说服王子不要达成这笔糟糕的交易。”萨利赫说。

最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在经过反复衡量、反复思考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站起身，抓起装备在沙漠营地的一部无线电话，告诉他的财务顾问：“开始行动吧。”

银行家迈克·詹森虽然在以后两年里没有和王子正式见过面，但他在花旗银行里对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也非常关注。詹森认为，王子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点是，他是一位敢做敢当的、行事果断的生意人。在决定投资之前，他可能要用几年的时间调查、研究，他也会耐心地坐下来等待最恰当的购买价格和最合适的购买机遇，但一旦决定要投资了，他就没有耐心认真谈判了。正像詹森指出的那样，这的确是一笔很大的交易，需要经过非常细致、认真的考虑才能做出决定。“实际上，他们对这件事商讨了很长时间——我们也讨论了几个星期。

当时，王子在做出投资的决断后，花旗银行却宣布推迟谈判，王子就对我们说，‘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要么赶快谈判，要么就不要再谈了，’接着他给里德写了一封信——或者可能这封信是写给保罗·克林斯的，王子在信中写道，‘要么谈下去，要么就算了！你们最好干脆一点！’他还写道，‘你们和我们谈判要认真一些，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能行，就尽快与我们达成协议，否则就算了。’”

谈判高潮

当谈判氛围越来越紧张时，像保罗·克林斯等亲历这一关键性时刻的人都彻夜无眠了。“这件事太重了！最后的谈判会议在位于华盛顿的他律师的办公室里召开，我们都从纽约赶到那里，我们这一方的团队还包括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成员，他们的团队主要有王子自己的律师，还有其他几名重要人物。这次谈判更像是一次会议，在谈判期间，他们那一方的人要向王子汇报谈判情况，而我也要出去与约翰·里德商讨谈判事项，但我们的谈判结果是相当令人满意的。当然，在谈判时，也会有所焦虑、担心，但总起来说，我们操控得很好，我们双方都知道，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只有共同携起手来才能做好这件事。”克林斯说。

但根据里德的回忆，王子对于这种谈判方式有些不耐烦，因为他喜欢面对面地直接与关键人物谈判，而在这时候，绝大部分时间的谈判与较量都是在双方的顾问之间展开的，由他们再向双方的决策人物汇报谈判进展情况。“和很多类型的谈判一样，我们那次的谈判也时起时落。我认为，我们当时的谈判受到了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影响，这家公司太过于精明了。与摩根斯坦利这样的职业性投资银行谈判总有一个麻烦，因为它总想获得最后1/8的股票份额，在这一点上他们总是不肯退让。其实从一个商业人士的角度看，最后的1/8份额并不能代表什么。一份投资交易要么是有利可图的，要么是亏本的，那最后的一点‘小钱’影响不了整个投资‘大局’。但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才达成共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会更快取得谈判成功。”里德说。

在花旗银行与摩根斯坦利公司的谈判处于僵局的时候，王子与里德和克林斯之间的谈判却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然，花旗银行也在尽量维持与科威特

政府的谈判。另外，花旗银行还认为，在他们对王子的金融状况调查清楚之前，他们还是不相信王子有那么大的财力支撑这么大一笔投资。当时虽然王子在沙特阿拉伯拥有大量的财富，但他在国际商业领域还算不上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但正如麦克·詹森所说，当时花旗银行还不知道阿尔瓦利德王子在美国联邦储备机构拥有那么多的“额外财富”——包括大量现金和支票。

谈判的事情虽然还是一直拖着，但王子那封给花旗银行总裁的坦率而直截了当的信好像无形之中给花旗银行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他们同意做出最终决断了。尽管阿尔瓦利德王子对这种状况很不耐烦，但他却感到自己的谈判立场越来越有利了。“随着海湾战争的进一步升级，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一再下跌，已经没有人打算给他们投资了。而我是唯一打算投资的投资方——当时其他投资者都对花旗银行避而远之。实际上，我宣布对花旗银行投资的那一天正好就是1991年美国地面部队攻入伊拉克领土的那一天。感谢上帝，我们做成的这笔投资交易收益颇丰——我们的收益每年都递增25%。”王子说。

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境，还是挺有意思的，也是非常巧合的。当时，美国的军队正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帮助沙特王国抵抗萨达姆·侯赛因的军队，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却在帮助一家美国银行摆脱破产的困境。

根据克林斯的说法，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谈判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和要求都是相当直接，但也是很坚定的。“在我看来，他是在追逐能够获得良好收益的投资。因为他想要赚钱。他非常希望了解外界对这件事的报道与评论，因为他要对投资事宜心知肚明。王子还想直接与花旗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会面，其中就包括我，当然主要是想同里德先生会面商谈，对于这些，我们都爽快地安排了。然后，就是关于股票价格问题的谈判。由于王子对花旗银行的投资属于可自由兑换的有价证券交易^①，所以必须考虑股本溢价^②是多少，当前的收益是多少，在这种收益状况下股息又是如何确定的等等问题。王子是那种喜欢谈判的人，他确实是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而当他手里握着有利的‘牌’时，他表现得更

① 广义的有价证券，可分为商品证券、货币证券、资本证券和其他证券。狭义的有价证券专指股票和债券。——译者注

② 股本溢价是指股份有限公司溢价发行股票时实际收到的款项超过股票面值总额的数额。——译者注

加强硬，但我不认为他是一个为了钱而失去理性的人。他绝不会利用手中的‘牌’通过强硬的谈判把花旗银行置于一种虚弱、难堪的状态。他明白彼此双方建立起信任的重要性，也明白特许经营权的实用价值。王子通过投资花旗银行获得的巨大财富只是因为他掌握着的花旗银行的股票，而这些股票又运转良好。”克林斯说。

里德回忆起花旗银行与王子签订的最终协议时说：“我们在1991年1月左右就敲定了协议的主要条款和生效条件，这些条款的时限为5年。我们在5年之内要支付给王子11%的利润收入，然后在5年之后，王子可以以每股14~16美元的价格自由兑换。在我们谈判时，我们银行的股票实际上已经下跌到了每股9美元，但我当时认为我们的股票价格应是每股12美元（和2004年调整后的股价相比为大约不到2.50美元），这一价格实际上代表着我们所需的资本额，所以与王子的这笔投资交易对我们银行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里德接着说道：“你们仔细看一下我们出售给王子，还有其他一些投资者的股票数额——我们已经把股息排除在外了，股息大约是每股1.72美元，实际上，我们已经把股东们的每股收益稀释了35%。我们裁减了18%的员工，而且我们银行的收入也增长了5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危局一解，银行股票就直线上升，而王子就获得很大收益的原因。”

但在这项投资中间也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举一个例子来说，签订协议时，花旗银行告诉阿尔瓦利德王子，可兑换优先股的股息可免于征税，但后来的情况却不是这样的。这更加增强了王子的强势地位，花旗银行非常需要这笔投资，王子这时就“逼迫”谈判对手增加其收益份额，就这样，王子获得了一个比较高的股息率。

当时考虑到花旗银行前途未卜、困难重重，没有人希望在谈判中给这位手中握有5.9亿美元支票的人设置一些麻烦。虽然有时候谈判也相当紧张，但克林斯知道这种紧张状态是破坏不了协议的签订的。“按照当时我们所想的，可兑换优先股的股息可免于征税。但后来的事实却不是这样，这种优先股的股息是需要征税的，这样我们就要给王子增加股息收益以补偿由于征收股息税给他带来的收益损失。虽然当时看起来这是个大问题，但它和我们最终获得的利益相比，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克林斯说。

就这样，花旗银行与阿尔瓦利德王子之间的投资协议签署生效了，银行方

面都对这笔交易非常满意，王子虽然还有一些疑云未除，但他总的来说还是相当满意的。因为到1991年7月，花旗银行的普通股价格又下跌了大约10%，但在这一年末，其股票价格就开始回升了。

所以，花旗银行与王子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在这场谈判中哪一方都没有出现失误。

一位外国投资者

到1991年2月，阿尔瓦利德王子的5.9亿美元资金从银行里“舀”了出来，再加上他一年前购买的普通股，他的总投资额已经达到了7.97亿美元。现在，王子手中掌控的花旗银行股份已经接近15%。

在美国，任何投资者只要掌控一家银行10%的股票份额，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就要同他正式结算，而王子接近15%的股票份额显然早就达到了这一结算标准。于是，在1991年年底，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就向阿尔瓦利德王子传达了临时弃权书，王子不得不随后拟定了一份申请，要求准许他保留花旗银行14.9%的股票份额。在正常情况下，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应该在60天内批准他的申请，但他一直等着，却不见联邦储备机构有什么动静。14个月之后，也就是到了1993年，王子说，他已经“豁然开朗”了，他撤回了申请，因为联邦储备机构一直不给他答复。王子出售了一部分他所掌控的花旗银行的股份，剩下的刚好低于联邦储备机构规定的10%的底线。王子出售了差不多5%的股票份额就获得了3.64亿美元——真是收益颇丰，更不用说他要是长期保留这些股票，这些股票应该值多少钱了。可以说，如果在2004年年底出售这5%的股票份额，他就可以获得20多亿美元。然而，王子却指出，他把所获得的收益又投在了其他行业领域，因此，总起来说，他实际上并没有损失什么，而是依旧在“赚钱”。

其实，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并没有对王子进行公开调查，但也没有给出为什么不让王子掌控花旗银行15%股票份额的理由。王子实际上已经接受了美国联邦储备机构的做法，因为毕竟联邦储备机构隶属于美国政府。他说：“如果我们不接受，就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矛盾。我们认为，最好不要破坏了与美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因此我们就决定出售一部分股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花旗银行融资的时候，有一些人推测认为，是美国

联邦储备机构首先向阿尔瓦利德王子求助，并希望王子能够以主要投资者的身份帮助花旗银行的。但王子则宣称，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在美国联邦储备机构不批准王子掌控花旗银行超过10%的股票份额时，就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1991年处在困局中的跨国银行花旗银行来说，这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在当时，国际金融界还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金融震荡，这次震荡是由国际信贷商业银行（BCCI）的倒闭引起的，当时国际信贷商业银行已经亏损了230亿美元。在此事件发生之前，国际信贷商业银行还是由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一位统治精英经营的——虽然它在卢森堡注册，总部设在伦敦。后来有人调查发现，在1982年，国际信贷商业银行曾非法收购第一美国银行（First American Bank）的股份，而且这一不光彩的收购交易还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各种疑虑也产生了，尤其是牵扯到阿拉伯世界的有钱人时。

阿尔瓦利德王子好像也预计到了可能会有问题出现，他说：“我向花旗银行投资5.9亿美元还要得到美国联邦储备机构的批准——他们之所以批准是因为他们没有反对我的理由，但他们仍旧很担心，担心媒体会紧随国际信贷商业银行报道他们。当时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卷入了这场困局之中。而现在，突然之间，沙特王室的一名成员要投资5.9亿美元。哇！这件事真是让他们太担心了。而我们只好去说服他们，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摆在了‘桌面上’，非常透明，完全透明。”

然而，国际信贷商业银行的阴云还是笼罩在中东上空，其他一些外国投资者也瞻前顾后，疑云重重。虽然美国联邦投资管理机构对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财富来源非常清楚，没有任何疑虑，但这位“腰缠万贯”的沙特投资者要掌控一家美国银行如此多的股票份额，他们还是不放心。

花旗银行的高级管理阶层则宣称，他们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掌控超过10%的股份没有任何疑虑，里德说，他们还想说服王子一直保留这些股份。“联邦储备机构可能对件事很关注——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关注，但从他们的行动上是有这方面的考虑的。他们对阿尔瓦利德这位沙特投资者很不友好，‘逼迫’他把投资削减到10%以下。我想，如果当时他掌控20%的股份，联邦储备机构会更加紧张的。但我们也经常帮助王子让联邦储备机构不要担心他的投资。”里德说。

保罗·克林斯认为，美国联邦储备机构所担心的并不仅仅是因为王子本人或者是因为他是沙特人。“我认为，当时银行产业界的确存在着一些其他问题，他们担心的是那些手里握有投资大权的人——并不是那些与花旗银行有关系的投资者，而是那些与其他机构关系密切的投资者。因此，联邦储备机构对于投资主体是谁，投资主体的状况如何有担心也是正常的。不过，我们是支持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的。我们也希望王子的15%的投资能够解决我们银行的困局，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联邦储备机构也在尽职做好他们的事情，他们要认真调查所有对花旗银行投资的机构，还要监督这些机构把投资份额限定在10%以下。我真的不认为他们主要是针对王子的，他们也是针对任何投资者的——甚至不仅仅是沙特人，还包括其他所有人。”克林斯说。

当然，最后的结果并不是让人“难以下咽的”。当有人说起，如果王子一直保留花旗银行这么大一笔投资，那么最后他所获得的收益将会增加很多时，王子只是说，这不重要。他说，花旗银行当时一直持续发售股票，在他等待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做出最后决定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手中掌控的花旗银行股票份额已经稀释到了13.5%。王子认为已经没有必要为了那3.5%的股票份额而让这件事长久地拖下去，他更不想让这件事以“政治化”的方式解决，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要面对美国联邦储备机构了。于是，他当时就想主动退却了，但他认为，联邦储备机构是不会正式拒绝他的申请的，只是不想赋予他这种特权。联邦储备机构的这种做法听起来有点墨守成规，但王子却感觉到他们采取这种婉转的拒绝方式与公开的拒绝大不一样，他好像更愿意接受这种婉转的拒绝方式。因此，在这之后，王子仍能够泰然自若地继续商谈投资事宜，仍可以公开宣称花旗银行是他投资的主体——几乎占到了他一半的财富。他宣称，他绝不会公开出售这些股票，因为他认为，这还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对王子来说，这是一次奇迹般的投资，但这种奇迹只有经过他几年的精心准备才能激发出来。精心细致地研究金融市场、小心计划、恰到好处的魄力、摒弃传统的投资思维，所有这些都是王子制胜的“法宝”。

王子的做法也赢得了花旗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里德的肯定与尊重，里德说：“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确获得了很大成功，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取得的这些成功。当时，我们周围有很多投资者，但只有他第一个投身于我们银行之中。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打算只同王子谈判，而把其他投资者撇在一边。

我认为，不论他在这次投资交易中赚取了多少钱，那都是他应该取得的。同时，我也很高兴得到他这笔投资，因为是这笔投资帮助我们银行取得了更快的发展。在我们与王子刚刚签订投资协议不到24小时之内，我们就‘收获’了满满‘一大袋’投资交易协议，具体多少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至少有8~10位大份额投资者吧。在收益获取方面，其他投资者与我们签订的协议就远不如王子与我们签订的协议了，因为他们选择了第二批投资，但最后他们的收益状况也相当好。”

事实上，紧跟王子投资之后，在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批国际投资者就投入了6亿美元购买我们银行新发售的优先股。

让人意想不到的，王子直到与花旗银行签订投资协议后，才与花旗银行的董事长会面。在投资谈判的过程中，两个人都没有机会正式会面，当然还因为双方举行谈判时正值海湾战争爆发，阿尔瓦利德要表现出对祖国的忠诚，因此他没有长时间地离开沙特阿拉伯的国土，而是由他的律师和财务顾问代替他谈判，他只在遥远的沙特阿拉伯操纵谈判过程。

一旦双方的投资交易尘埃落定，花旗银行与王子的关系也就紧密无间了。此后，里德和王子就经常一起协商有关事项。在1993年，里德甚至还让他的儿子去阿尔瓦利德的沙漠宿营地拜访他——这也是王子最终做出投资决策的地方。当然，一些美国人也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贝都因人的文化和让王子痴迷的宁静而平和的沙漠环境。

阿尔瓦利德王子也引起了里德的兴趣，他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见证一下这位在西方世界游刃有余却又保留着鲜明阿拉伯文化特色的王子是如何调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的。在与阿尔瓦利德王子进行投资谈判的过程中，保罗·克林斯也感触到了王子这方面的性格特征。他认为，西方世界塑造了阿尔瓦利德的商业决断个性。他说：“毫无疑问，王子与一般的阿拉伯人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对西方世界的商业标准和价值观非常熟悉，也乐于浸润其中，这是他愿意把他很大一部分的资金投入到一家美国公司的最主要原因。我认为，王子非常认可花旗银行，把它看做是美国一家独特的公司，而且他还认为，花旗银行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金融机构，是值得他集中精力注意的公司，因此，他以前在美国的经历——并不是当前在美国的经历，是使他做出很多重大决断的重要因素。”

克林斯指出，由于花旗银行的规模与名声——毕竟这是一家美国银行，这份投资协议也将阿尔瓦利德王子置于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中，很多人惊叹于他能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取这么大的收益。“这份投资让阿尔瓦利德从默默无闻一下过渡到非常出名，因为突然之间，由一个以前并不为人所知的‘小人物’成了美国最大金融机构的最大股东。而且在这一投资过程中，王子频频曝光，很多投资银行也知道了他的‘鼎鼎大名’。好像一夜之间，王子就站在了投资的‘风口浪尖’上。”

可能更重要的是，王子的这次投资使他在国际金融舞台上赢得了更高的可信度。有了这次的投资经历，王子就开始把目光瞄准其他全球性大公司，由于王子对投资的执著，他赢得了很多人的赞赏，一些公司也对他相当信任了。约翰·里德回忆起这么一件特别的事情：“我认为，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投资者，在他对迪士尼欧洲公司投资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但我认为王子的这次投资并没有多明智。当时，我接到了迪士尼公司总裁迈克尔·艾斯纳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他对王子的投资有些担心。我说，‘没有什么问题，王子是一位真正的商业人士，他对你们公司投资并不仅仅因为他对你有好感，而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能从中获得更多收益。’我的意思是说，他并不是一位根据双方关系决定投资的人，而是根据投资收益的多少来投资的。他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为他服务，这些人对投资事宜相当精通。王子是那种说到就会做到的人，当他投入资金时，他会以无比的‘忠诚’对待双方的投资关系。在王子对我们银行投资后，我们就逐渐地摆脱了困境，他是一位职业的投资者，也是一位值得信任的投资者。王子虽然对投资事项相当关切，也数次对我提起他的投资对我们银行的重要意义，但他从来没有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从来没有说过，‘喂，你应该这样做或应该那样做。’他是一位真正的投资者，是那种你绝对喜欢与其合作的投资者。”

诚心诚意的投资

最近这几年，阿尔瓦利德的投资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有时起时落的时候。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些公司的丑闻和困境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花旗银行也是受到削弱的一家公司。阿尔瓦利德说，有一段时期他手中掌控的花旗银行股票价格下跌了一半，从每股55美元下降到每股24美元，但他依然沉着冷静，当然，后来股票价格又反弹了。

王子对花旗银行股票的“钟情”也反映在他和花旗银行领导层的良好关系上。一旦投资交易尘埃落定，里德和阿尔瓦利德的关系也急剧升温。虽然后来桑迪·韦尔在与里德经过激烈冲突后接替他出任了花旗银行的首席执行官——“里德-韦尔”冲突也成为美国银行业界人们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但阿尔瓦利德也与这位继任者建立起了良好的关系。

实际上，与约翰·里德相比，桑迪·韦尔与王子的关系更加亲密，里德与王子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业务上的关系，而没有涉入太多的个人生活。韦尔则非常赞赏王子在1991年对花旗银行的投资，虽然当时韦尔还没有加入花旗银行。“我认为王子是在花旗银行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投入资金的，他用巨资引导了其他投资者对花旗的投资。所以我认为，是王子拯救了花旗银行。”韦尔说。

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韦尔与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私人关系也日益紧密，这种紧密的私人关系也有助于双方建立起良好的投资关系。“在我看来，我们的关系相当‘奇妙’，我非常赞赏王子为人处世的方式。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他一直支持我们公司解决各方面的困难。他支持我们银行的事业，希望我们能够运转良好，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长期投资伙伴。”桑迪·韦尔说。

在花旗银行里，麦克·詹森是与韦尔联系比较多的，他认为，董事长之所以能与阿尔瓦利德王子保持这么好的个人关系，是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性格特征。他说：“他们都喜欢交易——而且是那种规模巨大的交易，从他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从事这种交易了。王子非常尊重和赞赏桑迪，而桑迪在过去的五年里也对王子的做法非常钦佩，因为王子是花旗银行最大的股东，桑迪非常高兴有一个不仅在口头上支持他，在行动上也支持他的人。”

实际上，阿尔瓦利德王子与花旗银行的关系是一种平等且相互受益的关系。王子在开始投资的时候就说得相当明白，他掌控一家海外银行的大份额股票并不是为了控制这家银行——这一点也正是像保罗·克林斯这样的人在开始接触王子时所担心的，因为仅仅在四年前王子就“残酷”地并购了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我们当然要担心这一点，因为如果有哪一位股东拥有了你们公司10%~15%的股票份额，你就不得不考虑，他是否还要再前进一步，把整个公司都并购了呢？但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在这一方面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克林斯说。

甚至桑迪·韦尔也指出，虽然王子对公司良好的管理举措相当重视，他也

比较积极地监督花旗银行的管理举措，但他尽量避免干涉银行的经营管理。“在我看来，他根本没有企图影响花旗银行董事会所做的决断。他只是参与讨论各种决策，我们对他的立场也非常清楚，当然，他也非常想知道你在某一问题上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并希望你能把这一立场告诉他。但我发现他的立场有时也不是铁定不变的，他不是那种教条式的参与者，他真正支持的是恰当的管理措施。其实他并不想操控整个银行的经营运转系统，但他也不仅仅只打算做一位‘随波逐流’的股东，他想做的是虽不能操控整个大局，但却对银行大有益处的股东。”韦尔说。

据克林斯回忆，在他担任花旗银行首席财务官期间，阿尔瓦利德也会偶尔询问一下花旗银行的财务状况。他说：“和任何大股东一样，王子有权知道公司的经营状况。他并没有提出任何想操控银行的要求。事实上，联邦储备机构还一直担心他对银行‘不闻不问’。在我看来，他所注意的焦点就是——‘让我们大度一点，多听听他的意见’。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他不仅对我们这样讲，他还对一些熟悉花旗银行经营管理的人讲这样的话——这些人既有分析评论人士也有普通顾客。王子一直都有很多银行消息来源通道，所以他对很多事情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但他所关注的只是，‘你们是否言出必行了？你们正在采取行动吗？你们的计划是什么？’记得有一次，他对我们讲，‘现在，我不清楚你们将会在银行费用支出方面采取哪些有力的措施，’在这之后，他又问我们，‘你们对各个方面的费用支出都清楚吗？’当然，坦率地说，我们都会认真对待他这些问题的。我们认为，我们做得很好，但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因此，我们都会积极听取他的意见。”

王子说话喜欢直来直去，他从来不隐藏自己独特的想法和做法，尤其是涉及他和花旗银行的紧密关系时。“我们不仅仅是一种商业关系，更是一种联盟。我们将会与花旗银行永远站在一起。我们不会出售他们的股票——永远也不会，因为花旗银行现在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实际上，花旗银行的总资产已达1.3万亿美元，拥有的普通股价值达1 100亿美元，而且他们在105个国家都有经营业务，客户数量也达到了2亿。我可以很明白地讲，投资花旗银行不会有任何风险，因为花旗银行的市场还远没有饱和，到目前为止，它在每个国家的市场份额仅占到1%~3%。花旗银行的‘天空’还广阔得很，所以我们的投资也是永久性的。”王子说道。

考虑到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花旗银行的投资地位，他这样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拥有花旗银行大量股票，金融市场的任何一点波动都会影响到阿尔瓦利德王子的银行账户——王子估计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变动一美元，他的财富就会变动2亿美元：“有时一天之内我们就会上涨6亿美元。如果他们的股票价格上涨3美元或下降4美元，我们就会有6亿~7亿美元的损失或收益。”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七章

打造“商业帝国”

只要我在商业运转中出现严重失误，就不会是一个小错误，而将是一个大错误。损失10万或者100万只
能算是一个小错误，而当损失两三亿的时候就是一个
很大的错误了。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

沃伦·爱德华·巴菲特是美国最成功的投资家。事实上，他也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家。

巴菲特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小城镇奥马哈经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开始，就把他的注意力放在交易合同和锻炼遴选可收益股票的能力上，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巴菲特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其财富排名一直列前10名。在2004年《福布斯》杂志所列的世界富豪榜中，巴菲特仅次于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的财富是480亿美元，巴菲特以429亿美元的净价值紧随其后，而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位列第四名，其财富为215亿美元。

有一件事情非常有趣，1999年3月的《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把阿尔瓦利德描述成“阿拉伯世界的沃伦·巴菲特”。阿尔瓦利德王子本人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开心地笑起来，在这之后，王子就经常在媒体对他的采访中提到这个比喻，并且说，能与这么一位令人敬重的投资家相提并论，他感到非常自豪。王子还专门给巴菲特写了一份短笺叙述这件事，让王子吃惊的是，他竟然收到了巴菲特给他的回信。据说，这位著名的投资家被王子的一席话感动了。

巴菲特在1999年6月15日给阿尔瓦利德回信说：“在奥马哈，人们把我称为‘美国的阿尔瓦利德’——这是对我很大的称赞。”

巴菲特也给阿尔瓦利德王子写过几封信，他在信中祝贺王子投资的广场大酒店获得了良好的收益——王子控制了这家酒店50%的股份。王子说，他和巴菲特之间的友谊关系已开始建立了；而巴菲特也曾提到，他非常希望能与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某些项目上开展合作。可以说，他们之间的合作足以令人“敬畏”，因为这对好朋友可都是亿万富翁啊。

让王子感到意外而又有趣的是，巴菲特非常高兴有人把他称做“美国的阿尔瓦利德”——他以前被人更多地称做“奥马哈的甲骨文^①”。阿尔瓦利德也非

^① 甲骨文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企业软件公司，向遍及140多个国家的用户提供数据库、工具和应用软件以及相关的咨询、培训和支持服务。——译者注

常高兴别人把他称做“阿拉伯世界的沃伦·巴菲特”。

巴菲特的金融头脑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经过数年的运转，他在很多投资领域都成了“大鳄”。在过去的30多年里，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接近25%。另外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公司的股票价格一路升高，到2004年底，每股股票的价格已经达到了8.6万美元。

巴菲特在以很低的价格购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后，他就控制了这家纺织公司，并把它改造成一家控股公司。有报道称，巴菲特凭借一种对公司的责任感和对公司员工的信任感，才使得他能够让这家经过大量裁员的纺织公司“起死回生”，因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将迅速扭转的经营重点放在了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投资上。巴菲特迅速地获得了成功，在10年时间里，他的投资资金就上涨了1 156%，而当时的道琼斯指数仅上涨了122.9%。巴菲特一直不会忘记他的投资秘诀：“当别人都感到害怕时，你要试着贪婪一点；当别人贪婪时，你就要懂得畏惧。”巴菲特一直在获得巨大的成功，他还会在一些大公司股票价格跌至一定水平时大量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

在投资领域，如果有人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找一个能和他相提并论的投资者，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阿尔瓦利德王子。非常有趣的是，巴菲特和阿尔瓦利德有着共同的特征和相似的投资策略。从表面上看，两个人都有着雄心壮志，都体验到了资金的“威力”，并且也都能恰当地进行投资。从深层次上分析，两个人都非常珍视分析研究的价值，都会仔细地制订投资策略。就像阿尔瓦利德一样，巴菲特也不仅分析公司，而且要经过对整个产业的仔细分析与研究。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重点首先是银行，后来是媒体、技术和酒店，而巴菲特的投资重点则集中在保险、银行和零售业等行业。且两个人都高度重视良好的管理理念。

在20世纪50年代，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于本杰明·格雷厄姆，他学会的不仅仅是观察市场，而是潜心研究了如何购买拥有潜在价值的股票——也就是说他注意的是股票的“内在价值”，一旦股票的价格低于股票的“内在价值”，他就会毫不犹豫地大量购进。“低价购买，一直持有”，这是巴菲特和阿尔瓦利德都遵从的投资定律，但有批评人士认为，阿尔瓦利德与巴菲特不同的一点是，他在掌握股票出售的时机方面不如巴菲特精明、熟练，因此有几次，由于阿尔瓦利德固执己见地认为他手中掌握的一再下跌的股票还有重新反弹的可能性而不愿意出售，最终损失惨重。另外还有一些批评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文章认为，

阿尔瓦利德不像其他公司一样会制定出5年或10年计划，他的计划是“永久性的计划”，这样的计划就连巴菲特这样善于关注长期投资的投资专家都不敢轻言实施。

在现实中，巴菲特也遭受到了同样的批评——有人认为巴菲特固执地不愿放弃自己的投资。这样的批评也是很多善于长期投资的投资者们不得不忍受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批评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的投资结果需要经过长期的过程才能衡量。

从阿尔瓦利德王子投资花旗银行的例子来看，“低价购买，坐等股价反弹”的投资策略得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在20世纪90年代，王子运用同样的策略投资了几家银行。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投资都像投资花旗银行那样顺利，但基本上，在投资花旗银行后的十几年时间里，王子在全世界一直采用这种投资策略，他不认为自己只能取得一次成功。“我还会创造新的纪录的，感谢上帝，我为我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0年前，我就开始在国际产业界投资，到现在我们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是23.5%。从国家和地区（指中东地区）层面的投资状况来看，我们的投资回报率已经超过35%。当然，如果说这两部分的投资还不算很大成就的话，我就没话说了。”阿尔瓦利德王子说。

王子的私人银行顾问麦克·詹森说，投入资金虽然听起来容易，但真正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王子除了在商业方面的投资可能是短期投资外，在其他行业的投资大多属于长期投资。他通常需要把握7~10年的时间，因此选择投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也许在一两年的时间里，一位投资者很容易做到获得20%~30%的投资回报率，但要想在七八年时间里获得20%~30%的投资回报率，你就必须进行几次收益很好的投资，而要是你在金融市场上随便投入资金，是不会有这么高的投资回报率的。要想得到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你就必须要在公司股票价格处于低潮时购买股票。如果我们认为股票的市场价格比我们评估的要低，如果我们认为股票的‘内在价值’要比市场的反映价格高，那么这时候就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因此，当阿尔瓦利德王子手里握有大量资金时，他就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寻求投资良机了。他好像突然成了金融世界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手，因为有关他拯救花旗银行的新闻在各大媒体都有详细的报道，但他仍然不为广大公众及其他领域的人士所熟悉。最主要的一点是，虽然在为花旗银行进行大规模投资后，

他的财务状况已被公开调查——其中就包括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对他的调查，但在全世界的一些商业领域里，人们还是怀疑王子的财富来源，推测他的财富可能是由其他富有的投资者支撑起来的。

但王子对这些说法都不屑一顾：“这些说法我听得多了，我还听别人说我是——一位军火商。但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些财富都是靠我自己赚来的，完全靠我的双手。我可以用这些钱来做任何事情，包括为我儿子和女儿做任何事情，我在开曼群岛和沙特阿拉伯都有很高的可信度，我和儿子、女儿以及其他人都从中受益颇多。我用我的双手创造了财富，然后用这些财富进行投资，就这样。”

策略，策略，还是策略！

要想对阿尔瓦利德王子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众多商业投资中的每一次投资都做叙述和分析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在很多商业领域都有过投资，从银行和酒店到房地产和媒体，有时都很难了解他是如何管理这些投资的。而且，一些投资的谈判和管理的时间跨度也很长，王子也要在众多国家、众多交易中审时度势、权衡利弊，这些都是相当难以评述的。

要想对阿尔瓦利德的投资做个概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他的投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他以沙特为基地的投资——这一部分包括王子在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地区市场的投资，沙特是王子开始创业的地方，目前在这一地区王子仍然拥有超群的投资实力；第二部分是国际市场，王子对一些世界知名的大企业进行了投资，然后根据对国际市场的影响，这一部分投资又可分为“核心”投资和“非核心”投资。

基本上，阿尔瓦利德的投资是否是核心投资的决定性因素是，它在王子的商业世界里是否占有核心地位，它的规模有多大，计划持有多长时间，或者说王子是否打算主动参与其中。

把阿尔瓦利德众多的投资项目分成这些类别，就容易判断他进行这些投资所采用的基本策略，就能熟知这些投资的幕后故事，然后就能评判出这些投资策略是如何长时期起作用的——短期投资的数量是相当少的。王子自己也承认，在新千年到来的时候，他也总结了一些非常需要认真吸取的经验教训。

从基本上看，王子的投资“蓝图”可以做以下分类：

1. 核心国际投资

2. 非核心国际投资

3. 沙特及周边地区的投资（包括沙特、中东），这部分投资又可分为公共持股和个人持股

按照比较普遍的看法，阿尔瓦利德的核心国际投资主要集中于银行、酒店、媒体、房地产和科技领域，其中王子成为主要投资者的就包括花旗银行集团、加拿大四季酒店集团、加拿大费尔蒙特酒店集团、新闻集团、时代华纳公司、英国金丝雀码头、苹果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当然，以上所列也只是一小部分。

阿尔瓦利德非核心的国际投资包括他对好莱坞星球餐馆 (Planet Hollywood) 的投资，还有被他称为“千年虫”的一系列投资，这些投资既包括对传统公司的投资，也包括对新型产业公司的投资，另外还有一些属于商业网络的投资。

实际上，王子对沙特及周边地区的投资可以细分为私人持股和公共持股。私人持股主要集中在王子的“王国”工程项目——包括王国大厦、购物中心、王国医院、王国城（一个复合型的居住区）、王国学校和王国酒店，王子现在已经把他持股建设的这些项目看成是公共公司了。公共持股包括银行、媒体、房地产、建筑、食品、农业以及酒店业。这一类别的投资品牌包括罗塔那电视台的音乐和娱乐频道、萨福拉集团、沙特美国银行和国家产业公司。

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阿尔瓦利德王子处在投资的“顶峰”，但他还是感到自己像是站在左右摇摆的雪橇上。这个时期从王子开始投资世界一流银行开始，也是他赚取财富的关键时期，但这一时期的最后时段也伴随着他投资的网络商业中“肥皂泡沫”的破裂，这也叫他尝到了苦果的滋味。

这个10年也标志着阿尔瓦利德已经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不过，他也才刚过30岁。这个10年一直持续到21世纪到来的时候，它不仅标志着一个国际投资者的出现，也标志着一个全球性商业“帝国”的初步形成，这是个能够迅速把它的资金投入到了世界各大知名品牌的“商业帝国”。

多年来，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亲眼见证了阿尔瓦利德

把各大世界知名品牌当做自己的投资目标的过程。詹森也开始逐渐了解到王子这样做的理由，他说，王子深谙这些世界知名品牌的价值。“他一直在寻找拥有全球规模的大公司的知名品牌——或者至少是地区性的，这些品牌有良好的管理措施，而有时这些公司受敏感市场的影响，其股价又是相当低的。王子就选择购买这样的股票，然后一直持有，可以说，他一直看重良好的公司管理。”詹森说。

“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扩张过度，它就会受到市场挤压而导致股票下跌。王子尤其重视这种情况，因为如果他认可这个品牌的价值，又信任这家公司的管理举措，他投入的资金——如果他购买的是普通股或可自由兑换的有价证券，就可以解决这家公司的部分困难，也可以增加自己的股份。从公司管理的角度看，王子更多地把自己看做是一位股份调配者，而不是一位管理者。他说，他购买的是公司的管理技能，购买之后，王子就会非常重视公司的管理措施。在品牌问题上，王子认为，一个世界的知名品牌自始至终都是优秀的品牌管理的象征，这种优秀的品牌管理既是对其竞争对手的制约，也是其产品将来是否能长盛不衰的一个标志。”

阿尔瓦利德王子所笃信的投资策略就是，投资公司的资金可以树立、构建和提升大型品牌的形象，品牌形象的提升就会加快公司发展。当王子决定投资时，这种策略符合王子的“低价购买，坐等股价反弹”的投资原则。凭借不懈的努力及发展举措，知名品牌就可以把目标锁定在长期发展上。如果时机恰当，公司的品牌形象又处于下滑阶段，这时候就是阿尔瓦利德王子投资的最佳时候。

核心国际投资

在某些情况下，王子认为优秀的品牌可以发展成大型品牌。在这种情况下，王子就会实施他的投资策略，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公司股票，然后再努力推动公司发挥出其最大潜力。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王子会旁观一个大型品牌度过其最艰难的时期，这也是王子应对花旗银行所采取的策略。他有信心在其他投资者都对这家银行拒而远之的情况下支持它。

自从王子投资花旗银行以后，他与花旗银行始终都是同舟共济，王子把他与花旗银行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一种婚姻关系。当然就像婚姻生活一样，也有时

起时落的状况，尤其在金融世界中，那种静态不变的事情总是很难持久的。

举个例子来说，1997年年底就是一个考验阿尔瓦利德的时候。作为花旗银行的最大投资者，他必须承受因花旗银行的股票价格变动而带来的收益损失。王子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在花旗银行的投资属于长期性投资——花旗银行的投资是他最大数额的投资，当他在12月份看到他的财富一天之内下跌了6.4亿美元时，他会很难保持冷静的。

另一方面，1998年也是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花旗银行的股份非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王子的股份价值达到了50亿美元。也是在这一年，桑迪·韦尔的金融企业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Corporation）与花旗银行合并，合并资产达到了720亿美元。两大集团合并后成立的花旗银行集团实力更加雄厚，它已成为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拥有1亿多客户的大型金融集团。

韦尔在花旗银行集团成立后，采取了一项重要的举措，后来《时代》杂志也因此把韦尔称为“王牌交易者”。韦尔采取的这一举措就是设法说服美国联邦储备机构和立法机构消除阻止美国公司出售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禁令。这一游说的成功为基于美国的全球金融集团的创建打开了方便之门。

首先，合并后的大型集团需要经过一番“痛苦”的整改。在1998年7~10月之间，也就是花旗银行合并后，当新成立的集团正竭力重组其商业投资业务时，花旗银行的股票价值下跌了56%。花旗银行在与投资机构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的交易中又损失了13.3亿美元，于是，其利润到第三个季度又降低了65%。阿尔瓦利德眼看着他的账户迅速地跌落数亿美元。曾经一个时期，王子向花旗银行集团投入资金的票面价值曾达15亿美元，但王子还是选择耐心等待，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其他的商业投资上。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桑迪还在自己的旅行者集团时就已经与阿尔瓦利德王子有过短暂见面。他们还一起探讨了一些共同关心的商业话题，但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还相当陌生。桑迪直到在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并出任花旗银行总裁之后，才开始深入了解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创业经历。但在那时之前，王子就已经是美国金融界最活跃的知名人物了，而且王子良好的声望也开始逐渐形成。那些熟悉王子的人都知道，王子商业经营的良好声望缘于他的细致分析、周密计划和耐心等待。桑迪说：“他是一位善于思考的人，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更善于思考，因为他不需要很多睡眠。他还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

是一位良好的合作者。他乐于支持别人的事业，他还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这些特征都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我发现我非常愿意与他进行商业合作。他经常笑容可掬，当他真正赞赏你所做的事情时，他不用说一句话，你就能分辨出他是怎么想的，因为你从他的脸部表情和身体语言就能知道他对你做的事情有什么感觉。”

发展空间

1994年对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核心国际投资来说是关键而繁忙的一年。

在国际金融界经过一番打拼之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已准备向世界酒店业“进军”了。

王子当时把目光锁定在了加拿大费尔蒙特酒店上，该酒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比尔·法特也认为，阿尔瓦利德从很早的时候就对酒店服务行业感兴趣了。比尔说：“王子的经历我听说过不少，包括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和他的父母亲一起住过乔治五世酒店（George V Hotel），并且在那里待过很长时间。他熟悉酒店，并对酒店行业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酒店是一个非常吸引投资者的行业，我想这也是王子打算投资酒店行业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就王子来说，他投资酒店行业的想法从来没有外露过，而且从投资理论上说，要想投资酒店行业必须要有固定的商业经营活动和合理的投资回报前景，但我认为，王子能够恰当整合酒店行业的这些因素并进行有利的投资。所以，王子对酒店行业的投资一定会成功的。”

阿尔瓦利德王子也确实对酒店行业有一个清晰的投资轮廓。还是和以前投资其他行业一样，他看重的是酒店的管理策略，而不仅仅在于投资所占的份额多少。他说：“在经济衰退期间，酒店业主受到了很大的打击。通过拥有一定的股份，我们就可以获得酒店的管理权，这样我们就能持续赚钱。”

阿尔瓦利德的王国酒店投资集团成立于2002年，专门负责王子在中东地区的酒店投资，后来该集团更名为王国酒店投资公司，萨默德·泽克是这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说：“王子在对酒店行业进行投资时关注的不是酒店的硬件设施，而是诸如四季酒店管理公司和费尔蒙特酒店管理公司等酒店管理公司。王子之所以关注这一点是因为他认为酒店行业的管理机构对酒店的发展前景影响

巨大，他的这一投资策略绝对不是投机性的，也不是偶然性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王子对他的投资总是充满了期望，而当他在酒店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后，他的投资结构在本质上就会发生变化。在今天看来，对酒店行业的硬件设施和管理进行投资是一项基本的投资，但这种投资需要掌握一定的投资策略，并且还要有集中性的实施步骤。”

萨默德认为，王子之所以把投资目光锁定在酒店行业，更多是因为这是一种难得的商业机会，而不仅仅是出于他孩童时期对酒店的向往。他说：“酒店行业的一些特征非常符合王子的投资标准：要对知名品牌进行投资；要具备高效的营销模式；要有恰当的管理措施和硬件设施。酒店行业符合王子投资的所有标准，因为酒店行业是国际性的产业。”

萨默德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带着一种玩世不恭却又招人喜欢的笑容，一看他就知道是那种喜欢交际的管理人员。萨默德就是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王国控股公司招聘的典型管理人员。年轻的萨默德也是一位王室成员，他是那种喜欢接受挑战的人，他在1995年与王子见面后就准备投身到王子开创的事业之中去了。在那之前，阿尔瓦利德王子一直在寻找一位能够熟练讲阿拉伯语和英语的人，这时候萨默德·泽克就出现在了面前。萨默德说：“我当时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这对酒店管理来说是相当年轻的，但我却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我学过酒店管理、法律、房地产法，我在酒店经营方面也有一点经验，因此，我在大学求学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职业定位在了酒店行业的管理上。”

阿尔瓦利德王子对萨默德进行了三个小时的“严酷拷问”，在这几个小时里萨默德就酒店的管理策略、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回答。王子对萨默德的表现非常满意，然后就让他在英国弗泰酒店集团（British Forte Hotels）的发展部门工作，后来这家酒店被另一家英国公司格拉那达集团（Granada）并购了。有趣的是，在王子开始向酒店产业投资时，弗泰酒店集团还曾用高价策略与王子展开过竞争。

在1994年，阿尔瓦利德王子与法国雅高国际酒店集团（French Accor Group）的创始人保罗·杜布鲁尔和总裁杰拉德·佩利森联合起来打算向法国航空公司购买艾美酒店集团。当时，王子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英国弗泰酒店集团，这家酒店当时出价是18亿法郎（当时约合3.23亿美元），而王子的联盟公司出价为16亿法郎（当时约合2.87亿美元）。

在这场竞标之争中，王子也向媒体透露说，虽然他的联盟的出价比英国弗泰酒店集团要低一点，但他认为法国航空公司同他们合作才是明智之举。因为雅高国际酒店集团拥有大量的旅行代理机构，这些机构可以为航空公司提供大量的商业机会。另外，王子还指出，如果让雅高国际酒店集团并购艾美酒店集团，该酒店就还可以在法国国旗下运营。

后来，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想提高出价，但在与合作伙伴密切协商后他决定放弃。杰拉德·佩利森告诉王子，艾美酒店集团的价值绝对不会高于他们评估的价值——法郎，王子随后采纳了他的建议。

但阿尔瓦利德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他的“触角”又伸到了另一家他认为还有很大品牌潜力的连锁酒店——位于旧金山市的费尔蒙特酒店集团。费尔蒙特酒店是一家发展潜力很大的酒店，但当时这家酒店却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费尔蒙特酒店集团拥有5家连锁酒店，有客房3 075间，王子感到这家酒店的品牌知名度还可以有很大的提高，而且其服务标准也能提升，另外还可以利用酒店优良的设施大做文章。

阿尔瓦利德王子控制了费尔蒙特酒店集团50%的股份，后来当这家酒店开始复苏的时候，王子的控股份额降到了4.9%。在这之后，加拿大太平洋公司并购了费尔蒙特酒店。

分析一下阿尔瓦利德在北美洲和欧洲进行的酒店投资，有两个人物是不可忽略的，其中一位叫查克·亨利，另一位叫西蒙·特纳。他们两个人都是纽约资本顾问公司的核心成员，而且两个人个性鲜明，几乎都可以代表着自己国家的特点。亨利是一位身材高大、整天乐呵呵的美国人，他以前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 Bank）的不动产主管。他为人友好诚恳，喜欢发表自己的评论，不论是批评性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他都乐意以幽默或开玩笑的方式向王子表明自己的观点。特纳是一位身材高挑，戴着眼镜，居住在美国纽约的英国人，他身上有一种英国绅士特有的文雅。特纳在谈论任何问题时总表现得有点拘谨，他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支持亨利的评论观点的。亨利和特纳俩人都见证了王子对酒店行业的投资发展过程——从起步阶段一直到迅速扩展的过程。王子经常要了解他所投资的酒店是如何运转的，以便于在需要的时候，他能够把它们分离开来，也可以把它们再整合在一起。亨利说，王子亲自谋划酒店管理策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做这种事完全符合他的性格，尤其在

王子了解了一些酒店的细节之后，他做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在与费尔蒙特酒店集团的投资交易达成后，阿尔瓦利德王子有了新的投资打算，他要把资金投入到了另一家酒店了。

1994年4月，著名的加拿大四季酒店集团董事长伊萨都·夏普（Isadore Sharp，人们都称他“伊塞”）一直在寻找投资者。夏普建议金融投资公司高盛集团把目光瞄准任何可以向他们酒店投资的公司和资金雄厚的个人，在众多投资公司和个人投资者中，夏普与一些知名的投资者进行了联系，比如文莱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文莱苏丹拥有大量的投资项目，也有良好的投资信誉。虽然阿尔瓦利德王子并不在夏普的考虑范围之内，但王子主动邀请夏普和他进行了会面。在这之前，王子已经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与研究，他把自己的投资目标锁定在了豪华酒店集团上。王子与夏普会见时正值8月份，当时王子像往常一样正在法国南部的戛纳度假，他们俩是在停泊在戛纳海岸的王子的游艇上进行会谈的。会谈刚开始，王子就“摆出”了自己投资的“底线规则”：他能够以高于市场价50%的股价购买四季酒店集团的股票，但他不想获得与其他投标者同等的投资待遇，要不然，他会很快把资金抽出来。

夏普是一位自强自立又善于做出决断的生意人，他在美国的酒店行业中一直以态度强硬而著称，而他今天面对的是一位勇敢、大胆，又对相关情况了如指掌的年轻人的挑战，夏普感觉受到了一次不小的打击。“我认为，王子是听到我们酒店的发展目标之后才对我们的酒店感兴趣的，我们当时制定的发展目标就是重点经营中等规模的豪华酒店。我认为我对王子所讲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最好’——我们要在与各家酒店的竞争中名列前茅。当时，我们酒店的品牌形象正在塑造之中，我们有可能吸纳更多投资，并有可能获得良好的发展，我认为王子正是看中了我们酒店的这一发展优势。王子对各种人都有一种良好的判断能力，而且在选择投资目标时他还能很好地利用这种判断能力。他会详细了解酒店各方面的情况——只要是他需要知道的，虽然他并不知道如何经营酒店产业。但他会把经营酒店产业的‘任务’交给那些让他信任的并且学过酒店经营的专业管理人员经营。”夏普说。

正是基于这种良好的信任关系，夏普和阿尔瓦利德意识到他们之间为了共同的目标应该迅速地达成合作关系。

“他是一个对投资交易的细节非常熟悉的投资者，他所做的决定都是基于对

将来的考虑，他是一位关注长期投资的投资者。”夏普说，他还非常直接地对王子的投资动机进行了挑战。“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问王子，‘你购买我们酒店的目的是什么？你是为了投资购买，然后再出售吗？’他回答，‘不，这些股份我会一直持有，不会与其他人分享的。这关系到我的家庭和我的将来。’我认为，他会遵守他说的话的，他以投资我们的酒店而自豪，就像我们以他成为我们的投资者而自豪一样。

正是这种长期投资的观点才使得王子对四季酒店集团如此关注。阿尔瓦利德说：“我们比较认可酒店产业，因为它是利润很大的行业。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我们在合适的股票价格下投入了资金。即使是花旗银行集团，我们也是相当有把握的，因为我们是在股价相当低的时候投入资金的。‘投资切入点’的选择是非常关键的。”

但在有些人看来，王子的投资是相当奇怪的，因为他以高于市场股价的价格购买了四季酒店集团的原始股。可阿尔瓦利德却明显有另外的打算，他购买的不仅仅是一家酒店集团的管理公司，他还有其他更深远的考虑。他经过衡量认为，酒店产业与他投资的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投资酒店产业可以充分发挥两种产业的协作优势。

在投资四季酒店集团的过程中，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想拥有酒店的一些所有权，而这最终引起了他和夏普之间的摩擦。与此同时，王子表示他将向四季酒店投资1.2亿美元，购买这一著名品牌22%的公司股票。这一价格在当时的酒店产业界的确是让人吃惊的，但阿尔瓦利德却明确表示，他和夏普一直在探讨如何扩展他的投资规模，最后的协商结果是，在第一个5年之内，王子的投资规模将增长50%，在10年之内，其投资将增长一倍。而实际的情况是，王子以价值1.2亿美元的原始股投资，在1998年年初，这一原始股的最终价值上升到了2.5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三年半的时间里王子的投资就翻了一番，而到2004年年底，他的投资已超过了6亿美元。

在1994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酒店行业的投资一发不可收拾——他并没有止步于费尔蒙特酒店集团和四季酒店集团，他又与新加坡首富郭令明一起签订了一份投资交易协议。阿尔瓦利德与郭令明合作购买了纽约中央公园的标志性酒店广场大酒店，这个地方不但是曼哈顿业界精英时常驻足之处，也是世界各地富贾名流汇聚之地。这笔繁杂的投资交易于1994年年底在各方之间达成了一

致，而正式签署则是在1995年年初。阿尔瓦利德要确保和郭令明一样拥有这家酒店42%的所有权，当时这些所有权股票价值3.25亿美元。为了获得协商谈判的主动权，王子还用他的私人飞机把郭令明从伦敦接到利雅得与他会面，在利雅得，王子向郭令明承诺，他会以管理费尔蒙特酒店的经验管理广场大酒店。

查克·亨利回忆起这件事时说，王子把郭令明邀请到他的私人飞机上是一个极其精明的做法。在王子的私人飞机上，亨利和他的同伴得到了这位新加坡人的信任。他们之间谈判的要点集中在九个具体的方面，王子告诉他的谈判属僚，直到飞机在利雅得机场开始降落时，才能向郭令明挑明这几个方面。在飞机上，亨利意识到郭令明是绝对不会也无法简单地“从谈判桌上退出”的，他们要把郭令明“栓”在飞机上，让他做出妥协，当亨利想起那时的做法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可以说，郭令明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做出的妥协，王子安排的这次“飞机旅行”的确收获颇丰。

在2001年，阿尔瓦利德王子把他在广场大酒店的投资份额增加到了50%，然后在2004年8月，他和郭令明同意以6.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广场大酒店，郭令明在一家媒体上宣布这是一笔“让人无法拒绝的交易”。王子承认广场大酒店的投资是他持有的另一笔主要投资，他原本并没有打算出售这笔投资，但他还是被对方的出价打动了。于是，王子同意了出售广场大酒店的股份，但他还是计划与这家纽约的标志性酒店保持某些方面的关系。

就在出售广场大酒店投资的一年之前，阿尔瓦利德王子曾经与费尔蒙特酒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比尔·法特在广场大酒店共进晚餐。晚餐之后，两个人在酒店的几间空客房里闲逛，他们就酒店革新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这家著名而古老的酒店的客房过于窄小，特别是酒店客房的浴室面积太小，他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减少客房内床的数量以增加客房的面积，同时要把客房设计得让客人感到更加舒适。这是一个非常有雄心的酒店革新计划。

王子非常希望恢复这家酒店的青春与活力，他想实施费尔蒙特酒店的管理方案。当然，王子并没有向郭令明讲这些，因为郭令明很可能不会答应恢复这家酒店的投资方案——王子和比尔·法特拟定的这个方案投资高达2亿美元，只有这样才能恢复广场大酒店的青春与活力。

果然不出所料，当2004年出售广场大酒店的时候，郭令明对媒体发表讲话说，广场大酒店需要革新，但他并不想往这方面投资了。他想通过增加在英国

千禧国尊酒店集团 (M&C) 的投资以实现他的投资利益最大化。

“我为什么要对广场大酒店感情用事呢？”郭令明对报纸上发表评论时说。

广场大酒店的出售也标志着，在这一年的年末，它成了美国一家产业集团的分支机构。

郭令明补充说，他和王子都从这笔投资中获得了不少的收益。

失去这家旗舰酒店并没有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推动费尔蒙特酒店形象提升的打算产生什么“损伤”性的后果。出售广场大酒店的交易协议刚尘埃落定，王子又把眼光瞄准了伦敦著名的索威大酒店 (Savoy Hotel)，并把这家酒店看做是费尔蒙特酒店集团的旗舰酒店。关于投资这家酒店的交易协议也是在2004年年底底签署的，在当时，这份交易协议的签署也算得上是王子的一次数额很大的投资。

对索威大酒店的投资是王子与费尔蒙特酒店、苏格兰银行共同进行的，投资金额高达15亿美元。

王子一直认为，依靠他的投资，费尔蒙特酒店可以发展成一家更加国际化的国际酒店集团。因此，在1998年王子从拉丁美洲游历回来后，就接着宣布要扩大费尔蒙特酒店的规模。在他对费尔蒙特酒店投资后，针对一些连锁酒店客房面积过大的实际情况，王子还提出要把这种客房改造成小一点的客房，便于酒店容纳更多的客人。

与此同时，四季酒店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张，到1998年2月，王子在这家酒店集团的投资金额已从1994年秋季开始时的1.2亿美元增加到比原先的两倍还多。阿尔瓦利德王子也发现他在酒店产业的投资获得了良好的收益。他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相信这种良好的收益还会有增大的趋势：“我认为，王子改变了酒店产业的发展方向，至少是豪华酒店的发展方向。据我了解，王子是第一个提出要实施一种与众不同的酒店管理策略的人——他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他认为经营一家酒店重要的不仅仅是酒店的硬件设施，酒店所获得的收益应该归功于良好的管理策略，他的这种观点与那种认为只要拥有了酒店硬件设施就能获得良好收益的观点截然不同。基于这种考虑，王子获得了四季酒店集团、莫夫匹克酒店集团 (Movenpick) 和费尔蒙特连锁酒店的部分所有权，王子还积极参与这些酒店的管理。酒店管理策略的变化也改变了整个酒店产业的发展。现在，很多其他产业的人士也开始注重管理策略，王子的成功经验会越来越

显现。”

詹森还认为，基于在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管理方面的经验，王子更加认为良好的管理策略与酒店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他所做的不仅仅是把资金投进去，而是发挥好各方面联系的媒介作用，为其他酒店的投资打好基础。”

事实上，酒店产业已经成为王子的核心投资了，到2004年4月，王子所有酒店的持有股价值已经达到了13亿美元。

世界上最好的酒店

有一份酒店投资交易是阿尔瓦利德王子坚持要签署的，尽管在开始的时候，四季酒店集团的总裁伊塞·夏普强烈反对王子的决定，还有一些人认为王子的举动简直就是“疯狂行为”。

在法国首都巴黎的核心地带坐落着一家酒店——它就是曾名噪一时的乔治五世酒店，现在乔治五世酒店已经处在一种年久失修的状态之中，但在以前这座具有巴黎传统风格的著名酒店曾经辉煌一时。乔治五世酒店离香榭丽舍大道不远，与凯旋门也近在咫尺，这座酒店在20世纪最后20年之前一直都是世界各国的精英人士来巴黎的下榻之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座酒店就衰败下来了，留下的只是以前辉煌历史的印记。直到1996年，阿尔瓦利德王子才把投资目光锁定在这座酒店上，投资之后，王子成功地从根本上改变了这座酒店。有些人认为，王子做出这样的投资决定完全出于个人情感。实际上，虽然现在阿尔瓦利德宣称他做出投资这座酒店的决定完全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考虑的，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王子确实有可能是出于个人情感方面的考虑。

王子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考虑购买乔治五世酒店了，然而直到1996年年底，他才认真考虑这件事。王子曾想把他的投资重点放在另外一家顶级品牌的标志酒店上，因为，这样的标志酒店可以成为展示他酒店投资成就的窗口。

王国酒店投资公司的主管萨默德·泽克对王子要投资这座知名酒店的理由的解释为：“投资这样一座酒店的确很重要。对酒店产业的投资是王子所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从投资数额上看，这部分投资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对酒店产业的投资大约占到王子净资产的10%~15%，但这部分投资却给王子带来了相当程度的知名度。”

萨默德说，和王子在银行、媒体或者科技产业的投资不同——这些产业的投资并不为广大公众所熟知，酒店是人们经常要光顾、住宿，而且还要亲身体验的地方。有相当知名度的酒店还与一种顶级品牌的树立息息相关，他说：“知名度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影响到一个品牌的品牌。你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品牌，就应该有优良的硬件设施、恰当的管理策略、能够吸引顾客的亮点以及一个恰当的商标。商标能够增加品牌的价值，而王子也能从这种价值中获得收益，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个品牌的投资商。因此可以说，王子从酒店的不动产和品牌这两个方面都能有所获益。”

乔治五世酒店由英国公司格拉那达集团经营管理。当时，想要购买这座衰败酒店的除了法国的几家公司之外，还有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好友文莱王室的亿万富翁文莱苏丹。

阿尔瓦利德王子认为，这座位于巴黎“心脏”地带，邻近香榭丽舍大道的著名酒店完全可以根据他的投资目标发展成一座“四季酒店”。而四季酒店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塞·夏普却不这样认为，因此，在他与王子的合作中还发生了一些摩擦：“我们之间的摩擦持续了一段时间。王子非常想购买这座酒店，我当时的意见和他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考虑的是：这是从盈利角度考虑的吗？要购买或者整修这座酒店，是否需要考虑这座酒店的效益如何？你需要采取哪些策略才能管理好这座酒店呢？基于以上这几点，我们向王子做了解释，提醒他这些都是他必须要考虑的，因为他想把这座酒店改造成世界一流的酒店。把乔治五世酒店改造成世界上一流的酒店是王子购买这座酒店的首要目标，‘我们能够让乔治五世酒店恢复以前的辉煌吗？’我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但这要花费巨额的投资，这是否与王子的投资理念背道而驰呢？对于这些，我必须开诚布公地向王子讲明。王子仔细听取了我的想法，然后才做出了决定，而且他还坚持把这一决定贯彻到底。就这样，王子出资购买了乔治五世酒店，他按照我们提出的改造要求，让这座酒店恢复了青春与活力。王子的改造方案也就意味着让乔治五世酒店歇业，并对它进行彻底改造，让它恢复并超出以前的辉煌。你们今天看到的乔治五世酒店远胜于以前的乔治五世酒店，王子凭借良好的管理方案，在竞争极其激烈的酒店行业中，把乔治五世酒店推向了辉煌。”

为了并购乔治五世酒店，王子在12月份与文莱苏丹的奥德利集团（Audley Group）和其他竞标者的竞争中斥资1.85亿美元达成了购买意愿。他送给了自己

一份绝佳的圣诞礼物——他认为的“世界上最好的酒店”。

然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又开出了一张1.2亿美元的支票用于乔治五世酒店的整修。另外，他还得承担酒店歇业两年时间所损失的利润，因为修整期间，酒店已变得“支离破碎”，需要一点点把它“拼接”起来。一些媒体的批评人士认为，阿尔瓦利德王子正在为一座过时的酒店浪费巨额资金，这些批评人士还把乔治五世酒店描述成“只有极端自负的人才会想占为己有的酒店品牌”。但夏普却对王子的坚持已见大加赞赏，他相信四季酒店集团的管理理念和投资资金能够为这个长期性的投资带来效益。他说：“我认为很少人会有这种长期的投资眼光，王子投资后，努力使它获得成功，结果是，乔治五世酒店成了巴黎最好的酒店，也成了世界上最好的酒店之一。从投资角度看，这绝对是王子一次收益非常高的投资。在这次投资中，王子创造的价值是很多人都无法想到的。”

尽管夏普在开始的时候还与王子发生过争执，但回想起来，他认为，这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次投资。夏普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投资，这次投资不仅是阿尔瓦利德王子酒店投资的一个良好机遇，而且对四季酒店的发展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在投资中，阿尔瓦利德王子一直都是相当谨慎的，但在该“出手”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下注”。

1996年12月底，关于王子购买酒店、由四季酒店集团管理经营的投资交易协议签署了，但很快这两位固执己见的生意人就开始为这座酒店的命名问题争论起来。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意见是仍旧使用“乔治五世酒店”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过去的历史和优秀的品牌。夏普的意见是，新名字要贴上四季酒店的标签。当回忆起当时紧张的争执场面时，这个加拿大人笑着说：“我们之所以花费精力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乔治五世酒店代表的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它还要在世界上面对各种酒店竞争的局面。因此，我们强调要承认并重视四季酒店的品牌——能够这样做的唯一方案就是把四季酒店的印记‘烙’在这座新酒店的名字上。这样的话，这座酒店就应该叫四季乔治五世酒店。以后的事实证明，名称的改变的确是我们经营这座酒店成功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把四季酒店所有的市场管理经验都用在了这座新酒店上。”

但在实际情况中，四季酒店的商标虽然很显眼，而且人们在提到它时都把这座酒店叫做“四季酒店”，但把四季酒店的名字和有着古典风格的奢华酒店的

名字放在一起则又显得无足轻重了。实际上，王子对这一酒店命名方案还是赞同的，他要让那些有可能忘掉“乔治五世酒店”这个名字的人时刻想起这座酒店。

1999年12月，这座改造完成的酒店重新开业了。很快，它就以高水平的服务和让人吃惊的整修效果赢得了众多人的赞誉。从2000年开始，酒店行业的一些出版物就称它为“世界上最好的酒店”，而且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它一直保持着这个称号。

四季乔治五世酒店不同凡响的经营模式也招来很多评论。当然，大街小巷的人们都想来一睹这座花费巨资改造完成的酒店的“庐山真面目”也是毫不奇怪的。关于这座酒店的变迁，有些专业人士还专门制作了纪录片。酒店的大厅和走道上还摆放着高颈花瓶，花瓶里插着漂亮的鲜花，这些鲜花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雅致动人，置身于这种氛围中，让人感到温馨而舒适。

阿尔瓦利德每年都要在巴黎停留几次，每次他都喜欢在巴黎的街道上大踏步行走，他经常会在四季乔治五世酒店的名字前面停下来，这时候，他的脸上会露出满意的笑容。他常向其他人解释，在酒店入口处，“四季酒店”这几个字是如何被写在“乔治五世酒店”下面的——这是夏普及其管理人员费了好大劲才争得的权利。

“这点权利花去了伊塞2 700万美元。”阿尔瓦利德王子说。

光彩夺目的“宝石”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阿尔瓦利德将自己的投资目光瞄准国际市场开始，他就把他的投资机会锁定在了知名品牌上。

在对花旗银行集团投资不久，阿尔瓦利德就投资购买了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10%的股份。这份交易协议签订于1993年，王子共投资了1亿美元，从而也使他成了一位顶级的零售商。当然，这对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来说也是相当有利的，因为王子的投资给该公司在中东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这种机会开始的重要标志是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开设了它的旗舰店。

在王子签订的交易协议中，有一份是比较特殊的，这份协议在开始时并没有引起媒体的注意，但在一年之后，却出现了很大变化。阿尔瓦利德个人认为，

中东地区的建筑市场有着巨大的投资潜力，在世界其他地区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他自己在中东地区就曾经从1 000万美元的建筑交易投资中获得过巨大收益，因此，他希望自己能够比较正式地对建筑行业进行投资，这次他选择投资的是欧洲的一家建筑公司——商霸力顿集团公司。商霸力顿集团公司是以荷兰为基地的建筑公司，这家公司主要从事水坝、桥梁、土地开垦、铺路、大型运动场及舞台等大型建筑项目。因此，这家公司对于王子在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所从事的项目来说，是非常适合合作的。

王子在20世纪90年代的核心投资还包括信息技术部门。阿尔瓦利德曾经说过，1996年他在美国做了10天旅行，表面上他关心的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如何，而实际上，他在西海岸还与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拉里·埃利森长谈到深夜。这次会见是在靠近旧金山市的埃利森家里进行的，在那里，两位亿万富翁畅谈了世界的互联网产业，他们还谈到了网景和微软等大型产业公司以及互联网的未来发展。阿尔瓦利德王子虽然在创业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应用已经达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但对一些核心技术他并不精通，不过他有这方面的商业敏感度。

1997年3月，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他位于利雅得的办公室里又静悄悄地开始操纵对苹果电脑公司的投资。埃利森当时并不知道王子已经准备购买苹果电脑公司的股票，他还打电话给王子，询问王子他们能否联合起来并购境况不佳的苹果电脑公司。王子谨慎地让他的律师给埃利森回了话，为的是避免和埃利森直接对话，因为王子害怕破坏美国有关机构关于控制内线交易的条例规定。

据一些出版机构分析认为，阿尔瓦利德对苹果电脑公司投资了1.15亿美元，购买了该公司623万股股票，其份额占到了苹果电脑公司总份额的5%。但直到现在，王子也没有对外公开他手里究竟掌握了苹果电脑公司多少份额的股票。他与苹果电脑公司最初的投资交易协议是在1997年签订的，当时苹果电脑公司的股票价格已从1995年中期的每股50美元跌落到每股18美元。到1999年12月的时候，王子每一次在读报纸时一定会笑逐颜开的，因为这时苹果电脑公司的股票价格已经上升到了每股96美元。在仅仅30个月之内，就获得了5亿美元的收益，这会让任何一位投资者都乐开花的。

对于王子的这一投资决断，埃利森后来评论说，王子在1997年购买了苹果

电脑公司5%的股票真是一个精明的决断。他还说，他自己也曾打算购买苹果电脑公司的股票，但最终还是放弃了。阿尔瓦利德却坚持对苹果公司投资，并最终成了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

同样在这一年，在媒体投资领域，王子又把他的投资目标瞄准了另一个他已经分析研究很久的知名品牌。

鲁珀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媒体帝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起步阶段很不顺利，以至于该集团已经处在了挣扎的边缘。阿尔瓦利德看到了这一投资机会，他描述说：“新闻集团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媒体集团，它对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感兴趣。”新闻集团的规模的确不可小觑，由它控股的电影、电视及出版等公司、机构有800多家，在这些公司、机构中不乏一些世界知名品牌，比如哈珀柯林斯图书出版集团（HarperCollins）、福克斯电视台（FOX TV）、天空电视台（Sky TV）和星空卫视（STAR TV），还有知名的英国《时代》报。

阿尔瓦利德在投资之前对新闻集团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与研究，然后他决定购买新闻集团5%的股份，也就是说他要投资4亿美元购买新闻集团的优先股，这样他在新闻集团的股份就仅次于默多克和媒体大亨约翰·马龙（John Malone）控股的自由媒体公司（Liberty Media）。在投资新闻集团的过程中，王子与默多克也发展成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位出生在澳大利亚的媒体人非常赞赏阿尔瓦利德王子直率的行事风格。他说：“我们彼此友好相待。我们每一年都有三四次的会面，他非常善于交往，他的观点也非常坦率。对于一位股东来说，他的投资是非常真诚的，他也非常乐于助人。”

默多克非常感激王子能够坚持对新闻集团进行持续不断的投资，他说：“不论我们公司的股票价格是升还是降，他都能够一直支持我们，从来不出售哪怕是一股股票。”

事实上，在1999年4月，王子又向新闻集团投入了2亿美元，这样他在新闻集团的投资总额已达到6亿美元。虽然默多克的媒体帝国在美国有多家公司，比如福克斯电视台，但王子从来不对美国的媒体市场进行直接的投资。王子虽然在表面上说这是因为美国的媒体公司股票价格太高，但在某种程度上，正如有些评论所说的，王子之所以不涉足美国媒体公司是因为，在美国这样一种比较敏感的行业，一位阿拉伯人的投资可能会引起美国人的不正常反应。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对科技领域的一些知名品牌进行投资中，也出现了时起时落的局面，在这方面，王子不得不更加谨慎地投入资金。

在1997年11月，王子向手机和电子系统生产“巨人”摩托罗拉公司投入了2.87亿美元，购买了该公司不到1%的股份，但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王子的这次投资却出现了跌宕起伏的局面。王子当时是以每股76美元的价格购买的股票，但12个月过后，摩托罗拉公司的股票价格迅速缩水到每股38美元，然后在第二年又迅速增长到每股90美元，这次增长使他获得了8 200万美元的收益，也使他在无线通讯公司的持有股达到了5.38亿美元。随后，摩托罗拉公司的经营状况又受到了数次打击，根据王子的资产分析师的说法，在2004年度，王子的投资盈亏大体相抵。

阿尔瓦利德王子对网景公司的投资也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他也是在11月份购买了网景公司5%的股份。这次他投入的资金是1.46亿美元，购买了这家互联网公司400万股股票，随后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跌落，直到下一次网络产业的高潮来临，这次跌落才终止。一年以后，也就是1998年11月，在美国在线公司（American Online，简称为AOL）宣布并购网景公司时，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又开始上扬。后来又有一个关键点出现在2001年1月，当时美国在线公司与时代华纳公司实现了合并，两家公司决定联手共创辉煌。这两家大型公司的合并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媒体与互联网公司的合并，新公司命名为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两家公司合并完成后，王子原先在网景公司的股份也变成了400万股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股份，这些股份的总价值已经上升到了6亿美元。

在2001年和2002年，王子又向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投入了5.4亿美元，这样王子在该公司的股票份额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

非核心国际投资

在投资过程中，阿尔瓦利德也承认他在国际性投资中曾经犯过几次错误——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疏忽”，但这些小“疏忽”对他财富的影响只相当于“蚊虫在他的身上叮了几口”。1亿美元的投资损失对阿尔瓦利德来说是一个大数目，但相对于他200多亿美元的财富而言，这些损失只相当于阿尔瓦利德财富的0.5%。

然而，高端投资的一个危险之处是，不论成功或失败，它都会受到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而新闻媒体通常又更加关注亏损性投资，然后对它们进行夸大性的报道。

在阿尔瓦利德的投资中，有几种情况属于这一类的投资，阿尔瓦利德把它们称做“非核心”类投资。尤其是有一次投资，虽然还没有完全失败，但曾经一时已经让华尔街吃惊不小了，因为这次投资在一些投资专家的眼里是非常愚蠢的，他们认为，这次投资注定是要失败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阿尔瓦利德一直在仔细分析研究美国和欧洲是否有值得他投资的产业。在他投资花旗银行后，他又看到另一家美国知名品牌也急需投资注入，但这一次的投资却远在美国之外。

投资迪士尼

“米老鼠”当时正处于经营困境之中——或者至少说法国的迪士尼乐园是这种状况。

1992年4月，美国迪士尼公司投资40亿美元在法国巴黎附近的瓦勒德马恩省（Val-de-Marne）建造的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隆重开业，但开业后不久，这一主题乐园就处于一种萧条的状态中。迪士尼公司这一雄心勃勃的旅游胜地规划由7家酒店组成，客房总数达到5 000间。一些世界一流的设计师，比如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Stern），甚至是弗兰克·格瑞（Frank Gehry），都参与了公园娱乐村的设计，这使得欧洲迪士尼公园更具有世界一流特色。在开业的第一年，欧洲迪士尼乐园还是游客盈门，但很快它就出现了萧条的局面，另外，沉重的债务负担也使它不堪重负。到1994年夏季的时候，欧洲迪士尼乐园的老板们就开始如坐针毡了。欧洲迪士尼乐园欠债已达30亿美元，它面对的已不是如潮水般的游客，而是纷至沓来的批评之声。为了证明这样的萧条局面并不是由于自己的经营不善，欧洲迪士尼公司列出了一大堆他们的主题公园无法赢得游客的理由，从欧洲经济的萧条到法国出现的反美主义，他们都列举出来了。很多人还认为，欧洲迪士尼乐园的失败是因为乐园地点的选择欠佳，因为这个地方在巴黎东部32公里处。

在沙漠地区的营地里——一个远离巴黎香榭丽舍灯光的地方，沙漠王子阿尔瓦利德正在忙着筹划他的下一个投资项目。这一次也是在一个周末，王子在

利雅得附近的沙漠营地深深地思索——王子认为在这里他的思维最清晰。在1993年年底，华尔街一位名叫史蒂夫·诺里斯的金融家拜访了阿尔瓦利德王子，这位曾经参与起草王子与花旗银行签订的投资交易协议的金融家再一次提到了一个知名品牌——迪士尼，其目的就是要引起王子的注意。诺里斯还曾经与美国著名的财政官员理查德·纳努拉见过面，他也一直打算联系阿尔瓦利德对迪士尼公司进行投资。阿尔瓦利德对迪士尼公司进行了仔细分析，他发现所有他关心的疑点都没有大碍，于是，在1994年的春季，王子就把当时和他关系最紧密的商业顾问穆斯塔法·阿尔·海贾兰叫了过去。王子告诉海贾兰，他已经对迪士尼的状况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并没有发现有什么无法解决的难题：“迪士尼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永久性的。并不是因为游客都憎恶巴黎，或者不喜欢巴黎的天气，当然也不是因为迪士尼乐园自身的原因。人们夸大了所出现的问题，其实问题只是出在迪士尼的债务负担过重。”

此外，阿尔瓦利德王子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对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前景也是相当乐观的。首先，欧洲海底隧道已开工建设。王子相信，在隧道建成后，大批的英国游客会通过隧道来参观他们梦想中的“美国迪士尼乐园”，因为这个地方离他们太近了。其次，法国的地铁系统已经延伸到了公园旁边。还有，公园酒店也正在降低消费价格刺激游客消费。

王子告诉阿尔·海贾兰，要对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进行大规模投资，随后到了6月份，关于投资主题公园的谈判就开始了。阿尔·海贾兰说，这次交易协议的谈判在他所进行的谈判中是最艰难的，也是最复杂的。经过16天紧张而激烈的讨论，王子尽力想办法与欧洲迪士尼公司和它的母体公司美国迪士尼公司达成了一些妥协性协议。美国迪士尼公司开始时投资1亿美元控制了欧洲迪士尼乐园49%的股份，但在交易协议签署后，这一份额下降到了39%。另外在协议中，美国迪士尼公司还做出免除欧洲迪士尼乐园上缴利润和管理费用的决定以确保它的正常收入。

利用主题公园的困局，王子和他的团队想办法让银行方面做出在1997年之前免除公园贷款利息的决定，公园享受免息的这部分贷款达到5亿美元。此外，王子还说服迪士尼总公司至少在1999年之前免除欧洲迪士尼公司每年达7 000万美元的上缴利润和管理费用。

在交易投资谈判的关键时刻，谈判态度强硬的迪士尼公司老板迈克尔·艾

斯纳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迪士尼公司总部与坐在缀满繁星的天空下围着沙漠篝火的阿尔瓦利德王子通过无线电话建立了联系。在电话联系开始的时候，这种方式显得有点“笨拙”，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中断了好几次通话，因为艾斯纳对于起草的谈判协议中要使用“尊敬的王子阁下”的称呼颇有微词，毕竟，艾斯纳认为，这种称呼在迪士尼公司总部伯班克是不习惯的。

很快，谈判双方达成了投资交易协议，阿尔瓦利德王子共投资3.45亿美元购买了欧洲迪士尼公司24%的股份。

王子与迪士尼公司的投资交易协议签订后，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铺天盖地而来，大多数媒体都把阿尔瓦利德看成是“创造神话故事的王子”，把他的投资行为看成是具有“神话色彩”的投资行为，是拯救濒临破产的主题公司的一大壮举。

即使把“创造神话的义举”放在一边，王子当时签订的这份投资协议也是引人注目的。

“任何投资者哪怕只向欧洲迪士尼乐园投资10个法郎（当时相当于1.8美元），他在3~5年之后也会非常高兴的。”王子带着自信的口吻宣称。这一次投资和以前一样，王子看重的仍然是长期性的投资。

在此之后，迪士尼总公司在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比如，经过重新设计，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标志性游览场景睡美人城堡的顶部一改以前美国迪士尼公园特色的巴伐利亚风格，转变成了15世纪法国特色的设计风格。另外，现在法国人在享受文化乐趣的同时也可以手中端着一小杯葡萄酒了。但这种转变也并没有让一些批评人士彻底放心，他们还是害怕美国的影响可能会在欧洲全方位“开花结果”，有一位批评人士还给欧洲迪士尼乐园贴上了“文化上的切尔诺贝利事件^①”的标签。而一份英国出版的讽刺性杂志则把主题乐园戏称为“欧洲的酒庄”，因为在这里能提供酒精饮料。

对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来说，情况好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因为严密的管理、新的营销方案、打折的门票，再加上精心准备的就餐场所，使得公园在1995年财务季度宣布，它开始盈利了。于是，阿尔瓦利德又把他的投资增加了一倍。到20世纪90年代末，主题公园已经成为欧洲最成功的旅游胜地，公园

^① Chernobyl，切尔诺贝利，苏联城市，位于基辅西北偏北。是1986年4月16日的一场核能泄露大事故的所在地，在这里暗指美国文化在欧洲的影响日渐扩大。——译者注

的名称也改成了巴黎迪士尼乐园。受这种良好状况的鼓舞，美国娱乐业巨人迪士尼公司决定在基于他们成功经营美国迪士尼乐园的经验的基础上，在法国郊外再建造一所公园。他们所希望的是，游客们能在迪士尼乐园停留的时间更长些、吃得更多些、消费的钱更多些。

沃尔特迪士尼影城在2002年3月开业，这个时期距离恐怖分子发动“9·11”袭击事件刚过6个月。让所有人吃惊的是，这一次沃尔特迪士尼影城又重演了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开始时的悲剧——游客数量稀少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一次，迪士尼公司把原因归咎于其他方面，包括法国采取的产业改革——因为很多职员罢工而导致了严重的交通阻塞，然后就是因为法国多变的天气使得游客不愿意到影城旅游。另外，在此后不久，由于受“SARS”病毒的影响，亚洲出现了严重的交通障碍，而中东和美国地区的旅游线路也被伊拉克战争阻断了。一些对迪士尼影城颇为关心的人士认为，影城冷清的原因是门票价格太高了。欧洲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影城的门票价格是相同的，但乐园有45个可供游览的景点，而沃尔特迪士尼影城却只有8个可供游览的地方。

到2004年的时候，欧洲迪士尼乐园的情况又开始变得糟糕了。这一年距离阿尔瓦利德1994年投资乐园已经过去整整10年了，王子在乐园中所占的投资股份已经下降到了17%，但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欧洲迪士尼乐园却一直在为它那高达20多亿美元的银行贷款而奋力挣扎。虽然光顾乐园的游客数量也有飞速发展——2002年的游客创纪录地突破了1 310万人次，但游客只有达到1 600万人次才能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数量，然而，游客数量看起来已经很难再上升了。

一些批评阿尔瓦利德对欧洲迪士尼乐园投资执迷不悟的文章看起来好像也分辨不清他为什么依旧坚持不抽回资金。但王子确实是要坚持投资的，他说：“对欧洲迪士尼乐园进行投资不仅仅受益于我个人。它不仅是法国，而且也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旅游胜地。每一年几乎都有1 300万游客光顾这个乐园，它的光明前景还在后面呢。当然，乐园很明显存在着资金问题，因为它所欠的债务太多了。我们曾经对它进行重组，如果需要，我们还将再次对它进行重组。欧洲迪士尼乐园是我们所依赖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辉煌时刻会到来的。”

对于王子在迪士尼乐园的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任职多年的美国迪士尼公司总裁迈克尔·艾斯纳——他也面临着如何控制迪士尼母体公司的困境，中肯地表示感激，并说：“他对我们公司的忠诚度让人吃惊，他坚持对迪士尼投资的一

些话并不是对我个人说的，他在众多媒体面前也那样说。”

由于已经证实阿尔瓦利德的这次投资是一次非常值得怀疑的投资——至少有些媒体是这样认为的，但阿尔瓦利德还是在伯班克寻求迪士尼母体公司的帮助与指导。自从阿尔瓦利德在欧洲迪士尼乐园注入第一笔资金开始，他就与迪士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建立起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即使阿尔瓦利德和艾斯纳都属于那种做事直截了当的人——很多人认为艾斯纳对人生硬粗暴，喜欢独断专行，但他们之间的交往还是相当友好的。在新千年开始的时候，艾斯纳甚至还把王子看成是能给他建言献策的至朋好友，因为当时艾斯纳打算在美国的迪士尼主题公园里新建一座城堡。艾斯纳说：“我与他见过好几次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阿尔瓦利德在我决定在佛罗里达州建造城堡的问题上给我直言不讳地提出建议。在迪士尼主题公园建造城堡可能对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来说都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事情，如果我们建成了，可能会引起一些外交问题。王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确对我帮助很大。记得他迅速打电话对我说，‘让我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必须那样做，’然后他就针对这个问题给我做了详细的解释。”

在2004年1月，王子也站在艾斯纳的身后支持了他。当时，艾斯纳正面临着他掌管了20多年的公司，出现权力纷争的困扰。罗伊·迪士尼，这位迪士尼公司创始人沃尔特·迪士尼的孙子，在经过与艾斯纳的争吵后——艾斯纳当时既是迪士尼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又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宣布他将退出公司董事会。然后，罗伊就发动了一场质疑艾斯纳管理能力的“公司运动”，想把艾斯纳赶下台。

“我是艾斯纳的朋友，我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我不是罗伊·迪士尼。”阿尔瓦利德王子对电话采访他的一位记者怒吼道，当时是在2004年1月，王子还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洞镇度假。

在随后发生的迪士尼公司董事会的争斗中，艾斯纳失去了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但他仍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只是在2004年9月份宣布，他将在2006年合同到期时从首席执行官的职位上退下来。

在2004年年底，欧洲迪士尼乐园的发展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阿尔瓦利德也一直在深思怎么样才能使他的投资不会付之东流。很显然，王子又得对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进行大量“输血”了，但这一次，王子打算寻求其他投资

者的支持，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把法国政府拉在一起。从某些方面来说，法国政府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虽然为了不引起法国纳税人的抗议，它选择了间接参与的方式。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来说，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是，考虑以折扣价购买迪士尼公司在法国的酒店。这样王子就可以获得酒店的经营权，也可以和他投资其他酒店的资金很好地整合在一起，也就可能赋予王子以四季酒店品牌和费尔蒙特酒店品牌管理欧洲迪士尼主题公园的机会——当时就这一可能性，王子已经开始和他的酒店团队商讨了。

在这10年时间里，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原始投资价值差不多缩水了1/3，但他仍旧保持着乐观的心态。他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曾经面临过一次危机，现在我们又面临第二次危机了。”

尝试性投资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曾进行过几次高端投资，这几次投资对他的财富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却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

在1997年4月，王子的投资经验又有了一次大的飞跃。尽管当时他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功，但在那时，他又做出了一次商业投资决断，可这次决断却缠绕了他好多年。

阿尔瓦利德投资5 700万美元购买了好莱坞星球连锁餐馆4%的股份，这家连锁餐馆与一些世界知名的动作片影星都有联系，比如阿诺德·施瓦辛格、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和布鲁斯·威利斯。阿尔瓦利德在投资了18个月后，也就是1998年11月，这家连锁餐馆的股票价格又出现了下滑，他再次承诺向该餐馆投资4 500万美元，购买其16%的股份。然后在1999年8月，当好莱坞星球餐馆又提出它需要资金进行餐馆重组时，王子再一次“把手伸进了自己的口袋”。但不幸的是，在这之后几个月里，王子亲眼见证了这家好莱坞星球餐馆的破产。就这样，好莱坞星球餐馆从人们的视线中消逝了。阿尔瓦利德对这家餐馆的投资总数达到了1.12亿美元，曾经占到了这家餐馆20%的股份，到最后其破产的时候，王子共损失了8 000万美元。

阿尔瓦利德王子说，他之所以这么坚定地支持好莱坞星球餐馆是因为，他相信这家餐馆的品牌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它还有很多没有开拓的市场。虽然星球餐馆对阿尔瓦利德来说是低成本的投资，但这次投资也是一次高端性投

资，同时也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新千年到来的时候是王子最后一次调整投资策略，投资时他不再过度关注对投资目标的分析，转而考虑投资目标的股价高低，然后就等待获取投资收益了。

在新千年到来时，2000年的《吉尼斯大全》把王子列为“亚洲最富有的商人”。

对一个年仅45岁的商人来说，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非常难得的。

新千年也是王子最后一次把巨额资金投入以前没有尝试过的投资领域。

阿尔瓦利德把2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一系列“旧经济”和“新经济”中，这其中包括新经济体世界通讯公司（WorldCom）和Priceline.com公司，另外就是旧经济体可口可乐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在王子的这些投资中，既包括一些经常发行蓝筹股的公司，也包括一些互联网时代的新兴网络公司。当然，王子的投资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差别很大的。

对阿尔瓦利德来说，最不幸的投资是他对世界通讯公司投资的两亿美元，因为这家公司在2002年年底就破产了，而Priceline.com公司随着商业网络部的倒闭也垮了下来。但他在旧经济体的投资还是比较幸运的，这样就部分抵消了投资新经济体所带来的损失。

阿尔瓦利德王子把他这次带有“倾泻”色彩的投资称为“千年虫投资”，在这一次投资中，王子放弃了以前经常采用的固定、长期性投资策略。其实，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错过投资商业网络的良好机遇，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在投入资金之前不仔细分析与研究投资目标的经营状况。

虽然这次王子的投资金额巨大，但对于一个拥有200多亿财富的投资者来说，这次投资的份额算不上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子的投资既有巨大的收益，也有一定的损失，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从中积累了很多投资经验。

命运多舛的投资交易

阿尔瓦利德王子有好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寻找科学技术领域的投资机会。1998年4月，在很多媒体的关注之下，阿尔瓦利德投入两亿美元资金购买了Teledesic卫星通信公司13.7%的股份，这家公司是由一些投资者合力筹建的，其中就包括移动电话先驱克雷格·麦考（Craig McCaw）和微软公司的比尔·盖

茨，另外还有航空工业巨人波音公司。王子早在几个月以前就从一本商业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有关Teledesic公司的文章，这篇文章深入报道了这家公司的总裁拉塞尔·戴格特（Russell Daggatt）。媒体认为，王子在投资时痴迷于利用电话、电视、互联网、传真机等这种他所谓的“空中联网系统”与全球各个角落联系，这种方式完全符合他的投资习惯。Teledesic公司宣布它将通过288颗低轨卫星为全世界的互联网连接、视频会议和计算机网络提供服务。在一年以前，美国波音公司已经投资1亿美元购买了这家公司10%的股份，这也就意味着王子在投资时多付出了43%的额外费用。但王子认为，这次投资仍然是值得的，他可以把这种处于科技前沿的高技术服务引入到中东地区。

通信产业分析人士却没有像阿尔瓦利德那样乐观，当时正处于这种高技术产业领域的起步阶段，阿尔瓦利德就打算投资了。但最后不幸的是，分析人士的观点是正确的，这种处于前沿的高技术领域最终垮了下来。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媒体产业的投资还是相当成功的——尤其对新闻集团的投资，但他却不对美国的媒体产业进行直接性投资，这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直接投资的价格太高了。

相反，在1999年年底，王子作为中间人还投资了一家目标是创建第一家泛欧电视（Pan-European TV）网的合资公司。当时王子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麦迪亚瑟媒体公司占有3%的股份，另外他在新闻集团也有大额股份，现在他又同意投资两亿美元购买基尔希媒体公司（Kirchmedia）3.19%的股份。这个份额高于王子在麦迪亚瑟媒体公司的投资份额，甚至也高出他在新闻集团的投资份额。

麦迪亚瑟媒体公司是意大利第一的商业电视公司，它将和德国第二大媒体公司，由巴伐利亚媒体大亨莱奥·基尔希（Leo Kirsch）经营的基尔希媒体公司共同投资10亿美元合作经营。

但这场联姻却是命运多舛的，仅过了两年，也就是到2002年4月，莱奥·基尔希就被迫宣布基尔希媒体公司将要破产，一个月之后，基尔希媒体公司彻底破产，而之前不久王子刚投入1.5亿美元资金购买了这家公司3.3%的股份。

当然，并不是王子所有的非核心投资都是失败的。

阿尔瓦利德王子曾经承诺过，他要向非洲投资，并在1998年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他还抽出时间考察了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投资状况，并打算在以后的时间里向这个地区投入5亿美元资金。随后，他又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深入分析与研究，他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非常适合投资，但要想在这里投资需要很大的耐心，这些国家的商业习惯也要费一定时间去理清。

开始投资时，王子通过公开招股购买了塞内加尔国家通讯公司Sonatel公司10%的股份，当时有一家法国公司已经掌握了Sonatel公司33%的股份。

西部非洲遍布各国的经济银行也是阿尔瓦利德王子投资的目标之一，他购买了其10%的股份。

不久之后，王子又以13.7%的股份成了尼日利亚联合银行（Nigerian United Bank）最大的股东。在这一年之后，王子又把投资目光瞄准了金融机构，他出资购买了加纳有限商业银行14%的股份。

到2004年，王子在这个地区的投资总额已达到5 000万美元，当然他也曾经数次为非洲一些国家的慈善事业捐款。王子还有新的打算，那就是在非洲创建一家基金管理公司和一家合资投资公司用以扩展和规范他在这一地区的投资。

沙特及周边地区的投资

利雅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因为它部分吸纳了沙特阿拉伯最大港口城市吉达^①的发展成果。尽管利雅得距离繁荣的商业城市很遥远，而且它还处在沙漠中间，但由于利雅得的气候干爽，还是吸引了很多人到这里居住。根据沙特政府提供的数据，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产业兴盛起来后，利雅得的人口数量已经增加了10倍。利雅得这座原先仅有几十万人的小城市现在居住人口已经达到了350万，而且据利雅得城市发展机构预测，在未来的20年中，利雅得的人口数量将会增加到现在的3倍多。利雅得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不仅因为它是沙特阿拉伯正式的首都，还有一个原因是，它还是国家的权力中心——沙特王室成员都居住在这里。

王子当然也非常自豪能够以沙特阿拉伯和它的首都作为自己的投资基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利雅得就是王子赖以生活的城市，因为王子的很多岁月

^① Jeddah，位于沙特阿拉伯西海岸中部，濒临红海，是沙特阿拉伯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又是圣城麦加的海上出入门户，现为沙特阿拉伯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

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王子的王国控股公司总部就位于利雅得，它不仅操控着王子以沙特为基地的投资，也就是说，实际上王国控股不仅掌管沙特的商业投资，而且它的“权力范围”还覆盖到整个中东地区。

实际上，王子的这些投资是由两个部门共同经营的——一个部门是私人的，另外一个公共的。王子的这两个部门经营得都非常好，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沙特阿拉伯的市场繁盛起来之后。

王子的私人投资主要集中在王子雄心勃勃的王国建设项目。

创建王国

土地和建设项目在创造王子的财富和影响力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一直在探寻这方面的投资潜力。王子以精明的眼光在利雅得的奥莱雅区发现了一大片未经开发的土地，这是一片商业利用率相当低的土地，在这个地方散布着一些销售电子产品和装饰材料的小商店。当王子在20世纪80年代末向这块地的所有者提出购买时，土地所有者提出的出让价格也着实让王子吃了一惊——每平方米6 000沙特里亚尔（约合1 600美元），或者说是每平方英尺487美元。习惯于讨价还价的王子没有急于购买，但他一直在关注着这片土地的动向。就在1990年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的时候，情况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王子再次提出购买这块地。当时受战争影响，沙特的情况是，很多投资者都急于想把他们的投资从沙特抽出去，因为他们害怕沙特王国会成为伊拉克下一个要攻打的目标。所以在王子再次提出购买要求时，这块地的主人把价格降到了每平方米2 000里亚尔（约合533美元）——或者说是每平方英尺162美元。这次的价格仅是原先的1/3，这正是王子想要的。

“我们相当幸运，这块地真是太便宜了，于是我们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下来。”王子回忆说，“我总是在寻找合适的机遇，找到后，就及时出击。”

王子就是按照他的想法进行实践的，在购买了这块土地后，王子决定先开发其中一半的面积，然后把剩下的土地保留，或者将来再开发，又或者将来出售。后来，他把余下的土地出售了，而这时的土地价格又反弹到了原先的水平。

可以说，王子这次能够取得成功主要得益于战争危机的发生，当然也还是与他的精明分不开的。王子在回想起当时这块土地所有者的反应时感到有点好

笑：“他们竟然会觉得美国可能会打不败萨达姆？！”

王子根据自己的推断认为，沙特是美国的盟友，而且美国会取得这次战争的的决定性胜利，他相信这次的风险投资是会赢的。

如今，在奥莱雅区的这块土地的价格是首都利雅得最高的，而且这里还坐落着王子最雄心勃勃的建设项目。拔地而起高达303米的王国大厦就位于此，同时这座“庞然大物”也改变了利雅得天空的景象。当时的利雅得并没有多少高楼大厦，街区也呈现出灰褐色，实际上，利雅得严格的城市规划法令限制了30层以上高楼的规划建设。利雅得城市规划部门把王国大厦也限制在了180米以内。阿尔瓦利德王子否决了来自全世界大厦设计师的100多套设计方案，因为它们中没有一套能符合王子的心意。他否决后，把这些设计方案都搁置起来，当时他的办公室已经放不下这些设计图纸了，只得把它们搁置在篮球场上。

阿尔瓦利德后来提出，要三家专门设计摩天大楼的公司为他提供设计方案。在这之后，当他看到美国设计师艾勒比·贝克特的设计方案时，禁不住眼前一亮，他抓起设计图纸放在胸前，并说道：“这就是我的大厦。”

大厦原初的设计是石块和玻璃构成的，但王子坚持认为，这样的设计阿拉伯色彩太浓郁了，他想要的是更加具备超前意识的设计方案。王子坚持认为，大厦应该完全由玻璃和金属建造而成。威廉切尔顿公司的管理部门主管把王子描述成具有批判眼光的人，但不可否认，王子在王国大厦的设计上的确有独到的眼光。王子的想法是，如果只允许他建造使用高度为180米的大厦，那么如果他建造300米的大厦，其他部分就必须是中空的，而这一部分的高度当然就是120米。

因此，王国大厦上部1/3的高度必须是中空的金属架构，而且这一架构要由能够覆盖整座大厦的反光玻璃组成。大厦顶部1/5的高度看起来就像是针眼，或者像一些评论人士所说的，就像是一个啤酒起子。如“天桥”一般的人行道被架在整座大厦的顶部，站在这里，利雅得的风景会一览无余。

这座王国大厦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建造完成的，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曾经开玩笑说，他设计的这座大厦的中空部分甚至可以穿过他的波音727飞机。但自从“9·11”事件后，再也没有人敢考虑这件事的可能性了。

王国大厦的设计与建造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当然大部分人也认为，这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大厦。在白天，大厦可以随着时间的变化吸收各种各样变化着的

光线，然后反映出云团的形状，在大厦表面形成梦幻般的造型。在晚上，中空
的断面四周柔和的灯光就像光彩夺目的项链悬挂在细长的大厦“天桥”上，在
几英里远的地方就能看见，而且这条“项链”还能随着光线变幻出各种颜色，
给人一种美轮美奂、如临佳境的享受。

阿尔瓦利德对这座大厦也非常满意，他认为这座大厦的设计完美得不能再
完美了。在明亮的天空下，由玻璃和铬合金构成的面积庞大的“针眼”就好像
是来自外层空间的构想。依据这种设想，王子还在附近建造了另一座大厦，这
座大厦外形看起来就像是一枚探索外层空间的火箭。可以想象，即使有陌生人
来到奥莱雅地区，他们也会看好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土地投资的开发前景。

实际上，这座花费17亿里沙特里亚尔（约合4.53亿美元）建造起来的王国
大厦，以及围绕大厦四周的王国中心，仅仅是阿尔瓦利德在1995年宣布的建设
项目的一部分。

王子还有更加宏伟的建设计划，他要让利雅得市遍布他的公司，还要赢得
巨大的利润。因此，王子在建成大厦的同时还宣布了4个投资项目。

王国中心和王国大厦被看做是“王子帝国”的地标性建设项目，当然也是
最引人注目的建设项目。另外，王国购物中心的设计也非常有特色，在购物中
心专门为妇女设计了一条驾驶通道，以便于妇女购物，还有，在特定的购物时
间里，购物中心有专门为妇女开放的购物通道。这也符合沙特阿拉伯的文化传
统，因为在一些公共场所，是不允许阿拉伯女性和男性待在一起的。

王子还投资4亿里亚尔（约合1.07亿美元）筹建了王国医院，这所医院是根
据美国著名的梅奥诊所（Mayo Clinic）设计的，医院拥有全沙特阿拉伯最好的
诊疗设备，在第一筹建阶段就配备了120张病床。

王子投资3.3亿里亚尔（约合8 800万美元）筹建了王国学校，这所学校与利
雅得的其他三所一流私立学校标准不相上下，可以容纳4 000名学生，收费标
准是每学期5 350美元。王子痛感在沙特阿拉伯国立学校里开设的英语语言课程
和科学教育课程太少，因此，他决定在他开办的学校里加强这些方面的课程设
置。阿尔瓦利德还认为，由于受学校规模的限制，利雅得每年都有5 000~6 000
名学生无法进入私立学校求学，因此，这方面的项目还是相当有需求的。

最后，王子投资了4亿里亚尔（约合1.07亿美元）建设了王国城，这座王国
城是标准的居民居住区，共由333个居住单元组成，王国城里的设施和服务系

统都是一流的。

王子在这些项目上的私人持股大体是，在王国中心持股32.5%，在王国城持股39%，在王国医院持股36.4%，在王国学校持股30%。

王子所投资的这些建设项目都是在1995年公开宣布的，他的计划是把这些项目整合在一起。比如，王国城、王国学校和王国医院都应该在一起，这样就可以创建一个小型社区。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已经有65%的综合服务住宅提前出租给了一些公司，比如商霸力顿集团公司，当然这些住宅也出租给王国医院里的职员。王国学校对在王国城里工作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比较便利而又理想的场所，他们可以把孩子送到王国学校里上学。这些外国人在沙特公共医院里没有便捷的就医通道，而王国医院则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服务。除此之外，苹果电脑公司还为王国学校提供了电脑设备。王子还计划把他投资的两大知名品牌运用到王国中心。四季酒店集团要在王国大厦开设一家分店，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将为处于低层的王国购物中心高端商品零售商提供经营商品。联合沙特银行——王子当时还是这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也要进驻王国大厦，而在联合沙特银行进驻王国大厦时，它已成为沙特美国银行，也就是SAMBA。

就像一些喜欢玩拼盘游戏的人，阿尔瓦利德王子也把他的品牌拼在了一起。

扩展商业帝国

对阿尔瓦利德来说，不动产投资仍旧是相当重要的，目睹自己迅速增长的酒店投资规模，王子感觉到，至少在中东地区，他应该进一步构建自己的投资战略了。

在2002年3月，王子投资2.11亿美元创建了王国酒店投资集团，这家集团包括14家已经建成的或正在建造中的酒店，这些酒店的总资产可达10亿美元。作为扩展计划的一部分，阿尔瓦利德王子还访问了利比亚，加深了与利比亚总统穆阿玛尔·卡扎菲的关系。王子要与卡扎菲一起在利比亚创建一家酒店集团。据估算，酒店的起步资金是2 000万美元。王子规划中的第一个项目是在利比亚建造一家莫夫匹克度假中心。当时，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已经决定要提高利比亚的国际地位，他同时也想结束与西方商业世界的“绝缘状态”，因此，在利比亚就出现了一次难得的投资机遇。

阿尔瓦利德对瑞士的莫夫匹克酒店的兴趣开始于1997年10月。当时王子已经购买了一家美国酒店和一个加拿大酒店集团，王子正打算将投资目光瞄准欧洲酒店业。王子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莫夫匹克酒店缺少一种世人的关注度，但这也正符合他要投资一家与众不同的酒店的计划。一方面，王子想要投资的酒店品牌必须要有完整的服务系统，但另一方面，王子又不想这家酒店和他控股的其他酒店构成竞争关系。王子投资的有知名品牌豪华四季酒店，还有和四季酒店标准差不多的费尔蒙特酒店，因此，他希望莫夫匹克酒店能够提供一种“灵活性的品牌”，经营标准在4~5星级之间，主要依靠其硬件设施和位置做好营销。作为一种发展前景良好的小型酒店，莫夫匹克酒店是向中东和非洲进行酒店扩展的理想类型，因为这种酒店可以进入各种不同类型的城市，也可以冠之以豪华酒店的名称。

王子还亲自拜访了莫夫匹克酒店的最大股东——德国慕尼黑投资商芬克(Finck)，据传闻，芬克开始时告诉他：“你的品牌无法向外扩展。”

当然，并不需要局外人提醒，这位德国商人就注意到了阿尔瓦利德的投资趋向。经过反复讨论，芬克终于被这位年轻人说服了。为了表示良好的信任关系，王子签订了购买莫夫匹克连锁酒店27%的股份的合同，另外，他还签订了一份把贝鲁特的一家酒店纳入莫夫匹克酒店管理之下的协议。

不久，王子遵守承诺，购买了黎巴嫩首都一家艾美酒店50%的股份，然后把它转变成一家莫夫匹克酒店。在此后数年时间里，阿尔瓦利德大胆地使用这一酒店品牌，他的酒店管理团队先后在沙特阿拉伯、约旦、埃及、卡塔尔、摩洛哥、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国家经营起莫夫匹克酒店。在2003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莫夫匹克酒店的股份上升到了33%。

王子也发现了扩展其他酒店品牌的难得机遇，四季酒店和费尔蒙特酒店就是他考虑的扩展重点。尤其是他根据自己的承诺，对四季酒店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胆扩展。为了扩展四季阿曼酒店——这是一家位于约旦首都阿曼黄金地带的酒店，王子借助阿拉伯约旦投资银行的力量筹集了7 000万美元的资金，确保了扩展计划的顺利进行。四季阿曼酒店位于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阿曼的街景，另外这还是一家豪华型酒店，有客房175间，配备了大型餐厅和宴会设施。

在那一年，王子的另外一个投资举动是购买了开罗尼罗河广场50%的股份，

这个广场是投资3亿美元的高端接待中心，这里不仅有一家四季酒店，而且还有其他豪华酒店。王子还筹划了在著名的海岸小城沙姆沙伊赫^①建造一座四季度假酒店，这座酒店在2002年建成，阿尔瓦利德共投资1.2亿美元。

阿尔瓦利德王子对媒体的投资热情早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另一位名叫萨利赫·卡米勒的沙特亿万富翁——他比阿尔瓦利德大约年长15岁，正忙于筹建他的媒体王国。萨利赫·卡米勒曾经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中东广播公司（MBC），只是后来中东广播公司被沙特国王法赫德的妹夫瓦利德·阿尔易卜拉欣并购了。在这之后，萨利赫·卡米勒决定和正在关注沙特媒体市场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合作筹建媒体王国。到1993年的时候，他和阿尔瓦利德就筹划好了一份关于王子出资购买他的阿拉伯媒体公司（AMC）的投资交易协议，当时这家公司由萨利赫·卡米勒的达拉赫阿尔巴拉卡集团公司拥有。阿拉伯媒体公司控制了阿拉伯无线电视广播网（ART），其总部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阿拉伯无线电视广播网的5个频道比较迎合阿拉伯观众的口味，它的节目制作空间也达到了7 000平方米。阿拉伯无线电视广播网还控制了黎巴嫩广播公司卫星频道50%的股份。

王子斥资2.4亿美元购买了阿拉伯无线电视广播网30%的股份，并且还积极参与到对广播网的监管工作当中。王子对广播网的音乐频道尤其感兴趣，在他监管的过程中，他喜欢把自己的身心融入其中。渐渐地，王子发现一流的歌星和娱乐明星也常常会光临无线电视广播网。即使在那时，王子才刚刚把投资目光瞄准到媒体市场，他就显示出将来要在媒体市场扩大投资的趋向。最终也证明王子当时的确有这样的想法，但从现在看来，王子对阿拉伯无线电视广播网的成功投资只不过是地区性的小规模投资。

在此后一年多，王子又迈开了他的投资步伐，这一次他的投资对象是罗塔那视听公司（Rotana Audio Visual Company）。这家公司是沙特阿拉伯规模最大的唱片公司，当时大约有100多位阿拉伯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加盟这家公司。

作为一个有着非凡进取心的沙特人，尤其是还具有黎巴嫩生活背景的人，阿尔瓦利德王子非常希望能在媒体领域开创新的事业，但他也必须时刻注意在

^① Sharm al-Sheikh沙姆沙伊赫又名纳斯拉尼角，是埃及西奈半岛东南部的小海湾和海角。沙姆沙伊赫是一个深受世界各地游客喜爱的度假胜地，尤其是欧洲人，很喜欢在冬季到这里度假，一些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首脑会议也经常在这里举行。——译者注

投资时不要与当地的风俗习惯特征相冲突。

到2002年的时候，不论是象征性的，还是实实在在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对罗塔那的兴趣都增长了不少，他对罗塔那公司的投资份额迅速增长到48%。到了第二年，他获得了这家唱片公司100%的股份。

事情的发展颇具戏剧性，在2003年，王子对阿拉伯无线电视广播网的发展速度就有些不满意了。于是，他同意与萨利赫·卡米勒签订一份投资协议，这样他就可以把在无线电视广播网的股份减少到5%，但另一方面他却又获得了黎巴嫩广播公司卫星频道49%的股份，并且还把无线电视广播网的音乐频道转变成一个新的完全在他控制之下的说阿拉伯语的音乐和娱乐频道。罗塔那音乐频道也迅速发展成一个免费接收，并且全天24小时播出的音乐频道，这个频道播出的音乐节目都来自于罗塔那唱片公司的艺术家们的创作成果。这时候，王子的品牌整合战略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基于第一个音乐频道的迅速成功，在三个月之内，罗塔那音乐频道又推出了罗塔那第二频道，即很多人所熟知的罗塔那音乐节节奏频道，这个频道还可以通过手机网络系统给手机用户提供短信服务。也就是仅仅过去了几个月，罗塔那第三频道——罗塔那古典音乐频道，又推出了，这个频道专门播放阿拉伯古典音乐。

“我的频道可以通过短信业务和广告创收，因此完全不需要对这些频道进行投资。”阿尔瓦利德用手指着滚动着的屏幕上的两条富有感情色彩的评论说。在这种整合媒体的成功带动下，王子很快又计划开办一些富有特色的罗塔那频道。罗塔那电影频道就是在开办第三频道后不久运行起来的，这一频道的运营也是向王子开办6个罗塔那频道的目标又迈进了一步——当然这个目标现在早已实现了。

几乎在向这一地区媒体领域投资的同时，阿尔瓦利德还密切地观察着另一家沙特公司。在1993年的时候，利雅得派德超市还是为很多人所知的，但同时在每一年它也承受着巨大的亏损。王子通过分析与研究，购买了这家超市大部分的股份，然后他根据在1986年并购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时的经验，开始控制并管理这家超市公司。随后，阿尔瓦利德又注意到应该对他投资的公司进行一定的品牌整合，于是，他又考虑到了阿齐兹超市。最后，王子斥资2.67亿美元把两家超市整合在了一起，创建了新的阿齐兹派德联合公司，这家新超市公司控制了沙特阿拉伯49%的超市。

借助这一联合公司的力量，阿尔瓦利德王子意识到，为了扩展品牌和资产，他还要采取另外一些步骤。于是，阿齐兹派德联合公司又向当地的一家快餐连锁店赫菲连锁店投入了资金，这家连锁店有数十家店，在全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对于王子的投资事业来说，1995年又是繁忙的一年。他一方面要组织管理王国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他还要计划购买沙特阿拉伯最大的公司之一——国家产业公司。也就在这一年的5月份，王子成了沙特阿拉伯国家产业公司最大的股东。国家产业公司是合资筹建的大型公司，有45家分支机构，主要经营国家工业项目。投资完成后，王子指派成立了一个新的董事会和一个公司重组机构负责管理这家公司。

然后在1996年3月，他投资1.33亿美元创建了阿齐兹商业投资公司，这家公司的职能是管理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房地产投资和股票交易。

到现在，阿尔瓦利德王子又要启动一个新的举措了，这又是一种商业冒险，但他认为：“企业合并是未来的特色。”

因此在1998年，王子就准备好了另一场企业合并，在沙特阿拉伯的这一领域，这一场合并的规模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阿齐兹派德联合公司作为王子创建的第一家联姻超市现在要和萨福拉公司联手经营，也就是说沙特王国两家主要食品生产商要倾力打造一家规模庞大的商业实体——萨福拉-阿齐兹集团，或者称为萨福拉集团。阿尔瓦利德现在控制了沙特阿拉伯规模最大的食品生产和服务集团。

银行业的成功

在经过近20年的“疯狂”创业后，到1999年，王子看起来好像要缓和一下大规模投资行动了——这一缓和直到他创建波斯湾地区最大的银行为止。

在之前两年，王子就对沙特阿拉伯的银行产业采取行动了，这一行动对沙特阿拉伯的金融行业一直存在着后续影响。王子获得的一个非常大的成功是把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改造成一家盈利银行，这一改造过程至少在沙特阿拉伯让王子积累了良好的改造银行部门的经验。通过跟踪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王子相信他们的竞争对手沙特开罗银行也进入了一个并购成熟期，因为这家银行已经挣扎在4亿美元不良贷款的“泥潭”里了。经过努力，王子把

沙特联合商业银行和沙特开罗银行合并在了一起，就这样，联合沙特银行诞生了。

在创建了新的联合沙特银行后，王子又拿出时间来应对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通过分析研究，王子认为，沙特美国银行有着强大的实力，而且还有优秀的管理团队，与它合并非常有利于自己银行事业的发展。

于是在1999年，王子果然采取了行动，沙特联合银行和沙特美国银行“走在了一起”。可以说，这是一次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合并，但就是这次合并使王子与花旗银行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早在20世纪70年代，作为老花旗银行的分支机构，沙特美国银行实现了部分国有化，但花旗银行还在这家新的金融实体中保留了30%的股份，同时也参与沙特美国银行的经营管理。

每一次企业合并，王子都能看到他所占的股份又稀释了一些，但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原始投资却得到了非常大的回报。他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在这个以前所知甚少的领域里能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王子第二次合并的结果就是沙特美国银行，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SAMBA，这个名称还是沿用这家银行以前的名字。阿尔瓦利德王子自愿担任沙特美国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他说，这个时候他非常高兴能够担任这个职务。

王子在中东地区多个领域的投资使他获得了良好的收益。王子的投资涉及很多不同的行业，而且他在联合这些投资行业来扩展他的财富数额方面也显得“技高一筹”。他如今在一些主要的产业部门都有大量投资，这些部门包括不动产、建筑、农业、食品、农业工程和零售，当然还有银行部门。即使王子在世界“舞台”的投资收益可能会更大，但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对沙特阿拉伯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投资。然而，仍旧有一些人害怕，如果王子过于重视跨国性投资就有可能对国内投资失去兴趣。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王子领导下管理联合沙特银行的马赫·阿尔·奥简却不这样认为，他说：“王子并没有漠视沙特的商业经营，因为他在沙特阿拉伯很多公众所熟知的公司都有资金投入。他对沙特的零售商业进行投资，并创建了阿齐兹-派德集团；他对萨福拉集团进行投资；他对沙特阿拉伯国家产业公司进行投资；另外，还有他的私人投资，包括王国大厦、王国学校、王国城和王国医院。可以看出，王子对他的财富进行了良好的配置。他并没有放弃对沙特的投资，也没有减少这方面的投资。”

在地区性投资中，埃及走上了“王子的投资前台”。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埃及南部靠近阿斯旺的图什卡地区购买了10万公顷土地。这片土地要比巴林、卡塔尔等13个国家的面积总和还要大。通过他的王国农业发展公司 (KADCO)，阿尔瓦利德王子计划开发一个总额达5亿美元的农业项目。据阿尔瓦利德讲，为了刺激和奖赏对这片土地的开发，埃及还为王国农业发展公司提供了水源和无偿电力服务，他还补充说，这个开发项目可以为成千上万的埃及人提供就业机会，对埃及的发展相当重要。王子强调说，这个农业开发项目作为埃及开发项目的一个范例，不仅影响到埃及的农业领域，而且对埃及的政治、社会经济和人口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这个开发项目针对的是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项目开发完成后，数百万埃及人就可以从埃及北部的三角洲地区搬迁到这里。阿尔瓦利德王子说，这个农业开发项目是埃及政府和私人投资力量的融合。

在1997年夏天，阿尔瓦利德把他的目光集中在了中东地区。一直以来，王子都是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的，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在黎巴嫩的童年时期，曾经与巴勒斯坦的难民有过密切的接触。他还与巴勒斯坦领导人亚瑟·阿拉法特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他却不受政治因素的牵连，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巴勒斯坦低迷的经济状况上——由于受与以色列长期冲突的影响，巴勒斯坦的经济状况一直萎靡不振。

在这一年的7月，王子向巴勒斯坦投入了第一笔资金，即斥资1 000万美元购买了巴勒斯坦投资与发展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主要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从事开发和建设项目。

王子还与别人合作共同创建了耶路撒冷发展与投资公司 (Jerusalem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Company，简称为JEDICO)，这家公司主要从事住房和服务项目。

大错——不仅仅是错误

对于一个对很多国家都有投资兴趣的人来说，熟练掌握各类投资商业信息是非常重要的。阿尔瓦利德20世纪90年代的投资对他产生的一个影响是让他工作越来越忙碌了，他工作需要的时间也越来越多，因为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他需要抓住每一个投资机遇。阿尔瓦利德有一种非凡的能力，那就是他在工作繁忙的时候能够不用休息，也很少睡眠。王子对晚上的时间也极其重视，当然他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多一点阅读资料的时间，因此，他能把精力集中在收集信息和关注国际新闻上。

在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视野中，还有很多领域需要他努力开拓，比如房地产、酒店、食品业、农业和银行业，因此，在1997年的时候，他觉得必须要加快自己的投资步伐了。据王子透露，在这一年间，他乘坐自己的专机飞行了25.5万多英里。还有，在他从事商业投资的过程中，每个月的电话费就超过了8万美元。事实上，当王子需要哪方面的投资信息时，他就能马上获得，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经常是晚上），也不论在什么地方——有可能是在他的专机里、游艇里，甚至在他的沙漠营地。对于阿尔瓦利德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他依靠节省时间而获得财富。

实际上，王子总是从平常人都休息、睡眠的时间里挤出他的投资时间。

当听到阿尔瓦利德王子直到第二天凌晨才上床睡觉时，他的表弟里亚德·阿萨德并没有感到吃惊。他说：“他总是这样。在我的记忆里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从来没有超过5个或6个小时。我不知道他在美国或沙特阿拉伯的情况，但当时他在贝鲁特时确实是精力异常旺盛的。”

加拿大四季酒店集团的董事长伊塞·夏普从认识王子的第一天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他在同一时间里总是要做很多事情，这是他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因为他兴趣广泛。但他对自己听到的或读到的东西能够很好地过滤。如果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不错的文章，他会用笔画出来，然后送给你，并对你说，你可能对文章的某些地方感兴趣。我把他称做是一个优秀的读者，因为他对读到的材料能够迅速理解，我想这就是他卓尔不凡的一个特点，他那迅速理解并做出判断的能力的确超群。”

那些曾经与王子有过商业交往的人通常把王子描述成一位战略性的思想家，因为他做生意就好像有些人玩拼盘游戏一样。王子多年的沙特财政顾问穆斯塔法·阿尔·赫杰兰曾经这样评论王子：“王子的投资经营就好像是用真正的钱玩地产大亨游戏。”

当你回想起王子年轻时在贝鲁特与他的表弟里亚德玩地产大亨游戏那激烈的场面时，你一定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类比。

在王子的投资中，既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但他愿意从事这种商业冒险行为。王子说：“不论哪一位投资者都必须是一位善于冒险的投资者，但他也应该是一位谨慎的冒险投资者。如果你太专注于冒险投资，那么你就不是一个赌徒。我不是一个赌徒，我是一位冒险投资者——当然是一位精于计算的冒险投资者。”

就因为这个原因，麦克·詹森一直认为，那种认为王子只对花旗集团进行了一次奇迹般投资，而在其他领域并没有做出什么投资成果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有些批评人士一直在犯着同样的错误，他们只是非常片面地看待王子的投资。实际上，王子还进行过很多成功的大型投资，这些投资中每一次都是很了不起的——那些批评人士的‘视野’都被王子对花旗集团的成功投资遮住了。以任何标准衡量，金丝雀码头都是王子投资的成功典范，另外还有王子投资的新闻集团，以及在酒店行业的投资。人们之所以不大重视王子的这些成功投资主要是因为王子投资的这些公司并不为公众所熟知，但这些投资却是相当成功的。”

王子指出，在差不多1/4世纪的时间里，关于他投资、商业决断方面的文章、报道基本都是正面性的，只有一篇文章是从反面报道他的。

在分析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投资领域取得的成就时，享誉盛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在1999年第2期以挑剔的眼光做了相关评论，这篇文章认为，除了花旗银行集团之外，阿尔瓦利德大部分的财富都来源于房地产投资交易，而依据一定的投资标准，王子在1992~1999年之间的股票市场投资效益都是相当低的。这篇文章还这样评论王子：“原本是房地产短期投资商的阿尔瓦利德，现在已转变成股票市场的长期投资者了。”

阿尔瓦利德虽然在当时对这家杂志的评论文章非常生气，但现在他却能很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了。他说，他给这家杂志社的主编写了一封信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此，即使杂志发行后，他也没听到对他相当不利的批评之声。其实，阿尔瓦利德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他能看到他的财富在持续不断地增长——他的名字已经列在《福布斯》杂志全球富豪榜上了。

有时，王子也发现他对自己投资失利的反应也是相当有趣的。他想起曾有一位记者采访他时问他：“您在投资中犯过错误吗？”

他说，他当时的回答非常坚定：“没有！”

这位记者当时吃惊地看着他，并说道：“您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自大啊？”阿尔瓦利德则回答说：“没有，我从来没犯过错误……但我却犯过大错误！只要我在商业运转中出现严重失误，就不会是一个小错误，而是一个大错误。损失10万或者100万只能算是一个小错误，而当损失两三亿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了。”

吸取教训

这里暂且把“小错”还是“大错”放在一边，麦克·詹森认为，成功和失败都是投资中需要汲取的经验与教训。他说：“在开始的几年里，人们都把王子比做是迈达斯国王^①——每一件东西只要阿尔瓦利德触到了就变成了金子，但我现在认为，事情不是这样简单的。王子在投资中也出现了几次失利，不论是好莱坞星球餐馆还是欧洲迪士尼乐园——王子至今都没有后悔过这类投资。我们在投资中的确有过失误，但可贵的是，我们能真正地在这种失误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

对阿尔瓦利德来说，这种经验是他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认真吸取的。

从评估性的观点来分析，詹森做了以下总结：

核心投资，包括国际层面和地区层面的投资，除了欧洲迪士尼乐园和时代华纳的投资之外，都是非常成功的。但王子认为，迪士尼乐园和时代华纳公司仍有很大的潜力。

非核心投资，包括所有的一般性投资和小型投资。在这一部分投资中，有几次投资并不成功，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和王子在其他地区的投资相抵消了，因此这部分投资对王子的内部回报率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詹森指出，王子也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投资失误发生在当他偏离了原来一直坚持的对处于低潮中的知名品牌企业进行投资战略性分析，然后

^① King Midas，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迈达斯国王，他央求酒神狄俄尼索斯赐予了他点石成金的能力。不过，他发现凡他触到的东西，包括食物和饮料全都变成了金子，于是又恳求神收回他的法术。——译者注

当投资机遇来临时恰当出击的轨道。王子对东亚的冒险性投资并没有获得他所希望的投资收益，但毕竟阿尔瓦利德也没有沉陷于其中，而且，他认为他的投资有助于韩国摆脱当时的经济低谷。

看起来好像偏离了“低价购买，一直持有”的投资轨道，是导致王子跋涉于投资失利的“沙漠”中的唯一因素。

阿尔瓦利德王子说，他能够从这种投资失利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是非常幸运的，这样，他在以后的投资中就避免了给他的财富带来更大的损失。他的投资教训总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1. 不要紧跟市场。
2. 不要急于对一些投资趋势良好的企业进行投资。要耐心等待，在让你对投资时机极其满意的情况下再投入资金。还要耐心等待，在股票价格真正很低时投入资金——如果不是这样就一定不要投资。
3. 要对投资的流动性有一种强烈的偏好，尤其是在进行大规模投资时。
4. 在王子所有的投资中，投资份额都要占到投资目标公司净价值总额的1%。实际上，这一份额的投资对公司的总投资额有很大的影响。

在听到一些批评人士对王子的投资战略进行批评时，花旗银行的老板桑迪·韦尔对他的朋友和花旗银行的最大投资者阿尔瓦利德给予了直接支持。他说：“你们没有必要对王子的成功投资进行怀疑，即使他以前有些幸运色彩在里面，但王子今天的地位强有力地证明了他的投资地位。我认为，幸运是一件非常好的东西，谁不希望得到呢？王子在投资花旗银行时，就采取了重大举措，当然，最终他还是非常幸运的。王子在其他领域也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他在投资金丝雀码头的过程中就获得了很大的收益，另外他投资的四季酒店也是非常成功的。他在投资中习惯于进行长期性投资，比如对苹果公司的投资，当然他也获得了很好的回报，在这一过程中，他也与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投资中，每个人都会出现失误，如果你不喜欢冒险，不想出现失误，那你就不是——一位优秀的投资家，我的意思是说，没有人是完美的。”

麦克·詹森说，王子将他的投资规划设计得非常完美，最终，他不仅获得了巨额财富，也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规模庞大的产业。他又补充说，虽然在1998

年以及2000~2001年变幻莫测的投资市场中，王子的净价值和投资战略都出现了一定的摇摆，但毕竟他闯过了这些关口，现在看来，王子的投资在将来会有更好的前景。

詹森也确实承认阿尔瓦利德王子有时也相当固执，这在投资中也会带来收益损失，但这种固执的投资特征也不仅仅显现在王子的身上。他说：“如果你们分析一下我们周围两位最成功的投资商——有些人认为最成功的投资商应该是沃伦·巴菲特和阿尔瓦利德王子，他们两个人哪一个也不愿意轻易放弃一次投资。很多人都认为，巴菲特和阿尔瓦利德都属于固执的投资者。”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这两位世界上最有力和影响力的投资者在1999年12月份的《福布斯》杂志上出现在一起。这一期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巴菲特：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对这位“美国的阿尔瓦利德”的投资战略进行了质疑，另外，这篇文章还认为巴菲特的投资战略背离了正常轨道。“阿拉伯的沃伦·巴菲特”迅速对这件事进行了回应，他给这家杂志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件，他在信中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是相当狭隘的，也是一种相当不公正的评论。阿尔瓦利德，这位对探查性问题和批评观点相当熟悉的投资家，以这样的评论结束了这封简短的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这样说，巴菲特也是伟大的！”

在这几天之后，有一份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传真放在了王子的办公桌上，这份传真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你真了不起！”

这位奥马哈的投资“巨人”向王子在公开场合对他支持表示感谢，并且做出承诺：“如果有媒体在沙特阿拉伯对你发起攻击——但愿不会，你就打电话给我，我会为你打抱不平。”

即使亿万富翁也会珍视朋友之间的友谊。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八章

家庭生活

我当时正驾驶着海上摩托，这时我做了一个愚蠢的动作……后来我就摔坏了头部，右边躯体也麻痹了。

——卡莱德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儿子

“身为一位公主，你感觉最好的是什么？”

丽姆公主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什么也没有！”

然后她沉思了一会，脸上掠过一点无奈与不满。

“我甚至在穿一件T恤时都要想一下，‘我是一位公主’……真的是这样！”

然后又问她：“你身为一位公主，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一刻属于自己的时间。唯一我单独享用的时间就是在厕所的时候。”

丽姆在说到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忧郁的神情，但随后她又像往常一样显得非常娴静、文雅。即使在那些不知道她身份的人眼里，和同龄人相比，21岁的丽姆也显得相当成熟、冷静。她那文静的个性特征也反映出她是那种善于思考、只有需要表达时才开口的女孩。在她那线条分明、柔美可爱的脸上点缀着一双乌黑而热情的眼睛，那是一双杏仁形的眼睛，看上去有些神秘。在那些关心丽姆公主的人看来，公主的生活是私密的，她的周围总是少不了表情严肃的安全保卫人员，显然，这对他平静的心态也是一种破坏。她说：“贴身警卫一直陪伴我左右，就好像一直有人在盯着你。我很难过上一种正常人的生活。这种平和的家庭生活一直是我們向往的，但现在它只属于其他人。”

丽姆公主停顿了一下又说，这是她享受被赐予的特权而应该付出的代价。她还说，她愿意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随后，也许丽姆觉得她说的话有些多了，就机灵而又淘气地笑了笑转移了话题，她开始谈论她的父亲——阿尔瓦利德当时就坐在她旁边。

这是2003年8月的一天，天空晴朗明媚，让人感觉既温暖又舒适。一些懒散而悠闲的行人漫无目的地在法国戛纳沿岸而筑的人行小道上闲逛，一切显得平和、娴静，也许他们中的很多人正在从开着门的咖啡馆里探寻一些知名人士的面孔呢。因为在这些地方往往会有一些健壮的中东游客光临，偶尔低沉的声

音也会从那些注意到阿尔瓦利德王子的人口传出：“阿尔瓦利德。”

在阿拉伯世界里，当有人提到“阿尔瓦利德”时，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名字指的是谁。每一年的夏天，阿尔瓦利德王子都会在蔚蓝海岸^①的一些地方度假。在数10年的时间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精英人士经常光顾景色怡人的蔚蓝海岸。

王子和他的随从非常喜欢咖啡馆里靠前的座位，阿尔瓦利德通常和他的女儿坐在咖啡馆里长条桌的中间，然后有大约10个人分坐在他们两边，剩下的还有大约十几个人坐在围绕他们的小桌子周围，所以当一间咖啡馆里的顾客超过30个人时，就显得很拥挤了。

在把话题从她自己身上转移开之后，丽姆又透露说，她父亲总是习惯于把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东西放到他两边比较远的位置。他总是不经意地这样做，丽姆说道——她所说的马上得到了证实。她的脸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让我们观察一下他要在多长时间之内把这些东西挪开。”她指着自已的手表，然后又指了指咖啡馆服务生放在王子面前的银餐具、调味品、餐巾和玻璃杯说。当王子回过头来看她的时候，丽姆的脸上显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在等着他回过头去与坐在桌子另一边的投资顾问聊天。当王子转过头去开始聊天的时候，丽姆看着她的手表开始计时了。

丽姆很清楚，她的父亲肯定会按照她说的那样做。果然，过去了还不到30秒的时间，王子就开始把放在他面前的盘子、刀子、叉子和香槟酒挪开了。看着父亲的动作，丽姆得意地笑了。

游戏结束了，丽姆嘿嘿笑起来，这显得太简单了。

丽姆还打算再想出一个招数来验证她父亲的离奇习惯时，咖啡馆的服务人员端上了食物。很快，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上的空盘里摆满了各种风味的沙拉。阿尔瓦利德用勺子取了一点离他最近的沙拉，放在嘴里，品尝了一下味道，然后又把沙拉推到了另一边……放在了女儿的面前。丽姆看了看周围那些刚才看她证实王子动作的随从，好像是在说：“要我品尝吗？”

“一点也不好吃。”丽姆随口说道。

丽姆公主的两位助手苏珊和纳赫拉——她们两人随时陪伴在公主周围，听

① Côte d'Azur，蔚蓝海岸是指法国境内靠地中海从蒙东到隆河河口的这一段海岸。这片美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距离欧洲主要的大都市仅两个小时的飞机路程；戛纳、突尼斯以及著名的摩纳哥王国都位于其中。——译者注

到公主这样说也笑了。她们两个人对公主非常了解，尽管她们和丽姆之间是雇佣关系，但她们和丽姆之间却始终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友谊关系，当然，丽姆在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找到她们。类似今天的这种场景她们两人也非常熟悉，但她们还是很少听到丽姆公主在公共场合发表这样的评论。

阿尔瓦利德王子和他的孩子们之间一直保持着一种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因此，有时候他们也开一些类似这样的小玩笑。王子感觉到，他和孩子们之间如果形成一种轻松而又成熟的关系，就可以长久地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他说：“我和儿子以及女儿之间保持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相当重要的。现在我们的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友谊的基础上的，因为他们的年龄都已经超过20岁了。如果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我都让他们自己去判断事情的可行性，因为我认为，我们在近20年里建立的彼此友好、信任的关系已经有了相当牢固的基础。”

和他们相比，王子说，他的童年时期是不同的，因为他那时缺乏一种连续性的亲情，他有时会感到他和父亲之间的距离相当远。王子说：“我和我妈妈、爸爸之间的关系也很好，但我在自己从事商业经营时常常会感到孤独。我在年龄不大的时候就去美国读书了，因此我认为，我父亲对我的培养方法就是对我放任自流，所以，我必须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

在与他的父亲塔拉尔王子一起度过的岁月里，王子感到有一个方面还是从他父亲那里获得了教益，那就是要重视对年轻人进行宗教情感和道德规范的培养。他说：“如果你能把正直、诚实、遵守宗教礼法和道德规范作为培养年轻人的基础，而且能把这方面的思想传导给他们，他们就会获得很好的发展，我认为这一方面对培养年轻人是至关重要的。”

丽姆公主

丽姆公主是一个个性鲜明的女孩，但由于经常和父亲在一起，她的“棱角”也被磨平了不少。这其中部分原因是出于对父亲的尊重，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王子就是依照端庄典雅来培养她的，当然，公主通常在父亲的面前也显得落落大方。另一方面，王子在吃饭的时间也常常和女儿聊上几句，问几个问题，发表一下自己的评论，甚至还会开个小玩笑，丽姆公主有时也会轻声说几句，王子常常点头表示赞同女儿的观点。

丽姆与她父亲之间的关系一直相当融洽，她坐在父亲面前就有一种安全、温馨的感觉。她说：“他是位非常有魅力的父亲。他与哥哥和我的关系都特别好。我们之间有什么事情都会毫不掩饰地说出来，没有任何障碍。有时候，爸爸会非常繁忙——他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但他总要找出一些时间来陪我们，他给予我们的太多了。”

阿尔瓦利德王子每一天都尽可能地与他的孩子们共进午餐。除了他们出去旅行或在海外学习的时间，丽姆公主与他的哥哥卡莱德王子每天都会坐在餐桌旁与他们的父亲一起吃饭。

当然，卡莱德王子的身边也少不了几位跟着的随从，他们经常一起出去，但如果王子回来晚了，他就会恭恭敬敬地走到父亲的面前，解释一下他晚归的原因，然后他就会和随从一起坐在靠近主桌的桌子旁，而不是和他父亲一起在主桌就座。卡莱德这样做也不是为了显示他已经长大成人了，在很多事情上可以独立了，实际上，在2003年那一年，他才刚满25岁。卡莱德王子与父亲的关系也是相当不错的，卡莱德把这种良好的关系归结为他们之间有一种友好的交流。他说：“我最喜欢父亲的一点是，他喜欢倾听别人的意见。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听众，他虽然并不一定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但他确实善于倾听别人的讲话。在你说话时，他可能会看着别的地方，或者同别人讲话，这时你可能会想，‘他并没有听我讲话啊，’但在晚上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对你说，‘你怎么咳嗽啊？怎么打嗝啊？’……很显然，他注意你说话了。还有，拥有爱心也是父亲一个重要的方面，尤其他对我和妹妹的爱更让我们难以忘记。他对年长者相当敬重，对家里的每个人都相当尊重，他对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也尊敬有加。我小时候学的很多东西都是他教给我的，在我孩童时期，我就和他一起做祈祷，然后我们一起去吃午饭，我们从来不是先吃午饭，然后再祈祷。他给我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女儿丽姆公主是个非常机灵的女孩，她还让父亲迷恋上了手机短信，因为她告诉父亲，用手机短信交流既快捷又方便，也不用接听或拨打电话了。在2004年之前，王子还很少自己带着一部移动电话，后来真正需要，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公共关系主管带给他一部。他也常常打开手机接收或发送短信——当然这些短信通常是他儿子和女儿发给他的。如果你看到弓着背、拿着手机，微笑着沉迷于手机短信的阿尔瓦利德王子时，你一定会感到不可思

议，但短信交流确实是王子非常喜欢的交流方式。

实际上，对于一位在商业领域打拼了25年多的人来说，想要把这种坚韧的、敢做敢为的思想特征与那种对子女百般呵护、百般关心的想法融合在一起还是相当困难的，这也是很多人都难以做到的。但阿尔瓦利德王子却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几乎每天都关心子女的幸福与安宁，这一点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他在不要让女儿过多地被媒体报道这方面做的也是相当小心的，这主要是因为他要尊重沙特特有的文化。在沙特阿拉伯，妇女拍摄照片或电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这一方面，王子对他周围的妇女都非常关注，包括对他的母亲和姐妹。当然，他也说过，他也不干涉她们自己的选择。

而2004年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王子在沙特阿拉伯王国举起了为妇女争取权利和自由的“大旗”，他说，没有任何理由不让那些越来越多的为他工作的妇女们对媒体自由发表她们自己专业领域的话题。王子首先在他的公司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免得他公司的员工把在媒体面前曝光看做是一个“禁区”。

阿尔瓦利德一直把自己的家庭看做是他生活的核心。当然，由于手中握有雄厚的财务大权，王子完全可以把家庭和事业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或者还可以关注其他重要的问题。但王子做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他能够在时间上恰当地处理好各种事务。比如，在丽姆将要过21岁生日的时候，王子就飞到意大利的比萨市，然后和他的随从一起乘公共汽车到佛罗伦萨，去看望他的女儿丽姆公主，当时，丽姆还在大学求学阶段，她到佛罗伦萨只是为了度假。阿尔瓦利德为了能在回利雅得之前给女儿过生日，就把自己商务旅行的最后一站安排在了佛罗伦萨。

当丽姆公主看见父亲在接近半夜时步入酒店时，她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表情，王子也很高兴，因为他能及时赶到为女儿庆祝生日。这一场景使人想起了一部带有忧郁、浪漫色彩的意大利电影。在佛罗伦萨这个装饰得非常漂亮、非常有特色的旧式酒店里，阿尔瓦利德与丽姆以及她的朋友们一起在酒店院子里，靠近喷泉的场地上举行了庆祝仪式。穿着别致的年轻人聚集在场地上，这其中包括电影演员阿德里安·布劳迪，他那时刚刚因为在票房率很高的电影《钢琴师》中表现出色而荣获了电影奖项。

阿尔瓦利德坐下来与女儿开了几句玩笑，然后送给她一件生日礼物——一只价格昂贵的手表，这只手表是阿尔瓦利德前一天在伦敦做短暂停留时购买的。

丽姆对父亲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走了这么远的路来看她非常兴奋——虽然只是提前了几个小时。为丽姆庆祝生日的同学也因为见到了具有传奇色彩的阿尔瓦利德王子而兴奋不已。

丽姆知道她父亲对商业经营极其重视，因此父亲能够撇开繁重的商业事务抽出时间来与她庆祝生日，这着实让她想象不到，也让她感觉到非常有趣。她说：“我记得在六七年前，那时候我还在读中学，爸爸经常很晚才从阿卜杜勒叔叔（沙特太子）家里回来。但他一般在上午7点钟就能够起床，这时我也该起来上学去了，他有时就会这样说，‘你去上学吗？现在几点了？’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话。有一次，他竟然对我说，他要送我去上学，这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做。我当时也非常激动，要知道，‘我的爸爸将要送我去上学！’”

丽姆公主继续讲道，当他们一起上了车后，她父亲就会用那种传统的阿拉伯头巾遮住脸，只留下架在鼻梁上的太阳镜，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有人认出他。在丽姆的学校里，有专门为开车送孩子上学的家长设置的停车道，车辆在停车道上停下时，学生们就可以下车，然后车辆必须马上开走，这样主要是为了避免出现车辆拥挤的现象。据丽姆回忆，她父亲在她下车后还要看着她走进大门。她说：“在我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我会回头看一看，这时我会发现爸爸的车还停在那里。于是，我再向前走几步，再回头看看，他还是在那里。因此，我就向爸爸摆了摆手，他也回摆了一下，但还没有走的意思。在我走进学校大门的时候，我从大门侧面往外看，爸爸的车还是停在那里。当他看到我确实走进学校大门了，才打开车窗向我摆摆手——这才是他真要走的时候。当时，我还想对他说，‘你身后停着200多辆汽车呢！’但不管怎么样，他要看见我走进学校的大门才会放心离开。这样的事的确有点让人想象不到，所以我的很多同学都不相信我的父亲阿尔瓦利德能够亲自送我去上学。”

丽姆公主说她心里一直装着个秘密，就是希望在她生日那天父亲能送她一份特殊的礼物，但如果她向父亲提出这个要求又感到有点唐突。实际上，丽姆想要的并不是昂贵的东西，她只想要父亲在她生日的这一天能够带着她到必胜客快餐店安静地吃一顿简单的便饭。王子当然也不会对他女儿的这一想法不屑一顾，因为王子的随从人员有时也会拉着他去麦当劳或其他快餐店。而王子在这时也常常不会拒绝，虽然他在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不吃煎炸的食物了。然而，

直到现在，丽姆公主也没有向她父亲提出这一特殊的要求。

颇有意思的是，在女儿21岁生日这一天，当阿尔瓦利德最后离开佛罗伦萨酒店的时候，他好像才想起，原来他来看望女儿的这个地方还是比萨饼的起源地。

男孩的本色

有些人认为，法国的南部看上去有点残破，也不够整洁。

在法国地中海沿岸，以前那种远离喧嚣、不流于世俗的美景胜地现在也被如织的游人破坏得差不多了，但有时这个地方也能看到一些豪华轿车。这里大多数的酒店和咖啡馆都经营得很好，但也因为这个原因，这些酒店显得有点背离了过去的传统经营方式。从服装上看，地中海沿岸典雅别致的设计风格也夹杂了很多只追求新潮、时尚的设计风格。

对像阿尔瓦利德王子这样的人来说，他可以自由地在世界任何地方度假，但有一点奇怪的是，王子一直对戛纳、圣特鲁佩斯及其附近的旅游胜地着迷。在每年8月的几个星期里，王子的豪华游艇都会系泊在戛纳海岸，他每天都要往返于游艇和海岸之间。当然，这个地方对阿尔瓦利德来说也的确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在他小的时候，父亲有时会带他到这个地方来度假，他也非常想和他一直敬佩的父亲待在这个美丽的度假胜地，但那时的日子总过得很快。

王子对他小时候在地中海沿岸度过的日子非常怀念，但有一次度假——也就是1993年夏天的那一次，王子却再也不愿想起了。王子的私人医师对这件事记忆犹新。杰哈德·阿奥卡尔医师从阿尔瓦利德王子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跟在他身边了。他说：“那是在圣特鲁佩斯度假时，我们忽然看到一辆救护车急速驶过，我当时就祈祷，‘上苍不会让厄运降临到我们头上。’可10分钟后，我就从船长那里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卡莱德王子在驾驶海上摩托时出了事故，他现在正在圣特鲁佩斯海岸。接到这个电话后，我就告诉王子‘卡莱德王子出了意外事故。’我们马上赶到了那里，发现卡莱德王子已经躺在担架上了，他当时说，‘我的胳膊不能动了，我的腿也不能动了。’”

当时，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好朋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查克·古兰，也在度假期间来这里拜访王子，因此，他也对15岁的卡莱德王子出意外事故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回忆说：“当时这件事谁也没有想到。接到电话后，我们开车迅速

赶到海边，从车里出来后，我们就看见了躺在临时担架上的卡莱德王子。小王子躺在那里好像已经失去了痛感，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血却流得很多。在经过一番紧急处理后，阿尔瓦利德王子果断地说，要走一条近路赶快把小王子送到医院。在我们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并安排好了一切后，我就告诉阿尔瓦利德，‘不要太担心了，上天会照顾好你的儿子的，也会照顾好你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当时这件事真的是非常危急——卡莱德王子离死神只差一步之遥。”

熟悉卡莱德王子的人很难想到他竟然会出这样的意外事故，因为15岁的卡莱德就已经比他父亲更高一些了，而且由于他从小就喜欢运动，所以他也很健壮。卡莱德同时也是位长得非常英俊的王子，他在开心的时候非常喜欢笑，尤其是在学校里搞了一些恶作剧后，他会高兴得欢呼起来。当他不穿阿拉伯传统服装时，他喜欢穿那种新潮的、宽大的衣服，看起来有点儿像美国的花花公子。他甚至还留着胡子，样子颇像西方世界的年轻人。从兴趣和爱好方面看，卡莱德也与很多美国年轻人差不多，比如他喜欢美国达拉斯牛仔橄榄球队。卡莱德看上去还有点深沉，但你如果对他了解了后，就会发现，他是一位有着浓厚文化观念的热情而文雅的年轻人，他一方面从沙特王室家族中吸收了那种严格服从一切的教育，另一方面，西方世界自由传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对他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而他在内心深处也一直小心翼翼地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与观念中保持着平衡。

在与卡莱德第一次见面时，我就感觉到了他那种良好的性格特征，他那真诚而善意的笑容经常挂在脸上。当他谈到在他15岁时的那次意外事故，他也显得非常从容，虽然他现在腿仍有点轻微的跛，头上也有好几处伤疤，但他却能笑着谈论这件事情。“我当时正驾驶着海上摩托，这时我做了一个愚蠢的动作——以前我做这个动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我不知道这一次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就摔坏了头部，右边躯体也麻痹了，结果我就掉进了水里。我的一位朋友把我从水里拖出来，然后把我拖到船上。当我脸上流着血被从水里被拖出来的时候，我妹妹是第一个看见的，当然，我当时的情形糟糕透了。她看到我后，简直不知所措了，浑身直打哆嗦，显然她被吓蒙了。”

至今，丽姆公主在回忆起这件事时也有些发抖。她说：“哦，当我看到他时，他已经在水里不省人事很长时间了，我当时紧张极了。我实在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卡莱德的朋友）简单地给我解释了几句，我这才缓过神来。

哥哥当时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衫，这样看起来更糟糕——因为血已经把白色T恤染红了。当时，我的思想也停滞了好几个小时。这真是一件恐怖的事情……”

丽姆停顿了一下，显然，她的思想还被回忆中的情形缠绕着。

虽然这只不过是一次意外事故，丽姆还是有一种负罪感，对于卡莱德所发生的一切她感到非常自责。她说：“我曾经对他说，在驾驶海上摩托时，如果把速度提高一些就可以让它飞起来。因此，他可能是听了我的话，他肯定在想，‘我妹妹都这样说，我一定能做得更疯狂一些。’在这之后，他就登上了海上摩托，而且驾驶得非常快，在他打算下冲时，摩托失去了平衡，他的头撞在了海上摩托的后操纵杆上，他也掉进了水里。”

当时，卡莱德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事故的严重性，虽然自己受伤严重，他还尽力安慰他的家人不要过于担心。当卡莱德被带到圣特鲁佩斯岸边的时候，他的右半身已经无法活动了。大约过了10分钟以后，他的手恢复了知觉，但腿依然动弹不得。卡莱德迅速地被他的家人送到了医院，陪同前去的还有他们的家庭医生杰哈德。当地的医生在检查完了卡莱德的伤势后说，圣特鲁佩斯的医疗设备无法很好地为卡莱德实施治疗，他应该转到马赛或巴黎的医院，那里的医疗救治条件会好一些。阿尔瓦利德看到躺着担架上浑身是血的儿子非常难过，他想要尽快带儿子到美国向医学专家求助，但又有人告诉他，他儿子的头骨已经严重受伤，不能再耽搁这么长时间了。阿尔瓦利德告诉杰哈德回到游艇上准备好行李箱，他要乘飞机带儿子去马赛蒂默恩医院接受治疗。

当卡莱德的母亲达拉尔公主回到游艇上时，阿尔瓦利德王子嘱咐杰哈德不要告诉她卡莱德的伤势。杰哈德说：“等我回到船上时我看到他（卡莱德）母亲正与几位到访的客人交谈。他（阿尔瓦利德）告诉我不要去惊扰卡莱德的母亲，因为游艇要行驶12个小时才能达到马赛。我说，‘尊敬的王子阁下，一切都会顺利的，我们要把他带到马赛去，他只是受了点小伤。’我收拾了一下小王子的行李，然后上了车，大约开车走了有4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就到了马赛。”

在玛赛的医院里，满脸担心的阿尔瓦利德王子站在医院的病床旁。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去问杰哈德，以后卡莱德是否还能行走。杰哈德说，如果上帝希望他能行走，他肯定能行走的。

卡莱德后来才知道他受伤的严重程度，他说：“我受的是脑震荡，头骨也受到了伤害，我大脑区域的神经也受到了伤害，因此受我左半部大脑控制的右半

部躯体就瘫痪了。我的腿也瘫痪了，但我认为，一个星期后，我动完手术就会康复的。我的爸爸一直为我祈祷，在我动手术那天，我妈妈并不知道我要动手术，也不知道我当时的严重状况，在我被推进手术室时，爸爸才告诉妈妈我必须接受手术。”

丽姆当时感觉到他父亲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不想让自己的妻子替他分担这种压力，因此，在卡莱德动手术这件事情上，完全是他自己做出的决定。丽姆说：“他做出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因为当时医生告诉他哥哥必须要接受手术治疗。爸爸甚至也没有征求妈妈的意见，就自己决定了。他说，‘尽管动手术吧，没有什么关系，’他当时的决定非常坚决。但那确实是一个非常难熬的时刻……”

阿尔瓦利德说，他实在难以想象他的儿子可能会不能站起来行走，而只能依靠轮椅走路。那一天，他整个早晨都在为卡莱德祈祷。

查克见证了阿尔瓦利德王子对这件事的关注，他说：“王子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了，他的身心完全放在了儿子身上，我敢肯定，他一定在对上帝讲话，企求上帝帮助他和他的儿子。王子当时确实有些受惊了。”

在那之后，当阿尔瓦利德不在的时候，他的家庭医生杰哈德就开始日夜守护在卡莱德的病床旁。虽然当地医生竭尽全力地治疗卡莱德的伤，但阿尔瓦利德还是希望能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专家为他儿子诊治。他告诉他的家庭医生，要与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医生取得联系。杰哈德说：“我们联系了德国的两位医生，六位英国的医生，大约四五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说卡莱德王子再也不能行走了。但其中有一位来自匹兹堡的名叫约瑟夫·马龙的神经外科医生在检查完卡莱德王子的伤势后说，‘尊敬的王子，你能重新走路的可能性占到95%。’”

在开始的时候，卡莱德王子的复原状况是相当不好的。在手术完成后的10天里，他仍旧不能够移动右脚。看起来他好像要永久瘫痪了，他的乐观情绪也迅速下降，但有两位物理治疗师专门帮助小王子增强治疗信心。

丽姆也给了她哥哥很大的支持，她认为，哥哥的毅力能够帮助他恢复。她说：“几乎所有医生都说他不能行走了，他也不可能恢复正常了，但我哥哥却认为他能够重新站起来，‘上帝啊，我怎么办呢？我以后再也不能踢足球，再也不能行走，再也不能做任何事了，’当时他非常难过。然而，几个月过后，他却恢

复得好多了。他也开始能慢慢地行走了，他的确在恢复行走上尽了很大的努力。”

杰哈德一直陪伴着卡莱德度过了二十多天，在得知卡莱德有重新恢复行走的可能性时，他就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了阿尔瓦利德。他说：“在接受物理治疗期间，我一直坐在那里，他的脚趾突然动了一下，我马上高兴得跳起来，直接去找阿尔瓦利德王子。王子当时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我走了进去，对他说，‘尊敬的王子，卡莱德王子可以动一个脚趾了，’王子当时也高兴地说，‘感谢上帝，’因为医生告诉过我们只要卡莱德王子能够动一个脚趾，他的其他脚趾就会动的，他就能恢复行走了。”

在这之后，阿尔瓦利德和他的随从都转移到了巴黎——每一年他们都会从法国南部转移到这里，同时，他们还带了一位专门负责治疗卡莱德王子的物理治疗师。甚至在他们全家回到利雅得时，阿尔瓦利德仍雇用了一位物理治疗师为他儿子治疗了整整一年。

建立良好关系

阿尔瓦利德王子曾经自豪地认为，他在商业交易过程中能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态，因为他已经学会了即使在最富有挑战性的时刻也能保持内心的从容自如，但这次事故在阿尔瓦利德的家人和朋友看来，却显示了他内心比较脆弱的一面。

当他的儿子在右腿瘫痪后第一次开始走路的时候，阿尔瓦利德激动的心情是无法言表的。他们之间的这种父子关系也迅速升温，卡莱德——这位天性乐观的王子，当然也非常明白这一点。他说：“说起来真好笑，这次的意外事故竟然让我明白了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我明白了生命的价值，我也更加珍视生命了，我和我家人之间的关系也更近了，我感觉自己也更成熟了。我也明白了眼泪的价值——那是我爸爸流下的眼泪，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我爸爸掉眼泪。这件事情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我手术后第一次行走的时候——当时是拄着一根拐杖，我发现爸爸从我身边走开了，我当时就想爸爸为什么走开呢？原来他躲到了走道后面，埋下头在那里哭泣。”

卡莱德被当时的情景感动了，因为即使他以前与父亲的关系相当不错，他

也从来没有看见过父亲的脆弱，尤其是父亲从来不愿让其他人看到他过激的情绪反应。卡莱德说：“当我看到爸爸哭泣时——以前我从来没看到过他哭，我真觉得他变了。我在内心里说，‘上帝啊，我的爸爸还那么有人情味，这次他大动感情完全是为了我啊。’因此，在这之后，我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更加密切了。我的妈妈和爸爸也对我疼爱有加，他们在我又开始行走的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最终，感谢上帝，我终于能独立行走了。”

这次意外事故也使得卡莱德与他妹妹之间的关系加深了一步，尤其是因为丽姆亲眼目睹了他哥哥发生事故时的场景。她说：“在那次事故之后，我们的兄妹关系更加近了。我们真的把我们每天在一起的日子看得非常宝贵，从来不愿意浪费。”

幸运的是，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密切，即使在后来阿尔瓦利德王子和达拉尔公主决定离婚的时候，也没有对他们和孩子们之间，以及孩子们之间的关系造成多么大的负面影响。阿尔瓦利德和达拉尔都鼓励孩子们多花点时间与他们双方待在一起，并且还要多进行交流，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孩子们生活得很快乐。他们谁也没有强迫孩子一定要忠诚于他或她。

丽姆认为，父母亲在帮助他们兄妹二人建立关系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她说：“有一件事情非常让人吃惊……我们从来没有彼此嫉妒过。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孩子，难免会因为父母的偏爱而彼此嫉妒，但我的父母亲却能做到一视同仁。”

查克一直看着卡莱德慢慢恢复，他说他已察觉到阿尔瓦利德王子正在想办法摆脱过去的困难境地，以把整个家庭扭转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他说，王子已经把让他儿子从创伤中恢复过来当做一个重要的目标。查克说：“在这次事故之后，王子竭尽全力地想让他儿子恢复到原来的状况——也就是卡莱德现在的状况。”

婚姻生活

阿尔瓦利德在儿子受伤期间对儿子的关心之情也回应了那些批评他只关心工作不关心其他任何事物的人士。当然，阿尔瓦利德在儿子的身上的确花费了不少时间，但他能在自己的时间安排上做到恰到好处，因为他明白工作和生活

的轻重缓急。

回顾一下，总起来说，阿尔瓦利德与儿子卡莱德和女儿丽姆之间的关系要比他和达拉尔之间的婚姻关系成功得多。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1976年迎娶了达拉尔公主，那时他才刚满20岁，也就是说在他儿子出生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现在，在阿尔瓦利德到了50岁的时候，卡莱德和丽姆也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也可以与他们的父亲建立一种友谊关系了。在另一方面，他与妻子达拉尔公主——也是年长他几岁的表姐，却在结婚后18年左右的时间里一直不太美满，但阿尔瓦利德拒绝承认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是因为在他承诺结婚时太年轻了。他说：“我们婚姻并不是失败的，因为我和她在一起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在美国时感情非常好，在回到沙特阿拉伯时感情也很好。我认为并不是因为我结婚太早才导致婚姻的破裂。实际上，当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与达拉尔的婚姻确实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我进入美国大学一个学期后就娶了她，是婚姻让我稳定了下来，也让我更加顾念家乡、重视家庭。”

阿尔瓦利德也指出，作为一对年轻的夫妻应该相互支持。当他决定在商业领域开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尽管他有王室背景和各方面的关系，但他的妻子还是在背后支持他的。阿尔瓦利德还记得，在他们结婚后第四年的时候，他的公司出现了资金运转紧张的状况，这时达拉尔做了一件颇让他感动的事情。由于王子当时非常固执，他不愿意请求或接受他那些富有亲戚的帮助，因此，为了筹集资金，达拉尔卖掉了一条别人送给她的价格昂贵的项链。

阿尔瓦利德在得知他妻子为了给他的公司筹集资金而毫不犹豫地卖掉了一条价值100万里拉（当时约合30万美元）的项链时，他感到非常激动，也很敬佩他的妻子。在他获得了大量财富后，他非常乐意地为妻子买了一条比原先贵一倍的项链，王子笑着说。

回过头来看看与达拉尔公主的关系，王子说，她让他的生活稳定了很多，在她的帮助下，他迅速地成熟了起来，但王子对他和妻子离婚的原因一直缄默不语。他曾经这样说：“有时候，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之间是会有些秘密的。”

丽姆公主这样描述她父母亲不同的性格特征以及她母亲对生活的态度：“她做事非常坚定，也很坚强，她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值很高。她确实是我们当做她的朋友，我的意思是说，她不像一位普通的母亲，她从来不命令我们‘这样

做，或那样做，’也就是说，她对我们一直很宽容。”

达拉尔比较随便的生活方式与阿尔瓦利德喜欢对日常事务一丝不苟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丽姆说：“我爸爸做事情非常有条理性，他总是要提前计划一些事情。他之所以形成这种条理性的习惯是因为他要处理许多商业事务，但我妈妈却不是这样的。她不喜欢像我爸爸那样做事情，她不喜欢提前计划好所要做的事情，她也不喜欢把任何事情都做得很完美，她喜欢的是过一种轻松而愉快的生活。”阿尔瓦利德说，他认为他和达拉尔之所以分道扬镳并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原因。

王子去美国求学后结交的好朋友查克·古兰对王子的早期婚姻生活了解得比较详细。他看到这对年轻的夫妇虽然身在文化和生活习惯有很大不同的异国他乡，但他们仍能够在一起很好地生活，也能够解决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从查克·古兰的角度来看，阿尔瓦利德和达拉尔彼此都非常忠诚。查克记得有一天早上他接到了王子打来的电话，催促他尽快赶过去。这位大块头的加利福尼亚人迅速开车赶到了王子的家，当他驶入王子家的车道时，看到王子已经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等他。阿尔瓦利德这么急促地打电话给查克就是想告诉查克他们去医院做检查的一个令人兴奋的结果，查克说：“他们检查完后证实了一个推测——达拉尔怀孕了。我的上帝啊！没想到王子竟然如此高兴！不久，卡莱德小王子就在斯坦福大学出生了，当时我也在那里。阿尔瓦利德还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个私人房间——他以前可没这样做过，达拉尔先住进了那里，然后小王子就出生了。

对于这位喜欢闲情生活的美国人来说，王子和他妻子之间的关系唯一奇怪的一点是，他们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表现他们对彼此的爱意。也许是因为查克·古兰来自于加利福尼亚，他已经习惯于年轻恋人之间互相表达爱意，或者是因为他对沙特文化还没有完全的认同感，也对那种有点缄默、保守的王室传统有些不适应。因此，查克有时感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有趣，尤其是他们两人的个性是如此鲜明。查克说：“当然，王子在生活中表现得更加主动一些，但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很好笑。比如，有时我们坐上豪华轿车去外面就餐，在吃完回到他们家后，我通常坐在客厅前面，他们一起坐在后面，但奇怪的是他们从不做任何亲密的动作，甚至连手也不会拉一下。我有时禁不住就说，‘大家走过来，让我们一起给彼此一个热吻，’但他们总是躲避开来，从来不粘在一起，于是，我

就想他们之间是不是有心理距离啊。但还好，据我所知，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只是从来不外露。”

王子从来不向别人解释他和妻子之间在后来生活中为何会出现裂痕，为什么他们最终要分手。他说：“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和妻子之间的秘密，但在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分手了，不过，我们仍然把彼此看做是好朋友，有时我还主动去看她。她也会来看我，我们见面时彼此都有交流，但我们并不是每个月都要见面、交流，我们见面的频率每年至少有两三次，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对于一对夫妻来说，有时候分手然后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要比在压力、紧张状况下保持一种不大友好的关系要好得多。我们选择了分开，然后保持一种良好的关系，尤其在我们有了一个健壮的儿子和一个漂亮的女儿之后更是这样。”

在结婚18年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和达拉尔公主最终离婚了。那是在1994年12月，当时阿尔瓦利德刚刚与迪士尼公司签订了一份投资欧洲迪士尼乐园的大额交易协议。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创造神话故事的王子”正忙于拯救“欧洲的米老鼠”，但他却不能够拯救自己的婚姻，也无法让他的婚姻有一个“神话”的结尾。

然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却能够吸取他父母离婚时对孩子造成影响的经验与教训，从而也能够恰当地处理他和达拉尔的离异。他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经历他小时候在父母离婚后所经历的那种不稳定、苦楚的生活。当时，在他们的父母离婚后，阿尔瓦利德和他的兄弟姐妹被迫分离在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两种不种的文化环境中生活。阿尔瓦利德要确保卡莱德和丽姆和他们的妈妈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他还要让他们和他的前妻居住在一个城市里，这样他们就可以经常见面了。因此，卡莱德和丽姆与他们的父母亲待在一起的时间都比较长。

在2004年1月17日，当丽姆公主从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大学毕业时，花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桑迪·韦尔作为荣誉嘉宾做了发言。当这位阿尔瓦利德的好朋友站在演讲台上发言时，阿尔瓦利德就坐在第一排，卡莱德王子坐在他的右边，达拉尔公主则紧挨着她的儿子。达拉尔有着一成熟的气质，但看上去却相当年轻，与年轻的阿尔瓦利德王子相得益彰。这种场景能轻易地让人想起10年前他们两个人还没有分手时的情景。当时，他们从来不在一起讲闲话，为的是给他们的儿女们提供一个平和的生活环境，当然，他们的孩子也确实养成了处事认真、安静平和的好习惯。

又一次打上了结扣

在与达拉尔公主离婚后，阿尔瓦利德王子保持了好几年的单身状况，但在1996年，王子又一次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阿曼·苏达丽公主陪伴在了他的身边。但这一次特殊的婚姻只持续了1年左右的时间，在外界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结束了。

在1999年，已经44岁的阿尔瓦利德决定再尝试一次婚姻。这一次，是年轻漂亮的科路德（Kholood）吸引住了阿尔瓦利德的眼球，22岁的科路德仅仅比卡莱德年长1岁。在他们结婚后，科路德就走进了王室家族成了阿尔瓦利德的王妃并开始陪伴在王子左右。虽然科路德王妃并不是出身于王室家族，但王子认为她有着良好的背景，他能够与她亲密相处。

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科路德来说，她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她成了王子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次结婚时，阿尔瓦利德正处于投资的鼎盛时期，他正筹划着把他的“投资帝国”迅速地扩展到全球各地。阿尔瓦利德王子这位年轻的妻子总是陪他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从一座城市飞到另一座城市，尽管科路德也有几名随从——包括3名侍女和几名贴身保镖，但对科路德王妃来说，要想跟着她这位精力充沛的丈夫在全世界飞来飞去还是相当有挑战的。

她总是尽最大努力做好王室家族成员的妻子，在一些适宜的场合，她也总能一直陪伴在阿尔瓦利德左右。科路德王妃知道她的丈夫有严格守时的习惯，而且在这方面做得一丝不苟，因此，当陪伴在王子周围的时候，她总是小心翼翼地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当然，事实上，阿尔瓦利德在紧张的商务活动之外，也经常为科路德王妃安排一些时间。在一些自由、公开的场合，他们也往往表现得亲密无间，有时候，她还会开个玩笑戏弄一下王子，她说王子一年到头总是把计划安排得相当紧凑，每天晚上他只睡四五个小时，简直就不像一个正常人。

虽然科路德并不具备王室家族的尊贵，但这不影响她和阿尔瓦利德之间关系的发展。仅有一次科路德王妃显得有点不自然，那是一年的夏天，他们在阿尔瓦利德系泊在戛纳的游艇上度假的时候。

那是一天早晨大约4点的时候，王子正在游艇的甲板上吃早餐。在平常的情

况下，王子都是同很多人一起围着一张大桌子吃饭，其中还包括一两位客人。每天都会有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与王子会见，这些会见有的属于非正式的商务活动，有的则属于社交需要。在吃饭的时候，阿尔瓦利德的商务旅行团队往往要确定出他们第二天要走的路线，因此，与阿尔瓦利德王子一起入座的重要人员都必须要有一份出行名单。然而，这一次，有一位客人看了一下名单，发现名单上把卡莱德王子、丽姆公主和科路德王妃单独列在一起。于是，在完全出于无意的情况下，这位客人问道，阿尔瓦利德王子和他的孩子们前面的称呼都是“尊敬的王室”，但科路德王妃前面的称呼却没有“王室”字样，不知是故意这样安排，还是由于印刷方面的错误。这样一问，阿尔瓦利德王子有些坐不住了，他转动了一下椅子，因为他意识到科路德王妃正在紧盯着他，在经过几秒钟的尴尬之后，王子解释说这样做并不是从王室的外交礼仪方面考虑的。这一尴尬场面持续了好大一会儿，人们才开始把话题重新引入正轨。

然而，对王子自己来说，他好像挺喜欢科路德王妃陪伴在他左右，他认为她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但在与阿尔瓦利德朝夕相处了5年之后，科路德以前所储存的“忍耐能量”好像也消耗殆尽了。在他们入住法国乔治五世酒店时，科路德王妃有时候要陪伴王子到凌晨6点钟，但这是她在尽最大努力适应阿尔瓦利德的夜间生活。当然，这一点王子也是了解的，他说：“和我住在一起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而是因为我的工作、生活方式。我的时间总是安排得满满的，我要一天24小时接听商务电话，我的整个身心都融入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不论是商业、经济、金融，还是政治、慈善事业，我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我的婚姻生活，更不用说再要一个孩子了。”

这可能就是阿尔瓦利德和科路德之间关系的症结所在。阿尔瓦利德已经有了两个和他关系特别好的孩子，因此，他向科路德讲明了，他只想保持这种生活不变。“在20多年以前，当我的女儿丽姆出生的时候，我就做出这个决定了。我决定不要更多的孩子，我的这一观点自始至终一直没有改变。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在这一问题上我确实是比较坚决的。”

实际上，对于身为沙特王室成员的阿尔瓦利德只有两个孩子，而且已经决定不再要了，很多人都感到非常吃惊。在中东以及其他一些文化的背景下，孩子在传统意义上被看做是一种福气，一个人的孩子越多说明他的福气越大。当然，现代的一些沙特人已经不再这样考虑了，有些思想比较开放的沙特人甚至

还跟从西方的观念，最多只要两三个孩子。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来说，他考虑更多的可能是同父异母的孩子会导致家庭的不和睦，甚至是纷争。在这一点上，关于沙特王室家族的不同分支之间的竞争早已经记录在案了，同父异母的王子为了争权夺利，往往都把彼此视为仇人。从阿尔瓦利德的角度看来，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他要避免在他的家庭中间出现纷争以及财产继承问题。

到2004年年初的时候，王子的商务旅行中就不再包括“尊敬的科路德王妃”了。

2004年1月，在阿尔瓦利德去怀俄明州的杰克逊洞镇的滑雪胜地度假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放松了很多。当时和他一起度假的除了他的儿子和女儿以外，还有几位经常陪伴在王子左右的随从，王子的心情也非常好。和王子一起的一位同伴注意到王子并没有带着他的妻子，于是，他就开玩笑似的说，他没有照看好妻子以及他妻子的需要。阿尔瓦利德比较倾向于认为，在和其他人在一起时，他有很大的责任让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兴游玩。而由于他自己事务繁忙，再加上有时他彻夜不眠，因此，这也造成了他和前妻之间的紧张状况。另外，王子在内心深处也有一种想法，那就是除非他能够让其他人体验到美妙的行程，否则他就认为他没有尽好自己的地主之谊——在阿拉伯文化里，这种思想传统是很普遍的。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位对各方面要求都较高的老板、丈夫、父亲和朋友，他也意识到，如果他给别人施加过多的压力，别人就会受不了的。

仔细回想一下最近出现的夫妻关系问题，阿尔瓦利德坦率地承认：“我认为我最后两次婚姻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原故。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一直是固定不变的，因此，我可能再也不会结婚了。”

阿尔瓦利德王子并没有完全放弃婚姻生活，他也像一个普通男人一样渴望正常的婚姻生活，但他又感到自己无法找到这种婚姻关系的根基，他也无法保证自己会管理好这种生活方式。他说：“我在生活中经常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也仔细衡量过。我认为，我对婚姻生活中出现的矛盾问题思考得比较周全，但我始终无法得出最后的结论。我一直在探询婚姻生活的真谛，因此，对于这一问题我要尽量做到真诚一些。”

在1999年，当阿尔瓦利德王子迎娶科路德的时候，有一份报纸评论说，他结束了世界上最出色的单身汉的“统治生涯”。但好像在2004年的时候，王子又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活方式。

下一代

“究竟由谁来接管王子的这份巨大的产业呢？”

类似这样的问题在很多成功的公司和机构里都存在。

就拿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情况来说，也有出现此类问题的可能性。他的王国控股公司是一家巨大的跨国性投资公司，如果王子决定购买或出售大份额股票，就会对世界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过去的20多年里，阿尔瓦利德一直对他的王国公司进行宏观管理，因此，如果要选出继承者来接管他的这份产业，一些问题自然而然地就会出现。谁有可能成为他的继承者呢？是他的儿子还是女儿？或者是两个人共同呢？这些可能性都有。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阿尔瓦利德会让他的儿女继承他的产业，阿尔瓦利德已经表示过他的儿子将来会在王国控股公司里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比如，在2004年年底，卡莱德王子就开始管理越来越多的主要投资项目，也开始正式地承担起这方面的管理责任。

在2004年大学毕业后，丽姆公主也开始在公司的发展方面发挥作用，虽然在前几年的时间里，她的首要任务是跟在他哥哥卡莱德的后面学习一些新东西，以确保她能有足够的管理经验。

然而，由于阿尔瓦利德王子有着充沛的精力，因此，绝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对他事业的全权继承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在这一问题上规划过早没有任何意义。这个问题的存在对王子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要考虑如何让孩子们管理家族产业，如何赋予他们管理家族产业的能力。他们的教育环境与阿尔瓦利德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毫无疑问的是，王子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塑造着他们的梦想与雄心。

阿尔瓦利德王子也坦承他的“商业动能”很早就形成了，他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从商的意识了，那时不论做什么事我总是想赢，总是喜欢冲在前面，总是想争第一名。我认为这是我个性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王子会把自己的个人意愿强加在他的孩子们身上，他会给他们施压，要求他们达到他的创业水平。然而，王子并不愿意承认他对孩子们施压，他认为他已在有意识地放开对他们的约束，以让他们追求自己的目标和事业。他说：“我对他们已经尽了我的责任和义务，我对我给他们

安排的人生非常满意。他们对宗教都非常虔诚，也有着高尚的伦理道德，对我来说，这一点就足够了。其余的，我都留给他们自己去做了，也暂且不论他们是否和我有同样的雄心壮志。我认为我已经给他们打下了牢固的根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剩下的就靠他们了。”

这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如果再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王子认为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还是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在影响、塑造他们。他说：“坦白地讲，他们一直和我在一起，他们知道我整天为工作而繁忙，他们也知道我有着强大的从商动能，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能从我的工作中受到影响。在这方面刺激他们并不是一件坏事，他们要养成善于提高自己、做任何事情都要求做得最好、勇于争第一的好习惯。因此，我希望能把我这种从商动能传给他们。我不会打消他们的积极性，但我也不会一直对他们实施强压政策，更不会让他们整天战战兢兢。”

阿尔瓦利德还说，由于从小的培养方式不同，也不可能让他们有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说让他们完全背离他们的理想。但王子相信，凭着他们良好的家庭教育和交流方式，他们要想在王国控股公司里有一番大的作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丽姆确信，他们和父亲之间一直有一种信任关系，父亲经常反复告诫他们，一定要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她说：“从内心来讲，要说出这样的话确实还需要很大的勇气，当然，爸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信任我们，他确实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的意思是说，他从来不命令我们和他在一起，也不会命令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只是给我们提供建议，让我们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阿尔瓦利德强调说，从他们很小的时候，他对他们的教育方式就是非常宽松的，但王子最重视的一点就是要确保他们深入了解伊斯兰世界，要让他们有很高的道德追求，还要培养他们良好的责任感。

卡莱德清楚地记得，当他还是一个惹是生非的孩子时，他父亲是如何教育他的。有一次，他们全家去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旅行，在那里，阿尔瓦利德和他的妻子把他留给其他人照看，然后去外地待了几天。卡莱德说，当时他只有大约9岁或10岁，父亲和母亲走后，他就想着从18层楼房的阳台上往下扔东西砸楼下的行人。于是他偷偷地找来了各种“炮弹”，其中有烟灰缸和装满水的气球，然后悄悄地溜到阳台上，把各种“炮弹”从几百英尺高的地方扔下去。当

阿尔瓦利德王子回来后，发现他的儿子竟然这么胆大妄为非常生气，但他并没有大声训斥儿子，而是仔细地给他灌输守纪的教育。卡莱德回忆说，当时，他的父亲并没有威胁要打他。“他绝没有打我一下，但我从他脸上的表情就明白了……对我来说，我并不需要打骂，只要看看爸爸的脸色就已经很害怕了。当然，他也惩罚了我，他让我面对墙角站着，我当时估计站了有12个小时！这真像一种军事管制，但对我来说有很大的教益。这是一次很深刻的体验，因为这是我做错事，我爸爸第一次这么严厉地惩罚我，在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做这样的错事了。”

幸运的是，在王子的学业上并不需要这样的军事管制，他在2000年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大学顺利毕业，获得了商业管理、市场和金融学的学位。

为了能在沙特阿拉伯国界之外获得一些商业经营经验，卡莱德开始在麦克·詹森管理的花旗银行日内瓦分行的办公室里做事，麦克·詹森这时领导着一个团队专门负责管理阿尔瓦利德王子数额巨大的资产。卡莱德解释说，虽然他这份工作和他父亲有些关联——詹森和阿尔瓦利德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在银行里工作时却要尽量摆脱受他父亲的影响。他说：“在工作上，我与我爸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从来不向他报告什么。我按照工作常规向我的上司麦克上报工作事宜。我是他的雇员，他是知道的。因此，我与他（阿尔瓦利德）工作在一起并没有感到任何压力，因为他让我自己独立，‘不要为我工作，你要按照你的思路去工作。’我非常希望能在花旗银行做事，因此我就去了花旗银行。我那时想到了很多愚蠢的方案，之所以说愚蠢是因为当我这样考虑的时候，他们早已经这样实行了。我想创建一流的公司；想要引进一支高效的团队；我还想抓住电子商务崛起的大潮，创建一家高科技网络公司。可以说，我所设想的这些方案都是有一定创见性的，但最终的结果是，没有一个方案取得了成功。我所设想的‘一流公司’也破产了，我所依赖的高科技也派不上用场，这种结果真是糟透了。”

作为一位行事相当谦逊的年轻人，卡莱德这样贬低自己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一向对自己要求很高。而实际上，他在电子商务方面所做出的成绩还是不错的。他利用自己账户里的6.6万美元开设了一个电子商务方面的经纪人账户，随后，他又拉了一位朋友合伙投资，他们两个加起来的投资金额为10万美元。然后，他又从服务部门借了5万美元作为交易保证金，这样卡莱德的投资总额已达

到了15万美元。卡莱德当时年仅21岁，他只是把这个投资当做一个学习之外的业余爱好。在午饭过后、每天晚上，卡莱德王子都会一头钻进自己的卧室里，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他喜欢懒洋洋地躺卧在舒适的床上浏览电脑网页，而不喜欢正襟危坐地待在电脑桌旁。登录上网后，他就开始关注交易信息，这种习惯就好像是美国的商务人士早晨起床后一定要喝上一杯咖啡一样。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没有全身心地扑在网络和技术股份上。这时卡莱德王子就会以敏锐的信息捕捉力浏览美国在线、朗讯、英特尔、康柏、戴尔以及其他公司的股票行情。他说，他不会在白天关注股票行情，因为沙特阿拉伯的网速太慢了。卡莱德在对股市行情分析了几次后制定了一个固定的5%的投资规则，也就是说，当一支股票的价格上升或下降5%的时候，他就会考虑出售，另外，他认为，对一家公司的关注度最长时间不应该超过3个星期。

从1998年12月开设自己的电子商务账户以后，卡莱德王子在8个月的时间内就把自己的投资额和投资收益提高到了30万美元，也就是说翻了一番。根据当时的杂志文章报道，他的父亲在相同的时间内获得了21%的投资收益，也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打破了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时这一指数已经上升到了18%。如果以货币来衡量，在1999年的8个月时间里，阿尔瓦利德的银行账户已经增加了25亿美元。

在经过几年之后，也就是卡莱德王子25岁左右的时候，他就要加入到王国控股公司，和他父亲一起做事，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卡莱德说：“我以前一直按照我的思路去努力工作，但在我长大之后，在我爸爸这位最好的指导老师的帮助下，我将接受一份更富有挑战性的工作，我相信我的能力。”

卡莱德对早期他与父亲的合作关系是这样评说的：“现在工作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因为在父亲和老板之间没有重叠的地方，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就是一位普通的员工，我要让他相信我的能力，他是我的老板，我是他的雇员，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因此，如果我能够振作起精神来，我会做得非常出色的。在这种环境下，我感到非常开心，也感到非常有挑战性，在过去的3年时间里，我一直想拥有这种感觉。我的意思是，在我以前的工作中，我接受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挑战，但现在我感到在国内的投资事务中，为我爸爸工作是一件更富有挑战性的事情。”

在2004年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丽姆公主发现她也和哥哥一样处在一个人生

的关键点上。她也想首先在国外锻炼一下自己，然后再到父亲的公司里工作，她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对她来说，可能最终要在公司的慈善部门工作，掌管阿尔瓦利德每年向国外捐赠的1亿美元款项。

像她哥哥一样，丽姆公主也认为她能够喜欢和父亲一起工作，因为在父亲的指导下，她能获得很多有价值的商业经验，也能学会父亲敏锐观察问题的本领。另外，她说，她也明白自己将要从事的工作：“我确信，爸爸正在按照我想做的事情规划我的人生方案。我也曾经问过我哥哥这个问题——爸爸是怎样为他安排的。我知道，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种父女关系了。但我希望在工作中也不要那样泾渭分明，我还想和一家人一样，毕竟我是他的女儿嘛。”

在解释她爸爸和妈妈的个性有什么不同时，丽姆首先这样评论道，她像她妈妈，而哥哥卡莱德则更像她爸爸，但卡莱德的评论却和妹妹完全相反。丽姆对哥哥的评论算是勉强同意，她说：“从我哥哥的观点来看，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会像妈妈那样思考问题，而我会像爸爸那样思考问题，看来这还是符合一定的事实。”

但和父亲相比，丽姆的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因为父亲是一位极其出色的长期投资家和投资规划者。丽姆说：“作为一个人来说，我很难做到对任何事情都以一贯之。我的意思是说，在我开始做某件事情后，我会很容易厌烦。我是那种悠闲自在、喜欢安静的人。我真的不喜欢像我爸爸那样把任何事情都计划好，我只是喜欢一天接着一天的做事情。”

在对父亲做一个坦率的评论时，丽姆和卡莱德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他父亲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看起来比以前更加精力充沛了，虽然他的身心没有什么倦怠之感，但他的两个孩子都担心这是以透支他的身体健康为代价的。

一些曾经和阿尔瓦利德王子一起工作过很长时间的人士也和丽姆与卡莱德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王子持续不断的工作压力已经使他局部的肌肉经常抽筋。在这种压力下，当他处在商业交易的兴奋状态时，他的面部肌肉就会出现痉挛。对于他们对王子身体健康状况的担心，王子的私人医生杰哈德·阿凯尔却不以为然，他经常为王子做身体健康检查。根据这位医生的说法，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健康状况非常好，他的生物指标，例如血压、胆固醇水平都远低于

于健康警戒线。和年轻时候一样，王子一直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从某种程度上说，阿尔瓦利德这种良好的健康状况要归功于他能够经常锻炼身体，而且也从来不挑食。

卡莱德和丽姆则希望父亲能够把工作节奏稍微放慢一点。丽姆有时发现很难和父亲讨论工作节奏的问题，她说：“有时他对自己的要求太残酷了。他很少睡觉，一直都在浏览信息，他也经常在电话中与别人讨论商业事务……我有时很想告诉他，慢一点，累了休息一下，‘把你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边，然后出去，叫上一点你喜欢吃的东西。’我认为，如果他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的话，他会更加快乐。但爸爸非常固执，他从来都不想自己要多睡一会儿觉，也从来不考虑要休息一下。”

卡莱德和妹妹有着同样的希望，他也对父亲坚持不休息的态度感到难以处理。他提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他妹妹讲给他听的。那是在2004年1月，他们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逊洞镇度假回来的旅途上，当时他们乘坐的是阿尔瓦利德的私人波音767飞机，他们要经过长途飞行到达亚特兰大。卡莱德在飞机机舱卧室的地板上睡着了，丽姆也躺在床上睡着了。他们的父亲走进卧室后，紧挨着丽姆躺了下来，很明显，他是打算休息了，但丽姆注意到他躺下来只是想打几分钟的盹，没想到却睡着了。突然，他睁开了眼睛，叹了一口气，就起来了，嘴里发出一种“唏唏”的声音，好像是在责怪自己怎么这么快就睡着了。卡莱德说，也许有一天，他会给父亲贴上一个“总会让别人沮丧”的标签，“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无缺的，但我真的希望爸爸能够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他是一位工作非常努力的员工，他对知识、信息非常痴迷。他总是在学习，总是想做得最好。即使他取得了辉煌业绩，他也从来不满意，他一直想要取得更大的辉煌。他在沙特阿拉伯沙漠里的休息时间总是不足，因此，我经常对他说，要给自己多留出一些闲散的休息时间，多留出一些娱乐时间，要多放松，多调节一下自己的身心，与亲朋好友谈一谈其他事情。”

丽姆补充说：“他有一个目标，一个他无论如何都要达到的目标。我不知道他的目标是什么，但我认为他的目标并不是做得最好，或者争得第一，而是竭尽全力地要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

在谈到他的能量、步伐和动能时，王子为自己辩解说：“这种步伐是相当快的，但并没有失去控制。之所以非常快是因为，事实上我们（王国控股公司）

在过去的10年时间里一直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公司获得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能够在很多行业从事投资生产，因为我们有一个素质优良的员工团队。每一个人在他的领域都可以算是权威，这为我们公司打下了良好的根基。我认为我没有必要把发展速度降下来，或者把心情平静下来，因为我认为我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事情，我一直在为我和我的团队创造利润，我想我还要长期这样持续下去。”

阿尔瓦利德现在还没有成为祖父，他的家人和朋友都一直等着想看看在他成了祖父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一方面，他非常高兴地鼓励卡莱德和丽姆到世界上开拓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在王国控股公司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在另一方面，他也喜欢自己的孩子们能在其他领域打下他们的根基。阿尔瓦利德说，当儿子定居时，他会让儿子搬进自己以前住过的寓所。现在，卡莱德王子住在阿尔瓦利德新王宫中的一个侧厅里，这个侧厅与他父亲和妹妹的住处离得非常近。“他喜欢挨着我和他妹妹一起居住，因为这样看起来我们更像是一家人。我一直想着把这间房子留给他，在他结婚的时候，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重新装修，然后再住进去。”阿尔瓦利德说。

阿尔瓦利德一家人不仅一直亲密地待在一起，而且在感情上彼此也相当信任，当丽姆公主和卡莱德王子结婚之后，他们之间可能就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阿尔瓦利德对儿女们的婚姻所坚持的唯一标准是，他孩子们的配偶应该沿袭穆斯林和沙特阿拉伯的习惯与传统。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王子这样说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黎巴嫩人。对于如果卡莱德和丽姆要迎娶或嫁给其他王室成员，王子说他并不介意他们这样做。但他说，他并不希望与其他王室结亲，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可能会破坏他的孩子们在自己家里形成的那种开放、自由表达的好习惯。仔细解读一下王子的这一观点，感觉阿尔瓦利德王子是谨慎地认为，如果他的孩子们的配偶是王室成员里过于保守的精英人士，他们的婚姻就有可能走向破裂。

然而，王子在某种程度上也给了他的孩子们很大的自由选择性，让他们独立地考虑他们自己的事情。

王子的好朋友查克·古兰见证了阿尔瓦利德王子对他两个孩子的引导作用，他认为作为父亲的阿尔瓦利德现在已经从心理上做好准备让他的儿女们经历人生了，他也准备好“割断”与孩子们亲密无间的关系，让他们获得独立的发展。

“作为父母，谁也不希望让自己的孩子离开，但这种难以分离的连接线最终是要被割断的。我认为王子并不非常紧张这件事情的发生——他们结婚后就会离开他，然后过自己独立的生活。但他知道这样的事情很快会发生，他只是希望事情的发生能如他的愿望。”

在2004年年底，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儿子就要走进他人生的下一步了——他订婚了。为卡莱德牵线搭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丽姆公主，丽姆给哥哥介绍的女朋友就是马立克·伊卜拉希姆·阿萨夫（Moneerah Ibrahim Al-Assaf）。

作为亲密无间的兄妹，丽姆和卡莱德看起来好像在生活的哪个方面都要互相支持了。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九章

商务旅行

这是一个家庭。当我和他在一起时，我感到自己相当安全。

——杰哈德·阿凯尔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私人医生

中午12点的钟声马上就要敲响了，阿尔瓦利德王子准时出现在宽大的楼梯上，然后迅速地走了下来，在他身后有他的两个贴身男仆为他拿着他可能随时都要用到的物品——有一只装着不同颜色太阳镜、修饰套具和王子个人的一些零碎物品的盒子，阿尔瓦利德王子不喜欢把这些东西装在衣服口袋里，因为这些东西会破坏他那定制的价格昂贵的西装笔直的线条。实际上，如果一个人出门不用带任何东西，更说明他的奢华与高贵。王子已经习惯于不带钱包、梳子、钢笔，也不带钥匙和手机。他的衣服也因为不用装任何东西而显得非常平整。

王子商务旅行的负责人罗伯特·艾尔·哈吉小心翼翼地走到王子的身边，弯下腰不动声色地把一张当天的计划安排表交给王子。阿尔瓦利德一边像往常一样用手捻着胡须，一边简单地看了一下，然后他又把这张表格交给了罗伯特，并点了点头。然后，阿尔瓦利德站了起来，随口问道：“准备好了吗？”

其他人听到这句话好像都吃了一惊，并马上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站了起来，迅速地整理好自己的衣服。

王子从他们中间走了出去，然后向他那富丽堂皇的住所大门走去，大门口有两位身材高大、穿着制服的侍者在耐心地等待着王子。其中一个侍者手里端着一个点着熏香的熏香炉，迷人的香气伴随着熏香的缕缕青烟散发出来。另一个侍者手里端着一只盘子，盘子上摆放着装饰精美的香水瓶，里面装的是黑褐色的液体。

王子随手从盘子里取出一个瓶子，拧开瓶盖，瓶盖上有有一个很小的涂抹器，他用涂抹器浸了一点香水抹在了自己的手腕上。抹擦完后，他又把瓶盖拧紧，放回了原处。随后，他又走到端着熏香炉的侍者跟前，身体前倾，把脸对准正在燃烧着的熏香，腾出一只手来，往自己的脸上和身体上扇动熏香的香气。

然后，他迈步走向了停在前面院子里的黑色豪华轿车。

在王子的后面，一大批人也跟着王子重复着同样的礼节：浸一点昂贵的阿

拉伯香水，然后把香水涂抹在手腕上——有一些人甚至还把香水涂抹到耳后及脖子上。随后，这些人也用手往自己身上扇动香气，让他们的衣服和头发都浸在香气里。

过了一会儿，王子的豪华轿车，以及在后面等待的几辆轿车，都驶出了宽敞的庭院前门。

这是阿尔瓦利德王子一次典型的商务旅行，这一天是2003年6月14日，王子和他的团队离开了沙特阿拉伯，按照计划，他们最迟将于6月20日返回。这次商务旅行仅有5天的时间，但在这5天里，没有1天是空闲的。

从在利雅得机场的贵宾候机厅登上他的私人波音767飞机开始，一直到晚上飞机在巴黎着陆，阿尔瓦利德王子的行动一直都是按照提前一天做好的计划进行。从日程和旅行路线安排来看，他的海外商务旅行也越来越雄心勃勃了。

王子的公司——王国控股公司，只有很少的人在经营管理，这些人的工作强度已经达到了极限，如果再给他们增加工作强度，恐怕已经难以承受了。阿尔瓦利德也意识到了给自己的员工减压的必要性，因此他又雇用了几名员工。其中，一名新雇用的员工协助王子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另一名员工加入商务旅行团队以协助罗伯特以及他的秘书哈尼·阿格哈来处理商务旅行日程安排。随着人员的增多，王子的私人飞机也开始变得拥挤了，王子也一直在考虑如何解决这件事情。于是他又购买了一架波音747飞机，这架飞机的载客数量是原先的3倍，王子的长途旅行团队坐上这架飞机就舒适多了。这架波音747飞机的内部完全根据王子的需求和喜好来设计，颜色也被涂成王国控股公司内部的颜色——浅褐色和绿色。

当王子和他的妻子科路德以及他的随从人员飞往法国巴黎的时候，这架波音767上的座位几乎被占满了。当然，王子的家庭中还有两个人是缺席的，其中一位是卡莱德王子，他正在旅行途中，另一位是他的妹妹丽姆公主，她要去意大利佛罗伦萨学习几个星期。

即使在那时，跟随阿尔瓦利德王子一起商务旅行的人数也至少有30个人。

从黄昏到黎明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法国巴黎的第一次会客是在2003年6月15日上午八点半，

这个时间比平常早得多。

当阿尔瓦利德在商务旅行途中时，他正常安排会客的时间是在晚上12点，在这个时刻他会从位于乔治五世酒店第一层的房间里旋风般地来到酒店后面的休息室，这个休息室是专门为王子准备的。

所以，那天早晨由于王子的会客时间过早，后台的钢琴演奏师还没有来得及做现场表演。在正常情况下，王子喜欢在午夜倾听一段专业钢琴演奏师弹奏的美妙乐曲，因为在这种装饰精美、别致的环境下，倾听一段美妙的乐曲可以让人舒缓一下疲惫不堪的身心。在一段时间里，为王子午夜弹奏乐曲的是钢琴师詹·克劳德·奥法立，他是一位50多岁、个子挺高、温和而且有着埃及血统的男子，他的面部修整得干净利落，银色的头发向后抹得也很光滑。

每一次，在王子会客时，当他听到王子和客人的脚步慢慢靠近时，奥法立就会迅速地弹奏起电影《碟中谍》的主题曲，奥法立能够很好地掌握这首乐曲的风格和曲调，因此弹奏起来也得得心应手。

在弹过这首乐曲几次之后，王子听得有点不耐烦了，于是，他走到奥法立身边，语气坚定地问道：“为什么只弹《碟中谍》呢？换一首其他的不可以吗？——应该完全可以吧！”

虽然对于奥法立选择弹奏悲伤的《碟中谍》主题曲这件事，王子的责怪是善意、幽默的，但这位紧张的钢琴演奏师还是决定以后如果王子在场的话，他再也不会弹奏这首乐曲了。

然而，这一次在6月这个特别的早晨，王子实际上并没有第一个到达会客场所。花旗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桑迪·韦尔要在巴黎做短暂停留，而且要在午餐时间飞离巴黎，因此，在他离开机场之前，王子想要会见一下他的这位老朋友。就这样，阿尔瓦利德在他装饰豪华的休息室里会见了桑迪·韦尔，当然在这里王子要确保四季酒店会给他的老朋友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了表示对他的老朋友和最大股东的谢意，威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盛赞四季酒店的服务人员对他的服务热情而周到。实际上，这还没有让他感到足够吃惊呢，因为他只是跟这家酒店的主人一起吃了一顿早餐。

在与桑迪·韦尔彼此告别之后，阿尔瓦利德整个上午都在处理一些信件与文件，然后，在下午的时间里，他又早早准备好进行第一轮商务会见。阿尔瓦利德在之前就让他“飞行团队”的领头人邓肯·吉尔斯比和咨询顾问布赖特·

琳赛分析一下他当前面临的一个相当棘手的谈判。因为有4家公司投标要为阿尔瓦利德王子改装刚刚订购的波音747飞机。这4家公司的投标竞价从接近9 000万美元到1.2亿多美元都有。阿尔瓦利德最后做出决定，在2个小时的会见时间里，给他们每家公司安排半个小时，在这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王子要向他们解释一下他们各自的竞价情况，并对他们的竞价做出公正的决断。

第一家公司进来的谈判人员满脸堆笑，他们紧挨着坐在为他们安排好的椅子上，而王子则坐在他们对面的沙发上。在王子身边的几台电视机里都播放着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奥法立也伴随着那个晴朗的下午开始弹奏清新、悦耳的音乐，从这里透过宽大的玻璃可以俯瞰酒店的中央花园。

双方落座之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决定主动“出击”，传给对方一个“难踢的球”。A公司——为了尊重该公司，我们这样称呼它，很自然地派出了他们的高级经理参与这场谈判。A公司提出的竞价处于4家公司的中间位置，接近1亿美元。在经过短时间的非正式商谈后，阿尔瓦利德突然问他们按照这个竞价他们可以从中获得多少利润，这着实让A公司的谈判人员吃了一惊。他们显然没有想到王子会问这样的问题，于是，他们面面相觑，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王子为了缓和一下尴尬局面，自己替他们做了一下估计：“是2 000万美元，还是2 500万美元。”

在该公司4位行政管理人员中间，有一位尤其感到紧张，因为他手里还抓着这笔巨大资金的设计方案。

王子还没有等他们开口说话，就提出了他所认可的标价，“好吧，他们觉得8 000万美元怎么样？”王子问。

“但尊敬的王子——”其中一位管理人员说，“依照这个标价，我们就没有多少钱可赚了。”

“这样也好啊，”阿尔瓦利德信心满怀地回答道，“至少你们可以告诉每一个人，你们公司正在改装最昂贵的私人飞机。可以设想一下，这样会给你们公司带来多大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多少订单啊。”

A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几乎还没来得及与王子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还没来得及详细解释他们的竞价，就被王子的“架势”震住了。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王子突然又接过话来说：“你们最好一起去那边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也要再商讨一下。”王子用手指了指休息室的一个角落。

坐在后台钢琴旁边的钢琴师奥法立却好像对外面的谈判浑然不觉，他现在已开始弹奏《华尔兹·玛狄尔达》了。这时，吉尔斯比和琳赛引领着迷惑不解的A公司谈判人员来到位于休息室角落的一张桌子面前坐下，然后召唤服务人员给他们端上茶或咖啡——他们看上去好像都很“口渴”了。

在吉尔斯比和琳赛回到王子身边后，王子说，如果第二家公司的谈判人员到了，就把他们领进来。当然，面对这么一大笔交易，B公司早已在酒店前厅等候了，他们正焦急地等着与阿尔瓦利德王子会面。他们还可能是为了这件事起了一个大早而赶过来的呢。

在经过一番寒暄与握手之后，王子就和坐在椅子上的B公司谈判人员交谈起来。在他们提出B公司的竞价是1.2亿多美元时，王子的脸色马上“阴沉”了下来。

“我们8 000万美元就可以做成这件事，你们可以和这个竞价对比一下。”王子说道。王子的这一句话就让B公司的谈判人员变得哑口无言了，他们满脸疑惑地怔住了。

王子的理由还是一样的——B公司完全可以通过这场声望很高的交易获得长远的利益，包括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

在B公司的谈判人员被引领到另一个角落里思考时，奥法立还在弹奏美妙动听的《华尔兹·玛狄尔达》。

按照一般逻辑来讲，C公司应该是幸运的，但在改装王子现在的波音747飞机上却又是不幸的。阿尔瓦利德王子虽然在后来声称C公司的设计方案并不是很糟糕的，但在当时，他却对他们的设计方案完全不赞同。王子对改装飞机的任何一个细节都很注意，因此，即使有一个螺帽使用不当，他也会提出来，并让工作人员解释原因。C公司提出的竞价是最低的——不到9 000万美元，可能他们是从B公司谈判人员那里吸取了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提出合适的竞价才能最终打动王子。

“如果你们在改装我的波音747飞机上出现了哪怕一点纰漏，我也会让你们白费精力的。”

那天下午的几场谈判的确让那些行政管理人员尝到了狼狈不堪的滋味。

“你们最后从我这里赚了一大笔钱，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会按照合同让你们支付一大笔赔偿金的，你们可要考虑清楚这件事。”

现在，乔治五世酒店的休息室的角落里已经挤满了“备受折磨的商人”。

最后与阿尔瓦利德谈判的是D公司，这家公司提出的竞价占第二位，大约为1.1亿美元，但这家公司在航空业界的声誉却是很好的。这家公司吸引王子眼球的是他们其中一位谈判人员胳膊下夹着的一张大型喷气式客机的模型图。这张模型图是用王国公司的标准色绘制而成的——这真是一种精明的设计方案。在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目光被那张浅褐色与绿色的设计图纸吸引住的时候，D公司的谈判人员把他们的设计方案摆在了王子的面前。

然而，在王子与D公司的谈判进行得差不多之后，也把他们“赶”到了一边，而他们的设计图纸被留了下来。王子这样做除了想看一看他未来的飞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他想让另外几家打算回过头来重新进行谈判的公司注意到，它们还面临着残酷的竞争，必须要拿出最好的设计方案。

王子与吉尔斯比和琳赛进行了简单的商讨，对他们现在面临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压低这几家公司的竞价提出了意见。

“难道只有我自己认为他们的要价太高了吗？”阿尔瓦利德王子把后背倚靠在沙发上挥动着手势问吉尔斯比和琳赛。

“就我一个人吗？”

在剩下的一个小时候左右的时间里，A、B、C、D四家公司分别像走马灯式地与王子商谈了合同的竞价问题。然而，王子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他们透露他的底价，但他心里好像已经盘算好了一个合适的价格，只是这个价格并没向他们说出来。

在这场关于改装王子波音747飞机的谈判后，王子又进行了两场招聘飞机上服务人员的面试，这两场面试可以说是对前一场紧张谈判的缓和。在面试过程中，王子向两位年轻的女面试者——她们都是西方白种人，提出了一个问题，王子问她们是否喜欢在利雅得工作。王子问这样的问题是由于当时沙特阿拉伯出现的安全紧张状况，他为了表示对自己国家的支持，不愿意把他的事业和工作人员转移到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地方。

两位面试者对王子的这一问题都没有任何保留就答应了，因为她们两个人以前就断断续续地在利雅得工作过。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也是王子“吃午饭”的时间了。经过一整天的紧张谈

判与面试，王子也不愿再按照他原先的安排去其他酒店或靠近香榭丽舍大道的餐厅了。他决定在乔治五世酒店里为客人们准备饭菜，这样可以节省吃饭时间，因为他在晚上6点钟还要与尼尔·布什^①会面。

尼尔·布什在长相虽然有点像乔治·W·布什总统，但这位年轻人却不像他的美国总统哥哥那样有“政治爱好”，也不像他另外一个担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哥哥一样。这位布什来巴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和阿尔瓦利德王子商讨商务合作，王子曾经对尼尔·布什讲，如果布什能够提出一些特别的合作方案，他愿意考虑合作事宜。

半个小时后，《沙特阿拉伯新闻报》的主编瓦利德·阿布·达赫紧接着坐下来与王子进行了简单的礼节性会面。接下来，罗塔那电视台音乐频道的新任主管迈克尔·艾尔·摩尔也针对一些问题与王子进行了详细讨论。很显然，这半个小时的时间王子无法与艾尔·摩尔就音乐频道的节目问题商谈清楚，因此，王子邀请他晚上一起到巴黎街道上散步，然后一边散步，一边讨论这个问题。

走了没多久，这位说话温和的绅士般的主管就跟不上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步伐了，也就无法再讨论问题了。

在这个有点特别的晚上，王子并不是像往常一样在香榭丽舍大道上来回走几英里的路程，他是想步行去下一个会面地点——他要在晚上八点半见他的姨妈爱丽尔。

王子的姨妈在过去的一年里一直住在巴黎使馆区的一所独居的房子里，房子装饰得有点像浪漫的洛可可式风格，在房子里面还摆满了她从世界各地旅游带回来的艺术品。阿尔瓦利德在姨妈的住处停留了大约有一杯茶的时间就出来了。然后他又以大约每小时5英里的步速开始每天的锻炼活动，这次他前行的方向是戈蒙特马里涅（Gaumant Marignan）——这是位于香榭丽舍大道上的一座电影院。在这座影院的外面，王子的随从人员正等待着他的到来，他们并没有陪同王子徒步行走，也没有陪王子去他姨妈的住处。

现在已差不多到了晚上10点钟，电影也开始放映了。负责王子日程安排的罗伯特和哈尼也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比如为王子的大批人员预订酒店房间，或者在电影院里为王子和他的随从人员专门安排几排座位，以确保

^① Neil Bush，他是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的三弟。——译者注

其安全和无人打扰。

电影放映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电影院里的观众一哄而散。王子和他的随从去了王子在巴黎比较喜欢的一个地方。

阿尔瓦利德在世界著名的富格餐厅有一个专门位子。富格餐厅距离乔治五世酒店不远，虽然这个餐厅有点破旧，也不符合很多人的口味，但它现在仍然是巴黎夜景的一个标志性建筑，也是很多精英人士光临巴黎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王子坐在这家餐厅的最佳位置上，透过餐厅宽大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外面各色精英人物来来往往，他也在这里与一些人进行晚间会面。

现在已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了，餐厅也开始打烊了，王子又回到了乔治五世酒店那熟悉而温馨的角落里开始紧张地阅读资料了。

和平常一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华尔街日报》，以及一些阿拉伯世界的报纸已经从互联网上为王子打印出来了，这些报纸都等着阿尔瓦利德回到酒店去阅读。可以想象的是，王子又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沉浸在报纸的世界里。

现在已经是凌晨四点钟，又到了王子“吃晚餐”的时候了。王子像平常一样选择了一碗汤和一点沙拉，为的是保持住自己的体重。吃完后，他继续读报纸。

在很多地方的面包师开始把早餐面包摆到餐桌上的时候，王子上床睡觉的时间也到了。事实上，像这样王子决定在早上6点钟上床睡觉之前不去散步的次数也是很少的，这可能是因为他还要早起的缘故。

这就是王子一天的“简单”生活。

和时间赛跑

如果说和王子一起做商务旅行的团队依照王子紧张的日程表而设定旅行日程，那么这样的日程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罗伯特·艾尔·哈吉和哈尼·阿格哈是最先醒来，又最后睡觉的两个人。他们两个人在几周的商务旅行后都会累得筋疲力尽，虽然罗伯特解释说他一直在努力找到适应这种高强度需求的方案。“我一直在锻炼我自己，我已经知道了如何来适应王子的出行习惯。我知道为了保持旺盛的精力，就需要在恰当的时

候睡上10分钟。我知道我应该吃点什么，什么时候睡觉——如果我有时间睡觉的话，我更知道如何才能保持良好的精力。”他说。

罗伯特强调说，他们必须确保把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计算在内，尤其是在王子非常准时，更不愿意浪费时间的情况下。“这牵涉到我们的很多精力，因为王子是一位完美主义者，对于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做得200%的完美。因此，为了能符合他的心意，你必须尽到很大的努力。你需要高度集中你的精神，还需要一个恰当的系统。”

这个恰当的系统包括要提前考察好商务旅行的目的地，要确保在王子的旅行团队到达后，一切都能妥善安排好。当王子还在利雅得的时候，罗伯特和哈尼就经常奔走于世界各地，因为他们要为王子的旅行团队寻找可以访问和能够落脚的地方。他们必须要检查好王子出行的交通工具和安全措施，甚至他们还要与沙特驻国外大使或领事取得联系，以便提醒他们阿尔瓦利德王子即将要到来。在回到利雅得之后，他们要写一份关于旅行的详细报告，还要为王子准备可供选择的方案。他们自己也知道，所有的这些事情都必须要小心处理。据罗伯特讲，有时候他小心翼翼准备好的计划会被完全推翻。“在我的工作中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我实在不愿意这样，因为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有时也感到奇怪，因为我精心准备好的方案最终却漏洞百出。在出现这种麻烦的时候，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争取当场解决。”

实际上，对这两位黎巴嫩年轻人来说，做好自己的事情是非常关键的。如果王子对他们安排的商务旅行事务感到满意，那就意味着他们会有一大笔奖金可以拿到手。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问题就来了，阿尔瓦利德会降低他们的季度奖金，以表示“他不高兴了”。据王子的媒体主管阿姆杰德·谢克讲，王子对于他的员工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都会记得很清楚，他解释说：“他对这方面非常用心，所以他会员工的表现记得很清楚——任何东西都不会忘记。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哪怕只有一分钟，也会在他的脑子里留下印象。当他脑子里对你的正面印象逐渐增多时，你可能会突然获得奖金了——可能是3个月、6个月或一年的工资额作为奖金，也或者是更大的一笔奖金，你只有做得非常出色时才会获得这一部分奖金。”

阿尔瓦利德公司里的员工都知道，2003年春天，在罗伯特为王子在5天之内奇迹般地安排了10个非洲国家的旅行之后，他得到了一笔相当于他一年薪水的

奖金。

然而，在这一年的夏季，罗伯特在法国戛纳预订酒店客房时却出现了问题，当时罗伯特的脸上也出现了惊慌失措的表情。他能感觉到，随着王子不高兴状态的显现，他的奖金已经“飞”了。

在这一点上，做好计划安排是非常重要的，但罗伯特和哈尼也知道，生活中最确定的一点就是任何事情都是不确定的。

午后两点一般是王子一天时间的中间点，在这个时候他希望自己的员工已经吃完早饭开始工作了——一直不停地工作到凌晨。

在与罗塔那电视台音乐频道的负责人迈克尔·艾尔·摩尔会见之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又召集了他中东地区的酒店管理人员，他们是萨默德·泽克、拉姆齐·曼凯瑞斯、提姆·汉森，另外还有一支有着强烈成功欲望的年轻人团队。他们是专程飞过来与莫夫匹克酒店集团的代表们进行会谈的，莫夫匹克酒店集团的代表包括路易波德·冯·芬克家族的成员，还包括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吉恩·加布里埃尔·派勒兹。把他们召集到一起，王子是想向他们表示自己的不快，因为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的莫夫匹克酒店经营状况非常不好。王子对他们讲，他现在最关心的是莫夫匹克酒店良好的品牌效应是否能够发挥好，而不仅仅是酒店到底盈利了多少。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小时就结束了，阿尔瓦利德又在计划他日程中的一些其他活动项目了。因此，王子的午饭时间有点提前了，大约是四点半，是在香榭丽舍大道的一家中国餐厅里吃的。这次午餐基本上就是一顿工作餐，王子在餐桌上也不会忘记考虑酒店的一些事情，他一直在与美国顾问查克·亨利和西蒙·特纳讨论这方面的问题。

大约是下午六点的时候，也就是王子回到乔治五世酒店刚坐到沙发上不久，他就看到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总裁迪克·帕森斯走进酒店的大厅。王子迅速指派他的一位人员走到帕森斯的身边，问他能否与王子简单说几句话。由于阿尔瓦利德王子是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大股东，因此，这位高个子的非裔美国人比谁都更知道王子对他们公司的重要性。这位身材魁梧，但对人彬彬有礼的总裁对王子的工作人员说，他非常高兴能与王子在这里进行会面，他处理完自己的事情马上就会过去。

当帕森斯来到王子的休息室的时候，王子猛地欠起身来，按住电视遥控器，把电视节目从C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调到CNN（美国有线新闻网）。

帕森斯进来后，发现王子在看CNN的节目，于是，他满脸堆笑地说道：“我也看这个频道的节目！”

阿尔瓦利德与帕森斯之间的话题主要集中在帕森斯对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的短期规划与长远规划上。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随着公司的迅速发展，这位媒体巨人的个人持有股份额迅速下降。阿尔瓦利德和帕森斯的谈话时间并不长，但这两位商业巨人决定第二年要再进行一次会面。在帕森斯走进他的房间时，阿尔瓦利德就嘱咐罗伯特，这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公司总裁的所有酒店消费单都由他代为支付。在这一个星期后，阿尔瓦利德收到了帕森斯写来的一封感谢信。

这次偶然性的会面并没有打乱阿尔瓦利德一天的计划安排，很快，他又开始与他的“航海部门”负责人谈话了，因为他们正在考虑专门为王子定制一艘游艇。实际上，已经很难再把这艘定制的游艇称为游艇了，因为这艘游艇的甲板尺寸已经是原有的游艇的两倍，它能容纳两架直升飞机（王国5-KR游艇只能容下一架直升飞机）。根据这艘新型游艇的设计方案，一架直升飞机可以停放在船体向外伸展的部分，而这一伸展的部分可以缩进船体的飞机棚里。

王子的梦想是建造一艘世界上最大、最豪华的游艇。他对游艇建造的每个细节都要过问，甚至是对一些非常细小的方面也要问清楚，比如，游艇的扶手用什么样的木质材料，游艇要用哪一种玻璃等等，他要这艘游艇的设计人员精心为他设计每一个细节。负责管理王子5-KR游艇的马克·宾尼是这个建造项目的负责人，他一直努力想让王子确信，游艇现在还处于建造的初始阶段，王子所有的需求都会得到满足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游艇设计人员面前，甚至对一些小事都要吹毛求疵。他后来才对他的咨询人员解释说，他的策略是，在开始的时候要对小型合同订立方严格要求，这样在订立大型合同时，他们的“调子”就不会放低，尤其是大型合同的订立方还是同一家公司的时候更是这样。通过这种方法，他们的期望在一开始就能比较容易地得到满足，他们的计划也能得到顺利实施。

在这艘大型游艇的设计方案尘埃落定、建造游艇的人员开始分开干活的时候，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心才放了下来，他可以坐下来休息一下了，并非常满意

地回味一下他白天所订立的合同。王子对他最亲密的咨询人员说：“什么东西都要争取最便宜，我真是烦透了。”

这是王子想强调他完美的谈判技巧时惯用的一句话，他想向别人说明的是，他也非常节俭。但实际上，当建造一艘游艇需要花费几亿美元时，节俭一下就可以少花费几千万美元，但当考虑到要建造“一座漂浮在水上的豪华宫殿时”，王子所说的“便宜”一词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了。

到晚上8点钟的时候，根据AST^①，这一天才刚刚过去了一半，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

王子提前半个小时就与法国总理的助手沟通好了，他要王国控股公司的几位咨询人员一起与法国总理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欧洲迪士尼乐园又开始陷入财政困难，已变得举步维艰了。王子当时正在采取行动以便获得法国政府的支持，在此之前，他已经在法国国内游说过多次了。而法国政府所面临的一个困难是，它在政治上是一个公开政府，而法国国民是不允许政府拿他们的纳税款去为迪士尼乐园服务的。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必须小心翼翼地实施他的外交技巧，也就是说，在不引起政治“漩涡”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帮助迪士尼乐园摆脱困境。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解决实际的问题，但阿尔瓦利德经过努力已经让这个问题变得更明朗一些了，在这之后不久，关于对迪士尼乐园进行投资的问题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在晚上八点整，王子准备接待塞内加尔总统的夫人和儿子一行了。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塞内加尔成功地进行了商务旅行，并在这个国家赢得了一些商业机会，尤其在塞内加尔的酒店行业里。另外，王子还向这个国家的第一夫人无偿捐助了100万美元，用以支持总统夫人在塞内加尔发展教育事业。后来，阿尔瓦利德被告知，他所捐助的这100万美元将用于10所学校的建设。

王子非常高兴在他拜访的一个非洲国家出现了这么快的发展，他的脸上也显现出了兴奋的神色。在与塞内加尔代表团会面后，王子还是不能闲下来，根据他的计划安排，他还要进行一次简短的会面，然后才能去锻炼身体。

① Alwaleed Standard Time，即“阿尔瓦利德的标准时间”。——译者注

王子要和王国控股公司的关系主管阿姆杰德·谢克一起与国际著名的霍金豪森律师事务所的首席律师马克·马泽进行会面，主要商讨如何打造王国控股公司富有竞争力的广告品牌。王子打算使用他重点投资的顶级品牌的商标作为广告投放的重点，他计划不论是在平面媒体还是在电视媒体上，都要以四季酒店、第五大道百货公司、苹果公司和花旗集团等世界知名品牌吸引读者和观众的眼球，而做出这些骄人业绩的是这些公司的“幕后英雄”——王国控股公司。而要得到这些大公司的品牌使用权，就必须征得这些公司的同意，因为他们的商标都已经注册，并且享有版权。王子非常希望这次商谈能取得一定的进展，因此，他决定在这一天的晚间在富格餐厅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时刻注意着金钱的人

对于向花旗集团——也是王子最重要的投资，王子一半的财富都投入了其中，提出申请的工作是由坐在王子身边最近的一个人负责的，这个人就是迈克尔·詹森。

有一份金融杂志曾经这样讲过，迈克尔·詹森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阿尔瓦利德王子的事情……但当他说完后，他就会杀了你。当然，这位性格温和的私人银行家是不会去杀人的，但他会严密遵守金融界的职业规范，从来不对外人讲一些不该说的东西。在詹森看来，如果让他告诉你一点金融秘密，还不如让他遭到终身监禁，甚至也可以说，如果你要逼迫他告诉你一些金融秘密，他宁愿选择杀了你。

詹森非常像身体结实、穿着时髦的007詹姆斯·邦德，他与阿尔瓦利德已经有10年的工作关系了。阿尔瓦利德与詹森初次见面是在1993年，当时王子去见他的私人银行家，在花旗银行就职的赛德里克·格兰特。格兰特当时与王子有着长期而唯一的关系，而詹森主要负责花旗银行的公司金融业务。在谈到他与王子的认识过程时，詹森说：“1994年4月的一天，王子有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要询问赛德里克，而赛德里克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他只是一个银行家，因此，赛德里克带着这些技术性问题来问我，我根据赛德里克的要求，解决问题后，把答案反馈给了王子。后来，王子又问了我另外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也一一做了解答，就这样，王子就在公司的一些事情上开始向我咨询了。一年

以后，赛德里克和我就共同为王子工作了——赛德里克负责公司账目和公司银行业务，而我主要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当时我正式的职务名称是公司金融技术顾问。”

由于王子的产业主要涉及公司财务问题，而不是银行问题，因此詹森与阿尔瓦利德之间的关系也迅速升温。同样重要的是，詹森各方面的素质都非常适合王子近乎疯狂的工作步调与个人生活。

首先，詹森的身体非常健康，尽管已经接近60岁，但由于他经常锻炼身体，也很注意饮食，所以他像王子一样有着旺盛的工作热情。詹森是一位经过专门训练的飞机驾驶员，他对赛车也挺感兴趣。他喜欢从飞机上跳伞，喜欢接受各种体能的挑战。从王子方面来说，他比较认可詹森那精确的分析头脑，以及能够迅速地判断出投资机会的能力。詹森也和阿尔瓦利德一样对各种商务信息和研究资料非常痴迷，他的很多工作也是基于对这些资料的分析而做出的。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是，詹森知道在他向王子提供相关材料后，王子也会像花旗银行的人员一样仔细阅读这方面的信息。詹森说：“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处理这样的事情。虽然我们为他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为他做调查、筛选研究信息是我们的重要职责，但他还会从别的地方获得其他资料。不过，我们向他提供的资料却是最主要的。在我们向他提供了原初资料以及一些补充说明后，我还会在基于分析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向他提供政策建议，这些建议王子有时候是赞成的，有时候也是反对的。”

由于阿尔瓦利德王子的个性，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对这位银行家完全信任。詹森对此深有感触地说：“我想现在工作起来要比以前容易多了。在我以前与赛德里克一起工作时——他当时是客户关系经理，我的工作就是告诉王子一些他不愿意听的，但他又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但经过多年的工作后，王子也对我信任了，因为我做得对的事情要比错的事情多得多。”

现在，詹森已经有时间腾出手来和日内瓦的5位同事一起共同管理王子在海外的股份投资以及他的资产账户，这些资产的总额已经有数十亿美元了。另外，他们还协助其他人员共同管理王子的家庭财产——王子把大部分的个人资产都放在了这里。

虽然阿尔瓦利德王子是在1993年第一次遇到詹森的，但他那时已经在银行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26岁从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之后，詹森就一直在银行

工作，他先后在圣保罗、马尼拉、首尔、波哥大和东京担任过银行高级职员，然后又去了伦敦，再后来就到了日内瓦。

詹森为王子工作的状态非常好，他跟随王子去全球各地旅行从来没出现过疲惫不堪的样子。他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并没有掩盖住他那张孩子般的脸，遇到让他高兴的事情，他还很喜欢笑。但在另一方面，詹森却是一位做事非常有条理的人，他对正式的商业交往有着很强的辨别力，因此，他也算得上是王子一个相当完美的“过滤器”。他往往会从大的投资银行中获取公司的投资计划、投资报告等信息，然后对它们加以筛选，最后他向王子提交的都是他认为值得王子考虑投资的项目。詹森说，在对王子期望购进的股票进行研究时，他必须要仔细衡量这家公司的发展状况，然后给王子设定一个满足其利润增长需求的“购买点”。根据这位银行家的估算，在这样的“购买点”购买的股票，其投资回报率通常有20%。

现在詹森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方向他的老板汇报，他们的重要客户阿尔瓦利德王子要在广告宣传中使用他们银行的商标。

在统一了行动计划后，王子的旅行团队在富格餐厅凌晨2点关门的时候离开了，他们徒步走回了乔治五世酒店——从富格餐厅到乔治五世酒店步行仅需5分钟。王子在读了一点信息，吃了一点东西后，又开始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了。

无线商业网络

然而对劳乌夫·阿布德来说，这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劳乌夫的房间在酒店的第一层，看上去既像一家快印公司，又像一个电子商店。在房间的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无线电话机，这些电话机都排在一起安放在充电基座上，另外桌上还有手机以及连接到互联网的电脑。在墙边上放着一台体积很大的专业打印机，这台打印机可以打出尺寸超过A3纸张的报纸和杂志。

在紧靠着休息室的卧室里，已经几乎没有来回走动的空间了，因为这里放着十几只空着的大旅行箱，这些旅行箱外壳都非常硬，因此可以把它们摞在一起。

劳乌夫的房间就是王子以及他的旅行团队的通信系统神经中枢。

要想同这位高个头、身体健壮的阿尔及利亚人交谈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每隔几分钟，他身上的一部手机就会响起来，这时，他就会摸一摸到底是哪个口

袋里的手机在响。而当王子给他打电话时，他的手就会自动地放在挂在裤子腰带最前面的那部手机上，因为这时候他没有时间再“摸索”了。

从劳乌夫那油光发亮的脑袋和橄榄绿的肤色上看，他有点像詹姆斯·邦德电影的忠实追随者，如果他和詹森在一起，他的这种形象就更明显了。但另一方面，他放松时的笑声又暴露出这位“野蛮的”通信专家温驯的一面。

劳乌夫有着各式各样的通信工具，其中包括各种型号的GSM手机、卫星电话以及无线电话。他的工作就是要确保不论王子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能联系到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通信工具可以帮助王子随时关注商业状况。劳乌夫就是王子联系的关节点，因此他自己就必须做到随时与王子取得联系。每当王子去国外商务旅行的时候，劳乌夫都要在王子下榻的酒店房间里安上一部和王子利雅得家里和办公室里一样的电话。电话的按键要预先设定好，还要贴上标签，以便于王子能够轻松地拨打电话。使用这部电话，王子只要简单地按下一个号码就能直接拨通他利雅得的王宫。同样，王子预先设定的电话号码程序还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人物，比如他的家人、安全保卫人员、劳乌夫以及其他一些重要人员。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王子只要跟劳乌夫联系就行了，然后让他找到他要联系的人。

根据劳乌夫的经验，电视联络对王子是非常关键的，他说：“在王子所有去的地方，都会给他安放一台电视和一部电话，这是王子必须要的。”

即使在王子周围没有电话的时候，他也能间接地与王子取得联系，劳乌夫说：“当王子行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在利雅得我们会一直安排人看着电视，如果电视上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个人就会通知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把电视内容录制下来，或者让他把电视节目发送给我们。”

事实上，王子还要求劳乌夫试着采用一种新型信号传输系统，据王子解释说，这种传输系统采用MPEG4格式传输信号，这样王子和他的团队不论飞到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可以接收、发送电视信号。

劳乌夫说，他最忙的时刻就是王子离开利雅得的“公司基地”后还在路上的时候，“王子要求我们时刻待在电话旁边，尤其是当他出去散步的时候。这个时候对他来说是进行商业交易的最佳时刻，有时在他散步的时候，一天要进行两三个电话会议。王子说，他喜欢用手机召开电话会议，因为这样所有的人都在线，他可以对任何人讲话，也能够迅速完成交易。”

阿尔瓦利德在科技和通信领域都有规模很大的投资项目，但这没有让他变成一个“呆头呆脑的只会使用电子工具的人”。他仍旧比较喜欢一种只有手掌大小的记录卡，他在记录卡上会根据自己的行程使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标出与商业人士会见的地点。在一天当中，阿尔瓦利德都会不断地用一种彩色笔修改着记录卡。他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因为绿色代表着伊斯兰教的色彩。

实际上，王子在很多年以前就喜欢使用这种“低技术含量”的记事方法了。他的表弟里亚德·阿萨德就清晰地记得王子使用记录卡的那个时候。多年以后，在1992年的一天，当里亚德和王子碰巧在沙特阿拉伯见面的时候，里亚德就追问王子这件事，“当时我问他，‘你的财富现在增长了多少呢？’他说，‘等一等。’然后，他取出了一些记录卡。‘哦！我在花旗银行有……，我在联合沙特银行有……。’3年之后，当我又碰到他时，我又问他，‘你带你的记录卡了吗？’‘哦，对不起，我找一找！记录卡在这里，’王子说着这句话又取出一些记录卡——而且还是他亲自记录的记录卡。”

尽管阿尔瓦利德王子非常喜欢使用记录卡，但他对最新的科学技术也同样着迷，劳乌夫对此深有体验，他说：“假如你和王子谈论过高科技技术，你一定会对其印象深刻，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懂得太多了，虽然我是通信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但和他谈论时也无法讲出一些新的东西——他知道得太多了。每一个星期我都会收到尊敬的王子给我发过来的关于最新技术的资料，王子会问我，这种技术怎样才能得到，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你应该告诉我这方面的最新发展。可以看出，王子对高科技通信技术是一直关注的。”

劳乌夫说，王子没有一刻不是同外界联系的，“从来没有——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他时时与外界保持着联系。他不论在哪里都在从事着商业交往——即使在他睡觉的时候也不忘他的生意。”

为了准备好各种类型的通信工具以应对第二天的“疯狂挑战”，劳乌夫在每一个负有重大使命的夜晚都会彻夜不眠。

喜欢“跳伞”的王子

在王子所有的随从人员当中，麦克·詹森可能是唯一的超飞行高度跳伞专家（除了王子的贴身保镖之外），但阿尔瓦利德却是在国家之间进行“跳伞运动”

的高手——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

对于王子出访的总负责人罗伯特·艾尔·哈吉来说，2003年6月17日（星期二）是相当紧张的一天，从他上午7点醒来之后——他只睡了3个小时，一直到最后他的头再次撞在枕头上，这期间他度过了极其难熬的24个小时。

这一天对王子来说也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在一天之内要去往4个国家的6座城市。

上午9点，罗伯特将与王子的出访团队一起出行。而哈尼将与王子当时的妻子科路德王妃、王子的贝都因随从以及杰哈德医生在一起，他们将在下午3点乘坐“欧洲之星”列车从法国巴黎直达英国伦敦，也就是王子旅行的最后一站。

当王子和他大约10人的出行团队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布尔歇机场（Le Bourget Airport）准备登机时，他的波音767私人飞机也同时做好了起飞准备。布尔歇机场是很多私人飞机的专用机场，同时也是巴黎国际航空展（Paris Airshow）的举办地点。

上午十点半，机长邓肯·吉尔斯比已经驾驶着飞机爬升到了3.2万英尺的高度，这架飞机将在阿姆斯特丹机场降落。在飞机刚刚进入平飞状态后，王子就从他的座位上猛地站了起来，走到飞机的一个窗口前，带着一种疑惑的脸色向外观察。然后他向劳乌夫招手，并问他，是否有另一架飞机跟在后面。

劳乌夫说，他将同机长一起查看一下，过了一会儿，劳乌夫回到王子身边并对他说，他们已证实确实有一架飞机跟在这架波音767飞机后面飞行，但因为这架飞机的相对位置使王子看不见它的踪影。

原来，为了应对这一天紧张的商务旅行，阿尔瓦利德专门雇用了一架小型飞机——这架飞机只能安放8个座位，为他的波音767飞机护航。王子解释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险”，防止他的波音飞机在遇到任何麻烦时，不至于破坏了他那极其紧张又重要的会议安排。在这种安排下，万一波音767飞机出现了什么问题，他们几位核心人员就可以搭乘这架护航的小型飞机。

雇用这架飞机的花费是3万美元一天，这真是一次代价昂贵的“保险”啊。

从巴黎出发，经过空中“周转”，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后，王子就同沙特阿拉伯驻荷兰大使瓦利德·阿尔库赖伊伍（Waleed Al Khuraijy）进行了会见，在会见结束后，王子又在瓦利德大使的带领之下开着豪华轿车去苏埃斯特伊科宫殿

(Soestdijk Palace) 会见荷兰王子伯纳德。

中午刚过，王子就从荷兰王宫驱车赶到距离鹿特丹不远的纽沃海恩(Nieuwegein)，在那里他对荷兰世界一流的建筑公司——商霸力顿集团公司的总裁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王子向这家公司投资了大量资金。

这次拜访也没有用多长时间，紧接着王子在豪华轿车的护送下来到了海牙市，在那里，他接受了荷兰内政部长授予他的“奥兰治拿骚家勋章^①”。在授予仪式结束后，荷兰内政部长打开了一瓶香槟酒进行庆祝，但王子拒绝了，他解释说，他不能饮用酒精，要求用一杯水来代替。但当摄影师们为端着酒杯的王子和荷兰内政部长拍照时，阿尔瓦利德王子突然又犹豫了。他要求摄影师稍等一会儿，他问，他的酒杯能不能从原先的葡萄酒杯换成玻璃酒杯。

荷兰内政部长当时有点困惑，但他还是很快为王子安排了，王子对此解释说，如果他们喝酒的镜头冲印出的是黑白照片，那么照片上看到的就是他手里端着一只玻璃酒杯，因为在黑白照片里只有酒杯的形状才能说明酒杯里盛的是什么饮料。他不想给别人留下一个错误的信号，所以他选择了一只倒满水的玻璃酒杯。

当王子和他的旅行团队急匆匆地钻进黑色的豪华轿车的时候，他的波音767飞机和那架护航的小型飞机早已经在鹿特丹机场等着他们了，因为他们预计下午3点45分能够达到机场。果然不出所料，阿尔瓦利德按时到达，他登上飞机时刚好是下午4点整。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都柏林机场，王子要飞往爱尔兰，并与爱尔兰总统玛丽·麦卡利斯^②会面。

即使时间安排非常紧张，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与爱尔兰总统会面时也不忘调节一下状态，放松一下心情。在会面时，王子详细地谈到了爱尔兰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爱尔兰在欧洲所处的地位，这着实让麦卡利斯总统吃了一惊。在这之后，他们甚至还讲了几个幽默的小故事，半个小时之后，也就是下午5点半，王子乘坐的豪华轿车就离开了总统的住所，汇入到都柏林拥挤的车流高峰之中。然后，出现了第一次破坏王子完美的“守时习惯”的情况。

① Officer in De Orde Van Orange-Nassau，“奥兰治拿骚皇家勋章”是荷兰高级别的勋章。——译者注

② Mary McAleese，麦卡利斯1997年10月31日当选为爱尔兰第8任总统。她是爱尔兰历史上第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总统和第二位女总统。——译者注

豪华轿车的司机属于那种典型的爱尔兰人，他对王子说，不用担心，他会处理好的。看着车窗外爱尔兰首都狭窄街道上塞满的无法开动的汽车，王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挤”出来。

盯着时间

准时是王子的一个基本特征，一般情况下，如果他提前到达会面地点，他可能会坐在豪华轿车里，或者出去高强度地散一会儿步，直到确定的会面时间到了，他才会过去。

王子说，他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会受制于这种准确的时间，有时候，他也会思考自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有一次，当他按照约定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市与苹果公司总裁史蒂夫·乔布斯会面时，王子和他的团队早到了20分钟。没有任何犹豫，王子就大踏步地在苹果公司“参观”了起来，等到快到会面时间了，王子才停止了“参观”。当他穿过前门时，正好碰到了苹果公司迎接他的人，王子扫视了一下他的随从人员，微笑着看了看表，然后就被带领着上楼去和乔布斯会面了。

还有一次，王子要去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会见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当时除了阿尔瓦利德，一同前去的还有麦克·詹森以及其他几个人。但不幸的是，他们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了塞车，待在长长的车流里无法前行。王子着急了，就对着身材瘦小，却显得很精明的非裔美国司机大声叫道，如果这位司机能在5点半之前到达卡特中心，不耽误他与卡特总统的会面，他就付给这位司机300美元的酬劳。听到王子的话，这位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他身后坐着的这位乘客，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不相信王子所说的话是真的。要知道，这些钱将是这位司机一个星期的收入，而现在他一个下午就能挣到，而且还是作为小费。

“你不是在耍我吧？”他以亚特兰大浓重的地方口音低声问了一句，但他的眼睛并没有离开阿尔瓦利德王子。这时，他们的汽车几乎陷入了瘫痪，而时间还在一秒一秒地走着。

阿尔瓦利德看上去有点恼怒又有点困惑，他说道：“你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还有30分钟！”

这位司机一边迅速地打着方向盘，从高速公路的一个出口“逃”出了车流，

一边用亚特兰大方言嘟哝着：“我希望你遵守你的诺言，不要骗我。我希望你是一个诚实的人。”

不大一会儿工夫，这位汽车司机果然开着车绕到了市里的后街小巷，然后蜿蜒曲折地终于把王子他们送到了吉米·卡特总统的低层办公室里，这是在亚特兰大市中心的一座面积不大的公园。

在意识到自己能够准时到达卡特中心时，王子跟司机开了个玩笑，他说：“今天是你幸运的一天。我会给你100美元的小费。”

司机听到这句话，从后视镜里扫了王子一眼，他希望王子是在跟他开玩笑，但他看到王子是一本正经地说这句话的。

“你刚才还说300美元！你难道要食言？我希望你兑现你的诺言，不要耍我了。”

当王子准备走出去与卡特中心的接待人员打招呼时，他转过身对罗伯特说，要悄悄地给那位司机300美元。

不论是出于计划安排，或者因为他的幸运，阿尔瓦利德很少有不遵守时间的时候，因此这一次的商务旅行也不例外。现在王子已经准时登上在都柏林机场等待他的波音767飞机了，它将于下午6点15分正式起飞。

王子出行的下一站是英国西部的埃克塞特。下午7点，飞机准时降落在埃克塞特市，在经过短时间的行驶后，王子就到达了埃克塞特大学，他要在这里与这所大学的副校长会面，并出席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院的一个研讨会——王子曾经为阿拉伯与伊斯兰研究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以支持该院的建设。另外，王子还要在这所大学出席一个简短的招待会，还要接受当地媒体记者的采访。

相比较起来，王子在埃克塞特市待的两个小时要比这一天前些时候轻松多了，他的身心也放松了起来。现在，他也不用担心波音767会出问题了，因此他可以让那架为他护航的飞机飞走了。

当飞机从埃克塞特机场起飞到达伦敦斯坦斯特机场后，王子的这一天才算真正轻松起来。斯坦斯特机场并不位于伦敦的市中心，因此，王子他们需要坐很长时间的车才能到达伦敦市中心。但能允许王子体积巨大的私人飞机方便着陆的只有斯坦斯特机场了。

当阿尔瓦利德王子走进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四季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1点15分

了，他现在只有两场会面活动了，包括一个慈善组织代表会议和一个杂志记者的采访活动。

在会见人员到来之前，王子打电话给哈尼，问他最后一场电影什么时候放映，有没有特别好的片子，然后又要求他的出行团队把电影投票的结果反馈给他。

哈尼出去了一会儿，就过来回复王子他们想看的是哪部影片，但又说影片已经开始放映了。

“好吧。”王子看了一眼他的计划安排卡片。“告诉他们，我们会在凌晨1点半到达那里。”

如果罗伯特和哈尼在看电影的过程中打鼾，也不会有人听到，当然更不会有人责怪他们。毕竟这一天过去得非常顺利，他们的老板阿尔瓦利德王子也很高兴。

当莱斯特广场帝国影院四周的灯光亮起来的时候，通过反射的灯光可以看到坐在那里正打盹的罗伯特和哈尼。当然团队中的很多人也已闭上了眼睛，忘记了出现在电影屏幕上的是大名鼎鼎的演员罗温·艾金森，他出演的是滑稽可笑的憨豆先生。如果这位喜剧大师在电影中看到坐在电影院里的这二十几个人正利用看电影的时间补充睡眠，他一定会感到非常失望，当然，这位“憨豆先生”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电影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由于王子对他一天成功的出访还兴致未减，所以他已经让哈尼为他订了另一部影片《黑客帝国2》，这是他的出访团队投票选择的影片。王子的随从人员中有一些已经睁开眼睛开始欣赏这部影片了，但他们并没有注意到，在这部影片放映后不久王子就离开了。这部影片不是王子喜欢的，但他知道，如果有人发现他走了，他们出于对他的尊重和礼节，也会跟着他出来的。因此，王子就悄悄地溜出来了，然后回到了酒店，这样他就可以继续阅读各类资料了。

王子阅读了很多信息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劳乌夫专门为王子从互联网上下载打印的，其中有最新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和《华尔街日报》，这项工作劳乌夫每天晚上必做的。劳乌夫说，通过互联网下载打印报纸，然后交给王子阅读，这要比纽约大部分人看到报纸的时间还要早。

另外，王子也可以读到很多有实用价值的杂志，比如《新闻周刊》、《时代周刊》、《商业周刊》、和《经济学家》等。

然后王子阅读的资料就是书籍了。阿尔瓦利德说，直到2003年的时候，他还一直阅读很多政治类的书籍，包括一些政治人物的传记、政治事件的评论与分析等等，但后来他把自己的阅读目标集中在了财政、金融出版物上，比如由本·斯坦恩（Ben Stein）和费尔·德穆斯（Phil DeMuth）合著的经济管理类书籍《是的，你完全可以自己安排市场》（*Yes, You Can Time the Market*）。

王子承认，任何书只要快读完的时候，他都感到很焦急，他还说，在这时候，他通常要数一数自己还剩下多少页，因为他非常着急想马上读完它。

当王子的团队看完电影从莱斯特广场帝国影院回到四季酒店的时候，王子还在那里阅读资料，并做分析研究，休息室里还放着他刚吃过的食物。

外面，天已经亮了。

王室“圈子”

如果说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多重的，那么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生活就可以说是绚丽多姿的了。王子前一天还在欧洲大陆和英国“艰苦跋涉”——参加各种商务会议、接受荣誉、向慈善捐款，而现在他又要准备参与英国王室举行的体育比赛了。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2003“马球”杯决赛^①在温莎举行，这个地方距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故乡不远，阿尔瓦利德就是这场比赛的赞助者之一。在这次马球比赛中，威尔士王子队的参赛选手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以及查尔斯王子的儿子哈利王子——他已经成了这项比赛的顶级高手。

下午2点，王子在四季酒店吃完午饭后就乘公共汽车去了温莎，这个地方距离伦敦市中心有30英里。王子喜欢乘坐公共汽车，因为这样他和自己的团队就能够近距离接触，这样他就可以随时处理团队里一些突出的问题，或者说是个人比较关注的问题，有时候也可以和大家开个玩笑。

^① The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Polo Cup 2003,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为GCC，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于1981年5月25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其成员国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阿曼苏丹王国、巴林王国等6国。——译者注

下午4~7点，比赛在皇家卫队马球俱乐部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次比赛的奖杯、奖品由女王和阿尔瓦利德王子共同授予，出席授予仪式的还有爱丁堡公爵、菲利普王子和女王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王子。

比赛的最终结果是，查尔斯王子的马球队赢得了这次比赛的胜利，获得了奖杯。

在比赛过后，阿尔瓦利德王子一边喝着橘子汁，一边和比赛劲头还没消退的查尔斯王子聊天。在聊天中，阿尔瓦利德对查尔斯王子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在他叔叔阿卜杜拉王储对英国访问结束后，伊丽莎白女王还亲自开车带他叔叔到她的私人庄园参观。在王储回到沙特阿拉伯后，他就对阿尔瓦利德讲，在伊丽莎白女王为他驾车，并且还和他深入交谈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紧张。在他们交谈时，阿卜杜拉王储还提醒女王陛下要多注意前面的交通。

阿尔瓦利德告诉查尔斯王子，他叔叔对那次在英国的访问感觉太紧张了，因为叔叔没有想到女王还亲自为他驾车。

在这之后，很快又举行了一个慈善捐助活动，然后阿尔瓦利德王子又与女王和查尔斯王子简单地说了几句话，他就乘公共汽车往伦敦市中心的四季酒店赶了。

王子乘坐的体积庞大的公共汽车被堵塞在世界著名的哈罗斯百货公司对面的骑士桥上。阿尔瓦利德王子透过公共汽车窗户玻璃仔细看着哈罗斯百货公司的大楼，他说，他希望能够购买英国这块非常著名的商业地标，但他又解释说，阿尔法耶德的要价太高了，而且还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虽然这样说，但在汽车驶过后，王子还是回头看了几眼这座大楼。

他们的公共汽车在海德公园附近又被交通信号灯堵住了，车流足有半英里长，这时王子看了看自己的手表。

8点刚过5分钟。

王子看着挡在公共汽车前面的成排的汽车尾灯，无奈地摇了摇头，问身边的人他们现在这个地点距离四季酒店还有多远的路程。当他知道距离已不远时，他就让汽车司机打开了车门，然后就跳下了车，看到王子下了车，他的团队也一阵骚动，纷纷跟着王子下了车。就这样，他们一群人大踏步地向四季酒店走去，不多一会儿就到了。当王子满心欢喜地进入酒店大门时，他发现时间才刚到8点一刻。

王子晚上9点在伦敦大街上的锻炼要比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上更富有挑战性，因为伦敦大街上的人行道都非常窄，道路也很曲折而且交叉路口比较多，这对保护王子安全的护卫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王子仍然坚持这种锻炼，他又一次步行和他的团队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王子在伦敦是凌晨2点吃的食物，这要比平时早一些，但他仍然坚持阅读资料到天亮。

王子的习惯的是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的时候再睡觉，因为根据伊斯兰的习俗，这个时间伊斯兰的信徒们也开始一天的祈祷了。王子说，如果在他睡下没多长时间后，就起来祈祷，然后再躺下，他感觉非常不自在。相反，王子喜欢在黎明前出去散步，然后回来按时祈祷，祈祷完再上床睡觉。

阿尔瓦利德制订的每天的时间安排表都有祈祷的时间，这也为他团队中陪同王子旅行的穆斯林员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祈祷机会。

第二天是王子他们这次短期旅行的最后一天，但这一天也不轻松。

在王子和他的团队完成徒步锻炼后，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他们马上乘坐公共汽车，行驶了一个小时才到达伦敦北部的斯坦斯特机场。

在下午4点45分，他们准时乘飞机飞往日内瓦，很快，飞机于19点15分左右就到达了那里。王子带领他的团队径直来到伯格酒店，这家酒店是王子决定购买下来加以修整的。

到达伯格酒店后，王子的团队待在酒店大厅简单地吃了点东西，而同时，王子在他的护卫人员的带领下已经直奔哥那列诊所了，因为他要去那里看望正在生病的叔叔。

然后，阿尔瓦利德回到了酒店，在正式登机之前，他分析了一下当前的情况，并做出了合理的旅行安排。

到晚上9点半的时候，整个团队又飞回到了空中，他们这次的目标是意大利的比萨市。

在比萨机场外面，又一辆公共汽车在等着迎接王子一行人，然后把他们带到佛罗伦萨，但王子仍然担心旅途中的耽搁能否让他按时赶到佛罗伦萨。但幸运的是，当时钟在午夜敲响的时候，王子已经走进了佛罗伦萨的酒店。他刚好能够按时到达庆祝他女儿丽姆21岁的生日。

丽姆很高兴父亲能在她生日的时候与她一起度过。王子还带着女儿到酒店

里转了一圈，并看了看他女儿的卧室，以确定女儿的生活状况是否良好而舒适。丽姆在佛罗伦萨的生活与学习明显与她以前的学校环境和在沙特阿拉伯家里的日常生活习惯不一样了，但有些麻烦仍然缠绕着她。丽姆现在仍然需要安全人员的保护，不论现在丽姆所面临的威胁如何少，安全人员也要日日夜夜守护着她。

直到第二天凌晨1点半，丽姆才和父亲依依不舍地道别。然后阿尔瓦利德上了公共汽车就直奔比萨机场了。当汽车快要到比萨的时候，王子突然萌发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王子问汽车司机，意大利著名的比萨斜塔距离他们去往比萨机场的路程有多远。司机说，距离并不远，于是，王子决定与飞机机务人员联系，延缓一下登机时间，因为他要在凌晨参观这座世界著名的斜塔。

凌晨3点钟，在王子他们到达斜塔的时候，两位当地的警察蜷缩于停靠在斜塔附近的一辆警车里，面带疑惑地看着这二十几位陌生面孔的外国人——还包括几张被太阳炙烤过的面孔，在这个非常时候兴致勃勃地参观比萨斜塔。

沙漠荒原上的“家”

当王国控股公司的员工从飞机上迈下脚步，走进利雅得“阳光明媚”的天空下时，他们的脸上已经显现出轻松、愉快的神色。利雅得高温的气候和炙热的阳光，再加上外面很低的湿度，让人感到很不舒适，但刚刚从飞机上下来的员工们暂时还没有这种感觉。

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但幸运的是，这一天正好是星期五，是沙特阿拉伯的周末。王国控股公司的员工们可以在随王子做了旋风般的商务旅行后好好地休息一下。

王子的员工们对这次商务旅行都感到很满意，但他们也有一种精疲力竭之感。但为什么在这种过度劳累的环境中他们还能坚持下来呢？对于这个问题，王子自有他的解释，他说：“我们的商业经营方式是非常专业的，当然也是相当有特色的。我的员工招聘程序非常严格。在我们这里，不论所招聘的职位有多么低，我们都要经过一个复杂的招聘程序。我们要进行仔细筛选，给他们讲我们公司的经营模式，当然也要听一听他们的意见，我们还让他们相信，他们可

以在这里长期工作下去。我们从来不让一位员工在一两个月或一两年之内就离开。我们的大部分员工在这里都工作5年、7年、8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与员工们的关系都非常好——是那种非常融洽的职业关系。在我们公司里，有一批有着共同特点，又特别能干的员工，他们一般都三四十岁，有着很高的智商，都接受过美国式或英国式的教育，他们的技术也非常过硬，工作起来迅速麻利。另外，他们的精力还相当充沛，工作的时候相互协调性也很好。”

阿尔瓦利德说，他在公司的管理中使用的是有效的“奖金体系”，以这种体系作为刺激，发挥出员工最大的潜能。对于这种奖金体系的效力，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王子在管理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时就显现出来了，在那时，王子就一直倾向于这种管理模式。他说：“这种模式是一种非常平衡的管理模式。我们公司给员工的薪水并不很高，但刺激性的奖金却很高。这些奖金的数额甚至会高于员工工资，因为如果我们确保在月末或季末的时候能给员工所有的薪酬，那么他们可能就会按部就班地工作了。”

阿尔瓦利德喜欢高强度、快节奏的工作，他补充说，在采纳了季度奖金体系后，如果员工们在工作中能够表现出色，他们的奖金肯定会比工资高得多。当然对大多数员工来说，王子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因为这需要员工长时间地高负荷“运转”来做那些“异常”的工作。但阿尔瓦利德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的工作绝对不是异常的，不论对于我，还是对于我的员工，这些工作都是很正常的。当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当你发现你的工作非常出色，你就会为你的工作而自豪，你一定会喜欢你的工作，感到工作已经成为你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和失败联系在一起。不论在沙特阿拉伯，还是在中东地区，我们的公司都是一流的。我们的公司仅有34名员工，但我们却领先于很多大型国有公司。”

阿姆杰德·谢克在王国控股公司里一直主管公共关系部门，他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已经工作了接近10年了，他认为和阿尔瓦利德王子沟通要比和其他一些公司的老总们沟通更加通畅。他说：“在世界上有多少老板能够允许你与他们公开、自由地交谈？又有多少老板关心你家里发生的事情？有多少老板关心你孩子的名字和年龄？有多少老板会帮你解决你可能面临的婚姻问题或家庭问题？有多少老板能够尽力帮助你解决你可能面临的财政问题呢？因此，我认为，他不仅是一位老板，而且还是一位朋友。”

即使这样，阿姆杰德也承认，阿尔瓦利德并不是对每个人都公开信任的。他说：“你必须获得他的信任，他信奉罗纳德·里根总统的信任原则‘信任，但要核查’”，他也确实是这样践行的。王子能够信任很多人，但他会在不同的事情上信任不同的人。如果他能够在很多问题上信任同一个人，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拥有很大的特权了，而这样的人在他身边只有两三位。”

王子的私人医生杰哈德·阿奥卡尔补充说，王子的员工要取得他的信任需要很长的时间，但一旦得到王子的信任，他就会对你给他的服务进行额外奖励。他说，王子经常会与他周围的人分享好的发财机会，“在他发现了一份收益相当好的投资后，他会给我以及另外两三个人一份小数额的票据，而这些票据很可能会为我们带来一大笔收入……王子好像是对我们说，‘伙计，我赚了那么多钱，也让你们赚一些吧。’”

杰哈德说，王子给他的最值钱的一件东西就是一座价值100万美元的房子……但杰哈德认为，最珍贵的东西还是王子对他的信任。

当问到身处在这种财富地位和社会地位，要想有真正的朋友有多么困难时，阿尔瓦利德王子并没有详细解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实际上并没有多困难。我在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甚至是在美国，都有一些很好的朋友。”

虽然阿尔瓦利德能够注意到他员工各方面的细节，但他自己却是一个并不容易为每个人所熟知的人。即使那些经常陪伴他在世界各地商务旅行的团队成员们也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熟悉王子，更别说要赢得他的信任了。他的正常生活应该是有家人时刻陪伴着的，但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的团队和安全保卫人员日夜包围着。他的儿女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这种传统和礼节，但不知将来他的孙辈们能否适应这种整天被团队和安全保卫人员包围的生活。

阿尔瓦利德的儿子卡莱德王子非常富有哲理地说道：“这一切是很困难的，但所有的这些都是受上帝支配的。因此，我接受了这种现状，我妹妹接受了，我爸爸也接受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应付，而且都做得很好。我不能解释这其中的原因。我可以抱怨我们一家人经常不在一起，我也可以抱怨我们度过了太多孤独的时刻，但其他人可能也会抱怨他们明天没有饭吃了，或者他们不知道明天是不是会有人给他们施舍点什么。我真的要感谢上帝，因此我从来不抱怨这一点。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感激。”

但王子的女儿——聪明而又有性格独立的丽姆公主，却对她现在的生活有

点不满，她说，她以后肯定会过上一种没有贴身保镖的生活的。“我确信我会有这种生活的。现在的这种生活真是乏味，我真的不喜欢整天被人包围着。实际上，如果我感觉有人一直在周围盯着我，我就会感到浑身紧张。我相信，有一天我肯定能够‘独立’。你会看到我自己可以独自行走，我可以随便四处看看，而不用担心身后会有人跟着我。”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十章

无处不在的生意

他不论在哪里都在做生意——甚至睡觉的时候也在做生意。

——劳乌夫·阿布德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通信主管

如果说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生活是一首歌，那么这就是一首旋律最强的歌。这首歌以一种固定的流行旋律和沉重的节拍演奏着，它的旋律也几乎不会有任何改变。王子喜欢按照一种清晰的、直线型的、没有任何改变的“旋律”进行他的工作。

但探查一下他的思维，你会发现那里是一种爵士乐。这种爵士乐的音调来自于各个方向，有时在音速和音量上会有些改变，但这种改变却是无法预料的。这种爵士乐是由很多乐器演奏出来的，乐器之间交杂错落的声音也时常可以听到，这简直就是一个多重的音响“大拼盘”。

很难想象，在王子头脑中的这种纷乱的“爵士乐”会这么有效地转变成他那24小时紧张的“摇滚乐”。他的解释很简单，只有一个词，“部门”。

王国控股公司只雇用很少的员工就能操控数十亿美元的大项目的真正原因是，王子善于把任何东西都恰当地用部门分隔开来。王子的理念是，这些“分隔开来的部门”可以为他提供特殊的渠道。

王子幽默地强调说：“所有这些都是分隔部门的结果。我们的员工都是属于专门领域的专家，我要确保把恰当的工作交给合适的人去做。这里很少有或者几乎没有工作交叉，每一位员工都知道他们必须要做的事情，他们都会努力做好。每一个分隔开的部门都自己运转，我只负责管理好他们就行了。”

但在这种“自动导航系统”正式实施之前，王子还是非常注意公司管理细节的，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公司和他的员工更好地“运转”。王子不像其他一些高层商业主管一样有很多层次的顾问咨询人员，他周围只有几个人，公司大部分决断都是由他自己做出的。事实上，他还经常给他的顾问们出谋划策，因为他手里掌握着很多最新的银行资料和信息，这些资料和信息都是在他平常的研究与阅读中积累下来的。

阿姆杰德·谢克主管王国控股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他就经常从王子的办

公室里获得一些有用的资料和信息。王子在交给阿姆杰德资料时都用绿色墨水钢笔标出重点，并建议他重点考虑他所标出来的内容。阿姆杰德很难想象王子竟然一天能够收集那么多的信息。他说，阿尔瓦利德王子对任何事情都很关注，尤其是对于他们公司自己经营的项目，他会更加细心地分析并考虑出各种计划方案。“王子通常要对那些刚开始工作的员工进行微观管理，因为这时候员工往往对王子的各项要求还不很熟悉。在员工们完全赢得了王子的信任以后，他的这种微观管理才正式结束，当然这要根据每一位员工的实际情况具体操作。如果有的员工始终不能赢得王子对他的信任，那么这就意味着这样的员工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管理部门

王国控股公司的各个部门主要负责处理王子的日常投资和商业事务，另外还要负责王子的工作日程安排、商务旅行、公共关系、媒体及交流。从利雅得市中心一座大理石建造的、非常不起眼二层小楼开始创业，在2004年4月，王国控股公司已经搬迁到装饰豪华的新办公室了。

王国控股公司的新办公地址位于体积庞大、高耸入云的王国大厦的第66层，现在，公司的员工也可以站在办公室里欣赏利雅得美丽的街景了。

尽管现在王国控股公司的办公场所比以前高档了不少，但办公区域并没有增加多少面积，而且办公人员还是那些核心成员，阿姆杰德说，因为在王子看来，办公舒适度的增加，不应该妨碍工作效率的提高。他说：“我们的员工总数一直是不变的，我们每一年都要填一张表格，看一看沙特阿拉伯所有公司的排名情况。极为巧合的是，在最近的3年里，我们在沙特阿拉伯公司的总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其实，我们无法计算在王国控股公司里到底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那些负责端茶倒水的人员包括在内吗？公司的航空出行部门、设备维修部门包括在内吗？这些人员你很难分清楚，因为这些部门既为公司员工提供服务，也为其他人员提供服务。可以说，我们在创业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太少了，但后来我们就逐渐增加人员了，因为任何人都不会相信，我们公司会有这么少的员工。现在，我们公司的人员达到了49位。但在我们公司里，能够直接与王子接触的也就十几个人，王子通过这些人与其他人联系，并获得他想要的数

和信息。王子认为，保持人数不多的员工队伍在自己身边是一种非常好的管理措施，因为首先这可以帮助他进行部门分隔，也有助于每一位员工获得一个了解、熟悉他的机会，因为如果你只有人数不多的员工在你周围，你就不用对大多数员工说出自己的观点了。”

阿姆杰德说，虽然我们公司的部门数量并不多，但公司的每一个部门都是一个小型的团队。“我们有行政部，有国内投资部、国际投资部，还有酒店管理部、人力资源部、政府关系部、财务部、秘书处、公司内部安排部、信息部、通讯部、商行旅行管理部和公共关系部。”

萨利赫·阿尔·古尔自1995年开始就与王子在一起工作了，那时王国控股公司还处于发展阶段。王国控股公司在一些咨询公司的帮助下，从一个规模很小的公司发展到目前的规模。咨询人员帮助王国控股公司制定了新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模式，以及所应该达到的经营目标。在公司重组后，阿尔·古尔就担任了王国控股公司财务部的首席财务官。从那一天开始，萨利赫说，王子就一直把公司的管理重点放在效率和紧张的运作流程上。“你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王子掌控着公司所有的资金，他就可放松下来，不用注意一些工作细节问题，但请相信我，我们是用很少的钱把公司运转起来的（说到这里萨利赫笑了）。因此，我们的管理是严格的，没有浪费资金——当然也没有出现失误或浪费的空间。感谢上帝，以资金和收益来说，我们是一家非常富有的公司，但我们对公司的任何事情都控制得非常严格，我们完全按照正常的制度经营我们的产业。因此，在工作中，你会发现虽然你已经做得百分之百完美了，但你很快就会发现还有提升的空间，你还能以更高效的方案完成你的工作。”

阿尔瓦利德王子把这种工作哲学描述成，“先精明地工作，然后再努力工作。”

王子说，他不喜欢“精明地工作，不用努力”这句话，据他解释，他仍然喜欢努力工作的方式，但在工作中应该首先做到精明。“我们都有工作的雄心壮志，我比较倾向于把每个人的能力都发展到极限。我要让我的员工努力发挥自己的潜能，但也不会超出他们的限度。在公司管理中，我通常很节约，有时甚至很吝啬，但不会到影响公司运转的程度。如果有员工告诉我哪些地方需要资金支持，我们也会很快做出决定的。”

例如，王国控股公司的公共关系部是一个仅有4名员工的部门，但这个部门

一直都在繁忙地处理着与各大媒体之间的关系——这些媒体对王子迅速扩展的商业活动非常感兴趣。事实上，2003年11月前后，在王子针对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国内情况发表了“向政治领域努力”的声明之后，这个部门肩上的担子也加重了不少，他们的工作步伐也必须更加迅速了。

阿姆杰德作为公司公共关系的顾问人员和王子的接触比较多。在王子海外商务旅行期间，阿姆杰德要全身心地放在这个方面。当然，公司的通讯部门、哈尼、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拜德要给他提供后方支援。一旦得到阿姆杰德和他们的大老板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批准，对于王子各种活动的新闻发布会就可以进行了。比如，在王子向苏丹捐赠了100多万美元，以帮助苏丹处理2003年6月的飞机失事事件后，或者王子在他的办公室里会见了世界上的一些地位显赫的大人物后，都可以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

在沙特阿拉伯和中东的其他一些地区，由于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他的商业交易，再加上他偶尔还要发表一下政治方面的宣言，因此，他经常成为新闻报纸和杂志报道的头条人物。

到目前为止，王国控股公司里还没有正式设立“政治工作部”，因为王子仍然坚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商业事务上。

著名的阿拉伯新闻记者、《阿拉伯新闻报》的主编卡莱德·阿尔梅娜经常与王子会面，他对王子的评价还是相当正面的。他说：“我认为王子是一个动力十足的人物。他为中东地区的经济和世界的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他非常想要获得成功——当然他已经成功了，我认为他一直在移动自己的目标标签。很多人都认为，王子在社会的发展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凭借捐助——当然不是到处随便撒钱，他看起来好像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的很多方面。”

公开的商业活动

随着时间的增长，阿尔瓦利德的商业战略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了，他已经完全从新千年开始时的网络商业萧条的局面中恢复过来了。他对自己的投资领域完全公开，而且对投资交易也坚持透明的原则，他不像中东地区的一些商业人士在瑞士再申请一个银行账户，然后秘密地管理自己的财产。

王国控股公司里的员工把王子如今的商业战略描述成3种投资战略的结合。

第一种投资战略是，要对投资数目进行限制，但他对他所描述的“投入的资金完全可以改变人们对公司真正价值的判断”的情况还是舍得投入大笔资金的。

第二种投资战略是，王子对全球商业的投资兴趣逐渐增加。他对那些处于发展困难期的世界知名产业或品牌有着特别的兴趣，比如酒店业、媒体业和银行业。他认为，在全球经济中，品牌有着很高的附加值，他对这种高附加值非常看重。

最后一种投资战略是，王子非常看重能给他提供“高附加值的合作伙伴”，这类合作伙伴带给他的远远超过了货币财富。比如，王子和新加坡商人郭令明的投资合作就属于这种情况。王子与他一同购买了纽约中央公园的标志性酒店广场大酒店，就是基于王子对郭令明的酒店公司城市发展酒店公司（CDL）恰当地评估——王子认为郭令明是位非常出色的酒店管理专家，而做出的投资决定。后来，阿尔瓦利德可能还想提升这座酒店的等级，但郭令明并不想这样做，因此，他们在2004年8月就把这座酒店以6.7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一售价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获益不少。

阿尔瓦利德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这样描述王子如今的管理策略，他说，王子的管理策略更加趋向于宏观了，他已经放弃了原先在并购沙特联合商业银行时所奉行的微观管理策略。“王子曾经说过，他把自己看成是坐在一架直升飞机里的人，这架直升飞机正飞临一片广袤的森林上空，这时候，他可以看见整片森林，当他发现了问题的时候，就可以降落下来，查看一下事实的真相。我认为，他这样的说法，就是对自己管理策略的一个最准确的描述。然后，他又说，当他看清楚了问题所在，并且明白了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指派合适的人去解决问题，这样他就可以再次登上直升飞机，查看所有的树木了。可以说，王子很好地实施了这种管理策略。他现在正尝试着把管理权限交给其他人员。现在他的公司已经出现了其他很有权威的管理人员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王子现在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我相信王子比几年以前更适合做一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的‘直升飞机’管理策略的确相当有效。”

王子认为，自己乘坐在高高在上的直升飞机里，利用探照灯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地面上出现的问题，因此这样他就可以待在公司外面——而不是也住在大森林里面。王子感到，实施这种管理策略可以不用涉入公司事务之中也能影

响公司的运转。阿尔瓦利德，作为一个置身于公司事务之外的大股东，如果董事会成员犯了错误，他可以借机“敲打”一下他们。但如果他在公司董事会里谋得了一个职位，那他有时就应该“敲打”自己了。

在一次采访中，当有人问王子，他倾向于获得一家公司多少份额的股份时，王子强调说，他宁愿拥有少量的股份，因为如果成了最大股东就意味着对公司的控制，就意味着对公司拥有了管理权。王子曾经多次说过，他倾向于购买公司好的管理方案，而不是自己担负起管理公司的重任，因为他的投资已经遍布了世界的各个领域，他不会有过多的精力来承担管理责任。同样，回到王子宏观的管理策略上来，他倾向于让各类管理人员肩负起管理公司的责任。“当我购买了一家公司后，我购买的是智慧——管理、专门技术、技能、绩效记录、管理经验和品牌，这些是我比较喜欢的。”

詹森补充说，阿尔瓦利德王子在等待极佳的投资机会上非常有耐心，他一直在寻找值得他投资的公司，有时他要花上7~10年的时间分析投资机会。他现在仍旧是一位自我管理严密的投资者，在投资时，他首先要研究分析一个国家的投资市场，然后分析这个投资市场中的投资行业，最后才把投资目标集中到这个行业中的几家公司上。当根据他严格的投资标准，发现了非常合适的投资机会的时候，他就准备迅速地做出投资决定了。当公司的股票达到他的出价目标时，他就会大量购买公司股票。

比如，他在花旗银行、苹果公司、新闻集团、四季酒店、费尔蒙特酒店和金丝雀码头的投资都属于这一类别。在对网络产业进行投资的时候，王子的判断就有可能仓促了一些，结果在网络泡沫破灭时，他的损失也非常巨大。在以后的投资中，王子可能还将会咨询其他人员，但最终的决定仍将以自己不断增长的经验、知识和灵感为基础。在这一方面，他有着自己的“投资哲学”——在咨询他的投资顾问时，他会谨记罗纳德·里根的那句名言，“信任，但要核查”。

虽然王子进行了一些短期的商业投资，但詹森解释说，这些投资的数目并不是很大。“他确实进行了一些商业投资，而且这些投资都在利雅得之外，但这只占他所有投资的一小部分。王子大部分的投资都是长期性投资，对这一部分投资，王子采取了在过去35年里我所见过的最精妙的投资战略。我相信，其他商业人士也会有这样的看法。”

王子说，就他而言，他现在正从事着一些短期性商业投资，但他的主要投资战略还是集中在长期性投资上。王子财富中的现金流动性很强，因此他可以轻易地利用任何机会进行投资。就商业投资来说，如果没有长期性投资的机会，王子对短期投资 and 中期投资的良好投资机会也不会放过的。他用一句话简单而清晰地总结了他的长期投资战略，他说：“我从来不相信奶牛的奶会被完全挤干。”

另外，阿尔瓦利德不倾向于借用贷款进行商业投资，也从来不使用短期资金进行投资。

当然，有时候有人会向王子提供一些看起来相当不错的投资机会。但据王国控股公司的一位职员说，即使王子每天收到几百条投资建议，但如果他不做一定的分析与研究，他是不会采取行动的。“不论我在什么时候发现了投资机会，我都会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与评估的。我的顾问们也会和我一样考虑恰当的投资机会，我很喜欢从他们那里获得反馈信息，有时候这种反馈是非常迅速的。有时候，我们会迅速地投入资金，因为绝佳的投资机会并不会长期存在，但有时，我们确实需要拿出一些时间来做一下分析与评估。我也有一些高水平的员工，我对他们提出的建议非常自豪。因此，我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做的，那说的肯定不是真话。”

在商业世界里，一些高层商业领导人往往会被一些对他们完全顺从的员工包围。阿尔瓦利德就曾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但他很欣赏那种能提出诚恳建议的员工。“我对批评性的意见非常看重，因为看到这一点对公司的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至少和你工作关系比较密切的人应该给你提出中肯的建议。我喜欢听一些批评性的建议。有时候，在董事会成员会议上，有人对我讲，‘王子，我们支持你的观点。’我则说，‘请让我听听那些反对我的人的意见。’我真的想听一听其他人对事情另一面的看法——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喜欢争辩、商谈、讨论的场面。我认为这种气氛对于一家企业的健康成长非常有利。”

但真正做起来要比说起来困难得多，当然，王子的员工也承认王子确实喜欢自己的观点被别人挑战，但那些大胆提出意见的员工也得时刻准备着自己的意见会被王子无情地驳回，因为王子忍受不了有些愚蠢的建议，当然他也不会浪费时间去考虑这样的建议。

到西方去

当把自己的投资重点放在国际投资市场上的时候，阿尔瓦利德也面临着一些人对他的投资策略提出的质疑与挑战。他于20世纪8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形成的投资策略现在要去适应一种完全不同的西方商业环境，尤其要适应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商业环境。

对花旗银行的拯救性投资使王子在美国华尔街赢得了很好的声誉，但他仍旧面临着人们对他国际商业巨头地位的怀疑。

迈克尔·艾斯纳，这位用自己的“铁拳”掌控迪士尼公司达20年之久的总裁，从来没碰到过需要他花很大的精力去处理的事情，但对王子他的确不同。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和这位坐在沙漠里的“尊敬的王子”只在卫星电话里通过一次话，他就决定要和他进行商业交易。“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投资家。我在法国和美国与阿尔瓦利德进行过单独会面，我对他西方式的商业穿戴和思考方式，以及他接受的美国式教育非常看重，在我看来，他就是那种雄心勃勃的一流美国资本家。”

在愤世嫉俗者看来，只有真正的“雄心勃勃的一流美国资本家”才会把这样的评价当做一种赞美，但从另一方面看，一个人要想赢得艾斯纳这种“无情”的评价也说明这个人确实做出了一定的成就。艾斯纳说：“我认为他相当精明。如果你要想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投资者，你就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你的公司也必须对你大力支持，而且你还要有‘投资智囊团’为你出谋划策，有这样的投资机构，你的投资才会是安全的。王子进行投资的恰当时机是当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处于发展的困难阶段时，他确信这些处于低潮时期的知名品牌有再一次恢复活力的机会，它们的虚弱状况也会在新的管理或新的经济发展机遇下很快消逝。”

另一个对王子这种精明的投资策略比较熟悉的人就是新闻集团的董事会主席鲁珀特·默多克，他非常赞赏阿尔瓦利德王子在中东地区和美国取得的投资成就。他说：“王子真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能在两种文化中架起一座桥梁，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投资者。他很善于分析投资市场，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会随时准备投入资金，也会时时准备推翻自己的投资想法，我认为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在一个‘疯狂的投资年代’里加入了投资的大潮，他主要的投资收

益都非常好，他在投资方面的思维也是非常独特的。”

在投资过程中，王子的投资策略是在知名品牌处于危难之时抓住这个机会，但一些批评人士也紧抓这一点不放，他们说王子是在这些公司处于弱势的时候，投机取巧。对于这种批评之声，詹森非常乐意回击，他说：“花旗银行绝对没有认为这是王子在利用他们。他们把王子的投资看做是他们将来会继续取得成功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王子对其他公司的投资也是这样的，我想，你会发现新闻集团的鲁珀特·默多克非常高兴王子能够成为他们公司的一位主要投资者。再看一下金丝雀码头，王子的投资是保罗·里奇曼获得成功的关键，你看一看今天的金丝雀码头，再和以前的金丝雀码头对比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

王子的话更加直截了当，他说：“看一下，我们让多少人摆脱了困难：里德、里奇曼、夏普，甚至还有贝卢斯科尼。”王子提到这些名字指的分别是花旗集团、金丝雀码头、四季酒店集团和麦迪亚瑟媒体公司的老板。

另一位对阿尔瓦利德的商业投资比较感兴趣的是年轻、有活力P·J·舒克埃尔，他是被王子招聘到王国控股公司“国际投资部”的。他在1997年才到沙特阿拉伯，先是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当时他把王国控股公司当做自己最重要的一个客户。他觉得王子的产业非常富有活力，也很赞赏王子的投资策略，因此，慢慢地他作为王国控股公司主要的投资顾问开始为王子工作了。他说：“他（阿尔瓦利德）在投资方面非常富有策略性。他知道一类投资怎么样才能激活另一类投资。他是一位长期性投资者，他对人也是非常友好的……所有的这些都增加了他的投资价值。很多人做交易时，双方都不是相互信任的，但他在投资交易中基本上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他们知道他对公司管理非常看重。王子也不会在他所投资的公司里谋一个职位，因为他用不着这样做，他希望获得的是长期性收益。有时，王子的投资回报率要求是相当高的，但那是因为他投入的资金是长期的，而公司需要的就是这种长期性投资。一旦被投资公司有我们的资金在背后支持，他们也不用每天都做财务预算了，这样就可以大胆地发展了。”

被投资公司对王子的这种信任是有例可循的，一些王子所投资的公司的主要负责人经常会把公司的主要事务和事件汇报给王子。

当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将要加入花旗集团时，花旗集团的董事会副主席保罗·柯林斯就给坐在利雅得郊外沙漠里的阿尔瓦利德通了一个礼节性

的电话，告诉他这则新闻很快就会在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台播出。王子马上打开了卫星电视，果然不出所料，几分钟后，关于罗伯特·鲁宾加入花旗集团的新闻就播出了。

柯林斯说，他非常喜欢与王子做交易，因为他遵从交易的规则。“他有着企业家的思维，而且考虑问题也很像一位遵守规则的商业人士，因为他做每一件事都会这样考虑，‘我怎么样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这件事情变得更好了吗？’”

P·J·舒克埃尔估计，王子75%的投资都属于国际性投资和海外投资，但他也指出，在新千年开始后，王子有更多的大笔投资都投放在了沙特阿拉伯和中东地区。他说，王子对于各个部分的投资额是有变化的。“有时候我们在银行方面的投资占据了首位，有时候是私人国内投资占据了重要地位，而有时候如果王子看到媒体行业值得投资，他就又会把投资重点放在媒体行业上。因此，王子的投资重点是经常变化的，每种情况都不同。”

但王子做出投资的开始往往是那个行业引起了他的投资兴趣，舒克埃尔认为：“王子的投资交易过程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你必须时刻注意王子对哪方面的投资感兴趣，如果王子对某个行业的投资有了兴趣，那你就必须进入到投资过程的关键时刻了。你就必须做出大量的分析与研究，并迅速地估计出投资机会与风险，然后你就可以用以简短的方式向王子汇报。比如，你可以说，根据我们分析得出的投资结论，选择这样的投资策略是可行的，或者是根本行不通的；如果选择这样的投资方案能够增加投资收益，或者不能够增加。等你说完后，你就可以等着他的回复了。在这之后，你就可以筹建一个投资咨询团队，负责具体的投资事宜，但对其中一些重要关节，你必须征得王子的同意。他是非常关注投资细节的，当然在同时他也进行着宏观管理。”

当几项投资交易积压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在舒克埃尔办公室门口经过的员工就经常能看到舒克埃尔正忙得手忙脚乱，或者全神贯注于某一件事情。舒克埃尔解释说，他的工作就是负责投资的所有事情，从分析投资策略、处理与投资银行和律师的关系、监控当前阶段的投资，到管理衍生期权、证券交易、分析投资项目的发展前景等等。这些工作量完全是由他们四五个人完成的，他说，在沙特阿拉伯日益开放、私有化加深，而王子又想时刻注意沙特国内一些主要行业和经济部门的情况下，要想做好这些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沙特王国的这种变化也在提醒王子要让公司的行政主管们时刻关注沙特国内的投资倾向。

塔拉尔·阿尔·梅曼比舒克埃尔提前一年——也就是1996年，加入到王国控股公司，他也经历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塔拉尔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呼吁在沙特阿拉伯加强高等教育设施建设的必要性，不知是谁把这篇文章交到了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办公室里——王子在以前就知道一些塔拉尔在慈善方面的工作。塔拉尔从美国的一所电子工程大学毕业并获得学位后，就一直在沙特阿拉伯的中央银行——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工作。一年之后，在他去美国联邦储备局访问的时候，他接到了王子打来的一个电话，王子在电话中说想要见一见他。塔拉尔解释说，只有在他结束访问后才可以去见王子。就这样，塔拉尔在回到沙特阿拉伯后马上就去了王国控股公司。在经过短时间的交谈后，王子对塔拉尔的印象非常好，在塔拉尔起身将要离开的时候，王子对他说，王国控股公司可以给他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但要他在两分钟之内就做出决定。

塔拉尔当然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随后，王子就交派他负责管理投资总额达4亿里拉尔（约合1.07亿美元）的王国城建设项目。

塔拉尔承认他的工作也相当辛苦，但他说他从心理上已经逐渐接受了这份工作。“给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工作，你必须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是什么特殊工作，但这种工作你要么继续做下去，要么干脆别做。王子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希望自己的商业出现失利，因此，他也希望他的员工能够知道这一底线。”

王子对公司员工的要求是相当高的，他讲得很明白——成功是最重要的。根据舒克埃尔的说法，王子天生就有选择一份投资的能力，决断后他就会实施。“他现在仍然动力十足——甚至比以前更足了，他在商务谈判上已经掌握了很多窍门。他对商业交易有着良好的感知力，他知道哪个问题需要处理，哪个问题不需要处理，他也知道怎么样获得投资收益。在商务谈判中，他有消除你戒心的魔力，因此他会很快赢得谈判胜利。他的真正力量是——对商业交易良好的感知力和本能的判断力。”

但首先，舒克埃尔补充说，阿尔瓦利德王子知道如何成为一个强硬的谈判对手。“他手里握着谈判砝码，你不知道他是希望继续谈判，还是已经对谈判失去了兴趣。有时甚至他的谈判人员也不知道王子在想什么，他们也经常被迷惑。

这也许就是王子的行事风格——我们只能这么说。”

广交朋友

根据王子的一些谈判对手的说法，一旦投资交易达成后，王子就会兑现自己的谈判诺言。阿尔瓦利德认为，如果他经过大量分析与研究已经证实了这是一家发展前景良好、管理很好的公司，他就希望这家公司尽快发展，而不是去干预它的发展。“我与我所有进行了投资的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的关系都非常好，因为我的投资战略和投资目标是与他们的发展目标相符合的，而不是相冲突的。我的想法是，如果你反对这家公司，那么为什么还要对他投资呢？一般人应该不会对一家公司投资后，第二天就在报纸和杂志上诅咒这家公司。如果你不喜欢这家公司，干脆就别投资，把注意力放到其他公司就好了。我从来不在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后，第二天就在媒体上‘敲打’这家公司。我所做的只能是成为这家公司的‘盟友’。”王子说。

早在20世纪80年代，王子通过出人意料的“恶意收购银行”就在沙特阿拉伯赢得了很大的名声，后来，他又进行了几次“恶意收购”，就这样，在随后的15年时间里，他的投资策略也变得越来越成熟了。当然，恶意收购交易并不是最佳的投资策略，尤其在国际性投资中，王子进行投资的往往是知名大品牌，而且所投入的资金数额巨大。阿尔瓦利德说，他只是一个简单的投资者，他会尽可能地公开自己的投资，他希望能与那些处在经营困难中的公司合作，也希望能和这些公司保持一个长期的合作关系，这样，他的投资成功的机会就会实现了。“我对一家公司进行投资是因为我相信这家公司。我相信这家公司的管理和业绩记录。如果我不相信它，我为什么还要投资呢？不相信的话，我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公司。我认为，‘恶意收购’所花费的成本固然非常高昂的，但这部分钱又是我们不得不花的。”

在一年的商务旅行期间，王子至少要与他在全世界重点投资的各类公司的主要领导人会面一次或两次。他说，这些会面大部分都是礼节性的，他想让这些领导人知道，或提醒他们，他作为一个公司大股东，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他就可以和这些公司领导人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私人关系，这样王子就可以了解这些公司领导人在想些什么，他们公司的商业规划是什么，他们的公司

要往哪个方向发展。阿尔瓦利德通过这种与公司主要领导人的密切关系可以获得一些金融投资方面的信息，虽然他一直都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跨过底线——这条底线指的是构成一种不规则的商业交易，比如内线交易，或者损害他自己作为公司外部影响力量的立场。“他们知道我不会干涉他们管理公司的方案。我与他们会面时只是把他们当朋友看待，同时这种会面也能提高他们在公司内部和外部的立场，不论是在沙特阿拉伯，还是在中东地区，甚至在全世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所投资的公司的更好发展。

曾经与王子进行过投资交易的很多著名商人都赞同王子的这种观点，比如说迪士尼公司的迈克尔·艾斯纳。“王子对好的公司管理方案非常支持，他是给我们提出批评性建议的关键人物，如果他认为他的想法能够给我们很大帮助，他就会与我讨论。他是个性子很急的人，这让我感到和他相处很舒服，因为我也是个急性子的人。他的这种性格非常像西方人。即使睡眠时间很少他也会感觉良好，他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易管理好自己的投资，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是那种轻易接受别人建议的人。”

四季酒店集团的伊塞·夏普对阿尔瓦利德的商业管理策略非常支持，他说，“他会问我们，在酒店经营中需要他在哪个方面提供帮助和咨询。我们会把公司管理的一些事情告诉他，我确信如果他看到我们的酒店管理策略不合适，他会为我们做出决断的，但他自己绝对不会亲自参与到我们的管理中来，他信任我们的管理策略，相信我们都会为了酒店的最大利益而工作。”

花旗集团的老板桑迪·韦尔——他现在“看管”着王子数10亿投资资金中的大约一半，对王子潜在的干预式管理策略深有体会。他说：“我认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影响公司董事会的决定。他往往会公开谈论自己的观点，因此我们也知道他对公司管理持一种什么样的观点。他也希望我们可以告诉他对某一件事的看法，但我发现他有很大的灵活性，他从来不独断专行地持一种立场，他对我们的管理非常支持。他从来不想着干涉我们的管理，但他却不仅仅是一个股东，而是一个对我们帮助很大的股东。”

塔拉尔说，王子的这种管理策略也反映在与他的其他商业合作伙伴合作的过程中。他要确保与合作伙伴有一个清晰的交流过程。“他几乎时刻都在与他们交流思想，一起分享彼此的想法，即使他们对他非常信任也是这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补充说，现如今，阿尔瓦利德那王室家族的身份还

有可能对他的事业产生一种消极作用。很多打算成为他的商业合作伙伴的人们常常有一种错误的想法，比如，他们认为虽然王子有很多的财富，但却是一个对商务技能知之甚少的人。可通常的情况是，只要他们面对面地与王子进行过商业交易，他们就会对王子的商务技能非常吃惊，他们发现王子在交易时会做出非常仔细的分析与研究，而且对商业交易的每个细节都会小心翼翼地进行处理。

当然，阿尔瓦利德的王室身份也确实为他的商业经营打开了不少方便之门，因为不仅在沙特阿拉伯国内，甚至在海外，他也成了一流的商人。毕竟，沙特王室家族有一个很好的名声——他们都是拥有很多财富的投资者。

“砖块加水泥”的商业模式

阿尔瓦利德在某一个领域里与其他商业伙伴进行着广泛的合作，这一领域就是酒店行业。在酒店管理经营上，他发挥着酒店设施拥有者和主要投资者的双重作用，但在经营收入分流上他又必须确保自己是独立的。

由萨默德·泽克负责经营的王国酒店投资集团的创建有助于阿尔瓦利德在中东、非洲和西方世界的酒店投资之间更好地平衡。王子在西方世界投资的大型酒店，比如四季酒店、费尔蒙特酒店和莫夫匹克酒店，规模都是相当大的，而王国酒店投资集团作为一个独立的公司既是对王子酒店投资的一种平衡，也是一种补充。

在酒店管理部还有一位年轻人，名叫拉姆齐·曼凯瑞斯，与萨默德一起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拉姆齐·曼凯瑞斯在1996年开始担当王国酒店投资集团的行政副总裁时年仅27岁。王子把他安置在如此高的“位置”是因为他特别看重这位年轻人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激情。拉姆齐在过去的一次采访中也说道：“你必须有一种工作激情与活力，因为王子自己就是这样的。你与他见面时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这种活力，甚至第二天你还能感觉到。他非常富有斗志和激情，随时都准备着全身心地投入。”

萨默德和拉姆齐都曾经开玩笑说，与王子一起工作就像是“拿着一把滚烫的火钳”，但他们也为王子辩解说，王子也非常有幽默感。他们与王子的关系也是非常稳固的，即使在2004年夏天，拉姆齐离开王国酒店投资集团去创办自己

的咨询公司后，他仍与王国酒店投资集团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

阿尔瓦利德承认，他在酒店投资方面倾斜力度过大，以至于出现了投资不平衡的局面，但他认为酒店产业的产值是相当高的，必须把它经营好。在2004年，萨默德接受了王子把酒店扩展到中东地区和非洲的任务，但他否认王子是在饥不择食地追赶投资机会。“我可以毫不保留地说，他不是一个残酷的‘掠夺者’，因为他没有任何敌意；他总是与经营不善的公司达成投资交易，因为经营不善的公司才能给王子提供投资机会。酒店不动产投资属于长期的资金密集型商业投资，王子对于酒店投资的价值非常了解，他创建的投资框架完全能够促进这种价值的增长，因此我认为，王子是一位头脑冷静的不动产和酒店投资者。”萨默德说。

然而，当王子在酒店的硬件设施和管理上的投资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的时候，在投资谈判中的利益冲突问题就出现了，萨默德是这样解释王子的做法的：“我们在执行投资交易合同的时候会察觉到有一种利益冲突问题在影响着我们。但实际上，事情却是完全相反的，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利益冲突，因为王子有两个头衔：他既是酒店管理的主人，也是酒店不动产的主人，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王子的投资，就会发现他的大部分投资价值——或者说他的投资额，都在不动产这方面。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就会因为不动产利益而忽视管理利益。当他考虑到不动产时，他的行为就像一个主人，而当他考虑酒店的管理策略和业务扩展时，他就更像一位管理者。最终，我们还是有相当优势的，王子也会始终促进和保护他的合作伙伴的利益，因此，实际上并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詹森强调说，虽然王子采取了一定的平衡措施，但还是存在着问题的。“然而，对于每一家酒店来说，不动产和管理方面的人员都希望取得成功，因此在这里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你要在酒店维修上投入多少资金？你要把投资重点放在管理公司上，还是酒店的不动产上？阿尔瓦利德王子的选择是，把小部分具有催化作用的投资放在酒店不动产上，而把大部分的投资放在酒店的管理上。当然，王子这样做也是有理由的。”

另外一方面，即使王子在酒店行业的投资是非常大胆的，但他的酒店员工却说，在对酒店不动产投资的时候，他从来不鲁莽或感情用事，实际上，王子拒绝的不动产投资要比他接受的多得多。

阿尔瓦利德说：“我们从来不会以自我为中心，我们以自己的利润和生存发

展前景为中心。”

但根据媒体的说法，王子在1996年购买乔治五世酒店的时候却不是这种情况。王子当时看重的就是乔治五世酒店是一个“高端”的不动产。王子说：“当时打算购买乔治五世酒店有3个因素：我们可以使用‘乔治五世’这个名称；这里是法国的首都；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有四季酒店的管理经验因素。这3种因素结合起来，在3年之内，完全能够打造出世界上最好的酒店。因此当时的投资思路很清晰，拥有这座酒店是非常关键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至于说成本，我想在这里我也用不着解释了，因为现在乔治五世酒店创造的价值已经达到了我们所付出的成本的两倍多，如果用投资内部回报率来衡量的话，目前我们的回报率已经达到了25%。”

正如前面提到过的，王子在购买乔治五世酒店的问题上确实和四季酒店的董事会主席伊塞·夏普发生了矛盾，但这位加拿大酒店经营者却否认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冲突的根源，冲突的根本是他和王子的发展目标不同。“不，我们之间根本没有摩擦，但他喜欢做得更大，而我喜欢做得更好。因此，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几次额外的投资，但他却没有给我们公司的发展方向施加任何压力，很多管理策略都是由我们共同商量实施的。因此，他一直在帮助我们发展酒店事业，但在具体的发展策略上他是依靠我们的判断的。”伊塞·夏普说。

在1999年的一次采访中，四季酒店集团的董事会副主席罗格·加兰在引用萨默德·泽克的话描述阿尔瓦利德对酒店的管理策略时用了——一个词，叫“催化剂”。加兰说，在投资谈判中，王子所投入的资金能够吸引其他投资者投入资金，他补充说：“在谈判的时候，如果我们口袋里装着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投资牌’，其他投资者也就知道他们是应该投入资金的了。”

有一次，出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王子投资的两家高端的酒店管理集团之间发生了争执，王子不得不在其中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事情是这样的，费尔蒙特酒店集团的比尔·法特曾经不止一次地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注意到王子在对待四季酒店和费尔蒙特酒店上有一点不同，他在四季酒店集团的投资额要明显高于在费尔蒙特酒店的投资。针对两家酒店出现的这一分歧，王子解释说，他非常了解两家酒店所面临的不同问题，但他可以绝对明白无误地说，他从来没想着要有意忽视哪家酒店的发展。他只想了解问题的根源，他希望我们两家酒店都能获得良好的发展，以便使我们的股东受益。这是一种非常循规

蹈矩的解决方法——当然王子知道他有能力解决这一问题，我认为王子处理得很好。”

当王子的财富逐渐增长时，他在酒店投资中就可以实施一种持续不断的长期投资方案了——用P·J·舒克埃尔的话说，这叫“耐心投资”。由于王子在投资中投入的完全是自己的资金，因此，他就没有利用公共资金进行投资时所遇到的麻烦——在利用公共资金进行投资时，有些人就会时刻站在投资者的“肩膀”上不断索要高额利润。利用自己的资金进行投资就可以拥有很大的灵活性，比如，王子可以灵活选择投资方式，可以作为一位长期投资者进行投资，也可以和战略合作伙伴合作投资。重要的是，王子的员工说，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解决问题能手。面对问题，他总能想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他从来不用想摆脱投资交易的困扰，因为他认为在交易投资之初是不存在问题的，后来出现的问题他是可以解决的。

在21世纪前几年时，王子也发现自己在酒店行业的掌控地位越来越强了。他的投资人员可以利用他所取得的成功和威望，比较容易地获得支持，或者能够吸引其他的战略合作伙伴。作为王子在北美洲和欧洲的酒店投资顾问，查克·亨利这样评价王子，他说，王子在酒店投资中已经创造了很大的“价值”，因此他的人员即使不用口袋里装着巨额支票也能赢得投资谈判。而其他投资者就必须以支票作为投资砝码了。

因此，在投资方面，王子基本上总能够找到可信的合作伙伴，而如果他的这些合作伙伴在一些王子很少涉足的领域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技巧，王子会更加重视他们的作用。在与这样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时，他宁愿把他们的公司购买下来，或者与他们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合作关系，这样，在王子从零开始开拓市场时，他们就会给王子提供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会为他解决不少麻烦。

费尔蒙特酒店的比尔·法特说，王子作为一位投资者总是竭尽全力地创造投资价值。“他非常想知道我们酒店的发展方向和管理策略。他也非常高兴与我们讨论酒店的管理策略，当然他也会对我们的管理策略提出挑战，直到他理解并认可了我们的管理方案。我发现，他作为一位公司的股东总是给人一种欢欣鼓舞的感觉。至少在我看来，他从来不看重酒店短期内的收益。他所看重的是公司的发展策略，他常常这样想，‘我怎么能够，或者说我的王国控股公司怎么样才能够更好地帮助这家公司发展？我投入的这些资金能够帮助这家公司更快

地发展吗？’我发现王子的到来总能让我们精神振奋，他那富有创见性的眼光和管理技巧对促进我们管理战略的完善大有益处，他绝不仅仅是短期拥有公司股票股东，也不是那种简单地对投资公司‘巡视’一遍就万事大吉的股东。”

在王子所有的部门中，负责酒店事务的部门可以说是最繁忙的，但这个部门也是王子寄予最大厚望的部门。与查克·亨利一起工作的西蒙·特纳把他们的工作描述成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从事这样的工作需要具备很多的素质，他补充说：“他（阿尔瓦利德）非常不喜欢浪费时间和资源，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非常谨慎，同时也力求做到快速而高效。他的这种工作方式也促使我们自愿地以这种方式工作。”

王子的酒店团队把他描述成是一位顽强的、尽职尽责的、富有激情的管理者。当然，他会让他们整天忙个不停。

大品牌

手机有电话了！第一个信号是不停地闪绿灯，然后就响起了清脆的铃音。

劳乌夫·阿布德取下挂在腰间的手机，麻利地打开手机盖，用一种阿拉伯语和法语的混合语调——有点像说法语的阿尔及利亚人或阿拉伯人，应答道：“喂？”

你如果仔细看一下放在劳乌夫·阿布德耳边的移动电话，你就会看到手机的商标——摩托罗拉。

作为王国控股公司的通讯部主管，劳乌夫对新式移动电话是非常熟悉的。作为和阿尔瓦利德王子有着密切工作关系的主管，劳乌夫也是非常了解王子的，他知道王子对他投资的品牌是非常忠诚的。就因为这个原因，阿尔瓦利德要求劳乌夫订购了几百部刚刚研发出产的摩托罗拉StarTac型号的手机，当时劳乌夫还觉得很吃惊。由于王子在摩托罗拉的芯片、电子和手机产业领域有着很大的投资，因此，他所有的员工从现在开始都使用摩托罗拉手机并没有什么让人值得怀疑的。而真正让劳乌夫感到怀疑的是王子竟然要一次购买这么多手机。实际上，王子购买这么多手机是送给他的家人和朋友的。王子不仅希望他的王国控股公司里的员工使用他投资的品牌，他也希望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要使用这一品牌。

我们来看一看阿尔瓦利德的日常生活吧，很多他投资的品牌都会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放在西餐大盘旁边的是一瓶百事减肥可乐；他那宽大的黑漆办公桌的边上摆放着的是一台苹果笔记本电脑——虽然现在大部分时间里王子还是比较喜欢用纸和笔来工作；当他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饭的时候，他驾驶的是一辆车体宽大的黑色现代豪华轿车；他还喜欢把韩国公司生产的最具水准的梅赛德斯-奔驰SL600 V12型豪华轿车当做自己的旗舰车，另外他还会选择福特汽车作为他的车队——王子对这几家汽车公司都有投资。

在王子的身后，几乎在他去的任何地点——包括家、办公室、游艇，甚至还有他的私人飞机，都有王子所投资公司的品牌商标旗帜。甚至在他的波音767飞机上，当视频屏幕上不显示航空地图的时候，他就会叫人播放他投资的各大品牌的商标，王子对此非常自豪。

当王子要在豪华游艇那面积宽大的甲板上坐下来休息、放松，进行会面，或者吃午饭的时候，各种品牌的商标旗帜就会被展示在显要的地方。事实上，直到2003年秋天，才仅有一面旗帜被展示出来，而且这面旗帜大小不符合规范，字体也不是打印上去的。这面旗帜仅仅是一张纸，上面用钢笔潦草地写着4个字母“DKNY”，后来，才有了更多的旗帜加入到它的行列中，其中包括康柏、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花旗集团等等。

当问到那一面临时旗帜是怎么回事时，阿尔瓦利德停顿了一会儿，又仔细地看了看，说道：“那都是丽姆搞出来的。”王子的女儿丽姆公主在1997年的时候对纽约唐娜卡伦的时装非常着迷，因此她强烈要求父亲出资2 000万美元获得这一服装品牌的代理权。当然，唐娜卡伦品牌的名声也是相当大的，它还曾经是酩悦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的一部分，这个集团以生产酒类产品出名，比如酩悦香槟轩尼诗干邑。可几年后，王子却放弃了对这一品牌的使用。

而不幸的是，这一品牌的旗帜使王子损失了700万美元，虽然他不在这家公司投资，但他还是希望能够在他的游艇上看到这面旗帜，因为王子对他的女儿丽姆有一种深切的父爱，他希望能把女儿喜欢的品牌一直留在自己的公司里。

在媒体上曾经出现过一两篇对王子痴迷于西方品牌的做法进行评论的文章，文章认为，王子对西方品牌的痴迷有时候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

尽管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但王子对西方品牌以及它们的价值还是非常乐观的，他说：“我相信品牌的力量，而且把它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比如，当我开始接触乔治五世酒店的时候，我把它看做是一次重要的机会，就像我当初对花旗集团所持的观点一样。坦率地讲，在我购买乔治五世酒店的时候，它只是一家三星级的酒店，而且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买过来后我就让它停业了，然后对它重新装修，从酒店前台到后台，涉及每一个细节，甚至连排水管和下水道都进行了改造。我们在两年之后重新开张，你猜怎么样？在4年连续不断的经营时间里，由巴黎四季酒店管理的乔治五世酒店被评为世界上一流的酒店。酒店的餐厅在米其林评级^① 中被评为三星级酒店，这是有史以来，在酒店开业后，酒店餐厅第一次这么快就获得如此高的米其林等级。

当时，费尔蒙特酒店的首席执行官比尔·法特已经与王子会过面了，他也大体知道王子是那种才智超群，又有非常高的工作激情的人物。他说：“我在与王子本人见面后发现他与公共场合的形象大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追求实际的人。他还是个才智超群的人——从我第一次和他简单的交谈中我就有这个印象了，同时，他的一些观点也是让我非常佩服的。他对投资一直有一种长远的看法，有时他的做法与一般大众投资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从我个人的商业背景来看，我认为，他最让我欣赏的一个方面是，他对品牌的价值非常看重。我认为，这一点对一位投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而王子把这一点当做投资的核心‘命题’来看待。”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目标是他投资的所有商业品牌都要占据一流的位置，当然，他也很自豪，因为由他投资的很多商业品牌都取得了这样的佳绩。仅在一年的时间里，在王子所投资的品牌中就有10个品牌获得了世界一流品牌的称号。“对投资来说，促使品牌占据一流的位置是相当重要的，我认为这一点非常关键，而且是极其关键的！事实上，我投资的花旗银行品牌在世界上绝对是一流的，我也很自豪，因为我们还对世界上一流的酒店——四季酒店，进行了投资。在

① Michelin Rating，对于餐饮业者而言，获得米其林星级标志不仅是一种荣誉，也是商业利益的保证，据估计，得到一颗星可以带来20%~25%的营业额。然而，想得到米其林的星级评价绝非易事。《米其林指南》的星号是这样定义的：一颗星是同类饮食风格中特别优秀的餐厅。两颗星餐厅的厨艺非常高明，值得绕道前往就餐。而获得三颗星的餐馆则有令人永志不忘的美味，值得打“飞的”前去用餐。这样的餐厅通常要经过米其林至少数年的观察，只有一直保持高水平，才能得到三颗星。——译者注

银行业投资中，我投资的沙特美国银行和沙特联合商业银行进行了合并，也达到了一流银行的标准。我喜欢进行一流的投资——当然每个人都喜欢一流的投资。”

在这一方面，王子创造的“一流投资”比大部分投资者都要多。

除了广受认可的乔治五世酒店以外，由费尔蒙特酒店集团负责管理的纽约广场大酒店也在北美洲被评为一流酒店；而新闻集团已经是公认的全球一流媒体集团；在沙特阿拉伯，沙特美国银行毫无疑问是这一地区的一流银行；而王国大厦在2002年就被skyscraper.com评为“最好的新一代摩天大楼”。

然而，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国际投资顾问P·J·舒克埃尔却对那些对大品牌有着浓厚兴趣的投资者发出过警告，但他又说，如果能够盯准阿尔瓦利德对大品牌的关注点还是很有帮助的：“做到这一点，确实有一定的帮助，但在如今这个时代，品牌的扩展性是很强的，所以对大品牌的关注也是一把双刃剑。”

然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却将品牌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在2004年的时候，他还在电视上为王国控股公司做广告。广告语的大概意思是：王国控股公司将会对世界一流的品牌进行投资，并且还将一直这样做下去，他将通过世界一流的品牌架起一座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舒克埃尔解释说，王国控股公司只负责沙特阿拉伯国内的投资，而国际上的投资大都是由王子和他的信托投资公司负责的。

由于王国控股公司不是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因此，王子想要王国控股公司与国外大型商业公司竞争还是让很多人感到吃惊，但王子也承认，他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是想要西方商业界人士增加对王国控股公司的认识，促使他们把王国控股公司看成是中东地区主要的全球商业合作伙伴。阿尔瓦利德王子说，这也向他们表明，这家沙特阿拉伯的公司能够按照西方的标准与他们合作，而且还能做得非常成功。“我们要做的就是将王国控股公司推向国际舞台，让更多的人知道王国控股公司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王子说。

王子的公共关系主管阿姆杰德·谢克对王子的这个想法有一种扩展性的看法，他说：“王国控股公司在沙特阿拉伯就是一种品牌，在中东的很多地区同样也是一种品牌，但在这些地区还有一个更大的品牌，那就是‘阿尔瓦利德’。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人们对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后代以及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后代的称呼都是‘尊敬的殿下’，而人们对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称呼却不

是“尊敬的殿下”，而只是‘阿尔瓦利德’，因为现在‘阿尔瓦利德’已经成了一种品牌。

金钱的“旋律”

从2003年秋季开始，法国戛纳就成了王子一系列重要商务会见的场所。实际上，确切一点说，王子会见商务人士的场所距离戛纳海岸大约有半英里的路程。

在王子豪华的5-KR游艇的船舱里，王子和阿拉伯音乐产业界的4位关键人物正在反复讨论、规划音乐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几个人都是他们自己领域里的关键人物，而且都曾经取得过一些辉煌成就，比如在音乐创作领域、音乐管理领域，以及音乐营销和推广领域，但现在他们的目光却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

他上身穿着宽大的半休闲式服装，下身是蜡笔色的短裤，里面衬着浅色的纯棉衬衫，脚上穿的是甲板鞋。但这些穿戴并没有影响到他那紧张的日程规划与安排。

“我想要啤酒！不想要沙司或蘑菇。我只想要啤酒！”

然后又停顿了一下：“事实上，我不是很想要啤酒……我想要的是鱼！”

王子一直强调，他希望他的团队能够在谈判中选择多种谈判策略以达成最佳的商业交易协议，同时开拓一种新的发展局面，就像在饭桌上吃饭一样。

阿尔瓦利德现在要筹划如何更好地管理好罗塔那音乐产业公司——在这家公司里，王子拥有100%的所有权。在2003年，王子与他在阿拉伯广播电视台的合作伙伴萨利赫·卡米勒签订了一份投资交易协议，这份交易协议使王子获得了黎巴嫩卫星频道49%的股权，也给王子提供了一个把阿拉伯广播电视台的音乐频道转变成一个更加富有活力，一个与他的音乐产业公司——罗塔那视听公司联合在一起的音乐频道。

王子把这几位“大人物”召集到他的豪华游艇上，就是想让他们为他出谋划策，想出一个能够整合他所有的音乐产业的投资方案。“我们一直在讨论我们的音乐产业公司，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音乐领域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们就是想把这一切转变成观众喜欢的音乐作品，同时也让这些音乐作品登上电视的舞台。”王子说。

在这次安排相当紧张的会议上，迈克尔·艾尔·穆尔作为此次会议的核心

人物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位说话相当柔和的音乐人士在当地的穆尔电视台MTV频道问题上曾经与黎巴嫩政府发生过几次意见冲突。对于这次会议，穆尔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自由讨论，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个音乐部门的‘领头人物’进行探讨。你们知道，罗塔那公司不仅仅是一家电视公司，它还是一家音乐产业公司、音乐产品营销公司和唱片录制公司。因此，为了罗塔那公司的发展事业，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走到一起进行自由讨论。我比较赞赏王子的一点是，我们在与他进行商业合作的时候，他能够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听取我们的意见。”

王子一边听取他们的讨论，一边也对自己的想法梳理出了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在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也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在我看到缺口的时候，我一定会想着填满它。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拥有一家音乐产业公司。我们拥有100多位音乐艺术家，我们旗下的歌手数量几乎占阿拉伯世界的80%。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再增加一个电视频道，为这些音乐艺术家和阿拉伯歌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同时，这个电视频道也可以做一些音乐剪辑，举办一些音乐聚会。结果，在前4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筹建了罗塔那第一频道，后来我们又筹建了罗塔那第二频道。”

果然不出所料，在2003年10月8日，集音乐视频、音乐会剪辑和娱乐表演为一体的罗塔那第一频道赢得了很多阿拉伯音乐迷的心。根据王子的说法，到2004年2月，在这些音乐迷们可供选择的100多个频道中，罗塔那第一频道的受欢迎程度名列第二名。“我们把音频和视频结合在了一起，然后整合出罗塔那电视台的视听音乐作品部分，我们的这一做法是非常成功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从中获得亿万美元的收益，但也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产值。我们当时只投入了很少的一点资金，但现在这些投资的价值已经增加了4倍多。”

在这次投资整合中，阿尔瓦利德并没有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采取严格的市场管理策略上，而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一种“价值”的存在。“我从来不认为我们采取了很多行动，我认为人们之所以会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声誉。我们从来不放映会引起争议的视频片断，比如，我们的视频中绝对不会出现裸体，这是我们接受不了的。我们尽力遵从我们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因为它们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父母都可以在他们不在场的情况下，让孩子们随便观看我们的节目。这一点我们做得非常好。”王子说。

米歇尔同意王子的观点，但他却对其他音乐频道的做法有不同的意见，他说：“第一，我们之所以和它们不同是因为我们的音乐作品都是阿拉伯音乐。我们对阿拉伯音乐非常忠诚，而其他音乐频道播放的还有西方和东方的音乐作品。第二，我们有销售平台，而他们没有。第三，我们的节目有非常知名的音乐艺术家加盟。事实上，我们做出的业绩是相当突出的，那些对我们进行过仔细分析与研究的公司都对我们的成功感到非常吃惊。”

米歇尔说，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音乐频道的收视率已经达到了23%。他认为，所有成功都应归功于阿尔瓦利德王子对这个项目的整合改造。他说：“王子选择了合适的人去做这件事，另外，他对每一件事，甚至是细枝末节的东西都要亲自过问。当他做事的时候，总是能够精神百倍地全身心投入。我认为，王子的细心与热情是我们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米歇尔说，除了把备受争议的音乐作品排除在外以外，罗塔那电视台之所以能够吸引阿拉伯年轻人还有一个因素，它能够利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让这些年轻人真正参与到节目中去。“我们在电视台音乐节目中做了很多互动性的安排，很多年轻人都能在空中和我们互动。在这个泛阿拉伯的电视台里，既有埃及的重量级人物，也有来自波斯湾地区的王公贵族，他们能在这里一起工作，彼此互动。他们可以通过短信服务和多媒体信息服务系统彼此交流，给人一种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感觉。”米歇尔说。

短信服务和多媒体信息服务是王子在两个月后创建罗塔那第二频道时——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罗塔那音乐节奏频道，所增加的一个特色。这个频道不采用固定的音乐播放模式，主要的播放内容是从中东地区剪辑过来的音乐作品。

这一频道的开播给年轻观众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他们发现自己用手机编写的信息能够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在几个星期之内，每天发送到罗塔那音乐频道的手机信息就达到了4万条。

阿尔瓦利德王子坚定地认为，阿拉伯音乐世界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也有相当大的发展机会，他要把罗塔那电视台打造成一个能够满足各个层次需要的五彩斑斓的音乐世界。“如果你看一下罗塔那第一频道，你会发现它非常正式，它的目标观众基本锁定在20~50岁的人群。而如果你看一下罗塔那第二频道，它的目标观众就是17~25岁左右的年轻人了，他们喜欢使用短信进行互动，喜欢自己编写的信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因此，我们就满足他们的需求，从而让他们

喜欢我们的电视节目。

没有任何犹豫，阿尔瓦利德在2004年10月8日，也就是在庆祝罗塔那第一频道创办一周年的时候，创办了他的第三频道——罗塔那古典音乐频道，这一频道主要播放阿拉伯音乐世界金色经典的古典音乐。“这就是我们的特色。罗塔那第三频道主要播放古典音乐，还有10年、20年，甚至是30年前的歌曲。因此，借助于这三个目标观众不同的音乐频道，我们能够满足不同观众的‘口味’，15~65岁的观众都能从中发现自己喜欢观看的节目。

米歇尔·艾尔·穆尔说，王子对自己要做的事情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即使很多人无法把他与他所创办的音乐频道联系到一起。“王子有管理阿拉伯广播电视台的丰富经验，在戛纳与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我们的谈话竟然如此‘合拍’，没有一点不协调的感觉。我想这也是罗塔那公司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对这项事业有着共同的愿望，也充满了信心。”

阿拉伯音乐产业的其他经营者都吃惊地看到罗塔那公司迅速地发展，而且影响力日益增强。米歇尔非常明白他们取得这么大进步的原因，因为他知道阿尔瓦利德王子曾经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他说：“王子有着巨大的工作能量……我的意思是说，王子能够一天工作18~20个小时，在工作中他甚至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每一步计划都井井有条，从来不给人以杂乱无章的感觉。我真不知道他这么大的工作能量是从哪里来的，这种能量确实让我吃惊，而且他还是一个非常遵守规则的人，他的这些个人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阿拉伯世界缺少的正是这种做任何事情都精确、诚实的优良品质。”

但精确和诚实并不会阻碍王子一往无前的对世界知名大品牌的追求。

阿尔瓦利德一直都在努力“招募”那些还没有被列入罗塔那公司名单的知名音乐艺术家，因此有些人推测说，王子的目标是垄断阿拉伯世界的音乐产业。王子也从来没有否认过他要把一流艺术家都纳入他旗下的计划，慢慢地随着罗塔那公司的迅速发展与扩张，要想记住那些与罗塔那公司签约的艺术家们的名字都已经很困难了。王子说，他的投资策略被别人误解了。“我的做法不是一种垄断，只是希望能够把大多数的一流艺术家吸引到我们这边来。坦率一点说，我不喜欢垄断，我认为垄断是一种不健康的商业行为，如果依靠垄断，公司就会放松发展。我喜欢在相互竞争中发展，有时在我看到一些其他公司与我们竞争时，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这种竞争不仅让我始终保持一种紧张状态，也让

我的员工们始终保持紧张状态。可以这样说，我是喜欢拥有一流的品牌，但也从来不介意与其他公司竞争。但在事实上，我在阿拉伯音乐产业界的基础与经验对那些想在音乐产业界获得发展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我会做出最大努力以保护我自己的音乐产业。”王子说。

为了巩固自己在音乐产业界的地位，阿尔瓦利德王子在2004年年底宣布，他在2005年还要继续扩展罗塔那频道——准备创办两个电影频道和一个伊斯兰频道。

王子花费了很长时间在戛纳、巴黎、利雅得和贝鲁特之间来回穿梭，之后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他就创办了一个又一个的频道，而对于为什么阿尔瓦利德王子愿意精神百倍地创办这些频道，米歇尔·艾尔·穆尔是最理解的。这位罗塔那公司的负责人注意到，在他与其他人在王子的豪华游艇上进行谈判的时候，要想说服王子签订一份交易协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本不容易。与他进行谈判非常困难，但他的某些立场还是有一定逻辑的，他如果确实相信你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也会遵从。他不是一个独裁者，因此，他总是要让你相信他所做的是正确的，而通常情况下，他都是正确的。”

金融焦点

当阿尔瓦利德王子逐渐成为一位成熟的国际知名商业人士，并对自己的财富管理日渐成熟时，那个“坐在直升飞机里用探照灯观察下面森林里情况”的形象比喻可能也变得越来越生动了。但现在王子的“直升飞机”并不像以前那样降落得如此频繁了，它只有在发现了“森林”里的异常情况时，才会降落。但这并不意味着地面上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向他们头顶上盘旋的王子的“直升飞机”挥手致意。

在2003年，迪士尼公司冲在了最前面，他们希望王子的“直升飞机”能够再一次降落在他们的领地上。同样地，还有其他一些商业人士也希望在他们的公司处于困境之中需要帮助的时候，王子这位“救世主”能够帮他们一把。阿尔瓦利德对于其他人对他的这种看法从来没有否认过，他说：“我认为我的这种做法不会带来任何问题，只会给其他人带来发展机遇。你们可能会看到，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要与一些公司进行五六次商业交易谈判，这些交易

谈判既有国内的和地区性的，也有国际性的。我们也明显地看到，这些交易协议不但有利于我们公司和社会的发展，也有利于我们所投资项目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我们常常成为一些公司和国家选择的对象；而我们也一直在寻找着合适的投资机会，如果机遇来临，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资金。”

王国控股公司的财务与行政主管萨利赫·阿尔·古尔从公司财务的角度评析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丝毫不用担心王子会走机会主义的道路。“我认为王子有一种特殊的本能，他能在你开口说话之前，就知道你想说什么。因此，他始终保持着一一种清醒、警觉的意识，他拥有一种随时准备做出判断的潜意识。王子还对商业的发展特征和趋向有一种出色的判断力，我认为这也是他的一种非凡能力。”

比如，早在1996年，阿尔瓦利德王子就做出了一次精确的谈判——他把塔拉尔·阿尔·梅曼招募到麾下，并让他担任公司沙特国内的投资行政主管。在塔拉尔·阿尔·梅曼担任了这一职务后，就一直与王子保持着一种紧密的工作关系。塔拉尔·阿尔·梅曼说：“在我看来，王子做事情比以前更加谨慎了。和过去相比，他更喜欢从一种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他现在更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在听你讲话的时候，可能你意识不到他是在听你讲话，但我敢打赌，他不论是在看电视，还是在跟其他几个人讲话，他都能听到你所说的话。我认为，他身上的个性特征也发生了变化。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强硬的商业竞争对手，而且他对自己周围严酷的商业环境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对于任何事情，他都不喜欢拖泥带水，如果你向他汇报工作时，看着他的脸说，‘尊敬的王子，这是第一方面……那是第二方面……还有第三方面……’，这时候他也会看着你的脸，盯着你的眼睛，看看你是不是在敷衍塞责。如果你的汇报不是他喜欢的方式，他也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应你；而如果你能以一种不同的表情和不同的语言方式向他汇报，不论他赞成你的观点还是反对你的观点，我认为他都是很欣赏你的，所以我认为，王子在这方面与他的员工有一点不同——你需要与他保持一种紧密的工作关系。”

塔拉尔对他最后一个观点补充说，王子这种观念改变的部分原因是王国控股公司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他说，当王国公司还是一家小型公司时，王子能够花很长时间与每个人讨论问题。但当王国控股公司逐渐壮大，也更加机制化的时候，王子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更广阔的全球商业领域，因此，他与每一

位员工待在一起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甚至他的员工想找一个单独与他交流的机会都很困难。很明显地，王子委派其他人去处理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从这一方面来看，阿尔瓦利德王子也确实开始行动起来把各种各样的人才招募到他的旗下，尤其是他要在王国控股公司更好地发挥女性作用的背景下更是如此。

但同时也有不少担心阿尔瓦利德王子会脱离公众，阿尔瓦利德的表弟和童年时的好朋友里亚德·阿萨德就担心王子的性格变得过于理性和逻辑性了，而这种理性是以牺牲和他周围人的感情联系为代价的。

在评论王子与他的员工之间的密切关系时，塔拉尔显得有点激动，他讲述了在他到王国控股公司工作后的第四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的儿子遭遇了一次意外事故，几乎处于一种昏迷状态。于是，我就没有去公司上班，但王子却给我打来了电话，在电话中他说，‘塔拉尔’——在我的印象中他以前从来不一样叫我，‘塔拉尔，不要担心，我确信你的儿子会好起来的，如果你需要我、我的钱、我的飞机，我可以随时把你们带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在我的人生历程中，这是第一次我不为旅程和疾病治疗费而担心。当员工出现了困难时，王子随时都有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我认为这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个性特征，以及我的宽容能力——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

王子的魅力

在国际商业界，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影响力还在不断地扩大。

世界一流的商业人士，尤其是那些美国的一流商业人士可能都有点儿怀疑：为什么一位沙特人竟然这么容易地就打入了他们的“商业圈子”。有些人认为这是符合常理的，比如，迪士尼公司的老板迈克尔·艾斯纳就说：“每一次和他谈话都是非常愉快的；他（阿尔瓦利德）反应迅速、头脑敏锐，而且态度乐观、魅力十足。他国家的人们都喜欢谈论他，他不但是一位投资者，而且还是一个相当受欢迎的人物。我不知道在他的生活圈子里他是一个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古怪的人，但我知道和他在一起非常有趣，也很愉快。”

而花旗集团的老板桑迪·韦尔是这样评论王子的，他说：“我总是在我的时间范围内与他联系，但这未必是在他的时间范围内，因为当我在午夜时分正睡觉的时候，他可能还在酒店或厨房里踱着步，但即使这样，我和他交流也从来

没有问题。我认为他是一个很风趣的人，我非常喜欢和他在一起。他有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头脑，他总是在思考着什么，他也非常愿意与世界上很多不同观点的人交流思想。”

很多商业人士都把王子看成是强硬的商业人士，但四季酒店集团的老板伊塞·夏普却对王子在商业谈判中的机智深有体会。他说：“我可以这样来描述谈判过程中的王子：在谈判中，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他就会向对方提出要求，直到他确保自己所想要的才肯罢休。可以这样说，在每次谈判中，他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样做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谈判就可以沿着合适的轨道走。你也知道他想要什么，所以他是个敢于做决断的人，而不是拖拉之人。他在做出决断之前总要详细了解谈判事项，因此一旦做出决断，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执行下去。我认为‘强硬’这个词放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但他确实是一个‘勤耕不辍’的商业人士。”

当然，有时候王子为了表示自己比谈判对手更加精明、判断力更强，他还会出其不意地亮出自己能够制胜的“王牌”。

当费尔蒙特酒店集团的老板比尔·法特去利雅得拜访王子的时候，王子坚持亲自开车把比尔·法特从办公室带到他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吃午饭。虽然平时阿尔瓦利德王子也会自己开车，但他的家人和服务人员看到王子亲自为一个外国人开车还是感到很吃惊。法特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在我们到达后，王子就把我介绍给他的家人和其他人员了。事后我才听王子说，对他来说，开车把一个外国人带到家里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王子想向他的家人和其他人员传递的一个信号是，王国控股公司已经对费尔蒙特酒店进行了投资，并且这家酒店还是王子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事实上，王子开车把我带到他家里吃午饭就象征着，他将利用王国控股公司的资金为费尔蒙特酒店发展事业、打造品牌，我认为，他使用这种方式向其他人传递这种信号是非常有趣的。”

阿尔瓦利德王子还让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有过一次吃惊的经历。卡特说：“当我开始向他提到我们（卡特中心团队）去过的几个地方时，我吃惊地发现王子对这些地方都非常感兴趣。而当我向他提到几家公司的时候，我更吃惊地发现这些公司有的竟然全部是他投资的，有的一半是他投资的！作为旅客，当我们入住世界上最好的酒店的时候，我也经常吃惊地发现这些酒店有的全部是他

的，而有的则大部分投资都是他的。我对他谦逊的态度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从来没主动说出，‘我拥有这家酒店，或者我控制了那家酒店，我还是另一家酒店的主要合作伙伴’——我们都是从其他地方得来的这些信息。因此，我经常跟他开玩笑说，他从来都是不露任何锋芒，也从来不让其他人知道他有多少潜在的财富。当然，我与他的主要关系还是在慈善事业上，我们感谢他为世界的慈善事业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

界定成功

“我想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吗？”

阿尔瓦利德一边重复着这个问题，一边调整了一下他身体后仰的姿势，然后说道：“比方说，我可以向前看，世界上的确有三四个人比我还富有，然后我会说，为什么我不能排在最前面呢；当然，我也可以向后看，我会看到世界上还有60亿人排在我的后面。最后，我选择了向后看，并且说，‘感谢上帝，我已经远在他们的前面了。’”

或许这样的答案从一个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人的口里说出来，不能完全让人信服。然而更让人不能信服的是，这样的答案竟然是从一个从来不对自己所获得的成功沾沾自喜，也从来不放弃追求的人的口里说出来的。阿尔瓦利德也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获得成功后，我也会大声叫喊，‘我成功了！’我也是非常喜欢成功的人。”

另外，他还是一个从来不会停止工作的人，认为睡觉就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因为它会导致人们思想的停滞。

阿尔瓦利德王子距离世界财富的顶层太近了，他现在想停下来也做不到了。“衡量成功有很多方法。从商业观点来看，最明显的衡量方法是，你的公司有了什么样的发展结果——这是其中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你从你周围的人那里得到了多少反响，你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第三个方法是，你从国际层面上得到了多少反响。第四个方法是，你从媒体那里得到了多少反响。因此，有很多指标、很多方法来评估每个在他一生中所获得的成功。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第五个方法，每个人的个人满意度是多少。一个人应该知道他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是好还是不好，同时也应该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常犯错误，是不是需要纠正这

些错误。我也是一个经常犯错误的人，但我自己会反思自己的错误，有时也会向别人讲明我的错误，然后我就能轻装前行了。”

在商业世界里，王子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也能驾轻就熟地改正过来。他可能一天就会损失上亿元的财富，但与此同时，他也可能在同样的时间里赚取了同样的财富。

有一位员工曾经在媒体上这样评论阿尔瓦利德王子，他说：“在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种商业交易是王子不知道的，他的行业经验与知识是非常了不起的。对于这样一位商人，王子的媒体曝光率肯定是相当高的。”

正如王子所指出的那样，从一个商业性的观点来看，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由公司的发展结果来衡量。但当有越来越多的政治性因素牵涉到其中时，情况还会变得更复杂一点。而在商业交易中，错误可以用财富的损益来衡量，就像可以使用敏感的“气压计”来衡量人们的信任和支持一样。

这是一种需要界定的商业道路。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阿尔瓦利德王子已经赢得了王国控股公司所有员工的忠诚和责任心。他们虽然承认他们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但他们在那种王子给他们设定的“残酷”的日程安排和工作环境中，却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任何困难。王子的财务主管萨利赫·阿尔·古尔说，为了能和一位出色的老板一起工作，他愿意为高压力的工作付出代价。“他作为一位商业人士，已经变得相当成熟了。他获得了很多商业知识和经验，但就他的工作能量来说，我认为他还和16年前一样富有活力。他是一个工作狂——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的缺点，但确定地说，王子确实从他周围的人那里吸取了很多能量。自从加入到王国控股公司，我现在一直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说到这里萨利赫笑了），但让我喜欢的是，我在这里工作从来没感到过厌烦。你不论是早上来，还是晚上来，都能看到我们在工作。”

塔拉尔·阿尔·梅曼以赞成的口吻说道：“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你必须有一种压力，但如果这种压力到最后可以被一种逻辑和公平的评价控制住，我认为这种压力就是一种快乐。在我看来，生活中没有任何挑战就不是真正的生活。”

因此，阿尔瓦利德王子周围的人还在继续日复一日地演奏着“沉重”的流行节奏。这种“沉重”的流行节奏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在王国控股公司

里，谁能够演奏这种流行节奏，谁不能够演奏很快就会清楚。那些能够演奏的就会得到王子的认可，他们也会喜欢——有时候也是一种忍受，王子那种近乎“疯狂”的工作节奏，他们很快也会知道王子会对他们每个部门都做出严密而快速的决断。

他们所听不到的是那种多重的，没有敲击声的，音调忽快忽慢的爵士乐曲——在王国控股公司里，不会有人做出时断时续的决断。

但是，以后爵士乐也可能会是一种需要调换的“口味”。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十一章

架起东西方沟通的桥梁

很不幸，西方人对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人的了解
太少了，甚至因极大程度的忽视而导致孤陋寡闻……
这是一个悲剧。

——吉米·卡特 美国前总统

这是一个容易犯的错误。

美国很多集团公司的老板们很少能融入真正的现实世界，哪怕是深入了解一下集团内部的一个小单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所做的都是穿着事先准备好的高级套装，坐在大型客机的商务舱里，住着五星级宾馆，和自己同等级的老板们坐在偌大的会议室研究所谓的商业机密。

一致性将美国商业精英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没什么可惊讶的。

现实世界以及发生在里面的大事小情以及矛盾冲突只有通过电视机屏幕这个那么小的地方才能得以呈现。真正能了解这些的人是少之又少。

1999年年末，当迪士尼的老板们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办迪士尼主题公园展览会，展示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时，参观者们绝对不会想到这些大老板们竟然根本就不了解自己所展示的这座城市。

因为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迪士尼执行官们的素质遭到了世人的怀疑。为了维护迪士尼的声誉，这些商业英才们苦口婆心地解释。媒体一直都在报道，千年古城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挽回自己的错误，都必须面对来自多方面的质疑。中东的一些国家甚至威胁说再也不会考虑和美国公司进行生意往来了。

迪士尼的老板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米老鼠”也没有办法再得到中东人的喜爱。

最终，迪士尼的总裁迈克尔·艾斯纳在别人的指点下寻求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帮助，希望他能帮助挽回局势。当媒体采访王子时，他为迪士尼说了好话，解释说艾斯纳已经专门向他请教，想要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不难看出他的诚意。作为迪士尼公司的总裁艾斯纳面对着重重压力，他一再强调发展事业的迪士尼和政治没有一点关系。

“阿拉伯世界联合抵制迪士尼，对阿拉伯自己的伤害要远远超过对迪士尼本

身所造成的伤害，最终阿拉伯会引火上身。这就是所谓的‘米老鼠定律’。”

除此之外，还会给王子本身带来巨大的损失。1994年，阿尔瓦利德将很大一部分投资压在了欧洲迪士尼身上，他希望这一部分投资可以升值。

艾斯纳很感激阿尔瓦利德能出面缓和紧张局势，并最终解决此事。他说：“我的问题就是我自己对阿拉伯世界了解得太少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里存在很多根源性的问题。阿尔瓦利德和班达尔王子（沙特驻美国大使）非常用心地解释和我们关系怎样地紧密，我们的文化联系如何密不可分。我得到了非常实用的建议，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舒服。我从基辛格那得到建议，从班达尔王子那得到灵感，从阿尔瓦利德那得到想法。这对我来说都是极为受用的。”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所作所为向世人证明了自己具有解决任何问题的能力。他可以轻松自如地摆平阿拉伯—以色列的敏感关系，和一些高层犹太商人们成为长期的生意伙伴。四季酒店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伊塞·夏普就是其中之一，他曾说过：“他的言行让我觉得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有同样的兴趣。而这些兴趣既涉及生活，也包括商业领域。尽管，我是犹太人，而他是阿拉伯人。我要说的是，当你和别人在一起工作时，可以在无形中营造一种和平的氛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和别人在一起时，你需要去面对他，让他知道你是谁，去了解你的内心世界。这样你和他都能敞开心扉，所以很难有本质上的冲突。”

不管阿尔瓦利德是不是选择这样，他作为世界最强有力的商人的身份无疑让他成了一座“文化桥梁”。

跨越分歧

电视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媒介。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电视还没有在全球普及的时候，大多数人们对世界不同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的了解是很有限的。英国广播公司拥有数千万听众，可能是世人了解世界各地的最权威、最全面的渠道。即使这样，因为信号有限，以及录音质量的原因，很多地区有时仍无法接收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这一局限在英国广播公司可以通过卫星传送信号后才得以解决。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可谓是新闻网络的先驱。先后报道了很多国际大事件。例如，对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报道，奠定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

媒体界前所未有的地位。而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时的报道，更让世人承认了美国有线新闻网的不可替代。

随后，电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卫星电视”开始让广播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最重要的是，网络开始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基地。

1996年在卡塔尔建立的阿拉伯语半岛电视台，凭借不同的报道风格，向西方世界的媒体发起了挑战。半岛电视台台长瓦达赫·汗法尔相信他所领导的电视台不但会提供不同于美国和英国媒体的观点，而且它还会给阿拉伯世界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公正机会。汗法尔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只能通过西方媒体才能看到我们自己。当半岛电视台出现并开始报道以后，西方人也开始通过阿拉伯人的眼睛看到他们自己。”

英国广播电视台国际新闻最资深的一员约翰·辛普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些特定的地区，人们被迫通过外国文化所反映出来的形象来评判自己的做法，这似乎是难以接受的。假如我们每天上演的都是些老掉牙了的殖民故事，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人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对他们在烦恼什么根本不了解。”

汗法尔在为自己的电视台辩护的同时，也在维护像阿拉伯电视台这样的东方媒体。他指出，不管是半岛电视台，还是阿拉伯电视台，都不想像大多数阿拉伯媒体那样只敢说些毫无争议的话题，那样因循守旧。他的观点是：“我们开始打破一些阿拉伯世界的忌讳，谈论政治、社会问题，甚至涉及到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也敢谈论巴勒斯坦问题。半岛电视台是第一家将一名以色列发言人请进演播室，并允许他用自己的语言谈论自己对阿拉伯世界的看法的电视台。我们开了历史的先河。”

半岛电视台成功地让每一个人都开始紧张。就像记者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真让每一个人紧张了，那证明我们所做的一定是正确的。”

半岛电视台直言不讳地报道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9·11”事件，经常会引起美国当局的强烈不满。

但即使在自己的国家，半岛电视台似乎也没得到太多的支持。尽管它的收视率很高，但鉴于它毫无遮掩的宗教报道，很多阿拉伯国家都不愿与其进行商业上的往来。

有趣的是，半岛电视台从建立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向西方媒体发出挑战，

而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则自始至终都试图在中东和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他一次又一次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解释美国人怎么看待中东人，为西方世界所具有的文化价值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辩护。他说：“我们不能因为好像自己生来就是反西方的，所以就去反对西方。很不幸，在阿拉伯，有些人只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将其全盘否定，到最后甚至极力反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西方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好东西。我不会因为学习了西方而感到惭愧，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人们。”

与此同时，阿尔瓦利德也在努力说服美国人以及美国的领导阶层相信：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存在偏见不但是不公平的，而且还是很危险的一件事。这种偏见只会增加彼此的不满。

阿尔瓦利德坚信自己能缓和阿拉伯和西方的关系。但阿拉伯世界也必须为自己做得更多一些。

2003年年末，卡扎菲一反常态，放弃以往与西方世界作对的立场，努力改善利比亚与西方的关系。这一点从两件事上就能得到验证。第一，2003年8月，利比亚承认对1989年在苏格兰边境小镇洛克比上空发生的泛美客机坠毁事件负责。第二，2003年12月底，卡扎菲宣布利比亚自愿放弃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并允许联合国武器核查小组到利比亚进行核查。同时还表达了利比亚重返国际社会的决心。

卡扎菲的所做所为挽回了利比亚的国际形象，并最终促成了利比亚重返国际社会的行动。阿尔瓦利德曾公开透露他与卡扎菲的关系，并宣称他在北非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尽管可能遭到西方世界的批评，但是阿尔瓦利德仍不愿放弃这种关系。正如他的公共关系顾问阿姆杰德·谢克所解释的：“王子是阿拉伯人，卡扎菲也是阿拉伯人。你不能把两个阿拉伯人分开。卡扎菲或许与西方有着很多恩怨。但王子关心的是和卡扎菲的商业往来，而非政治。我们已经反复说过，王子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沟通东西方的一座桥梁。王子和西方关系好，并不意味着他就不能和卡扎菲融洽相处，这之间没什么必然联系。此外，我们和卡扎菲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生意往来，我们很公开。利比亚人到阿拉伯，把钱投资在宾馆酒店，也会把钱投入到埃及的农业。这样的投资不是什么肮脏的交易，相反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无尽的好处。我们把我们的生意都透明化了，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

阿尔瓦利德表示卡扎菲想要缓和利比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所以向他求助，希望阿尔瓦利德能够在西方和利比亚之间建起一座桥梁。阿尔瓦利德说：“我认为当利比亚承认对泛美客机坠毁一事负责，并通过秘密协商决定向洛克比遇难者亲属赔偿时，卡扎菲就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意。利比亚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其在西方的形象。他们在努力，如果我们能给他们一些帮助的话，为什么不给呢？”

最近几年，阿尔瓦利德将重点集中在宣传“阿拉伯人应该为自己多做事”的言论上。2002年10月，在迪拜战略论坛上，阿尔瓦利德再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为了挽回因‘9·11’而被扭曲的形象，能让美国民众认识到真正的阿拉伯人、穆斯林以及沙特人，阿拉伯人必须积极参与重新与美国对话的行动。公开我们的国际形象，就意味着他们对我们所持有的种族偏见会改变，从而调整他们的行为。”

文化桥梁

为了改变一些中东人对美国的偏见，让他们更好地认识美国，阿尔瓦利德自己掏腰包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了一连串的美国研究项目。2003年年初，他向开罗的美国大学（AUC）捐赠了1 000万美元。这笔捐款用于创办美国研究中心，而这一中心则建在美国大学新校园人文社会科学院内。为了让学生远离闹市，在更好的环境下学习，这所大学迁到了开罗东部郊区。那些到美国研究中心学习的人，对美国会有一种全新的认识。

为了感谢王子所做的一切，美国驻埃及大使戴维·威尔奇发表评论说：“有时，我们很难去了解彼此，也正因如此，我们之间会存在着很多误解。而或许因为工业发展以及信息传播速度的不同，差距会继续存在甚至会越来越大。”

大使补充说，他同意阿尔瓦利德王子关于“阿拉伯人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了解美国人”的说法。他说：“因为不了解美国，所以会产生一种幻想，而这种幻想往往是错误的。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于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得到捐赠后，开罗美国大学开始考虑调整教学模式，改变现有的讲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加深双方的了解。社团与社团之间多进行交流，允许不同思

想之间的相互渗透。阿尔瓦利德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显然，你不可能让每一件事都处于同一个高度。你在浏览每一件事的时候往往会忘记了每件事情之间最根本的联系。为了弄清楚这一点，你必须得从某处重新开始。从学术世界开始，从政治开始都可以，但我不能将它们彼此孤立起来。我需要阿拉伯世界的人，也需要西方人。我想要和两方的人都做生意，这样我就可以为双方架起一座桥梁。

向开罗美国大学捐赠1 000万美元的同时，阿尔瓦利德也为贝鲁特的美国大学捐赠了500万美元。投资项目与开罗美国大学一样，目的也是为了创办美国研究中心。

贝鲁特美国大学试着开设一些以前从未有过的课程，例如美国外交政策、美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等。但仍未涉足种族、宗教和美国经济领域的学术研究。

显然，想要说服中东地区的年轻人去学习美国，是件很难的事。在贝鲁特接受媒体采访时，很多愤世嫉俗的学生义愤填膺地表示他们只需要通过美国的媒体就能了解到美国的外交政策。

不管学生们怎么不屑，阿尔瓦利德王子还是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为阿拉伯与西方搭建友谊桥梁。他的做法得到了很多黎巴嫩人的支持。例如《黎巴嫩日报》的主编盖布兰·图韦尼。他说：“阿尔瓦利德王子能明白西方和东方的思想，而且他也能对此有很多的帮助。你知道，我们都希望他能够在新阿拉伯世界，新海湾以及欧洲与美洲国家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尤其是在‘9·11’事件发生以后，我们更希望他能这样。”

2003年11月，在利雅得郊区的沙漠宿营地接受诸多阿拉伯媒体采访时，阿尔瓦利德王子直言不讳地表示，沙特恐怖分子参与“9·11”事件的事实，让他想要在沙特和美国之间搭起友谊桥梁的梦想变得很难实现。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沙特和美国之间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伤口。这个伤口不会在一两年内痊愈。但是这不代表我们就要袖手旁观，相反，为了重新拥有友好的邦交关系，让两国的百姓能享受到以前的和平，我们更应该致力于修复这个伤口，绝不允许本·拉登来搞破坏。”

新闻集团董事长鲁珀特·默多克承认，阿尔瓦利德在改善东西方关系的问题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他说：“我认为他为此做了很多，有些我们听过，而有些没听过。他很了解美国而且喜欢美国，但更了解和热爱沙特。”

事实上，先向开罗美国大学和贝鲁特美国大学捐赠，后又到美国雪城大学公民和公共事务学院捐赠。阿尔瓦利德将重点放在了提高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对西方认识的教育问题上。此外，他还捐赠了50万美元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美国为穆斯林利益服务的最大团体），该委员会将捐赠款用于出版伊斯兰相关刊物，并在美国传播。

2003年夏，坐落于英国西部的埃克塞特大学^①收到了阿尔瓦利德王子120万美元的捐赠款。这笔款项将用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学术研究，设立奖学金，帮助那些想要学习伊斯兰文化、了解中东的欧洲学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西方世界对中东的传统偏见，尤其是在“9·11”事件以后。

记者卡莱德·阿尔梅娜表示阿拉伯国家的人们有责任更慎重地解决与美国的紧张局面。他说：“阿拉伯国家必须用一种正面的方式做出反应。我的意思是阿拉伯国家应该大胆地与外企合作，雇用精明的管理者，赚取更多的钱。我们应该有所改变，我们应该通过非政府组织去和美国人交流，去和他们对话。当然，这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同时，我们应该张开我们的双臂，让别人进来，从而让他们知道我们并没有隐瞒什么。不单单是科学技术，美国还有很多好东西，例如工作理念、管理模式都值得我们去学习。当然我们也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值得他们学习。”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教育前沿上的努力，得到了吉米·卡特的肯定。卡特表示：“我已经知道，不管是在埃克塞特，还是黎巴嫩或者开罗，阿尔瓦利德俨然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先驱。据我所知，他目前正在考虑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创办关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这将是关键的一步。”

阿尔瓦利德不是第一个在美国捐资研究阿拉伯文化的人。早在1993年，沙特国王法赫德便向阿肯色州立大学捐赠了2 000万美元，在该大学建起中东研究中心。沙特的王子们也纷纷掏腰包捐赠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及哈佛大学，同样也是为了开设阿拉伯研究项目。

阿尔梅娜表示，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所做所为不同于沙特国王以及其他的捐赠者。因为他绝大多数情况是依靠自己，他解释说：“他所做的是实实在在的事

^① Exeter University，埃克塞特大学于1955年正式通过英国皇家特许委员会认证，其历史可追溯到1855年成立的艺术学院，是英国著名的传统大学之一。校园位于气候温和的英格兰西南部的埃克塞特市。——译者注

情，是为了能真正改变什么，而不是为了宣传。他要求自己既可以为自己的国民争取权利，也可以为国际社会服务……我认为对于王子来说，他更希望西方人把他当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而非一个只会四处捐赠的有钱人。”

阿尔瓦利德说他所做的不是简单的给钱，而是要搭建一座文化桥梁。开罗美国大学和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教授都是王子的支持者。阿拉伯人错误地认为美国就是一个“犹太阴谋”，而阿尔瓦利德王子所做的一切就是要改变这种错误认识。

商业桥梁

王子仔细地观察着自己在学术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接下来他想要将重点转移到拥有抱负和独特见解的高层跨国人才上。谈及怎样实现这一目标，阿尔瓦利德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智囊团，而这个智囊团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更有价值的想法，包括为我在学术世界能做得更好出谋划策。我想组建一个既有沙特人、阿拉伯人，也有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精英的智囊团。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实现东西方的友好对话。”

2004年1月，在和吉米·卡特会面时，阿尔瓦利德提出了自己的另外一个想法。那就是让拥有不同宗教、不同文化背景的领导人和普通人坐在一起，开诚布公地进行一次对话。虽然觉得很难实现，但吉米·卡特还是赞同王子的设想。他说：“把三大宗教的领导者组织起来，和老百姓进行一次坦率的，甚至是敌对的粗鲁的谈话，这是件很难的事。但是，我认为将一些争执已久的问题放在桌面上公开解决，会对改善阿拉伯和西方关系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极具影响力的商人的有利身份，让阿尔瓦利德在学术对话方面所做的努力受益匪浅。有时，这种受益是很直接的，例如处理迪士尼问题；有时，这种受益又是间接的，此时对方看中的是他国际的商业投资。

2004年年初，阿尔瓦利德经营的王国控股公司的一次宣传活动，让全世界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次宣传活动，让世人明白了为什么阿尔瓦利德王子旗下的公司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不但能得到沙特人的支持，而且还能得到西方世界的好评。同时也展示了王国控股公司的经营理念。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人们了解到阿尔瓦利德王子是很多世界知名企业集团的主要老板。例如花旗公司、莫夫匹克集团、新闻集团、苹果公司、迪士尼、

四季酒店……举不胜举。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王国控股公司已经通过商业将阿拉伯与世界联通。

王国酒店投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萨默德·泽克解释了商业为何能联通世界。他说：“就拿酒店来说，你知道，开酒店就得雇用很多员工，会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厨师必须走出去，到附近的市场去买西红柿。此外，很多酒店都是外国人开的，他们提供给顾客的都是外国品牌，但他们是在东方经营酒店，所以不可能不和当地工业农业以及其他领域发生交往。它能为东西方的交流搭桥，这就是酒店为什么被看成是最具全球化特征的行业的原因。”

对于自己的身份给自己带来的便利，阿尔瓦利德王子丝毫不忌讳，相反，他还很感激。他说：“商业起到了桥梁的作用，这一点毋庸置疑。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做生意的最终目的并非是为了牵线搭桥。显然，你不会为了为西方和东方搭桥而去开一家酒店。但如果开酒店可以达到这种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从小一起在贝鲁特长大，所以里亚德很了解阿尔瓦利德。在他心里，阿尔瓦利德是一个充满干劲和热情的年轻人。他亲眼见证了阿尔瓦利德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因生活习惯不同而出现的种种摩擦，也看到阿尔瓦利德和父亲生活在利雅得时的不便。里亚德指出，中东和西方的差别可以用“南辕北辙”来形容。他说：“阿尔瓦利德一直试图在两种水平、两种角度以及两种平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虽然一个人很难同时把两件事都处理好，但是我相信以阿尔瓦利德的能力，他能够处理好中东和西方的关系。不过，现在中东的情况越来越不好，暴力事件越来越多。不管是在现在和过去、儿子和父亲、事实和设想，还是最基本的价值观念之间，冲突都越来越频繁。基地冲突、伊拉克问题，以及宗教信仰差异，这一切的一切都让阿尔瓦利德感到紧张。他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黎巴嫩，而且不喜欢去了解西方的是非，所以里亚德看到更多的是暗淡无光的、类似于“文明冲突”之类的事物。但是自身的局限并不能阻止他对阿尔瓦利德的支持。他相信阿尔瓦利德一定能按照自己的日程去完成构架中东和西方桥梁的使命。到目前为止。阿尔瓦利德所做的努力已经在学术领域看到了成果。他有能力做得更好。

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那么自己的长期商业伙伴以及全球品牌网络将帮助阿尔瓦利德消除东西方之间现有的政治和文化分歧。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十二章

接济天下

他是一台取款机，一直在把自己的钱捐给别人……
在用钱这方面，他是无人能及的。

——麦克·詹森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私人银行家

巨型帐篷的地板上，铺着一个接一个的毯子。这个帐篷足足有三个露天足球场那么大。

当第一群穿着长袍的造访者出现在帐篷的入口处时，被帐篷的宽敞惊呆了。然后，他们就看到了站在帐篷里的“恩人”。匆忙中带有一丝敬畏，他们都迅速地将脸转向他的位置，并送上自己的问候。

问候之后，他们会安静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些位置设置在帐篷的中间，分成两排，朝向王子。即使在最能干的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整个过程也要持续至少一个小时。可见造访者的数目之大。

握手之后，工作人员将最后一群人领到各自的座位上。与此同时，王子已经双脚交叉地坐在地板上了。在他的身后，是一面用黑色帆布盖着的墙。

工作人员走来走去，确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应该怎样按照程序和次序一个一个地来。

一切都在安静的进行中。忙碌的阿尔瓦利德根本没在意下面在进行什么。他一边阅读手里的文件，一边观看着右手边的液晶电视监控器。不时还要接听电话，电话一直放在他的腿上，为了接听方便，王子特意带上了耳机。

不久以后，拥挤的帐篷开始安静下来。这就意味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在人群中，一部分是老人，但大部分都是中年人。他们中的一些还带来了自己的儿子，挨着自己坐在地上。为了面见身为王室成员的阿尔瓦利德王子，他们尽可能地找出自己最体面的衣服，以表示对王子的尊重。他们的头上缠着沙特传统的红白格子头巾，还有少数人只缠了白色头巾，穿着长袍。为了适应沙漠的空气，很多人选择用颜色很深的布料做长袍。还有一些人穿着西方人爱穿的套装或者是运动衣。到这里来的人大部分都来自沙特偏远地区，这些人会先表示希望见到王子的愿望，然后便能得到后者的盛情邀请。为此王子特意设立了一个专管此事的部门，以便让每个想要寻求他帮助的人都能见到他，同时也防

止一些人滥竽充数重复见自己。这一时刻属于造访者。盘腿坐在拥挤的帐篷里，没有人说话。

最终，高个子的帐篷管理人员走到王子身边，耐心地站在他的前面，随后站立在王子身边。这名工作人员是很多为王子效力的贝都因人中的典型：宽阔结实的肩膀，浓密的胡须，深色的眼睛让人捉摸不透。粗糙的皮肤写满了对王子的尊敬。一条装满子弹的带子斜挎在胸前。左腋窝下有一个手枪皮套，装着一把深色的手枪。

几分钟后，王子抬起头来，审视着坐在自己前面的人群。此时，帐篷里坐了近2 000人。王子点了一下头，站在身边的贝都因人立即转身朝入口处走去。同时给了自己的同事一个有力的手势。看到手势的工作人员开始组织人们站好队，走到距离王子15英尺的地方。造访者慢慢地走到应该站的位置。他们中的一些还从长袍里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文件。队伍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要懂礼节，所以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弄出噪音或者麻烦。

接到暗示，第一个贝都因人大踏步向前，手拿一个小册子，开始用字正腔圆的阿拉伯语朗诵圣歌。抑扬顿挫的语调显示出了他对自己所念的圣歌的感情。他一只手举着小册子，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情绪很快被调动起来。伴随着他的朗诵，一名寻求帮助的人就会走上前，将手里的文件资料交给王子，然后退后，坐在已经准备好的座位上。下一个人按照同样的礼节呈上自己的资料。接下来是下一个，再下一个。

站在旁边朗诵的贝都因人，因为处于青春期，所以还能听到变声的味道。为了配合朗诵的内容，他有时会故意压低声音采用一种近似长者的语调。在他朗诵的同时，一位父亲模样的人站在他的身后，将一只手搭在儿子的肩膀上以示鼓励。偶尔，安静的帐篷里会响起一两声掌声，这是在座的人对情绪比较激动的发言者的一种奖励。来到这里的人，通常会用尽自己的词汇称颂王子的高尚，希望他能长寿。此时的王子，俨然成了眼前这些人眼中的英雄或是救世主。

与下面的紧张和期待有所不同，坐在前面的王子眼睛一直盯着电视屏幕，或者是表情严肃地盯着工作人员递上来的一叠文件资料。看上去，王子似乎并没有过多地关注坐在帐篷里的上千名求助者。只有当发言者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王子才会专心致志地看着对方，时而打断对方的话，提出几个问题，同时会仔细观察说话者的表情。阿尔瓦利德出生时就注定了自己是一个王子，

但同时也注定了自己将是一个处理难题的王者。

当王子手里的文件已经多得他没办法拿住时，他会示意工作人员将他已经看过的资料拿到一边。

王子手里拿的文件事实上是一份份请愿书。写文件的人希望能得到王子的帮助。有的希望王子能在教育问题上给予帮助；有的希望在医疗问题上得到帮助；有些人则希望王子能给自己一些日用品，诸如车子和家电；还有些人希望王子能帮自己还债。每一个到访者在王子面前都只能占用几分钟的时间。当然也有个别能说会道的人会多占用几分钟。很快，4个小时就过去了。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站到王子面前讲出自己的请求。但是，每一份请求资料都会上交到王子的手中，而王子也会认真地处理好每一个请求。事实上，在这些造访者走进沙漠帐篷之前，他们的一些请求就已经得到了满足。

阿尔瓦利德王子表示，虽然他尽量腾出更多的时间，但还是有一些人没有机会说出自己的请求。他说：“一些人来这里只是为了和我说声‘你好’，并且给出他们的祝福，一些人会提出特别具体的请求。所有的资料都在我的手里，我手下有一个专门处理这些资料的委员会。为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答复，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资料进行分类。”

四季酒店老板伊塞·夏普和王子一起到沙漠宿营地过周末时，曾经见证了这一盛大的场面。他说：“阿尔瓦利德花时间处理这些人的问题。一个接一个人，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太多了。他很珍惜他的财产，然而他认为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真主赐予的，所以他要把这些还回去。我猜世界上有很多故事都没有被人们传颂，但是当你安静地坐在那里，不要想任何与利益有关的事，你会看透一个人的心灵。”

完事后，一大群人熙熙攘攘地走出帐篷，走上回家的路。

在此时来拜访王子的客人，看到这么多贝都因人来祈求得到王子的帮助，都会感到很震惊。有时候会见是在帐篷内进行，有时在外面进行。在绝大多数周末，来这里寻求帮助的贝都因人都在一两千人左右。早春时分，王子会在沙漠宿营地逗留10天左右，而这个时候来找他的人能多达3 000多人。沙特总人口数为2 200万，遍布沙漠地带。就这个数字而言，来寻求王子帮助的人确实够多。阿尔瓦利德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人的自我主义之所以会膨胀，是因

为看到有这么多人来求你，还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如果处理不好，金钱可以让一个人腐败堕落。我之所以能抵挡住这种诱惑，合理地分配自己的财产，是因为我有信仰。当你每天做五次礼拜，当你和人们一起祷告，当你和所有人一起祷告，你会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从而会重新找回自我。我从来没认为自己是孤立的，高高在上的。我想我的信仰在这一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阿尔瓦利德的好友，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查克·古兰，认为乐善好施是王子性格中的一个特征。他说：“我一直都觉得他是一个公平的人，尤其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是正确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名誉和财产从何而来。他意识到他所拥有的一切来源于他每天都会向真主祷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所看到的是他不单单对很多人慷慨相助，对很多国家也是如此。他一直做得很棒，是一个真正会为别人着想的人。这就是我所认识的阿尔瓦利德。”

然而，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强大光环的人，每个周末坐在沙漠的帐篷里，听一些从偏远地带来的穷苦人的毫无止境的请求，似乎和一天就可以游转在几个国家、谈跨国生意的快节奏商人的形象有所不符。当被问及这一问题时，阿尔瓦利德的表情瞬间变得很严肃。他说：“沙特、王室，早在150年前就已经存在。对于王室的传统和构架，人们都有所耳闻。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捐赠已成为一种文化，也不是因为跟随王室乐善好施的传统。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喜欢。”

遵从传统也使得阿尔瓦利德能够和普通百姓走得很近。他会伏下身来，倾听百姓们的声音。相比较繁忙的商业洽谈以及与商业精英们的讨价还价，他更愿意处理社会和政治问题。他时刻会让人们知道他是在为他们服务。

他的富有可以让他在周末对贝都因人慷慨捐赠。据估计，他已经为这些人至少花去了100万美元。他说：“我要帮助的是那些需要并应该得到帮助的人，穷人、想要贷款的人、要去医院的人、负债累累的人、想要一处房屋的人等等。我们可以帮助各种各样的人。”

每次都有数千人来寻求阿尔瓦利德的帮助，并不奇怪。在沙特，他热衷于慈善事业的好名声早已是家喻户晓的了。

王子的财富用到了哪里

如果被问到自己银行账户里有多大一笔钱，王子会毫不犹豫地說出确切的数字。在他看来，在信仰的约束以及法律的制约下，他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不是通过投机取巧得来的。他说：“我认为如果一个人不顾身边的社会、身边的穷人，一心只想赚钱的话，那样会很累。如果一个人眼里只有钱没有其他的话，那么往往会适得其反。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一个努力工作的穆斯林。我按照信仰的指示做事，我会把我的一部分财富贡献给社会，以及穷苦的人们。”

阿尔瓦利德王子全部的财富可能在200亿美元上下。王子暗示自己每年的开销在5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生活花销以及流动资金，还有一部分用于投资。平均来说，他每年用于慈善事业上的钱大约是1亿美元。“我一点也不内疚。这些钱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不是继承的，也不是别人给我的，所以面对别人的质疑我心安理得。我用每一笔钱都是有规划的。有些捐赠款是匿名的，外界并不知道是我给的，而有些则是公开进行的。”

阿尔瓦利德手下的工作人员，会仔细地记录好每一笔捐款都用在什么方面或者是给了谁。通过电脑记录，他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查到每一笔钱的去处。阿尔瓦利德的宗教顾问沙伊赫·阿里，带领两名伊斯兰专家，会在他每次向沙特人捐赠的时候做好审查工作。每年都会有上万人从王子这里得到帮助。每个人会得到500~3 000美元不等的资助。

阿尔瓦利德的“慈善办公室”是单独的一层楼。那里每天都有很多人进进出出。里面的工作人员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文字资料录入电脑，忙得不亦乐乎。每天早晨，办公室的外面都会站着很多人。他们自动排成一队，人多的时候，队伍的长度可以绕整个楼一圈。需要帮助的沙特人知道谁能帮助自己。

阿尔瓦利德一直想要自己的女儿丽姆公主能够接管他的慈善部门。希望她能够主持这一工作，并且从中获益。但直到现在，小公主仍坚持说她对父亲的企业很感兴趣，但不包括慈善部门。

当王国控股公司搬出老楼，迁移到王国大厦的顶层时，阿尔瓦利德将老楼修葺了一番，作为自己的慈善事业总部。

阿尔瓦利德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说自己经常会看慈善部门的资料，所

以清楚地知道这一部门是如何运作的。他感叹道：“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王子一边忙于做生意，一边还不忘做慈善事业的情景。他自己就好像一台取款机，专门成立了一个团队处理慈善事业。不管每天来寻求帮助的人是500还是600人，也不管是在沙漠还是城市，不论对方需要的是吉普车，还是骆驼，他都会慷慨解囊。不管是自己的亲戚朋友有困难，还是遭遇洪水袭击的难民；不论自己是在埃塞俄比亚，还是在其他地方：他都会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很清楚地知道该怎样使用自己的财富。举个例子，在沙特，王子不会一年内捐助同一个家庭两次，这样他就可以尽可能多地帮助别人。我对他乐善好施的品格太敬佩了，就如同他在生意场上的挥放自如一样，令人敬佩。”

王子将大部分捐赠款用在了自己的国家。用他的话说，沙特有太多的人需要帮助，绝大多数捐赠都用在了实处。例如，王子批准设立了一个项目，规定每年要为需要的人建起1 000所民宅，这一项目要持续10年。2001年4月，王子对外宣布将要设立一个拥有26 700万里亚尔资金的基金会，用来支持伊斯兰慈善事业。此外还可以用于沙特的社会服务体系。

阿尔瓦利德自掏腰包在自己的国家建起数十座清真寺，尤其是针对那些偏远的郊区。2001年12月宣布将在沙特建起50座清真寺，在已经建完39座后，阿尔瓦利德王子成了沙特媒体竞相报道的头条人物。

或许意义最重大的是，王子在帮助巴勒斯坦人方面也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赞扬。一些喜欢在咖啡馆消磨时间的人，通常会一起抱怨阿拉伯政府为解决巴勒斯坦人的困境所做的努力太少了。而阿尔瓦利德王子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是有目共睹的。他先是向巴勒斯坦当局捐赠了一架波音727客机，后来在做一次电视节目的时候承诺捐赠2 700万美元用来重建巴勒斯坦被摧毁的基础设施。此外，阿尔瓦利德还拿出600万美元来帮助那些因战争而失去工作的巴勒斯坦人。为了挽回因“9·11”而大大受损的伊斯兰形象，他又拿出100万交给阿拉伯联盟，希望这一组织能用它来做什么。

除了上述所说，王子的名字还经常会和一些自然或人为的灾难新闻联系在一起。不管哪有灾难，都能看到他的帮助。不管是在黎巴嫩、摩洛哥还是阿尔及利亚，都可以听到他的善举。开罗火车事故夺走了373条生命，王子为此痛心，并决定给每一个受难者的家庭2 200美元的捐助。据悉，这一数字比埃及政府所提供的还要高。叙利亚一个小村庄的水坝决堤，造成了22人死亡，数千人流离

失所。阿尔瓦利德得知此事后，帮这些无家可归的人重建了家园。最终重建后的村庄以王子的姓名命名。

黎巴嫩的沙特儿子

沙特或许是阿尔瓦利德王子慈善事业的最大受益者，但黎巴嫩作为王子的第二故乡，也得到了他很大的关注。

因为内战，黎巴嫩整个国家随处可见被毁坏的基础设施，尤其是贝鲁特。开车绕贝鲁特一圈，你就会经常看到被火箭炮打塌的建筑，以及满是子弹孔的墙壁。而这些酷似贫民窟的房屋里面还住着很多人。

贝鲁特的市中心已经被修葺一新。修建了一些供黎巴嫩商业经营和中产阶级消费的咖啡馆和餐厅。不过这些都不能掩饰贝鲁特的贫穷。还有很多郊区的人们需要得到别人的关注。

阿尔瓦利德曾多次通过媒体对外宣布自己想要在改建黎巴嫩的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这一想法被媒体加以渲染之后，变成了带有政治气息的行为。

事实上，阿尔瓦利德所做的更多的还是商业上的投资，诸如建造莫夫匹克度假酒店。当然，他对四季酒店也很感兴趣。此外，阿尔瓦利德还在其他领域进行了投资。他在黎巴嫩投资发展公司有股份，同时在两个电视台以及两家平面媒体都有股权。

1996年，以色列用炸弹炸毁了黎巴嫩的电力基础设施，阿尔瓦利德立即拿出1 200万美元帮助其完成重建工作。他还用自己的钱建了6家医疗中心。王子还拿出数百万美元，为因政治纷争而受苦受难的人们设立了22所慈善机构。此外，他还拿出35万美元资助黎巴嫩篮球队到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比赛。

近些年，王子用于黎巴嫩的慈善资金大部分都投在了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人道主义基金会里。目前，这家慈善机构由他的姨妈利拉·索勒赫经营。在这之前，阿尔瓦利德收到了很多来自黎巴嫩人的求援，并且通过自己设在沙特的慈善机构解决了一部分。最终，他决定在黎巴嫩也设立一个慈善机构，由自己的姨妈去解决黎巴嫩人们的需求，这样才能更直接有效地解决问题。王子表示：“之所以设立这一基金会，是为了帮助黎巴嫩人，帮助黎巴嫩。不管对方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也不管他在哪，是需要在教育问题上得到帮助，还

是医疗问题上，尤其是需要医疗帮助的，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予帮助。”

利拉表示，在黎巴嫩有很多穷人，他们根本就没钱看医生，更没有钱买药。正因为如此，基金会的重点才会放在黎巴嫩人的医疗问题上。阿尔瓦利德基金会不会很盲目地就把大把大把的钱施舍出去。在实施捐助之前，基金会会仔细核查每一个援助项目，看看求助者是否真的需要得到帮助。不管是沙特的慈善机构，还是黎巴嫩的，阿尔瓦利德王子都很仔细地经营着。两个基金会所提供的帮助多以物质援助的形式来实现，而非现金。

第一次从阿尔瓦利德基金组织受益的是一家名为圣犹他的医院。这所小医院是美国田纳西州圣犹他医疗机构的一个分支机构，主要是救治那些白血病患儿。但因为资金不到位，所以被救治的患者屈指可数。基金会的慷慨解囊，让这家医院得以实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利拉透露说，接下来的两个医疗扶持计划将集中在残疾和肾病问题上。

黎巴嫩《日报》的负责人盖布兰·图韦尼认为阿尔瓦利德基金会不同于其他的慈善组织。他解释说：“他很了解黎巴嫩人的生活。他不会像其他慈善家一样，只是为了给钱而给钱。他所创办的基金会能很及时地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会帮助那些想要上学、建医院的人。他所做的这些和一些阿拉伯国家所提供的援助出发点不同。此外，阿尔瓦利德慈善基金是有组织性的，他所领导的团队也很有素质。”

阿尔瓦利德的童年是在黎巴嫩的贝鲁特度过的，而他的姨妈利拉就住在他家的附近。论辈分，利拉是王子的姨妈，但事实上她只比阿尔瓦利德大几岁而已，也是王子亲戚中为数不多的看着他一点点长大的长辈之一。利拉说：“小的时候，阿尔瓦利德很听妈妈的话，什么事都要得到妈妈的允许才会去做。有一次周末，他想去郊区玩，最后妈妈领着一起去了。郊区是黎巴嫩难民营，那里有很多和阿尔瓦利德一样大的孩子。看到他们，小阿尔瓦利德就把口袋里的钱全部拿了出来，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分享，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孩子。”

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阿尔瓦利德周边的人就会得到他的帮助。当然，那个时候他所施舍出去的钱都是从妈妈的口袋里拿出来的。利拉说：“阿尔瓦利德在外面的时候，会给妈妈打电话，要这个要那个。有一次他又让妈妈赶快给他送东西。他妈妈便问‘你要，还是你的朋友要？’他回答说‘不，不是我们，是给整个学校，给整个学校的。’”每隔两三天，他就会提一次这样的要求。他

喜欢和妈妈要烤制的鸡肉。当妈妈告诉他“我们现在不是在沙特，而是在黎巴嫩，而黎巴嫩没有这样的鸡肉吃”时，他总会态度坚决地回答：“不，不，不，我要吃，其他的小朋友也要和我一起吃。我不能一个人吃。”

全球捐赠

阿尔瓦利德王子已经意识到自己在沙特以及中东所做的捐赠，给自己带来了足够多的政治好处。但因为全球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帮助，所以他的慈善事业就蔓延到了世界各地。

阿尔瓦利德的媒体关系主管阿姆杰德·谢克，跟随他游走于世界各地，因而见证了2003年他为帮助非洲人所做的一切。阿姆杰德表示王子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商业领域，也不想让接受他帮助的人们或者是国家认为他只是一个大银行而已。

“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人求助，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掏出自己的支票本，写上一个足可以帮人渡过难关的数字。不过有一点值得肯定，王子从来不会滥用自己的财富。他曾不止一次地向下属们交代，他的钱要用在该用的地方，诸如教育和医疗。一些时候，一国元首，比如塞内加尔第一夫人，也会向他求助。她所寻求的帮助是为了一个国家，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所以我们知道这样的钱应该用在哪。”

仅在2003年4月~2004年1月的8个月期间，阿尔瓦利德王子就向撒哈拉南部非洲捐赠了近735万美元。而这一大笔数目的捐款主要用于修建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尼日尔的妇女和儿童重建校园，给塞内加尔的孩子们提供纯净水。此外，布基纳法索的孩子、马利的人们以及加纳的艾滋病患者，也都是这笔捐款的受益者。

2003年4月，阿尔瓦利德王子拿出200万美元，将105吨食物空运到埃塞俄比亚。

看到王子对非洲有这么大的善举和热情，吉米·卡特非常欣慰。众所周知，卡特也很关注非洲的慈善事业。他说：“我和阿尔瓦利德曾经有过几次很深入的谈话。有一次是在利雅得，还有一次是在卡特中心。我们在很多想法上都惊人的相似。他很大度，不介意和我们分享一些在发达国家和工业国家的投资项目，

当然，也包括很多贫穷国家。”

王子曾捐赠100万美元给卡特中心，但是这并不是他在卡特中心能够享有很高声誉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极力支持卡特中心的领导者——卡特的想法和行动。卡特表示：“世界上有很多像马里一样贫穷的国家。在马里，90%的人们每天只靠不到2美元生活，60%的人每天的花销少于1美元。对于很多生活在美国和沙特的人来说，简直是难以置信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给这些受苦受难的人以希望、信心以及抵抗疾病的决心。阿尔瓦利德王子也只致力于此，因此，我们很感谢他。”

慈善事业从家开始

回到利雅得，慈善捐赠充斥着阿尔瓦利德的日常生活。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会主动找上门，坐在他住宅的门口等着他出门。

当他的脚一跨出门口，立即会被一大堆人团团围住。对于这些人来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等在王子住宅的外面，就会有希望。他们甚至比王子自己都清楚他哪天要乘坐哪辆车。没等王子走上前，他们已经冲到了车的前面，挥舞着双手，大声说出自己的需要。来求助的人通常都是穿着传统黑袍的老年妇女，黑色的长袍把她们的身体裹得严严实实。这些无助的人知道站在眼前的这个男人可以帮助自己渡过难关。

每天下午5点，王子都会离开办公室回家吃他的“午餐”，同时也会告诉手下的人把在门外等候多时的几十个或者更多的妇女请进屋子。坐在舒适的沙发上，吃可口的点心，求助的妇女们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她们彼此紧挨着坐在一起，眼神诧异地瞅着王子身边西装革履的随从们，随从中当然也有女性。用餐完毕，她们会一一说出自己的需要。需要被满足后，她们就会被送出王子的住宅。

一次，一个妇女请求王子赐予她一辆卡车，在王子的示意下，她一口气讲完了自己的要求。没想到她讲完后，王子大笑了起来，并且问她：“在阿拉伯，你要卡车干什么？”妇女没直接回答王子的问题，而是一再强调自己真的需要卡车。王子又大笑了起来，随后问她为什么需要。众所周知，沙特有明文规定：女性不可以驾驶汽车，更别提卡车。

该妇女沉默了一会，像是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王子面带微笑地注视着这个局促不安的女人。过了一会，她大声地说，她是为了儿子来求王子给她一辆卡车的，而不是为了自己。

王子又笑了，同时告诉这名求助者她会得到自己想要的卡车。说完王子站起来，示意手下送这名欣喜若狂的访客出门。迈出门槛的一瞬间，她转过头来，高声说希望真主能赐予王子长寿。

王子坐了下来，对身边的每一个人说，不管沙特有什么样的法律，生活在沙漠的贝都因人有自己的法律。贝都因的女性非常愿意开车，即使是卡车。

挨家挨户

不管是在家还是在沙漠里，阿尔瓦利德都会遇见沙特的普通百姓，并和他们进行交流。因此，他常以自己能知晓沙特每一件大小事情而自豪。在穆斯林传统的斋月里，他同样会帮助那些来求助的人。通常，他会在晚上11点露面，或者更晚一点。然后，把钱捐赠给穷人。

每一个信封里都装着5 000里亚尔（约合1 370美元）。这些钱足够生活在贫民区的百姓一年的房租。在斋月里，来向王子求助的人少则八百，多则上千，这样算来王子要拿出120万~150万美元。

传统意义上讲，沙特政府从来不会对外宣布沙特存在这么贫穷的地方。但王子所做的一切恰恰证明了这样的地方确实存在。阿尔瓦利德的叔叔沙特王储——阿卜杜勒对外宣称沙特确实存在穷人。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正在为改变这些穷人的现状而努力。很多现实必须得去面对。

正因为自己热爱的慈善事业，让阿尔瓦利德很早就认识到这样的现实。在每一个斋月，他都会拿出很多的钱帮助穷人，尤其是在礼拜日的晚上。很多人会在王子住宿的地方等到很晚，因为他们知道足够多的好吃的在等着自己。

斋月里的又一个周日到来了。王子手下的小分队开着一辆小型客车和一辆大客车驶离王子的宫殿。王子的一个亲信坐在车里，怀里抱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了2万个信封。每一个信封里装的都是现金。总计近25万美元。

时至晚上11点半，车队安静而缓慢地朝着贫民区驶去。夜间的气温很低，

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人站在黑夜里，等待着希望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帐篷里走出来，还有一些是从石头堆砌成的屋子里走出来的。

衣衫褴褛的人们站在街头，眼神里充满了好奇。然而当车队停在面前，王子与他的数个保镖从车里走下来时，人们的好奇中又掺杂了几许恐惧。随后，从其他几辆车上走下更多保镖模样的人，他们站在王子的周围。王子示意三四个人去打开眼前的破门。其实，所谓的门只是一块金属板。

这是王子第一个造访的地方。王子朝着简陋的屋子走去。他出现在门口时，并没有看到身边一个瘦弱老人诧异的目光，而屋子里面的人在看清来者的面孔时，眼神中的恐惧瞬间转化成欣喜。他们知道他的到来是给自己带来了生机和希望。和蔼可亲的王子走进屋，开始和其中的一个人聊天。

“谁是房间的主人？”王子的声音里充满了力量。没等对方回答，他就开始四处走动，审视着房间内为数不多的家具。

房间里有一个临时搭建的厨房：两侧光秃秃的砖墙，好像随时都会塌掉一样。整个厨房里除了一个破旧不堪的煤气灶外，什么都没有。王子深有感触地说：“看看这些人的居住环境，厨具随意地放在煤气灶周围，不能用的电冰箱，破碎的储藏盒或者柜子，肮脏的环境令人作呕。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阿尔瓦利德从右手拿着的一摞信封里抽出一封，晃了晃，示意家里的成员上前来取。一个粗壮的穿长袍的妇女走上前，这表明她是这间房屋的主人。王子把信封塞到女人的手里，确切地说，应该是这名女主人从王子手里抢过了信封，并把它按在自己的胸前。王子转身朝门口走去，女主人跟着他走出门，一边走一边表达自己对王子的感激之情。希望王子在真主的保护下能长命百岁。

出了屋门，王子朝另一个破屋子走去，几步之遥。王子到之前大门已经敞开，于是他直接走进屋子。毫无疑问，感受和上一家一样。脏兮兮的过道通向临时拼凑的卧室。房间里除了床和长椅外，什么都没有。几平方米房子里竟然住了六七个人。

当王子磕磕绊绊地走过狭窄、臭气熏天的走廊，居住在这里的人的状况也一目了然了。很多住户都有几个孩子，最多的8个。他们都有政府出示的证件证明自己的身份。政府的证明也很可能成为他们寻求帮助的有效证件之一。

有些家庭看起来要比别的境况好一些。

当阿尔瓦利德走进一个墙被涂得五彩缤纷，地上还铺着几块小地毯的房间

时，他评价说：“不管这些人怎么贫穷，他们还是会把自己住的地方打扫干净，让一切看上去井井有条。这样做也是为了让自己和家人住得舒适一些。不过，还是有很多人根本不在乎自己的居住环境。”

事实确实如此。王子一行人走进了一个酷似垃圾储藏室的房间。里面堆放着很多从街上捡回来的废弃食物、包装袋和乱七八糟的东西。门前有一个破盒子，里面装着散发着臭气的旧鞋子、便鞋和拖鞋。一个房间里放的全都是已经不能用的家用电器和毫无使用价值的小玩意。这些废品让原本就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加凌乱不堪。

下一个去处却又是惊人的整洁和富有。家里摆放着年头很久但还能看的电视机。整洁的餐具柜，一个破旧但很干净的睡椅。此外还有大衣柜挨着墙立着。房间的主人是一个非洲人模样的男人。他解释说 he 来自尼日利亚。

王子有点犹豫不决，他解释说此次捐赠仅仅是针对那些有需要的沙特民众。如果对方不介意，以后他有需要的时候可以直接去找王子，他一定会给出帮助。

房间的主人并没有让王子为难。他表示自己愿意尊重王子的意愿。但是看到对方住在贫民区，还能将自己的房间收拾得如此整洁，王子还是情不自禁地给了他一个信封。对方黝黑的脸上露出了一排洁白的牙齿。

离开尼日利亚人的房间后，王子再次对随行的人发表感慨：“当我进入他的房间时，我真想立即走出来，并对他说‘你已经很好，不需要帮助，再见’。但我已经进屋了，不得不给他些什么。我不想看到他失望的神情。但我更愿意把钱捐给那些急需帮助的沙特人。所以你们得确保我走进的是贫穷的沙特人的家。”

简短的几句交代之后，一行人陆续走进不同住户的家门，将信封交给那些满怀渴望和感激的沙特人。贫民区开始沸腾了。王子的队伍还没走进时，房间里的人们就早早地等在家门口。

街道上，一名妇女认出了经常在半夜送钱的人就是阿尔瓦利德王子。她开始有些慌乱，跟在王子的后面，大声地歌颂王子的慷慨善良。女人的队伍开始壮大，越来越多穿着长袍的妇女跟在王子的后面。起初，王子还设法递出一些信封。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跟在身后的人越来越多。最后街道挤满了人，以至于王子根本不记得自己给过谁了，没给过谁。王子忙得不亦乐乎，可急坏了他身边的保镖们。他们并不是担心有人会故意伤害王子，而是担心这些热情的人

们会把王子挤伤。

到最后，王子的手里只剩下几个信封了，但是还有很多人需要得到帮助。王子决定明天晚上继续。

把最后一些钱交给手下，王子再三叮嘱让他们确保把这些钱交给那些还没拿到钱的人的手中。然后王子想回到自己的汽车里，结果却走错了方向。走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街道里。正当王子想弄清楚自己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时，他的身后已经站了黑压压一片人。正在此时，一辆黑色轿车开了过来，冲散人群。在男人和女人的呼喊声中，阿尔瓦利德终于坐进了自己的汽车。

车门关上那一瞬间，一切都归于安静。通过车窗，王子看到一张张充满渴望的脸。

保镖千方百计地为王子的汽车开出了一条路。当汽车终于开进主路向王子的宫殿驶去时，王子才松了口气。周身上下散发着已经被榨干的气息。

一个工作人员试图用幽默的方式打破沉闷的气氛。他开玩笑说：“殿下，这是最容易的花钱方法。”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十三章

讨价还价的亿万富翁

我认为，对于瓦利德而言，一天24小时是远远不够的。

——盖布兰·图韦尼 黎巴嫩《日报》主编

独特的颜色设计，让人一眼就能看到眼前的这架波音767客机属于沙特王国控股公司。从私人飞机的规模来看，这架客机显然太大了。浅褐色的机身，墨绿色的点缀，显得有些与众不同。豪华客机停在私人飞机场的跑道上，随时准备出发。这架飞机基本上都是沙特王室成员乘坐的。为了方便诸如国王和王子这样的贵宾，工作人员专门对这架波音客机进行了小小的改造。在完成最基本的登机程序后，专车就会将贵宾送到飞机起落架前。有专门人员将乘机者的护照、文件以及旅行日用品全部准备好。

这样的程序让乘客轻松无比。没有交通堵塞、停车麻烦、烦琐的登记，更没有大包小包的行李，更别说什么排队等安检的无奈了。乘客需要做的只是坐车和登机。

王子坐着黑色的现代豪华汽车来了。在现代车的后面跟着几辆车，车上坐的自然是王子的随从们。车队停在飞机的面前。后面几辆车上的人先行下了车，在飞机起落架旁站成两排。这家波音767客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架私人客机。现代车与飞机距离特别近，王子一下车就可以上飞机。王子的私人飞行员、豪华客机的机长邓肯·吉尔斯比与他的机组人员站在起落架前，恭候王子的到来。飞机的头部，机窗的下面，写着“卡莱德和丽姆”的字样。飞机是以王子儿女的名字命名的。

登机口前站着9名身着精美服饰，面容姣好，面带微笑的年轻女乘务员。在她们的脚下是长毛绒做的地毯。

这家波音767显然和其他的私人飞机不同。它是阿尔瓦利德的飞机。

飞机的周身上下写满了他的记号：颜色设计、机舱的布置、皮质座椅的款式以及地毯的材质，机组人员的服装、飞机上提供的食物、甜点小吃以及餐具。每一个小细节都向人证明飞机的主人是阿尔瓦利德王子。

飞机上面的舱室里放了两排沙发，一面两个。中间安置了一把酷似宝座的

椅子，方向朝前。玻璃门将餐厅与第一个舱室隔开。餐厅里有一个大餐桌，它的另外一个用途则是谈判桌或办公桌。继续往飞机的后半部分走，右侧是走廊，旁边是卧室和起居室，然后是卫生间。再往里走则是一间小型办公室。办公室的左边则是休息室，摆放了很多座位。王子的随从们通常在这里稍做休息。

一些商业精英通常会为自己的随从们安排一个经济舱。阿尔瓦利德没有那么做。为了让手下能好好休息，他特地在休息室里安放了可以放平的长椅。允许他们聊天，甚至玩牌或者是打游戏。机舱有足够大的地方放置行李和衣服。因为王子喜欢干净，所以机舱被工作人员打扫得一尘不染。此外，衣服不允许放在座位上，即便是随身穿的夹克，也要放在该放置的地方。

尽管在别人的眼里，这架私人飞机已经足够大、足够豪华了。但事实上，它根本无法满足王子的需要。

为了适应飞机的空间，阿尔瓦利德每次出行都尽量少带人。但随着自己商业王国的扩大，跟着他四处游走的人越来越多。此外孩子们也越来越大，他们的需要也越来越多。乘坐飞机的人越来越多，最终王子决定雇用更多的乘务人员。

这时“拦路虎”出现了。首先，很少有人能跟得上王子疯狂的日程安排，其次也很少有人能让王子庞大的家庭成员都满意。

怎么办？买一个更大的飞机。

阿尔瓦利德现在有一架巨型喷气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架喷气机。这个可以飞到37 000英尺高的大家伙，是波音747客机中最昂贵的一款。

坐在这样舒适的飞机里，飞翔在蓝天白云之间，真是一种享受。与此同时也宠坏了每一位乘客。飞机上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无可挑剔的。食物是最高标准的，一些特殊的饭菜是王子从四季酒店订购的。在这架飞机里，不需要为选择靠近过道或走廊的座位而费心，所有的座位都是舒适的沙发。

即使经常乘坐私人飞机飞来飞去的精英们，坐过阿尔瓦利德的私人飞机后，都不得不竖起拇指发出由衷的赞美。试想一下，这些精英们坐在一架比自己乘坐过的任何一架飞机都宽敞3倍的飞机里，他们的感觉会如何？

毫无疑问，波音747可以称得上是飞机中的“宫殿”。

漂浮的“宫殿”

除了私人客机，阿尔瓦利德还有私人游艇。同样也是以儿女的名字命名——“5-KR”号。

这艘游艇的长度是泰坦尼克号的1/3，长83米。

游艇的原主人是美国有名的地产大亨、东部赌王唐纳德·特朗普。因为这艘游艇的花费太高，以至于特朗普都有些承受不起，因而将它卖给了阿尔瓦利德王子。成交价是1 900万美元，但是按照保险公司的估算，这艘游艇的价值至少在1亿美元。虽然王子一直想拥有一艘完全属于自己的新的游艇，但是面对这么合适的交易，他也不再坚持了。

即使是亿万富翁，也喜欢讨价还价。

墨绿色的图案，加上甲板上停着的绿色直升机，让王子的游艇在一大堆白色的私人游艇中间，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游艇的艇长解释说，游艇上共有34名工作人员，工作经验都在一年以上。如果算上直升机的驾驶员和机组人员的话，总计是38人。冬天一过，工作人员就要对游艇进行一次维护。其中包括打扫甲板、准备燃料以及出海时使用的一切设备供应。游艇一天的耗油量约1 000公升。

每年用在游艇上的开销就要达到500万~600万美元。

这艘游艇曾是文莱苏丹的私有财产。文莱苏丹也曾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后来富有争议性的军火商阿德南·哈肖吉成了游艇的主人。再后来，便是特朗普。

一个已经在游艇上工作了很多年的工作人员透露说：“游艇以前多用于举行舞会派对。有香醇的香槟酒，还有穿着比基尼的美女。”

成为阿尔瓦利德的私人财产后，游艇更像一艘巨型家庭用船。工作人员也很少再为收拾狂欢派对的残局而辛劳了。

每一年夏末，“5-KR号”都会离开设在法国南部的停泊处，驶向戛纳，然后停在著名的卡尔顿酒店对面。王子会带着自己的家人、亲朋好友以及自己的随从，乘坐豪华游艇游玩散心。最后在卡尔顿酒店美美地睡上一觉。

当强壮的贝都因人出现在豪华酒店里时，在座的客人会不约而同地露出诧异的目光。他们不知道这些彪形大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么高级的场所里。要知

道，有王子在的地方，就一定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已经成为王子的家庭成员。事实上，坐在四周的客人的习惯还是让贝都因人感到无所适从。此外，身上相对拘谨的西装也让他们有些不自在。比起西装，他们还是喜欢穿传统的长袍，待在沙漠里，或者至少是在利雅得，那样他们会感到很自在。不像那些经常坐在酒吧里的消费者，贝都因人对设计者的名号以及品牌没有兴趣，即便是坐在上流人士经常光顾的卡尔顿酒店。一位年纪稍大的随行者，百无聊赖地坐在座位上，观察着身边来来往往的旅客。一名身穿时髦皮夹克的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夹克上有一个骆驼标志——戴着太阳镜、叼着香烟的卡通骆驼。与此同时，一个8岁的阿富汗小男孩同样被骆驼图案所吸引。当他看清图案里画的是什么的时候，奶声奶气地大笑起来，露出了小豁牙。这只骆驼和他在家里看到的骆驼完全不同。

如今到戛纳的人都在抱怨说，戛纳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魅力。很多人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放松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富有。对阿尔瓦利德来说，戛纳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他说：“30年前，我就开始来戛纳。第一次是我父亲带我来的。30年后，我还在继续。我喜欢戛纳，因为它是中心地带。从这里出发，你能去任何想要去的地方。比如说意大利，或者也可以去科西嘉岛。你可以坐着自己的船，在12个小时内到达西班牙。戛纳在地中海的中心地带，所以我喜欢来这里。”

在游艇上开完会议后，王子会在海岸上度过一天内剩余的时间。在当地的餐厅里用午餐。有一家餐馆名为“旅游部落”，罗伯特和哈尼为王子安排了这一切。午餐和晚餐后，王子会和家人一起散步，当做锻炼身体。有时要走4英里。

2003年8月的一个周日，王子突然决定改变自己以往散步锻炼的习惯，提议所有人改骑自行车。王子带了一名私人教练卢娜·埃德·马斯里——他专门从利雅得赶过来，想要在王子需要制定计划时能出谋划策。王子骑自行车出发前，卢娜为他安装了心脏监控器。22辆山地车排成一排，蓄势待发。没等教练告诉他应该如何更有效地操作山地车，阿尔瓦利德冲到一辆山地车前，骑上就跑。剩下的每个人都先是一愣，随即跳上山地车，赶紧追已经骑出很远的王子。最后反应过来的是卢娜，她转身跑向最后一辆山地车。因为车座对她来说有些高，她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等她准备就绪时，只能看到远远的一行山地车队了，

车上人的样子已经看不清。于是她跳上车，以最快的速度向车队的方向冲去。

戛纳的道路几乎都是上坡和下坡。转眼一行人已经骑出14英里。期间王子一次都没休息，一直保持着最快的速度，只是偶尔转过身看看后面的人追了上来没有。交通堵塞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影响。当停在红灯前焦头烂额的司机们从观后镜里看到，一个骑着山地车的人正疾速前进，后面紧跟着两排自行车，尾随之后的是一堆骑山地车的人时，惊讶之情溢于言表。

不管是平常活动还是出席会议，王子的一举一动都被手下用录像机或者是照相机拍摄下来。不管王子是和总统、首相、商人还是明星在一起，他手下的“录像一族”都会将那一时刻记录下来。摄像师阿尔冯斯·戴格赫与王国控股公司的黎巴嫩员工站在一起，摆出录像的姿势，架着最高级的摄像机，将王子的一举一动录入其中。此时阿尔冯斯·戴格赫的助手阿默德·阿尔玛尔凯也扛着一台摄影机，试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王子。除了他们，还有摄影师穆罕默德·贾达尔，在他的脖子上挂着两架专业照相机，还有一个用于远距离拍摄的镜头。

此时拍摄王子的一举一动相当困难。虽然这几个摄影师早已经习惯了王子忙碌的节奏，但这一回不同于以往。因为担心会错过王子骑车的帅气镜头，阿尔冯斯不得不扛着沉重的摄像机跑前跑后，试图找到一个最佳的拍摄角度。如果说如此庞大的山地车队已经让路上的司机们摸不着头脑了的话，那么一个年轻人蹲在一辆车的前面，肩上扛着录像机，不停地变换自己的位置，等着第一个骑山地车的人的到来，就更让司机们困惑了。

一个半小时后，阿尔瓦利德回到了出发地点——卡尔顿酒店。大汗淋漓但看不出任何的疲惫，王子笑着对身边的人说：“不错的锻炼方式，是不是？”

几分钟后，满身是汗的卢娜骑到了酒店门口。顾不得擦掉身上的汗水，就走到王子跟前。此时王子已经从自己的休闲体恤上摘下了心脏监控器，随后把它交给卢娜。转身走进卡尔顿酒店，身后是他的保镖。

卢娜看着手上的监控器，抬起头看到王子已经由后门走进酒店。她一边摇头，一边自言自语道：“哎呀，至少他安然无恙。”

阿尔瓦利德喜欢骑自行车，但前提条件是交通不堵塞。如果交通堵塞的话，他的速度就会受到影响。于是，他决定在剩余的假期里，还是继续坚持散步，或者做其他类型的运动。

在海岸和游艇之间，王子还有很多种选择。他说：“我渴望拥有健康，拥有运动员的体魄，因而我每天都会锻炼。没有人不沉浸于拥有健康的快乐之中。我不喜欢滑翔，因为那样很被动，但我喜欢滑水、游泳、散步、慢跑，我还喜欢打排球、网球和篮球……我喜欢运动。”

鉴于妈妈在他小时候因怕其溺水而从来不让他接近水，阿尔瓦利德长大后便勤加练习，最终成了一名游泳健将。事实上，每次出海旅行，他都会穿上潜水服，到海底150英尺深的地方潜水，还会在翻着浪花的海水里一游就是1小时甚至90分钟。当然他的保镖们会跟着他一起潜水或游泳，有时他的手下员工也会参与进来。游泳是王子提倡的锻炼方式。当王子充分享受海水的怀抱时，为以防不测，一艘小型游艇会跟随在他的周围。

把开车兜风当做一种锻炼方式，是王子年轻时最胖的一段时期的爱好。他说：“事实上，以前我特别胖。20世纪70年代末，我去了美国，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太胖了。我下决心改变自己。于是，我的作息时间变得很有规律，而且很有章法。要知道，年轻时我做了很多出格的事。健康饮食和减肥训练成了我生活中必须完成的一部分。”

他之所以能有现在的身材，还源于他戒掉了吃肉的习惯，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当然有时也会吃一些热量很低的鱼肉。每一卡路里都要经过计算。为了方便，王子特意买了一个计算卡路里的仪器，随时带在身边。看到可口的苹果派时，他也会纵容自己一下。当然也只是一小口而已。有时，他也会禁不住诱惑地吃一口冰激凌。

王子喜欢吃蛋白杏仁饼干。制作饼干的原料是蛋清和甜味素。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饼干虽然很甜很香，但含有的热量却很低。王子的手下，甚至是他经常下榻的酒店，尤其是乔治五世酒店，都知道他喜欢这种饼干，所以时刻都为他准备好。即便是在开会的时候，会议桌上也会摆着这样的饼干。到访者刚看到饼干的时候会觉得很纳闷，然后便会不自觉地将手伸进盘子。王子解释说每一块饼干里含有的热量不到10卡路里。客人们吃饼干的表情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盘子里的东西都一点点地减少了。而王子喜欢吃牛奶咖啡味道的。

虽然他一再鼓励自己的手下要保持健康，但他从来不止阻止他们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他的餐桌上总是摆放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各式甜点。似乎像是在挑战自己的意志力，王子特意把甜点拿起来递给其他用餐者。

经常性的运动让王子保持健康。在所有运动中，阿尔瓦利德最喜欢散步，因为散步的同时，他还可以打电话处理工作上的事情。在阿尔瓦利德的随从里，最常出现的就是他的通信专家劳乌夫。站在王子身侧的劳乌夫手里总是拿着几部电话。当王子突然想起要处理哪一桩生意时，劳乌夫要确保在第一时间内递上王子需要的电话。劳乌夫表示自己的假期和工作从来没发生过冲突，他说：“联系始终不能中断。如果我在，那我的办公室就在这。换句话说，不管我在哪，我的办公室都和我在一起。我可以出去做生意然后再返回来。没什么不可以的。”

移动电话和对讲机，将船和海岸高效地联系在一起。当有人要从游艇回到卡尔顿酒店，或者从酒店返回游艇的时候，机动船就会派上用场。每艘机动船的价值都在12万美元以上。为了让乘客坐得舒适，王子特意命人对这些船进行了改造。用船员的话说：“这些都是机动船中的法拉利。”

王子的漂浮“宫殿”满足了家人对运动的不同要求。游艇上有小型快艇、滑翔机、墨绿色的帆伞等。当有人乘坐滑翔机飞到150英尺高的天空，用无线电和游艇取得联系时，王子开玩笑说：“王室飞上天了。”

晚上，当王子从戛纳的咖啡馆回到游艇上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他喜欢坐在甲板上，将电视调到他最喜欢的罗塔那音乐台，尽情享受难得的宁静。因为自己是个工作狂，所以王子喜欢远程遥控自己参股的媒体。诸如罗塔那电视频道、英国广播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以及CNBC财经电视台等。2003年，他成了阿拉伯无线电视台的股东之一。

坐在甲板上，海岸线已经开始泛白，海水的宁静让阿尔瓦利德有时间静心读书。劳乌夫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最新一期的阿拉伯报纸。此外他的咖啡桌上还摆放着《新闻周刊》、《时代周刊》以及《福布斯》等杂志。

不像是住在岸上，王子不能在黎明时分沿着街道长时间地散步。因此，他选择早早回到游艇上的卧室。此时是凌晨四点。王子剩下的工作就是看书、睡觉。

当王子和客人以及随从说“晚安”后，快艇就会载着这些人回到岸上的卡尔顿酒店。虽然有“法拉利”的美称，但在凌晨4点，快艇也选择了缓慢地行驶，安静地超过其他的船只。

豪华游艇和王子的波音767一样，遭遇了空间不够的难题。王子打算扩大游艇或者直接换一艘更大的。当然现在还在计划之中。王子希望自己的新游艇可

以放得下两架直升机。一架放在甲板上，另外一架则放在游艇内专门的机舱里。

设计师们在设计游艇时，遇到了难题。王子表示为了聚集阳光，决定在甲板上建起一座三层楼高的玻璃墙。为了适应各种要求，这堵玻璃墙要求可以自由伸缩。让设计师们更头疼的是，身边有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脑袋里充满奇思妙想的当事人。他从杂志或其他渠道得到各种灵感，然后将想法说出。所有的想法都要在游艇上得以实现。

王子之所以对游艇投入这么大的精力，主要是因为他想邀请更多人到游艇上做客。他希望客人能有一个舒适的环境。尤其是针对那些经常到游艇上谈生意的合作伙伴，王子更想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有一年夏天，王子邀请了一些世界名流到游艇上参加派对。花旗银行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开朗的桑迪·韦尔也在贵宾名单上。与他同来参加派对的是他的接班人——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当他们踏上甲板、和阿尔瓦利德王子热情握手时，韦尔说：“现在花旗银行有两个‘王子’（Prince）了。”

王子在休假时的全然放松和全身心投入的劲头，让韦尔记忆犹新。他说：“当我和查克一同到戛纳与王子会面时。他（阿尔瓦利德）开玩笑说‘花旗银行只能有一个王子（prince），所以普林斯应该把名字改一下，就改称国王（king）吧’，说完自己大笑起来。”

英国最受欢迎的摇滚乐团U2的主唱博诺也曾是游艇的客人。与他同时接到王子邀请的是阿拉伯的一些知名歌手。这些阿拉伯歌手是王子旗下罗塔那视听频道的常客。2003年夏天，王子开始接收罗塔那。这笔交易就是在游艇上达成的。

也正是在游艇上，四季酒店的伊塞·夏普以及金丝雀码头的保罗·里奇曼接受沙特王室成为他们的投资者。

每年，阿尔瓦利德和家人都会在意艇上待上三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在王子看来，这段时间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很特别。船上的工作人员在这段时间内工作得很卖力。他们要确保王子一家能有个愉快舒心的假期。

当王子一行人决定前往巴黎，进行夏日假期的最后一站时，游艇上的工作人员就会在意艇上站成一排，和王子说再见。王子会和每一个工作人员握手告别。随后是卡莱德王子，他的告别举动和他父亲一模一样。阿尔瓦利德和随从们离开游艇前往机场。等在那里的是豪华的波音767飞机。

王子离开后，游艇上的工作人员走回船舱。接下来他们又开始忙忙碌碌地工作。把游艇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着王子的下一次到来。

不过，跟以前收拾派对的烂摊子相比，这样的工作显然轻松多了。

起航的飞机

很大程度上，2003年的夏日假期和以往的没什么不同。先是在戛纳待上两周，然后到巴黎的乔治酒店住上7~10天。稍稍不同的是，这次到巴黎的主要目的是购物。两列购物清单已经等得迫不及待了。

晚上8点45分，波音767在巴黎郊区的布尔歇机场降落。这是客机驾驶员期待已久的事情。然而此次他们的任务不再是简单地把王子和他的家人送到巴黎再返回出发地点，而是要跟在他们身后，陪他们购物。

一切安置妥当后，黑夜已经降临。驾驶员放下起落架，护送王子来到登机口，准备下飞机。黑色休闲裤，开襟黑体恤，袖口挽到胳膊肘部的王子走下飞机扶梯。探照灯让周围灯火通明，此时移动行李的声音格外刺耳。在波音客机的对面，停着6架喷气式飞机。其中包括两架“猎鹰”和两架“黑鹰”。

没浪费一点时间，王子径直朝其中一架喷气机走去，机长邓肯·吉尔斯比则紧跟在王子的身后。

两个人站在一起，审视着眼前的喷气机。机舱内的灯全部打开，舱门也已经开启。机组人员站在喷气机的两侧，毕恭毕敬地与王子打招呼。虽然他们不知道阿尔瓦利德在商场上如何叱咤风云，但是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个人是个王子。阿尔瓦利德点头向工作人员示意，随即走上扶梯，进入机舱。王子的随从试图进入机舱，但机长将他们拒之门外。喷气机的容量有限，所以对登机人数有严格的控制。

王子说，为了满足王国控股公司的需求，他一直在找寻一架可以乘坐10人，并且低成本的喷气式飞机。原本王子只想把喷气机用于罗塔那音乐频道的业务拓展，想要在机身上打上罗塔那的标志。但因为王国控股公司其他部门也有需要，比如说酒店部门，他们需要了解其他国家酒店的特色，因此喷气机不能为罗塔那私有。王子希望拥有一架最实用的喷气机，他解释说：“我想买一架稍便宜一点的，当然不需要是最便宜的。不过如果物美价廉的话，就最好了。”

没有什么能阻止王子讨价还价的。他想要确保自己买的喷气机是最实惠的。当王国控股公司的各个部门使用它的时候，能保证它所耗费的成本是最低的。

简单地审视了一下第一架喷气机，问了一两个问题后，王子转身朝第二架走去，这一次他登上了扶梯。

喷气机销售代表设法挤到王子的跟前。此时的王子正坐在机舱内的座位上。销售代表解释说，他所在的公司负责设计飞机，目前投入市场的有两种型号。等他说完，王子问了两个让人奇怪的问题，然后走下了喷气机。

他快速地朝第三架飞机走去，同样审视了一下机身，对飞机的储藏室和机舱做了简短的评价。3分钟后，他朝下一架飞机走去。

在探照灯的照耀下，王子看完了最后一架喷气机。然后把自己的私人机长叫到身边，告诉他：“我认为，这个销售人员提出的价位还可以再低一点。去和他们商量，争取把价格降到400万美元以下。告诉他们如果可以，明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这是王子的“压力战术”。销售人员自然知道自己讨价还价的是个王子，对他来说，随手拿出400万或500万美元，简直是小菜一碟。不过王子给出的无形压力，让他们不敢要得太多。

为了购买飞机，王子计划在布尔歇机场逗留30分钟。30分钟之内他看了6架喷气机，选中后离开机场朝乔治五世酒店前进。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掏钱买了一架几百万美元的喷气机，在外人看来未免有些草率。然而，王子并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我所做出的决定看似轻率，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私人机长知道我想要什么样的飞机，而且他已经私下里对购买对象调查了一个月之久。他去过香港、新加坡，还有美国，甚至去了南非，最终决定在巴黎买。他是行家，我相信他。当确定要做一件事时，你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出决定，而不是拖延时间，那样只会贻误时机。”

这符合王子雷厉风行的作风。他喜欢在执行之前先做好计划，调查需要做的事情，等待好时机和好价位。这也是王子的投资战略之一。

当王子经过销售代表面前，对方问飞机是否在明天早上送到时，王子转过身面带微笑地说：“不，今晚。”

观察入微

注重细节是王子的特性之一。不管是在飞机上、游艇上，还是自己的家里，王子喜欢关注每一件事。不管空间多大，聚在自己身边的人有多少，王子都不会放过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王子家中的仆人透露说，即便是家里的装饰品或者工艺品被移动了一两公分，王子也会很快就注意到。只需要在房间里走一圈，他便会指出所有的变化。他甚至能指出物品原来摆放的确切位置。此外，王子也会火眼金睛地看出物品的摆放对称与否。事实上，王子沉迷于物体的对称性。他不会去理会屋子里摆放了什么东西，但他会很在意物品摆放的位置是不是合他心意。因为王子每分每秒都在关注，所以仆人丝毫都不敢怠慢。他们不明白在偌大的房屋里，王子怎么就能记得住每一个小细节。

王子的手下把王子的住宅称为“宫殿”，这一说法毫不夸张。这栋豪宅居住面积有46万平方英尺^①，共有317个房间，装有500台电视机400部电话机。同时拥有12部电梯和数个游泳池。宫殿顶层是一条飞机跑道，宫殿内供使用的佣人多达200名。

汽车进入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修剪整齐的松树。再往前走是喷泉，喷泉里矗立着岩石雕塑。宫殿的建筑富有浓厚的现代气息，有棱有角，大部分原料是大理石。前门硕大无比，大厅高达80英尺。大厅的两边都有楼梯。

200多名手拿对讲机和移动电话的佣人分布在走廊、花园以及服务区内，他们负责宫殿的维护工作。游泳池旁边建了一个迷你电影院，可容纳45人，座位都是皮质沙发。此外，王子还请专人建造了10万平方英尺的运动场，运动场的规模足以让一些专业俱乐部汗颜。运动场可以满足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项目：奥林匹克标准的泳池、网球场还有保龄球场等。当然豪宅里不会少了一个足够大、足够漂亮的花园。花园可容纳数十人共进晚餐。来自世界各地的专业厨师在3万平方英尺的厨房里为客人准备食物。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为上千人准备可口的饭菜。当然他们需要从豪宅里的另外20多个厨房调来人手帮忙。

利雅得的夏天特别炎热，尤其是7月和8月，想到外面坐一会儿简直就是自

① 1平方英尺=0.09290304m²

讨苦吃。但是除了夏季，其他的季节都很舒服。虽然空气有些干燥，但温度适中，适合外出活动。正因为如此，阿尔瓦利德喜欢在室外用餐。王子的宫殿里有15个餐厅。

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王子都喜欢在自己的身边放一台电视机。这样他就可以随时随地都知道世界各地的近况以及新闻时事了。当然，他还要监控自己的罗塔那视听频道的节目质量。对于那些无法接收到的电视频道，王子会命人通过家用录像系统将其录下，以便自己可以随时观看。为此，王子还特意让人装备了一间录像室。10间主卧，每间都有电视机。王子的书房自然更不能少了。

王子的手下也住在豪宅里，但这些都是王子必不可少的帮手。其他的随从都没有入住，如果王子有特殊的需要，就会让人用对讲机和他们联络。

蒂娜·阿卜杜勒阿齐兹·杰赫达是王子的行政助手，同时也是豪宅的管家，她采用的是军事化管理。她解释说：“王子对规章制度要求很严格。他要求每一件事都要井井有条。如果你违反了规章制度，他会很粗鲁。如果你没做好你应该做的事，他同样也会很粗鲁。反之，他会对你很和蔼。他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

蒂娜透露说，因为王子拥有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所以他不是很喜欢其他的王室成员，甚至也不喜欢那些富有的精英们。这一点从他管理自己的团队上就能看出。“他是与众不同的。他的生活方式不同于别人。他为人处事和别人不同。他是独一无二的。”

蒂娜补充了非常重要的一点：王子不单在工作上给了女性很高的地位，在家里也一样。2004年，蒂娜成为王子豪宅的第一位女管家，统领200多个佣人。

王子认为用人的诀窍在于熟悉被用者的性格，然后把他放在适合他性格的位置。“我是一个极其讲究原则性和组织性的人。我认为每一件事都应该井然有序。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但是当我看到很多事不是我想看到的样子时，我会觉得很累。我想要纠正它们，幸运的是，我身边有很多能干的人。不管是在飞机上还是游艇上，他们都能清楚地知道我在想什么，都会支持我。他们会在我没有吩咐的情况下实现我的想法。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活才能如此井然有序。”

很多佣人都被安排在地下室工作。地下室惊人的宽敞，车库和停车场都设在里面。所有的车整齐地停放着，其中既有悍马车也有小型货车。这些车里同

样安置了小型卫星电视，以供王子随时观看。王子经常乘坐的豪华现代车也停放在此。车库最里面停放着跑车，同时也存放着王子收藏的名车。其中有一辆是蝙蝠车。它是在电影《蝙蝠侠》热播时，王子送给儿子的礼物。蝙蝠车唯一的用途就是“收藏”。

卡莱德王子的住处距离父亲的豪宅不远。阿尔瓦利德王子早早地为儿子购置了房屋，准备让儿子成家后入住，不过，目前并没有装修。离开父亲的庇护，卡莱德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商业圈打拼。他坦言道：“毫无疑问，我已经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不管是从商业的角度，还是做人方面，我的父亲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有这么棒的父亲，就意味着我要承担巨大的责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不过，我相信我可以处理好每件事。我已经准备好了。”

最后的旅游胜地

驶离利雅得市中心，卡莱德王子看到一条崎岖不同的道路，路上看不到一辆车。面带迎接挑战时因兴奋而情不自禁的笑容，他说：“我希望你不会介意我开车的速度。”

卡莱德一踩脚下油门，巨大的奔驰CL600就像一阵风似的朝前方奔去。里程器显示此时的速度是每小时260公里。小王子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前方，脸上始终带着笑容。行驶速度已经到达了奔驰车的极限。他所做的冒险也超过了一个沙特年轻人所能承受的范畴。

奔驰车贴着地面疾速行驶着。突然王子把脚从加速器上移开，汽车的速度开始一点点减慢，最后停在了路边。在他的左边便是王国度假村的入口处。度假村建在利雅得郊区，这里几乎无人居住。卡莱德下午5点到了度假村，和父亲共进午餐。之所以到这里用餐，是因为阿尔瓦利德突然觉得晚上应该在郊外用餐。卡莱德看上去很放松。“现在我可以和父亲讨论任何事。我很自豪拥有这么优秀的父亲。不过4年前，我可不会这么做。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我的父亲。他似乎只是代表了一个父亲的形象。他对我要求很严格，我很怕他。”

卡莱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中间不停地转换着：雇员和雇主、儿子和父亲。卡莱德认为他必须把这两种角色区分开，这样才能找到一种平衡。“一天24个小时，我和他在一起的时间是7个小时。父亲是我的老师，还是免费的。父亲

出席会议的时候，我都会跟在他身边。我通常会一边听一边记笔记。什么时候他会表态，什么时候不会；为什么他会反对，为什么不反对。是的，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

卡莱德将车停在度假村的前门，然后走下车。一个驾驶着高尔夫球车的工作人员经过，忙下车和小王子打招呼。高尔夫球车上印有王国控股公司的标志。王子上了高尔夫球车。车子缓慢行驶，来到一个拥有9洞的高尔夫球场。从上面俯瞰，高尔夫球场更像一个大裂谷。

阿尔瓦利德早已等在那里了。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巡视度假村。一边听员工的汇报，一边观看着身边的监控电视。

天空很蓝，远离闹市，这个度假村成为一块宁静的绿洲。事实上，阿尔瓦利德在度假村里建了一块绿洲。沿着一条小路，你会看到一个小山谷。继续向前走，会看到成片的树林。接下来就是小型动物园，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谷底有一个小湖，湖的周围栽种着茂密的松树。路上有两座桥，路的旁边是绿色的草坪。湖中央有一个大喷泉。

度假村有10个景点，看上去就像一处还没有被开放的地区。阿尔瓦利德似乎又发现了一个投资的机会。“这是块被人遗忘的土地。我买下它的时候，这里什么也没有。我现在只是投了一小笔钱，但是效果已经令人‘如此炫目’。现在的价值是我买下时所花费的10倍。”

王子买下它的时候，这里确实是一片荒漠。不过王子有自己的想法，他尽可能地保持它的原貌。这块荒地也不是一无是处，它拥有天然的峡谷和瀑布。还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适合王子散步。

有一个景点的感觉酷似黎巴嫩独有的天然洞穴，非常受游客的喜欢。同时也是阿尔瓦利德王子的最爱。

另外一处景点很像美国大农场。入口处有一个巨大的帐篷，王子就在此处招待大批的来访者。在绿洲的附近，王子建了一栋楼房。这栋楼房和其他景点是相通的。

大峡谷的上面，有一座名为“山顶”的建筑。里面有一个大酒吧，还有大泳池，泳池的上面有座木桥。一个镂空的楼梯通向二楼，二楼的地板是玻璃的，上面的人一低头就可以看到下面。

卧室和休息室都悬挂着王子的全家福。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都会看到

电视。

度假村的成功再一次验证了阿尔瓦利德王子注重细节的特性。

现在度假村的一切，对于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已经绰绰有余了。但是，王子表示度假村还得继续向外拓展，它需要再增添数十个休息室。改造过程要在一年内完成。

黑夜来临，在车灯的照耀下，度假村周围的道路清晰可见，没有交通堵塞。即使疾速行驶的汽车呼啸而过，也不会给人吵闹的感觉。度假村和周围的一切似乎拥有与世隔绝的特质。

星星出来之前，天空呈深紫色。与王子的松林掩映下的度假别墅相互映衬，美得无与伦比。

一个游客突然高声喊道：“快看！”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所有的人朝天空望去。一望无际的深紫色天空中，只有一朵云彩。纯白如雪，好像是漂浮在天上的一小朵棉花。

此时，王子正在和别人聊天。听到喊声，他也抬起头看了看天空。面带微笑的阿尔瓦利德王子也难掩惊讶之情。他说：“哦，它迷路了。”

从沙地到白雪

2003年年底，“旅游部落”的员工们忙得焦头烂额。

王国控股公司的大楼里，员工们探头探脑地观察着罗伯特和哈尼的办公室，希望能听到些风声。每个人都知道一到这个时候想要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简直比登天还难。王子的美国之行还有两周，“旅行部落”的工作人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更别说聊天了。此次美国之行，是要去怀俄明州的杰克逊洞镇。此外，沙特国王费萨尔也会与王子一同前往。国王的出现，自然加大了此次旅行日程计划的难度。

在过去的几年，阿尔瓦利德都会在滑雪胜地度过自己的冬季休假。陪在他身边的儿女会鼓励他到有坡度的地方去滑雪。但在美国，因为有很多投资项目，所以王子不可能像在其他度假胜地那样可以肆无忌惮地滑雪。对于一个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亿万富翁的人，在美国滑雪就是穿上滑雪鞋然后再脱下来，仅此而已。

查克·古兰是王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结识的朋友，到现在，两人已经无话不谈了。对于王子的一举一动，他丝毫没有任何质疑。他说：“在很多人看来，王子肯定是一个花花公子。因为他不但有游艇和3架飞机，而且每年都安排奢侈的度假，所以他肯定玩世不恭。但是他们不知道工作中的王子是什么样子的。他是个名副其实的工作狂。相比较工作时间而言，他玩的时间只是一小部分。”

在杰克逊洞镇，全副武装的阿尔瓦利德，做完准备工作后，在私人滑雪教练比尔的陪同下，开始滑雪。经验丰富的比尔，脸上始终挂着笑容，他的耐心注定了他可以成为王子的私人教练。急于求成的王子，在滑不好的时候会像火药桶似的指责教练，即使是这样，比尔也没有一丝的不耐烦。

比尔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围着王子转，上坡下坡地滑行。当然他没忘了在指导王子的同时，也时常地鼓励他。王子呢，带着满腹的兴奋，使劲地滑着。

王子的随从们毕恭毕敬地跟在后面。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就跟不上王子的速度。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儿女之所以鼓励父亲学滑雪，主要是想一家人能一起度过冬季假期。卡莱德和丽姆会和父亲一起学滑雪，但显然，他们的悟性要比王子高许多。通常会像一阵风一样超过父亲，但结果往往是摔倒在地。摔跤并没有让他们扫兴，相反，躺在洁白的雪地上似乎也是一种享受。

查克确实很了解王子。正像他所说的，阿尔瓦利德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即使在山间滑雪时，他的生意也没停止过。一直跟在后面的劳乌夫，加速前进，他手上的摩托罗拉手机正等着王子接听。幸运的是，这位电信专家是一个滑雪高手，能迅速追上王子，并在第一时间内将电话递到他手上。一次，他把电话交给王子的瞬间失去平衡。想要寻找平衡点的他，出于本能地一把抓住王子。正在通话的王子没料到劳乌夫会抓自己，于是两人一起朝山坡下冲去，最后跌倒在地。

在场的每个人都装出没看见的样子，尽量忍住笑。而王子则全然不顾自己的形象，继续拿着手机和对方交谈。

即使摔倒，王子依然在做生意。

杰克逊洞镇之行，对于罗伯特和哈尼来说，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王子在这一短暂的行程里，安排了太多的事情。

从利雅得出发，一行人乘飞机到纽约。每天都有至少12场会议在等着王子，其中包括会见花旗董事长桑迪·韦尔和他的接班人——另一个“王子”查克·普林斯、时代华纳董事长迪克·帕森斯、保险巨头友邦集团的老板汉克·格拉伯格，还有费尔蒙特酒店集团总裁比尔·法特，他是专门从多伦多赶过来的。比尔此行主要是为了和王子讨论大酒店经营上的事情。当时，王子拥有大酒店50%的股份。

从某种程度上讲，王子此行最大的亮点就是要和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会面。

会面的地点定在曼哈顿中心地带的哈莱姆区。出发之前，罗伯特和哈尼准备好了需要出示的安全证件，交通工具则是一辆黑色豪华轿车。如果说这样的排场还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那么估计没有什么事能引起了。阿尔瓦利德的私人保镖纳赛尔·阿尔奥泰比，还有另外两名纽约当地警察负责保卫工作。

当王子走下车，站在克林顿办公室的前面时，他称自己早到了15分钟，正好可以稍做散步。当时正值冬季，纽约街头弥漫着一层薄雾。街头的行人匆匆而过，蜷缩在夹克或棉袄里，呼出来的都是白色的气体。

穿着黑色中款皮夹克的阿尔瓦利德，沿着街道向前走。没走几步，额头上就渗出了小汗珠。保镖们簇拥在他的身后，站成一排。走过了几栋楼房，王子停下脚步，稍做休息。他自言自语地说：“在哈莱姆区散步不安全吗？”

幸运的是，虽然这里比不上香榭丽舍大道，但如今的哈莱姆区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20年前，哈莱姆区就像好莱坞大片中渲染地一样，是一个充斥着暴力、犯罪和色情的邪恶地带。20世纪90年代，政府对哈莱姆区进行了重新规划。

毫无疑问，克林顿办公室的所在地自然是安全地带。前总统要求阿尔瓦利德在与自己会面时身边只能带一位助手。这样做的目的是，两人可以更随意地谈及一些私人话题。王子和他的私人银行家麦克·詹森拿着邀请函进入了大楼。一个小时之后走出大楼，没有人透露会面的细节。

纽约之行被各种会议塞得满满的。但是，即使再忙，1月17日那天，王子必须得腾出时间来前往纽约北部小镇——纽黑文。因为这一天，他的宝贝女儿大学毕业了。阿尔瓦利德王子拉上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韦尔，一同前去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

年轻漂亮的小公主看上去有些紧张，当然更多的是兴奋。尤其是看到父亲和哥哥的身影出现在观众席上时，她更加的兴奋。

看到两个孩子都能顺利完成学业，王子很自豪。很快，他们就可以到公司帮助自己。他把女儿抱起来，一直抱到大厅外。

当他把女儿放下来时，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容。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虽然听起来像玩笑，但公主知道父亲在给自己施加压力。

虽然安排的时间足够充裕，但王子还是急匆匆地乘车离开了纽约，同时命令自己的波音767等在当地的哈特福德布兰德利（Hartford Bradley）机场随时待命。此外，他还命人把新飞机黑鹰开到同一机场，以备不时之需。这架飞机就是当时王子在巴黎布尔歇机场订购的那架喷气式飞机。在购买之后，王子请专人重新修饰了一下，还是把罗塔纳的标志印了上去。

在登上波音767之前，王子审视了一下自己的新飞机。不经意间发现了一些小错误。例如，飞机上印的一小段从《古兰经》上摘抄的阿拉伯文字中有一小段看不清楚。机组人员立即表示，等王子再看到飞机的时候，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所有人都登机后，飞机朝爱达荷州飞去。距离杰克逊洞镇最近又能停下这么巨大的家伙的机场，只有爱达荷州机场。在爱达荷州降落后，一辆车会把王子一行人送到四季酒店。四季酒店的附近就是滑雪胜地。

再次动身之前，王子有3天放松时间。他准备3天都用来滑雪。

阿尔瓦利德王子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可口可乐总部、德尔塔航空公司、美国有线新闻网，以及吉米·卡特总统的卡特中心，都聚集于此。

王子收到美国前总统卡特的邀请，同时他会再次向这位总统领导的组织捐赠100万美元。王子一行人在美国逗留了12个小时，但是只和卡特待了一个小时。不过这一小时已经足够联络两人之间的友谊，使两个人的感情更牢固了。

到了四季酒店后，王子在房间里稍做休息。虽然只是一小会，但王子很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接下来的4天，王子又将返回杰克逊洞镇。但这次不是来滑雪的，按照日程安排，王子邀请了新闻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默多克共进晚餐。当王子表示自己要与澳大利亚媒体大亨会面时，各大媒体记者火速赶到杰克逊洞镇，

希望能得到独家猛料。

这一次，仅是和酒店工作人员商讨菜单以及预订座位就花费了两个多小时。事先的准备和安排让王子和自己的客人享受到了一次丰盛而舒适的会面。从默多克进入酒店到离开酒店，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在他离开酒店的时候，王子还亲自把他送到酒店门口。在默多克等待专车来接的时候，两个亿万富翁聊着他们喜欢的话题，比如说他们各自的私人飞机油箱的尺寸，耗油量如何等等。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聊得很开心。

王子在四季酒店逗留的4天里，酒店老板伊塞·夏普携妻子一同前来拜访王子。他们的到来，不仅给了王子一个可以研究加拿大酒店生意的机会，还让他有机会和一个熟悉北美滑雪环境的高手一起切磋滑雪技术。对于王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能滑得这么好，夏普表示惊讶。他说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滑雪技术越来越差了。

又一次“特殊”旅程

下一个旅程也是阿尔瓦利德一次“特殊的旅程”。这一次王子的目的地是美国西部，由于日程安排，他6点钟就要出发。在7点刚过，王子乘坐的飞机就开始起程飞往米老鼠的故乡——加利福尼亚的伯班克，与迪士尼公司的老板迈克尔·艾斯纳会面。

这一次，王子成了这位米老鼠老板艾斯纳招募的“幕后支持力量”。艾斯纳当时正面临着公司董事会对他公司领导权的挑战，他已经准备好做一场公司争斗了。阿尔瓦利德也希望能够支持艾斯纳，因为他还指望艾斯纳给他在法国巴黎附近的迪士尼乐园提供必要的支持——王子投资巨大的欧洲迪士尼乐园项目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处于一种萎靡不振的状况。

这一次在迪士尼公司总部的会面虽然时间短暂，但效果却非常好。到了迪士尼公司的咖啡时间——大约10点半左右，王子乘坐的那架小型飞机就飞往圣何塞市了，他要在那里与苹果公司的老板史蒂夫·乔布斯会面。

在和乔布斯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会面后，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王子日程安排中的与甲骨文公司软件巨人拉里·埃利森的会面也只能改日再进行了。王子决定利用这一次难得的机会驱车穿过阿瑟顿市，再看看他曾经住过的老房子，

以及他求学的地方——曼隆大学。

不大一会儿，王子的车就到了穿过阿瑟顿的主路爱尔卡米诺瑞尔公路附近，他站在公路附近的黑色的木头房子旁边不禁思潮涌动。然后，他摇了摇头，又转身钻进了黑色的豪华轿车里，一边还说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他在美国的这个地方曾经度过了一段相当孤独的生活。

就这样，他们顺着公路前行，王子告诉司机在曼隆大学的大门入口处停一下。到了之后，王子走下车，伸了伸懒腰，看了几眼曼隆大学的主教学楼，然后迅速地又离开了——下一场会面还在等着他呢。

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①所在地和很多坐落于加利福尼亚的网络和技术公司差不多，看上去不像一家公司，而很像一座校园。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的创始人斯各特·麦克尼利穿着运动鞋和径赛服就出来与阿尔瓦利德王子会面了，就好像他刚进行完一场正式的体育锻炼一样。麦克尼利向王子介绍了他们公司的情况，他说，他们公司在网络行业处于低谷的那几年——尤其是2003年，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在麦克尼利介绍完工作情况后，阿尔瓦利德感觉这又是一次值得他投资的机会，他决定在会面后，要仔细研究一下这家公司。他还告诉詹森——他在王子一天的会面中都跟随在王子左右，要对太阳计算机系统公司进行分析与评估。

晚上8点，王子再一次来到杰克逊洞镇的四季酒店。在他度假期间的一天时间里，他就会见了美国西海岸几家著名公司的老板。

这一次，在王子的飞机再一次起飞之前，他仅有两天的滑雪时间了。王子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休斯敦市，他要在那里会见美国现任总统的父亲，也就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H·W·布什。而且根据安排，王子还要与老布什在离他办公室不远的海湾俱乐部共进午餐。

这位瘦高个儿、待人亲切的德克萨斯人在见到王子时与王子热情握手，然后他随即想起了一件事。

“吉姆哪里去了？”他问他的秘书，“请你告诉他中午时间与我们一起在海湾俱乐部吃饭。”

老布什还邀请阿尔瓦利德参观他那有点简朴的办公室。在他的办公室里摆

^① Sun Microsystems，公司创建于1982年，1986年在美国成功上市。主要产品是工作站及服务器。——译者注

放着他在白宫时期的一些纪念品，但更显眼的是他妻子芭芭拉与他儿子们的照片。

老布什与阿尔瓦利德谈了大约有几分钟的时间，这时他的秘书走了进来说，车辆已经准备好了。

老布什抬起手臂做了一个非常热情的手势，把王子一行人让到了车里，他们开车有15分钟左右就到了海湾俱乐部——这是个宁静的乡村俱乐部。

“吉姆”在老布什和阿尔瓦利德王子到达后没几分钟就到了海湾俱乐部。当然，被老布什叫做“吉姆”的詹姆斯·贝克是这位前总统最信任的密友，他是美国的前国务卿。

在轻松愉快地吃完午餐后，老布什与阿尔瓦利德王子针对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进行了坦率而真诚的交谈，说到激动时，老布什还站起身来感谢王子能够冲破种种阻碍与他会面，而且再一次与王子握手。詹姆斯·贝克也带着他那一贯文雅的笑容热情地与王子握手道别。

当王子离开的时候，他想，他刚才握过的这两双手都曾经是对世界有着重大影响的手啊。

那天晚上，阿尔瓦利德王子接下来要会见的这位重要人物也是一位对世界的未来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但所不同的一点是，他是通过自己的公司——微软公司影响世界的。比尔·盖茨邀请阿尔瓦利德到他位于西雅图的家里吃晚饭。

从休斯敦洲际机场到西雅图波音机场的飞机行程大约是4个多小时，王子决定让他那更加舒服的波音767飞机接他去西雅图。

到下午6点钟，这位世界第四富有的人物要开车去世界上第一富有的人物的家里。

在与比尔盖茨共进了家庭晚餐后，王子又返回了西雅图机场，在那里波音767飞机已经被体积较小的喷气式飞机替换了。从西雅图到杰克逊洞镇仅有85分钟的飞行路程，这架小型飞机可以直接飞往那里。

现在只剩下一整天的滑雪时间了，王子在上午时分才到滑雪场地，他头脑里还在回味着这次在美国成功的“旋风式会面”。

当有人问王子，他举行的这些会面对他的商业发展有什么益处，为什么他要把与这些人物的会面当做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时，王子解释说，他在与这些

商业领导人的谈话中获得了许多金融信息与商业经验。即使只与这些人物进行一次简单的谈话也能让他觉察出他们对未来的发展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对于会面政治领导人，王子说：“政治不可避免地要与金融、经济和商业交织在一起……”

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与世界的一些重要政治人物进行这种高级别的会见对阿尔瓦利德的政治抱负有着很大的益处。王子还补充说，他现在不论是在沙特阿拉伯还是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处在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协调立场，“沙特阿拉伯与美国的关系现在正处于一段困难时期。我作为沙特阿拉伯的一位普通民众和一位王室成员，有责任和义务与所有的政治领导人和商业领导人会见，尤其在商业领域，我要努力把‘9·11’恐怖袭击事件形成的‘沟壑’填平。”

在飞机飞回杰克逊洞镇以后，罗伯特和哈尼也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现在这段“艰难的行程”已经结束了，而他们的安排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这再一次证明了王子的旅行团队是一支高效的团队。费萨尔一直跟从他们飞来飞去，因此，他也亲眼目睹了这位与众不同的沙特商人如何马不停蹄地进行商务交往。阿尔瓦利德甚至还安排了一架中等型号的包租喷气式飞机到杰克逊洞镇接他的工作人员和随从，然后把他们带到丹佛国际机场，因为在那里王子宽敞的波音767飞机正在等着他们。在费萨尔看来，这位穿梭于各架飞机之间的人简直就是把他们这些人当做一副纸牌来使用。

而罗伯特和哈尼最关心的一点就是如何让他们的老板更高兴。

由于第二天王子要飞往他这次商务旅行的最后一站——法国巴黎，所以他心情非常高兴。另外，他还要在开曼群岛做短暂停留。在那里王子要与一些金融界人士进行会面，但除了这些会面，他还有时间活动一下身体。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很早的时候就到了开曼群岛，按照他的日程安排，他要在凌晨1点举行会面。虽然会面进行得很好，但由于没有会计人员和咨询人员陪伴左右，王子还是显得有些忙乱。会面之后，有一些无法预料的事情把这次活动耽误了。

实际上，这次耽误是由于王子的波音767飞机没有按时起飞造成的。王子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飞机的机长邓肯·吉尔斯比，叫他尽快找出问题出在了哪里。

原因好像是燃油车司机离岗了，正在家里睡大觉呢。

实际上，欧文罗伯茨国际机场是很多商业人士的目的地，因为开曼群岛是

世界上最大的离岸商业中心之一，但好像欧文罗伯茨国际机场并没有显得多么繁忙。有一些人可能感到奇怪，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开曼群岛的繁荣局面依靠的是对上天的祈祷和一支“飘忽不定”的团队。

阿尔瓦利德是一位对计划安排相当执著的商业人士，他心里想的只有他的商业。他看了一眼吉林斯比，然后说：“我想要的是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

吉林斯比，这位性格温和、身材有点瘦弱的男人，站起来看了王子一眼，他知道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点棘手。但阿尔瓦利德却没有多么担心，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员能够迅速地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这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好像任何事情都进行得很顺利。当然，这也绝不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我一直都是井然有序地处理着我周围的事情，我的工作人员也认真负责，所有的工作都组织得相当有条理。因此，我不会担心会有什么大麻烦事出现。”

在与机场值班人员进行了几次交谈后，吉林斯比终于得到了燃油车司机家里的电话号码。他迅速地拨通了燃油车司机家里的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了起来。这位司机非常恼火，他告诉吉林斯比，他的值班时间早在几个小时之前就结束了，他在几个小时内都不会去值班的。吉林斯比竭力地向这位司机解释这是一次紧急情况，但司机还是没有答应到机场值班。

过了一会儿，吉林斯比终于过来向王子回复道，燃油车司机将会在30分钟内到达，而波音飞机将会在1个小时内起飞。

很难想象，200美元竟然让“燃油车司机的梦醒了”。

王子对吉林斯比的解决方案还是比较满意的。在这一时刻，王子也没闲着，他把一些工作人员叫到跟前，并对他们说：“我们利用等待的时间随便散散步。”

现如今，机场都是需要高度安全保证的场所，因此它是不能随便让人散步的——除非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人员。因此，像今天这个情况真是非常少见。王子领着大约有十几位阿拉伯人正在机场的停机坪区域内闲逛，这一群人围着飞机散步，很快就消失在机场没有光亮的地方。有两三个机场的值班人员从单层的航站楼上看到这么一群阿拉伯人在围着他们的飞机闲逛，真是大惑不解。

两个小时之后，已从疲乏中恢复过来的阿尔瓦利德王子又一次升到了3.7万英尺的高空，他从空中看着下面的这个世界，心想，他还要做出更加惊人的成就。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十四章

政治与商业

一个事实是：我是一位王室成员，这就意味着我的血管里流淌着政治。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

向纽约双子座基金捐赠1 000万美元的举动，标志着王子已经不经意地踏入了世界政治领域。虽然他尽全力做得很低调，但于事无补。在参观“归零地”时，王子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说：“首先，我是一名沙特人；其次，我是一名商人；最后，我才是沙特王室成员。”

阿尔瓦利德表示，自己此次拿着大额支票来美国之前，已经告诉了自己的叔叔——沙特王储阿卜杜勒和沙特政府。按照一些评论家的说法，阿尔瓦利德和沙特王室的联系太紧密了，他不可能划清政治界限。如果他说了一些富有正义性的话，肯定也是沙特王室的一种策略。

《阿拉伯新闻报》主编卡莱德·阿尔梅娜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如今沙特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同样身为沙特人，他非常理解王子面对的困境。他解释说：“脱离了这个体系，就不能存活，他必须得依靠这个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百分之百地服从它。但是就现在而言，因为要尊重长辈以及为整个家族考虑，他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我们的判断力和思想可以判断价值的存在。”

事实上，阿尔瓦利德的地位和他的兄弟们还有所不同。首先，他的父亲是沙特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第21个孩子，离继承王位很遥远，当然他的爷爷在沙特是响当当的人物；第二，他的母亲来自黎巴嫩政治世家，他的外祖父，里亚德·索勒赫，是领导黎巴嫩取得独立的第一人。

从政治上讲，阿尔瓦利德在沙特和黎巴嫩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问题是他想和政治扯上关系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他愿意和哪个国家的政治扯上关系？

诱惑贝鲁特

1999年4月在接受一家杂志采访时，王子说：“我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

但是2002年3月，中东的媒体却开始竞相报道，披露王子想要竞选黎巴嫩首相一职。

媒体报道称，2002年3月，王子在出席阿盟峰会时，公开批评黎巴嫩现任总理拉菲克·哈里里的经济政策。一直以来，哈里里和沙特王室的关系都很密切，他的政策得到了沙特的支持，自称要重建贝鲁特的哈里里，也有黎巴嫩逊尼派的广泛支持。同时也得到了美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的支持。

同年6月，阿尔瓦利德再一次表示了对哈里里政策的不满。在投资1.4亿美元于贝鲁特建造的莫夫匹克酒店的开幕式上，阿尔瓦利德语出惊人地表示，自己不会假装去迎合黎巴嫩政府。

王子的观点很明显已经表示，他一直认为哈里里和他的支持者在经济上是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在他看来，黎巴嫩应该制定一个5~10年的经济计划，拓展投资市场。王子还要求黎巴嫩应该实行私有化，并建议黎巴嫩财政部长采纳自己的意见。

“莫夫匹克演说”被黎巴嫩一家媒体称做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反哈里里政策的演说。”主流媒体《黎巴嫩日报》称它为“政治演讲”。

一些媒体发表评论声称，黎巴嫩总统拉胡德听到王子的演说后，脸上一定会露出得意的笑容。毫无疑问，他会站在王子的背后支持他。同年3月，拉胡德刚刚为阿尔瓦利德颁发了一枚雪松奖章，这是黎巴嫩最高荣誉的象征。同时这也是黎巴嫩总统对沙特王子为黎巴嫩所做的成就的承认。

哈里里与拉胡德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了黎巴嫩一个公开的秘密。两个人持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从而导致两人拥有各自的阵营。

阿尔瓦利德被认为是拉胡德的支持者。2004年大选，拉胡德获得国会多数席位赢得连任。据报道，在大选期间，叙利亚曾派出2万军队驻扎在黎巴嫩，给黎巴嫩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叙利亚在政治上对黎巴嫩有很大的影响。叙利亚支持的是拉胡德。自然，拉胡德的对头哈里里公开表示不支持总统连任，但显然他和他的支持者们无力改变政局。最终拉胡德获得3年任期。几周后，哈里里便辞去了总理职务。

多年以来，阿尔瓦利德在黎巴嫩人们心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这就加剧了他和哈里里之间的紧张关系。当阿尔瓦利德表明自己有竞选黎巴嫩总理的想法后，

这种紧张关系升级到了极点。面对这一问题，阿尔瓦利德惯用的答案是：“时间会证明一切”或者是“时间到了，问题就会解决”。

而对于哈里里而言，他根本不把阿尔瓦利德当成是威胁。他公开对媒体宣称阿尔瓦利德只是“贝鲁特莫夫匹克酒店的主人”而已。王子办公室迅速反击，声称哈里里只不过是“Saudi-Oger的老板”而已——Saudi-Oger是哈里里设在沙特的一家公司。

一直以来，媒体对此事的报道都是带有一定猜测性的。但当王子突然造访逊尼派主要聚集区，当地人举着“你是我的希望”的横幅站立在街头时，结论已经一目了然。

慈善事业为阿尔瓦利德赢得了黎巴嫩人们的赞美。例如，1999年他捐赠了1 200万美元用于修建两座被以色列军队摧毁的工厂；2004年他又捐了1 000万美元用于扶持黎巴嫩的人道主义援助。

与此同时，哈里里阵营还在媒体面前大肆渲染王子的政治野心。

一直以来，哈里里都在试图避免任何严重的政治竞争。他想通过媒体转移民众的视线。媒体开始质疑王子是不是真想要竞选总理一职，还是只是为了帮助拉胡德削弱哈里里的势力。

2005年2月14日，拉菲克·哈里里在贝鲁特一次汽车爆炸案中遇袭身亡。自此，阿尔瓦利德与哈里里的紧张关系画上了句号。阿尔瓦利德是第一个到哈里里家里吊唁的人。王子表示他为哈里里的遭遇而难过，他不应该这样离开人世。

哈里里的遇刺，让黎巴嫩的社会和政治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黎叙之间的关系。人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叙利亚撤军。鉴于来自黎巴嫩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叙利亚在哈里里死后开始撤离黎巴嫩领土。

因为政局发生了变化，阿尔瓦利德在黎巴嫩政治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也渐渐变得不再重要。王子儿时的伙伴里亚德·阿萨德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拥有很高的地位，他希望阿尔瓦利德王子可以进入黎巴嫩政界。他说：“我希望他能够涉足政治，像他这样的人不进入政界太可惜了。他既有钱又有势力，而黎巴嫩现在正缺这样的人。黎巴嫩的政治和经济都需要发展，如果他愿意，他会为黎巴嫩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阿尔瓦利德会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

虽然他认为阿尔瓦利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他表示有钱并不能让王子在黎巴嫩政坛站稳脚跟。他必须得拥有人们的支持。

2002年，黎巴嫩媒体披露，阿尔瓦利德王子拥有沙特和黎巴嫩的双重国籍。据黎巴嫩文献记载，1994年阿尔瓦利德就拥有了黎巴嫩国籍。不过有些人怀疑这一记载的真实性。另外，根据规定，在成为黎巴嫩国民后的10年之内，阿尔瓦利德不能进入黎巴嫩的政治界。这就意味着，他直到2004年才能参政。2002年5月，阿尔瓦利德开始投资黎巴嫩的媒体。他选中的是黎巴嫩的主流媒体《黎巴嫩日报》。他拥有该媒体10%的股份。而且，这家媒体的老板是他的儿时好友——盖布兰·图韦尼。图韦尼说：“他喜欢玩火。不能用正常人的思维去要求他该做什么。虽然很奇怪，但事实证明他所选择的往往是最正确的。他相信如果确实需要改变，他会有排山倒海般的力量。我们都知道他对黎巴嫩有兴趣，我们为此而感到开心。他明白黎巴嫩人的需要。他们想要寻求一种好的变化。”

图韦尼透露说，阿尔瓦利德的投资对《黎巴嫩日报》的帮助太大了。前总理哈里里拥有该媒体35%的股份，他的遇刺无疑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一些股东认为《黎巴嫩日报》不会再有往日的影响力了，所以纷纷要撤股。正因为如此，该媒体遭遇了财务危机。两年内，阿尔瓦利德的股份上升至17%。同时他也获得了黎巴嫩第二大媒体Ad-Diyar 25%的股权。

里亚德认为阿尔瓦利德对黎巴嫩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沙特的兴趣。对此，他的解释是：“阿尔瓦利德的野心让他喜欢这里。这个地方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地方，是一个有发达媒体、社会公开的地方。如果你想实现什么理想，你就到这里来。阿尔瓦利德现在正在落实自己的想法。他要利用黎巴嫩实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他瞄准的目标不仅仅是黎巴嫩，他对整个世界都很感兴趣。”

王子的商业遍布黎巴嫩。他在黎巴嫩设立的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人道主义基金，妇孺皆知。

很明显，王子和他第二故乡的关系非常之默契。不过他是否真的要参与黎巴嫩的政治，还不得而知。在这一点上，阿尔瓦利德不愿谈得太多。

两个王国，一个王子

阿尔瓦利德王子在沙特的地位，还不是很明朗。如果从叔叔——沙特国王这边来说，他有希望登上统治者的梯子。但是这个梯子并不是笔直的。它有很多的分支，而这些分支都自然而然地挡在前面。众所周知，沙特王国有很多同

父异母的王子，而他们都是王位的继承者。虽然沙特政府有很多为精英们准备好的位置，但国王只有一个。

另一方面，阿尔瓦利德所倡导的社会变革，也为他招来了很多非议：“我们的社会应该改变。重要的是，沙特王室和政府已经准备好做出改变了。所以说问题不在于是变还是不变，而在于应该以怎样的速度改变。一些人认为这种变化应该是立竿见影的，但还有一些人保守地认为应该是循序渐进的。这才是症结所在。问题不是它会不会发生，因为变化势在必行。”

家庭历史决定了阿尔瓦利德的政治立场。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的父亲塔拉尔王子，就曾积极倡导社会变革。为此，他还付出了被放逐到埃及两年的沉重代价。

1963年，塔拉尔王子回国后，他就没有再发表任何具有政治气息的言论。他沉默了38年。在这期间，他将过剩的精力转移到了商业方面。最终他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沙特的代表人物。

1998年，他打破沉默，开始再次倡导政府改革。有媒体猜测，正因为有父亲的熏陶，王子才会有社会改革的政治抱负。1998年4月，王子进行了一次公开演说。当谈到王位继承问题时，他的言论极富煽动性。他声称王位继承就是一场权力之战。继承王位的人必须能改变沙特的统治机制。

对阿尔瓦利德的政治理想，西方世界并不陌生。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非常关注王子的一举一动。他说：“阿尔瓦利德相信民主。我已经阅读过他的很多作品，简直太棒了。他声称沙特应该实行全民选举，以确定国王人选。我相信，他的这番言论，自然会招致兄弟姐妹们的极度不满。但是，他这样做，确实宣传了民主。他清楚地领略过民主的好处。”

阿尔瓦利德的政治意图，并没有引起美国的不满。事实上，阿尔瓦利德强大的经济实力，让他具有绝对的优势。如果沙特阿拉伯发生真正的变革，高层选举会公开的话，在美国的支持下，阿尔瓦利德将更有优势。此外，他所热衷的慈善事业也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好处。当媒体报道称阿尔瓦利德的做法只是为了顺应西方世界时，他回应说：“我的想法和西方人的想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和美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想要这样做。”

阿尔瓦利德加重语气说道：“沙特永远不会被西方化！而是现代化！”

阿尔瓦利德因经常接受采访而为西方媒体所熟悉。例如，2000年年末，他接受美国《纽约时报》采访时曾透露，为了缓解民众的不满，沙特政府决定重新选举拥有120个席位的咨询委员会。

阿尔瓦利德表示：“在沙特，有很多保守的人，他们的保守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甚至可以说，他们的保守已经远远超过了穆斯林需要具有的。现如今，这些人声音太大，为了寻求平衡，我们要允许一些不保守的人站出来说话，这样才会有平衡的存在。我们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公平和开放。”

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王子还谈到了王室津贴体制的问题。据悉，沙特王室数千名成员每人每月的津贴补助就高达数千美元。他的说法遭到了王室成员的极度不满。一些王室成员公开表示阿尔瓦利德这么说只是为了赢得西方人的欢心。

毫无疑问，阿尔瓦利德会为自己辩护。他说：“看，我是一个开放的人。我相信真主的存在。我心里怎么想我就会怎么说。我相信沙特，相信王室。我是王室的一分子。我不会在意别人说什么，只会说出我想说的。”

王子公开表示，自己支持父亲塔拉尔王子的做法。父亲曾认为在改革的道路上，沙特才刚刚开始起步。而且，他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要从他的经历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塔拉尔曾说：“我不得不说我儿子永远不能脱离政治。同时，我要说的是，他不应该急于求成，要循序渐进。一直以来我都在为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战斗。我不想让我的儿子重蹈覆辙。一个人应该学会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身为父子，两人身上具有同样的特质。塔拉尔明白儿子和自己一样直言不讳。他说：“阿尔瓦利德是前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孙子。他说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他没有坏处。相反，我注意到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了自己的经济领域，似乎没有太多的时间参与政治。我相信他只是在坚持做自己应该做的。他的前途是光明的。”

虽然之前几年王子一直强调自己对政治没兴趣，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商业上。但是现在王子声称，他应该在政治中扮演一个角色。“事实上，我是王室的一名成员，我的血液里流淌着政治。我有责任说出自己的想法。感谢真主，很多人站在我的身后支持我，因而我会说得更多，而这也会让变化发生。”

阿尔瓦利德和女儿之间似乎不存在所谓的“代沟”。谈及父亲的政治观点，

丽姆说：“我真的相信他所说的是正确的。很多人不希望他那样说，这些人认为这样的话除了他以外任何人都可以说。但是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丽姆还表示，父亲有关“沙特需要改变”的言论或许会给他带来威胁。不过她并没有过多的担心。她说：“我知道，他一直都是别人的目标。原因多种多样，可能因为这个，也可能是因为那个。你知道的，人都有嫉妒心。”

小公主认为，父亲之所以能轻松地面对一些潜在的威胁，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自己的信仰：他认为真主会帮助他。

记者卡莱德·阿尔梅娜的观点比较注重实际。他说：“我认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是紧密相连的。我的意思是，不管是在沙特，还是美国，政治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所以你不可能不谈及政治。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勇于面对一个新世界

像一些中东的国家一样，沙特承认，它需要社会改革，这样才能让沙特进步，让人们生活得更好。

在很多依靠石油的国家，财富来得非常快。这些国家通常人口很少，人们需要的只是听从统治者们的差遣，轻松地 go 赚钱。很多的不满也可以用钱来弥补。在这些国家里，人们不需要担心工作，更不需要担心工资。正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变得很懒散。当政策制定者发现长此以往会带来恶果时，革新就要开始了。

因而，中东的很多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培训和提高人们的自身素质，帮他们找到更高级的工作。

很多沙特人认为服务行业，诸如餐厅服务员或商店售货员，是一个很丢脸的行业，他们不屑于做这一行。现在的沙特人已经接受了所谓的宿命论。他们宁愿待在家里等着天上掉馅饼，也不愿靠自己的双手去学些本事或者接受教育以提高自身能力。阿尔梅娜表示，对此他已经说了很多次：“现在，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看看海外地区，看看阿拉伯世界的其他国家，他们都已经走到了我们的前面，都比沙特发展快。我们是在变化，是在进步。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发展得更快一些，变得更快一些。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速度。”

沙特现今存在着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很多外国投资者，在沙特开办公司、

工厂，但是他们不喜欢雇用当地人，因为他们的素质不高。无奈之下，政府只好出台法令法规，强制要求他们雇用少量当地人。举例说，为了确保肥水不流外人田，沙特政府在努力实施一个“沙特化”计划。所谓“沙特化”就是在一些企业，必须为沙特人提供一定比例的工作岗位，必须让他们享有工作机会。

王子旗下的王国控股公司，有很多员工都是黎巴嫩人。为了响应政府的政策，他也雇用了一些有技能的沙特人。当然，他所招聘的都是那些能适应高强度工作的人才。

阿姆杰德·谢克掌管着王国控股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他曾面试了很多沙特人，目的就是为自己的部门招募更多的人才。他解释说，阿尔瓦利德没有全部否定“沙特化”，而是试着在自己的公司里慢慢实施起来。他说：“王子有一个用人原则，就是从来不解雇任何人。那些主动放弃自己职位的非沙特人，将会被沙特人所替代。”

阿姆杰德指出，阿尔瓦利德曾让他认真考虑如果有合适人选，可以雇用女员工。

一直以来，阿尔瓦利德都致力于提升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2004年下旬，他录用了5名女性成为其波音767的服务人员。同年初，他雇用了一名空姐。与此同时，阿尔瓦利德发表讲话，对这几位空姐的丈夫或是家庭保证，她们会工作得很好。不久以后，其中一位空姐被一家更大的英国航空公司所录用，成为她们中的一员。

同年11月，王子做出惊人举动：雇佣汉娜蒂·泽凯利亚·海蒂担任其飞行员。尽管媒体略带讽刺地声称，沙特有明文规定女性不可以驾驶，而王子对这条规定曾投过赞同票，但是海蒂还是成为了沙特第一位被承认的女飞行员。在学习和研究方面，阿尔瓦利德给海蒂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曾资助她到约旦安曼学习。王子认为，在沙特，女性背离传统生活方式，进入社会工作，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

王子一直希望女儿能参与王国控股公司的经营管理。首先，她要从基层做起，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得到大家的认同，实现自己的价值。最后，在积累足够的经验后，挑起大梁。

有人曾说，王子如此热衷于倡导社会变革，尤其是呼吁提升女性社会地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女儿的将来铺路。他希望女儿能尽最大可能地发挥自己的

才能，而不是因不能开车而束手束脚。

推行改革已经成为阿尔瓦利德在沙特的主要任务之一。除了女性权益和地位外，他还高度重视沙特所存在的贫困问题。为了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家庭，他推行了住房补贴。这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评。通过他的努力，沙特王室也注意到了民众的生活。如今，贫困的存在已经为沙特政府所承认。

一些沙特媒体对阿尔瓦利德王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据卡莱德·阿尔梅娜透露，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阿尔瓦利德是一个优秀的商人，而不像从前那样只认为他是一个拥有得天独厚优势的王室成员。这一认识的转变，有利于阿尔瓦利德从政。阿尔梅娜认为现在沙特人已经接受了阿尔瓦利德。他解释说：“我很坦诚，这里的人们也很坦诚，我认为我们的社会在变化。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沙特在向前发展。人们敢说出以前不敢说的话，敢做以前打死也不敢做的事。这里面有阿尔瓦利德的功劳。因而，我们更愿意把他当做是商业经营者，而不是一个王子……他是一个商人。”

阿尔瓦利德的一些得力干将认同阿尔梅娜的观点。王国控股公司财务主管萨利赫·阿尔·古尔说：“在沙特，很多人都尊敬王子。他是一个坦诚直率的人，尤其是在政治方面。在经济方面，他一直坚信人们的愿望可以实现……”

谈及自己在政治世界的影响，阿尔瓦利德王子认为，不管他愿不愿意，他都不可能和政治脱离关系。确切地说，他是一个没有政府职务的政客。比如，他做了很多改善社会状况的工作，诸如提升妇女地位，帮助她们改善社会地位。他针对穷人进行的慈善事业也改善了社会条件。这些工作原本都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阿尔瓦利德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督促那些政府官员们走近百姓，为他们办实事。

王子认为在宣扬民主方面，他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他帮助沙特实现了第一次选举。记住，他曾通过国际媒体呼吁沙特统治者们应该通过选举来选出咨询委员会的120席。

在参与国际政治方面，阿尔瓦利德又身处何方呢？

“我和西方的关系很好，和东方的关系也很好。这里的东方不单单指沙特。因而，我会利用这种优势为东西方搭起一座桥梁。当然我商人的身份，在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地位，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不想说我不会参与政治，或者不想

介入东西方之间的问题。当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我不会说我就是个商人，我绝不会这样说！”

评论家们认为，虽然经济和政治存在着必然联系，但阿尔瓦利德还需要再主动些，他需要调整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众所周知，阿尔瓦利德习惯于把事情放在明处，喜欢将它们曝光。他的顾问们表示，和王子的很多私有资产“打交道”，要比去银行取钱谈生意自由得多。王子不喜欢那些整天捉摸他想法、试图看透他的人。

很多情况下，政治界是一个充斥着不舒服的矛盾综合体。当自己和别人谈及政治时，阿尔瓦利德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虽然在谈判方面没有捷径，阿尔瓦利德王子却能够走上一条“政治的高速公路”。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第十五章

沙漠王子

在我的生命里，除非我来到沙漠里，否则我就不会做出大规模投资的决定，也不会做出任何正式决定和个人决定。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

一个魁梧的身影，沿着河边向前走。水里的木船追随着他的脚步，有节奏地滑行着。

他走过趴在地上的骆驼，骆驼抬起头来朝他叫。他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宿营地湖边的座椅旁。

最后他走到了一个广场，广场的三面均有长椅。椅子足有30英尺长。在椅子的旁边站着一排人，他们安静地看着他慢慢靠近。他径直走到一把椅子前，面对湖水坐下，跷起二郎腿，从身边人手上接过来一台手提数字远程监控电视，放在自己的右边。放好后立即按下开始按钮，眼睛紧盯屏幕。其他人站在他身后，一动不动，鸦雀无声。

此时已接近早上6点，天边开始泛白，太阳慢慢地升起。这里12月的天气不可思议的冷。虽然广场上有一个巨型火炉，但是它所提供的热气并不能驱走严寒。一堆人蜷缩在他的右侧，把帽子尽可能地拉紧，挡住自己的脸，只留下眼睛观察着四周。厚重的夹克包裹着穿着冬季传统长袍的身体，似乎这样能驱赶寒意。事实上，这些强壮的贝都因人并不惧怕寒冷。他们很了解沙漠，并且能够适应它的各种天气变化。

这个寒冷的地方，就是阿尔瓦利德王子认为最舒服的地方。他说：“我的祖先、祖父和父亲都是在沙漠里长大的，所以我本能地认为我的根在沙漠里，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只有在这里才能做出战略决策。不管是正式的、商业的还是私人的决定，对我来说，沙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尤其是我一个人散步时，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强烈。

看着这个坐在骆驼和马中间，周围是荒芜沙漠的朴实男人，你很难想到他竟然是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之一。

当然，荒芜的沙漠也很美，这里是好莱坞大片钟爱的拍摄场地。不过，现在就是阿拉伯人也很少来这里游玩了。

在这里，阿尔瓦利德不需要做解释，不会有没完没了的会议，不会处理各种各样的旅游事宜，更不会局限于自己的日程安排。

这是沙漠时间。

“周一到周五，我们一直在拼命地工作。在工作日内，我们每天至少工作16个小时。因而，周末，我们需要放松。我选择来到安静“无风”的沙漠休息。”

记住，阿尔瓦利德所谓的“无风”是指，不需要想上百万个问题，只需要想几千个就可以了。

王子的沙漠宿营地坐落于距离利雅得两个小时路程的郊区。在宿营地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贝都因人。他们替王子守护着这片土地。

12月份的周末，来这个沙漠景点确实有点远。阿尔瓦利德经常会选距离利雅得一小时路程的另一个沙漠宿营地过周末。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景点要比其他的漂亮。工作在这里的贝都因人注意到，这里的雨水比其他的景点要充足。正因为如此，这里才会有一个天然湖泊。湖边长满了茂密的草和灌木。王子曾命人在沙漠里开辟了一条路，将利雅得与这个景点联通。为了点缀气氛，工作人员还在湖边的灌木丛，以及湖中央的小岛上安置了一些彩灯。夜晚彩灯闪烁的时候，这个地方犹如仙境。离湖水几步远的地方，停放着巨大的货车。货车的前面则是一排小屋子，屋子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厨房用具和日用品。几辆豪华现代车停在景点入口处。入口处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帐篷。这是工作人员让王子歇脚和取暖的地方。

阿尔瓦利德看上去相当能抗寒冷。

王子办公室的空调开的通常是冷风，以至于在屋里开会时，与会者都得穿厚厚的夹克。

即便是滑雪的时候，王子也经常会把头露在外面，而其他人则像冬天里的木乃伊一样，包裹得严严实实。不用一会儿，王子的胡子、眉毛和睫毛上就会结上冰花，不过他并不在意。王子尽情地享受滑雪的乐趣时，他的随从们却在担心自己一闭眼会不会把眼睛冻住。

在沙漠宿营地的外面，王子舒适地坐在那里，没有戴帽子。他身边的贝都因人则都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克隆出来的：厚厚的帽子，裹得严严实实，只露眼睛在外面。即便是沙漠里的猎鹰，也蜷缩在那里一动不动，即使这样会挨饿，但却可以取暖。

在宿营地工作的贝都因人，大都肩上扛着老式步枪，或者腰间别着老式手枪。在某种程度上，枪支还象征着权力。正如以前，拥有火力和战略同盟，就能决定生死。与这些老式武器相比，移动电话和卫星通信设备，则显示了王子的国际性特征。

在沉思、行走或思考和平的同时，王子就能与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的人谈成数百万美元的买卖。

他与欧洲迪士尼合作的买卖就是在沙漠宿营地里决定的。他最大规模的投资——花旗银行，也是经过反复考虑调查，最后在沙漠里下定决心的。“在我的生命里，除非我来到沙漠里，否则我就不会做出大规模的投资决定，也不会做出什么正式决定和个人决定。”

王子反复地解释，自己之所以与沙漠有如此深的感情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自己显赫的家族历史源于沙漠，而且因为周末会有数千名沙特人来沙漠宿营地拜访他。这似乎已经是一种传统，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贝都因人的首领们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听取民众心声的。

阿尔瓦利德表示，沙漠的环境会让人产生不同以往的想法。“在这里，我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尽管在这里也有很多工作要做，但它不同于坐在办公室里。虽然一样是做事，但在这里，感觉会完全不同。你会在一种很放松的情况下处理好每件事。”

这里也是王子喜欢邀请并款待亲朋好友的地方。花旗银行的老板桑迪·韦尔就是这里的常客。在这里他有很多难以忘记的回忆。“我可以想起很多事：猎鹰、放在沙地毯子上的食物。我还可以想起那些贝都因人唱着歌念着诗走到王子的面前，恳求他能帮自己买车，帮助自己让他妻子生活得幸福等等。我来过这里很多次。在这里，我打电话到公司，告诉手下王子要买我们集团的股份；在这里和他谈判，讨价还价，直到最后双方都满意达成共识，交流之愉快简直不可思议。”

即使离开这片荒芜的沙漠，整个世界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阿尔瓦利德不会改变自己的原则。

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别的事而放弃在沙漠里度过的每分每秒。在沙漠里，他狂热的速度会因为崎岖的道路而减慢。在如此简单的环境下，每分每秒他都在给自己充电。他所想要改变的就是中东和西方世界的关系，尤其是和美国的关

系。想想近些年发生的事，他想要改变这种紧张关系，可谓难上加难。他已经和一些有影响力的西方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些人都很认同他的努力。比如说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卡特说：“在我们第一次谈话时，我就被他的博学所折服。他是我所见过的阿拉伯人中，了解美国最多的一个，甚至可以说，他比我了解得都全面。他想要在两个社会、两种环境、两种人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他的态度非常积极和主动。我认为，他有一种与众不同的能力，一方面能看透美国和西方，另一方面又能全面了解阿拉伯和沙特，然后试着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实现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目标——在东西方之间搭起友谊的桥梁。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他的印象很深，而且很好。”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桥梁”已经成了王子生活中的重点词汇。王子马上就要50岁了，在即将过去的50年岁月里，他的人生精彩而有意义。如今他的节奏似乎还没有慢下来，接下来的10年看样子会更加丰富多彩。

他已经被媒体和公众看成是一个奇迹现象。这证明了，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努力他取得了很多成就。阿尔瓦利德承认自己有无尽的动力。他说：“我认为我永远不会退休。我一直在追求成功。不管我遇到什么，我都不会退休。”

尽管由于商业上的成就让他越来越公众化，但他仍是一个不易被了解的男人。阿尔瓦利德给人的第一印象很复杂。他会让人情不自禁地想知道他是谁，他怎么样以及他是哪里人，同时也想了解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以及和谁去做。

一个人的成功远比别人看到的要曲折得多。

除了登上《福布斯》杂志成为2004年世界富豪第四名以外，王子还创建了一个多领域多角度的商业和投资领域，从媒体到金融，再到娱乐业、房地产，然后又又是医疗和工艺，他不涉足的领域已经相当少了。当别人才开始小心谨慎地将房地产和管理结合在一起时，他的酒店经营模式已经跨越传统理念，向更先进的目标冲刺了。

怀疑他的能力是一种相当不明智的做法。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都已经承认阿尔瓦利德王子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阿尔瓦利德商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是紧密不可分的。他经常会在公司里谈

论自己试图改变世界的想法和做法。正是通过商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他才能搭起沟通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消除双方之间越来越多的误会。

这个成功男人最让人佩服的就是他的头脑。他的大脑似乎有超级感应力，能够提前预知很多事情，并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记住全部细节。在这一方面，阿尔瓦利德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他工作中的很多想法都来源于他头脑里的知识储备。这个知识储备库会在他读报纸和看杂志的过程中随时得到更新。每当思考的时候，他的大脑都会高速运转。

尽管已经拥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但王子不是一个能停下来或者希望退休的人。即使不用再动一根手指就能奢侈浮华地过完下半生，但他觉得自己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阿尔瓦利德想通过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让自己赢得全球的认同。这也就意味着他想要世人意识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他的目标是什么。

他所拥有的严谨人生，让西方人改变了他们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固有的偏见。他的所做所为让西方人意识到他们的看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对西方和东方的关系发展极为不利。当然自己的商业作风、政治抱负以及奢侈的生活方式，会给他招来无数的恶意批评者。但是事实上，很少有人会把这3种东西完整地 and 阿尔瓦利德联系起来。

一个英国喜剧演员曾说过：“钱不能为你买来朋友……却可以给你招来一大堆敌人。”

阿尔瓦利德从不否认他有敌人，而且随着自己开始涉足政界，敌人也会越来越多。踏着父亲塔拉尔王子的足迹，他已经在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王子的人生里很少有失误。他是一个相对知足的人。他很享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

成熟和成功都为他服务。在孩子们的眼里，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父母离异，但是卡莱德和丽姆并没有因此而沮丧，相反他们和父母的关系都很亲密。

王子还在继续努力。他的目标还是一如既往的高。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取得成功，并且想要证明自己所向披靡。

他的想法能够现实吗？

时间会说明一切。他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

就喜欢和里亚德·阿萨德玩地产大亨游戏。里亚德和阿尔瓦利德一起长大，他说，在阿尔瓦利德的眼神中始终有一团明亮的火。里亚德说：“他是一个胜利者。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就说自己长大以后要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我认为他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他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让比尔·盖茨等着瞧吧。”

当莫娜公主播放一些阿尔瓦利德小时候的录像带时，人们不难看出他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

想要展现一个完整的王子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这个展现也并不能包括所有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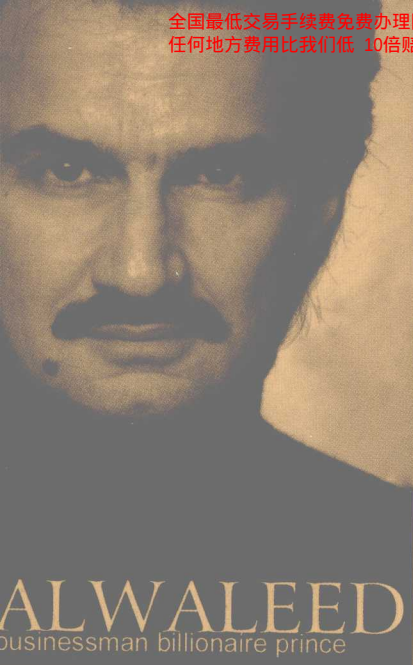
阿尔瓦利德——一位商人、亿万富翁、王子、政治家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QQ/微信：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Alwaleed | 附录 |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王子的投资		
2005年3月的《福布斯》排行榜把王子列为世界第5大富豪		
部 门	%	总额（百万美元）
银 行		
花旗银行	3.90%	
沙特美国银行	5.50%	
阿齐兹商业投资	20.00%	
国际金融咨询机构（IFA）	5.00%	
科威特投资控股	5.00%	
其他金融投资	**	
小 计		\$11 380
科 技		
苹果电脑公司	*	
惠普公司	1.00%	
柯达公司	1.00%	
摩托罗拉公司	*	
小 计		\$900
互联网		
Amazon.com（亚马逊网络公司）	*	
eBay.com（eBay网络公司）	*	
Priceline.com（价格在线网络公司）	*	
小 计		\$305
媒体和娱乐业		
新闻集团	6.00%	
时代华纳公司	*	
法国迪士尼乐园	17.30%	
沃尔特迪士尼公司	*	
好莱坞星球餐馆+特许经营	20.00%	
罗塔那	100.00%	
黎巴嫩广播公司卫星频道	49%	
各类阿拉伯报纸	**	
其他媒体投资	**	
小 计		\$3 100

部 门	%	总额（百万美元）
酒店、不动产和建筑		
四季酒店和度假酒店 + 相关不动产	22.00%	
莫夫匹克酒店和度假酒店 + 相关不动产	33.00%	
费尔蒙特酒店和度假酒店 + 相关不动产	4.90%	
乔治五世酒店	100.00%	
纽约中央公园广场大酒店	10.00%	
费尔蒙特索威大酒店	**	
费尔蒙特蒙地卡罗大酒店	**	
王国酒店投资集团（KHI）	46.90%	
金丝雀码头	2.25%	
沙特不动产	100.00%	
王国控股公司总部大楼	100.00%	
王国中心大厦	32.50%	
王国城	38.90%	
商霸力顿集团公司（建筑）	3.00%	
小 计		\$4 580
零售业和消费产品		
纽约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	2.29%	
美国宝洁公司	*	
美国百事可乐公司	*	
小 计		\$285
汽车制造		
福特汽车公司	*	
国家产业公司	15.00%	
小 计		\$300
农业和食品产业		
埃及王国农业发展公司	100.00%	
萨福拉集团	10.00%	
小 计		
健康和教育产业		
王国医院	65.00%	
王国学校	47.00%	
小 计		\$160
非洲投资		
加纳商业银行、Ecobank集团、Joina中心、 Sonatel电信公司、非洲联合银行	**	
王国Zephyr非洲管理公司	50.00%	
小 计		\$80
私人资产、现金和其他财产		
王宫、游艇、飞机、现金和小额投资	100.00%	
小 计		\$2 100
总 计		\$23 660
*投资份额不到1%		
**变动的投资份额		



ALWALEED
businessman billionaire prince

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王子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很少人能像他那样那么独特。他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国外个人投资商，他的投资领域几乎涉及美国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也涉及诸多世界著名品牌，从花旗银行、美国新闻集团、时代华纳、苹果公司到迪士尼乐园、四季酒店、可口可乐……都有他的巨额投资。像世界投资巨头沃伦·巴菲特一样，阿尔瓦利德通过连续进行富有策略性的高端投资获得了巨大成功，赢得了美国华尔街的称赞。

本书重新再现了阿尔瓦利德王子如何涉入花旗银行并帮助花旗银行渡过难关的故事，非常有趣。因为直到现在，只有少数人了解这个故事。这部书对这一幕进行了戏剧性的描写，并做出了清晰的解释。

桑迪·韦尔 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这部书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关于王子在慈善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他对中东地区民主体制的支持。他成功地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沟通的桥梁。

吉米·卡特 美国前总统



上架建议 商业人物传记

ISBN 978-7-5086-1012-2



9 787508 610122 >

www.publish.citic.com

定价：45.00元